武俠世界

智者無敵（狂俠走天涯故事）、狄心・著

一個素以太平見稱的小鎮，一下子之間竟然發生連串兇殺命案，兇手殺人動機撲朔迷離，而且案情越來越複雜，衙門亦束手無策起來，智勇雙全的狂俠於是暗中偵查，豈料狂俠聰明反被聰明誤，竟然作繭自綁，不但牽涉入案中，更加身受其害，而且四面受敵……



第29年

25

$6.00

編者話

狄心先生成功地塑造了狂俠曾十一的形象，而今期的巨型小說「智者無敵」也就是寫曾十一另一樁行俠仗義的事蹟，內容描述一向治安良好的龍山鎮發生了富戶之子被擄，匪徒勒索得贖款後再撕票的案件，而負責徹查的鐵胆神捕歐陽抉與辣手無情總捕頭李勁夫亦相繼被殺……機緣巧合之下，狂俠竟與妓女萬花兒發生一段旖旎纏綿而又刻骨銘心的羅曼史，不知怎的，曾十一就像倒了八輩了的霉，竟然牽涉入多宗謀殺案中，到底眞正的兇手是誰？動機何在？故事曲折懸疑，耐人尋味，含警世之哲理。

☆　☆　☆

傅紅雪先生撰寫的「快樂的毒藥」將於下期告一段落，面對朱娟與獨孤美，柳花花如何抉擇呢？

溫瑞安先生的「將軍」亦於下期暫告結束，將軍因何要殺萬人敵？又派誰去殺？

敬希讀者千萬留意上述兩篇故事的發展。

☆　☆　☆

下期大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的「黑豹」，有「海角天涯」之稱的蕭原如何緝捕悍匪「黑豹」？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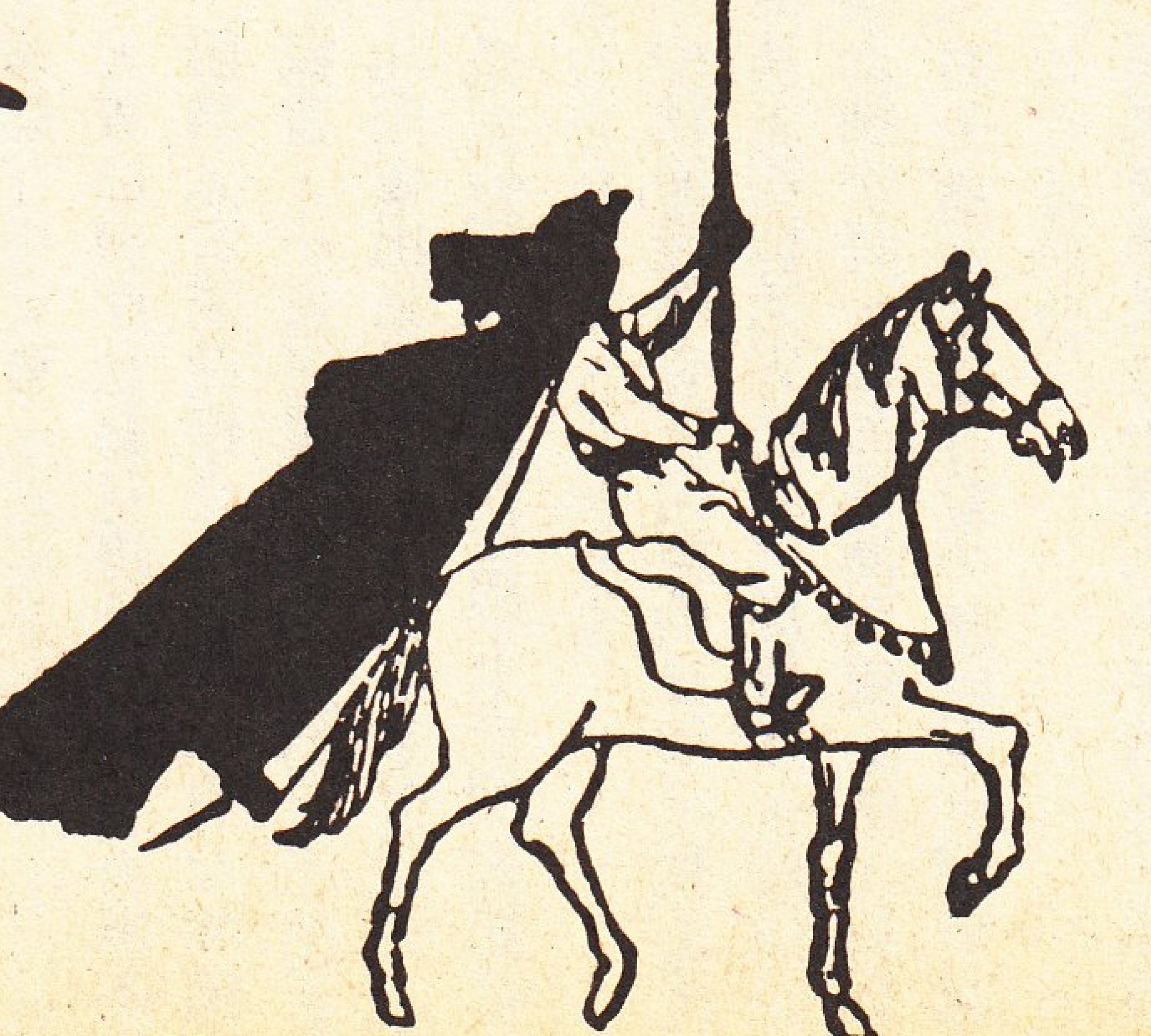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25期

（總號14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擄人勒贖　撕票奪金



龍山鎮有三個家傳戶曉的人物，這三個人在鎮上名頭極之响亮，端的是無人不識，這三人就是：其一是鎮上首富陳萬財；其二是鎮上的總捕頭，有「辣手無情」之稱的李勁夫，其三就是鎮上的捕頭，外號「鐵胆神捕」之稱的歐陽抉。

能夠成爲家傳戶曉的人物，當然有其過人之處。

陳萬財之所以在鎮上名頭响亮，除了他是地方上的首富外，最主要還是他爲人樂善好施，不時幫助當地窮人，更出錢修橋舖路，因此贏得鎮上居民的無數讚譽。

「辣手無情」李勁夫已六十多歲，在二十歲那年開始，便在鎮上當捕快，由於他胆色過人，武藝不凡，具有責任心，爲人又頭腦冷靜，兼且具有高度智慧，再加上他對作奸犯科之徒毫不留情，因而很快聲名大噪，在短短數年間，由一般捕快升爲捕頭，再過數年，再升爲總捕快，在他的英明領導之下，加上他不賣任何人的帳，所管轄的地區治安也大大的改善。

以李勁夫六十多歲的年紀而言，早就該告老歸田，辭官歸故里，好好安享晚年了，但鎮上居民數十年來對他都存有一份深厚的感情，說什麼也不想他辭官，而他本人是一個疾惡如仇的人，爲人又甚是好勝，雖見自己年事已高，但覺得自己每一方面都勝過年輕一輩，他熱愛自己的職業，也深愛鎮上每一居民，同時知縣洪大人也想他繼續留任下去，因而至今仍出任總捕頭一職。

李勁夫爲人疾惡如仇，公正廉明，且有「辣手無情」之外號，單聞他的外號，已知他是一個脾氣剛烈之人，此一點也是他名聞遐邇的一個原因，一個脾氣暴躁之人，一般都很難與人相處，尤其是很難與共事的人相處，李勁夫就是這種人，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責任心太重，且動輒就與同僚們因公事而鬧得針鋒相對，往往也就不歡而散，所以他的下屬們每當他發脾氣的時候，通常都怕得噤若寒蟬。

李勁夫的大名令奸徒們聞風喪胆，這一點令他感到驕傲，事實上他也實在值得驕傲，他曾立下宣言：在他有生之年，絕不容許奸徒在自己管治的地方犯案，此話傳了出去之後，鎮上的罪案果然大大減少，即是說，沒有人敢向他的宣言挑戰，因而令這個極愛面子的李總捕頭更加洋洋自得了。

李勁夫在發脾氣的時候，他的下屬們總是怕得把頭垂得低低，幾乎連稍重的呼吸聲也不敢，可是有一個人卻不怕李勁夫。

此人就是「鐵胆神捕」歐陽抉。

歐陽抉大概四十歲，是一個高大威猛，不怒自威之人。

歐陽抉初出道時，是跟着李勁夫的，他年輕時，甚是崇拜李勁夫，相處得久了，性格竟與李勁夫有七八分相似，同樣的胆色過人，疾惡如仇，可是脾氣卻比李勁夫還要剛烈，所不同的，歐陽抉不會胡亂在下屬面前大發雷霆，所以他的下屬們對他都心悅誠服，既敬且畏。

由於兩個脾氣剛烈的人碰在一起，往往就爲了小事而弄到水火不容，而歐陽抉爲了維護下屬的尊嚴，時常都與李勁夫針鋒相對，二人的關係日益惡劣。

＊　＊　＊

八月十五，中秋之夜。

龍山鎮上萬家燈火，佳節當前，人人都大舉慶祝。

龍山墟場在日間是鎮上最熱鬧也是最繁盛的地方，但一到入黑，這裡就靜如廢墟了，但今晚就有所不同，因爲今晚是中秋佳節。

龍山墟場一年之中，最熱鬧晚上就是上元佳節花燈大會。

元宵節與中秋節花燈大會性質有所不同，因爲元宵節花燈大會是青年男女擇偶的好機會，一般三步不出閨門的大家閨秀都趁此機會出來走走，美其名是看花燈，實在是希望際此機會能碰上一個如意郎君。

中秋節是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加上天朗氣清，不似元宵佳節那麼嚴寒，所以是晚鎮上幾乎每一個人都湧到街上來，而花燈大會的盛會場所就是「想當然」的去處了。

陳萬財陳員外一家人也不例外，都趁此機會到花燈大會會場趁熱鬧。

陳萬財在八名護院保衛下，與妻子兒女置身於會場之中。

陳萬財已接近六十歲，有一個二十歲女兒陳秀蘭和一個接近十歲的大兒子陳天俊。

每個人娶妻後，都希望自己妻子能替自己生下大量兒女，越多越好，這樣才能符合「百子千孫」的傳統思想，但陳萬財只有一子一女，想多得一個也不能順意，因

狂俠走天涯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智者無



此對這雙兒女甚是疼愛，由於他只有一個兒子，而且可說是晚年得子，在千百年來重男輕女的思想之下，陳萬財就更視這個兒子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了。

會場上一片熱鬧，人頭湧湧，各式花燈在爭妍鬥麗，端的是百花齊放，美不勝收。

陳萬財好不開心，在此一年一度的難得盛會，也准許一雙平日被管束得很嚴的子女隨處走動了。

陳秀蘭拖着弟弟手在人叢中左右穿插，到處欣賞燈飾。

陳天俊只是個小孩，那裡曉得欣賞什麼燈色不燈色？他見姐姐只顧向那些會發光的燈籠直瞪眼，而自己卻毫無興趣可言，於是便擺脫了姐姐的手，自己則只顧向人堆處穿插，倒也自得其樂。

陳秀蘭只顧向那些五光十色的花燈看得入神，那裡知道弟弟已擺脫了自己？甚至一直在身邊保護她的兩名護院也不察覺陳天俊悄悄混在其餘人堆中。

艮久，陳秀蘭忽然發覺身旁不見了弟弟的影踪，在此人頭湧湧之場合，如何找他？不禁暗吃一驚，左張右望了一下，脫口叫道：「弟弟，天俊，你在那裡？」

她知道這個弟弟有點頑皮，說不定故意躲起來，好讓自己找不到他，於是便在附近人叢中找了一會，但却找不到他的影踪，不禁急了，又大聲叫道：「天俊，快出來嘛！」

兩名保護她的護院見她神情焦急，其中一人上前道：「大小姐，什麼事？」

陳秀蘭急道：「弟弟不見了。」

那護院道：「小少爺會不會去了找員外？」

陳秀蘭知道如果弟弟去找父親的話，必會告訴自己，忙道：「你們快去找找看，我先去和爹會合。」

兩名護院點頭說聲「是」，便分頭行了開去。

在人叢中，陳秀蘭找到了父母，一看弟弟果然不在父母身邊，不由暗吃一驚，陳萬財見女兒只獨自一人，忙道：「秀蘭，妳不是和弟弟一起的嗎？」

陳秀蘭急得幾乎哭了，道：「弟弟不見了。」

陳萬財張大口道：「怎麼會不見了？」

陳夫人也急了，叫道：「天俊爲何會不見了？」

在身旁幾名護衛聞說，忙道：「員外，小少爺可能一時貪玩獨個兒走開了，待我和兄弟們去找他回來吧。」

這一盤冷水潑了下來，陳萬財什麼遊興也沒有了，只好說道：「好吧，你們把少爺找回來，我現在先回家去。」

當下，陳萬財由兩名護院陪同下，先和夫人女兒返回住處，其餘護院則留下來到處尋找陳天俊下落。

＊　＊　＊

接近二更時份，花燈大會會場已遊人散盡，但負責尋找陳天俊的六名陳家護院，仍找不到陳天俊的下落，只好返回陳府。

陳萬財夫婦在家中大廳正萬分焦灼等着愛子歸來，可是幾個時辰下來，仍毫無半點音訊，只把夫婦急得坐立不安。

不久，六名護院亦相繼回來，都說沒有發現小少爺下落，陳萬財吃了一驚，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他愛子情切，彷彿覺得兒子已有不測一樣，陳夫人更是搥胸頓足哭了起來。

護院領班司馬唐道：「員外，夫人，請不要慌張，小少爺年紀少，可能獨個兒走失了，認不得路回家，小人馬上到鎮上到處尋找，定能找回小少爺。」

陳萬財只好點頭道：「唯今之計，只有如此，馬上叫所有護院出去，一定要把小少爺找回來爲止。」

司馬唐應聲「是」，便想行出大廳，但此時，忽然有一物件從天井掉將下來，衆人微一愕然，司馬唐連忙走到天井處，把那件物件拾起來。

這件物件，原來是一封信，信封內明顯包着一塊石頭，石頭，當然是方便從天井掉下來而設的了。

司馬唐看看這封信，只見信封上寫着「李勁夫啓」四個字。

司馬唐下意識感到事情有點不對勁，連忙向其餘三名護院下令道：「你們快追！」

三名護院當然知道他口中要追的，就是掉下這封信的人，當下接了命令，便快步衝入大廳，然後把大門打開，疾衝了出去。

司馬唐把信交給陳萬財，陳萬財心中只感到在這個時候接到這封信，一定事不尋常。

他戰戰兢兢的把信箋從信封內抽了出來，把信箋打開一看，觸目處，信中的開頭以四個大字寫着「不許報官」，他暗吃一驚，把信中的內容看下去，只見寫着：

「令郎在我手中，現在很安全，若想令郎無恙歸家，三更時分，帶備黃金一千兩，由王管家駕着開篷馬車送到鎮外清水河邊，贖金到手，自然放人，切勿報官，也不要耍任何花樣，我們會有人暗中監視，若多過一個人前來，我們就把令郎殺掉，三更過後，贖金若仍未到手，替令郎收屍好了。」

陳萬財看着這封信，全身登時涼了，司馬唐見了他的神色，道：「這是封什麼信？」

陳萬財無奈的把信交給他，司馬唐把信看了一遍，怒道：「誰人如此大膽？」

陳夫人知道這是一封勒索信後，流着眼淚，急道：「老爺，爲了天俊安全，就把一千兩黃金給他們吧，錢財到底是身外之物，天俊性命要緊。」

陳萬財已六神無主，望着司馬唐道：「司馬領班，你說老夫該怎樣做？」

司馬唐道：「對方要我們在這短短時間之內交出贖金，顯然不給我們討價還價的機會，也不給我們報官的機會，果然夠絕。」

陳萬財道：「你意思是要我把一千兩黃金交給他們？」

「爲了小少爺性命着想，我們還是先交出贖金，待小少爺安全回來後才報官辦理吧。」

在此急速的時間之內，莫說陳萬財一籌莫展，就是一向精明能幹的司馬唐一時間也無計可施起來。

＊　＊　＊

爲了兒子的寶貴性命着想，陳萬財只好忍痛大開金庫之門，然後與司馬唐點算了一千兩黃金裝在木箱之內，再命人搬上一輛馬車，便由王管家獨個兒乘夜驅着馬車向鎮外馳去。

王管家是一個五十多歲的慈祥老人，爲人又手無縛雞之力，綁匪特別指令他一個人駕開篷馬車交贖金，自是有其理由——王管家年紀老邁，又無反抗之力，當然不會對綁匪有任何威脅，即使有任何反抗也易於應付，要求以開篷馬車運載黃金，這就不怕有任何人藏身在馬車之上了。

＊　＊　＊

一千兩黃金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一個尋常人就是幹了一輩子活也賺不了這個數目，陳萬財可以在一下之間拿出了此等數量的黃金，可想而知他的家財有多鉅了。

他當然很心痛，但爲了兒子性命着想，就是綁匪要求多些數目，他也無法不照付如儀。

他已依言把贖金付了給綁匪，所以只好在家裡等兒子回來，可是到了次天，午時已過，兒子仍一直未回來，不禁急得額上滲出了汗水，不斷在廳上來回踱步。

護院領班司馬唐見了他焦急的樣子，說道：「員外，對方已收了贖金，相信很快把小少爺放回來的，你何必心急？」

陳萬財又不期然的望望門外，仍不見兒子踪影，他抹去額上的汗水，語帶焦灼的道：「他們昨晚收了贖金，現在午時已過，但天俊還沒回來，老夫怎能不心

急?」

司馬唐一想也不錯，既然對方的目的已達，爲何過了這許多時間仍不放人？

陳萬財又道：「司馬領班，待會若果天俊回來了，我們好不好把這件事報告衙門？」

司馬唐道：「這件事非同小可，當然一定要報官。」

陳萬財面露憂色的道：「若果報了官，他們知道了，日後又對我不利，豈非不妙？」

「難道員外任由這些作奸犯科之徒逍遙法外？」

陳萬財無奈的道：「就待天俊回來後才作計較吧。」說完，又在焦急地來回踱步。

過了一會，忽然有一個人行了過來，說道：「員外，門外歐陽捕頭來了。」

陳萬財奇道：「歐陽捕頭來幹什麼？」

司馬唐脫口叫道：「難道這件事衙門已知道了？」

衙門中人找上門來，陳萬財只感到事情有點不尋常，當下向下人叫道：「請歐陽捕頭進來吧。」

下人應聲「是」，便退了出去。

下人去後，陳萬財望着司馬唐道：「這件事我們並沒有報官，歐陽抶找上門來所爲何事？」

司馬唐也滿面疑惑之色，說道：「他進來就知什麼事了。」

不久，一個高大威猛，唇上蓄有八字鬍子的漢子行了進來，此人穿着捕頭的制服，就是「鐵胆神捕」歐陽抶，跟在他身旁的，還有一個穿着尋常衣服的二十來歲青年。

這青年長得也甚高大，面上神威凜然，滿面正義，原來他就是鎮上捕快之一，是歐陽抶的助手，名字叫做方無極。

原來這方無極乃是歐陽抶的鄰居，自幼聰明伶俐，甚得歐陽抶喜愛，在他十多歲那年，歐陽抶還把一身武功傳授給他，成爲歐陽抶唯一的一個弟子。

方無極本來並不喜歡做捕快，但歐陽抶覺得他爲人聰敏，頭腦靈活，最適宜當捕快，於是游說他加入捕快的行列，方無極在師父一再游說之下，難以推却，便於半年前當起捕快來，所以在捕快的行列中，方無極只是一個新人。

陳萬財見歐陽抶師徒走了進來，連忙上前相迎，說道：「歐陽捕頭光臨寒舍有何指教？」

歐陽抶神色有點凝重，說道：「陳員外，對不起，歐陽某一來到就帶給你一個壞消息……」

陳萬財頓感不妙，忙追問道：「到底是什麼壞消息？」

歐陽抶嘆了口氣，說道：「令郎被人殺了，還棄屍在清水河邊。」

陳萬財久候兒子不返，內心早已有不祥之兆，今番聽歐陽抶說了，頓時晴天霹靂，只覺眼前一黑，人便暈了過去，司馬唐見狀，連忙把他扶着，然後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陳萬財很快甦醒過來，他正以爲剛才聽到的，只是夢境的說話，當他再清楚看見歐陽抶師徒的時候，才知道這是事實。

他從椅子霍地站起身來，行到歐陽抶面前，神色悲傷的道：「歐陽捕頭，你說天俊死了，是不是眞的？」

陳萬財把兒子視作自己的第一生命，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歐陽抶當然了解他的悲傷程度，無奈的點頭道：「令郎的屍體現在就在衙門的停屍間，陳員外你去看一看吧。」

陳萬財整個人由脚底下升起一股寒氣，接着老淚縱橫，萎頓的坐在太師椅上。

對他來說，兒子就是他的一切希望，隨着兒子的死訊傳來，一切希望亦隨之幻滅了，他口中喃喃道：「他們既收了贖金，爲什麼還要把天俊殺了？」

歐陽抶一聽，爲之一振，忙道：「陳員外你說什麼？」

陳萬財已泣不成聲，歐陽抶再三追問他也無法回答，司馬唐唯有把陳天俊昨晚被人綁架，綁匪勒索一千両黃金的事全部向歐陽抶說了。

* * *

歐陽抶接到報告，謂清水河邊發現一具童屍後，便帶人前往調查，豈料一看之下，死者竟是陳萬財之子，據表面上看來，陳天俊是被人以繩索勒死的，在現場調查了一個上午之後，隨即命人把屍體運回衙門，便逕自到陳家調查，不料此案另有別情，他聽了司馬唐說陳天俊於昨晚離奇失踪，後來接到勒索信後，便把有關人等請回衙門作進一步調查，這些人包括：陳萬財夫婦和女兒陳秀蘭，負責保護他們一家外出欣賞花燈的護院領班司馬唐和另七名護院，還有負責運送一千両贖金的王管家，另一樣主要証物，就是昨晚收到的那封勒索信。

王管家是負責運送贖金給綁匪的，即是說，他有可能與綁匪接觸過，於是歐陽抶把調查焦點集中在他的身上，其餘人等則由歐陽抶的手下套取口供。

歐陽抶把王管家單獨召入辦公房中，然後叫他在面前坐下。

歐陽抶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睛望着王管家，語調帶點質問的道：「王管家，昨晚你負責運送贖金給綁匪的，是不是？」

那慈祥的王管家被他那一雙威嚴的眼望着，不禁有點心怯，連忙把頭垂下，點頭說了聲：「是！」

「你把昨晚運送贖金的過程詳細的說一遍吧。」

昨晚發生的事，王管家當然記得很清楚，但在歐陽抶威嚴的目光及質問式的語調下，竟然有點手脚慌亂，他定一定神，吞了口涎沫才道：「昨晚，小人本來早已睡了，但後來被司馬領班喚醒，說員外有事吩咐小人去做，小人只好起了床，待到大廳後，員外就叫小人把一個木箱駕着馬車運去清水河邊，但小人却眞的不知那個木箱裡裝的是什麼，因爲員外沒有對小人說過。」說到這裡便停了下來。

歐陽抶道：「後來怎樣？繼續說下去。」

王管家低着頭，不敢望歐陽抶一眼，繼續說道：「小人依照吩咐，驅馬車向清水河而去，去到河邊便停了下來。」

「小人停下來後不久，在不遠處的叢林忽然跳出三個人來，這三個人都拿着利

刀，當時可把小人嚇了一跳。」

歐陽抉忙道：「那三個人什麼樣貌？」

「當時那三個人是幪着面的。」

歐陽抉聽說對方是幪面人，不禁有點洩氣，接着又問道：「他們身材怎樣？」

「這一點小人可沒有留意。」

「他們有沒有和你說話？」

王管家搖頭道：「沒有，他們由叢林撲出來後，便衝到馬車旁，接着把小人推下馬車，然後三個人跳了上車，小人看見其中一人把木箱弄開，看了看木箱後，便打手勢叫另一人驅車而走，接着他們就很快的走了。」

王管家已把運送贖金的整個過程說了一遍，歐陽抉微一點頭，便步出房門，然後叫一干人等進入他的房中。

陳萬財與妻女、司馬唐及另七名護院、歐陽抉的助手張遠塵及方無極都齊集在房中，然後歐陽抉拿出那封勒索信，呈在陳家衆人面前，說道：「大家有沒有見過此封信上的筆跡？」

衆人仔細看了一遍，都相繼搖頭。

陳夫人已傷心到了極點，哭哭啼啼的對歐陽抉道：「歐陽捕頭，你無論如何要抓到這兇手，替我兒洗雪沉冤。」

歐陽抉見她哭得凄涼，也心下戚然，說道：「陳夫人放心，我們絕對不會讓兇手逍遙法外的。」

陳萬財又傷心、又憤怒，望着歐陽抉，語氣有點不客氣的道：「歐陽捕頭，你最好儘快把兇手抓回來。」

此時，忽然有人開門行了進來，一把宏亮的聲音道：「陳員外放心，李某說過，在李某有生之年，絕不容許任何人在此地爲非作歹，李某非要把這兇手抓到不可。」

衆人回頭一望，只見一個精壯健碩的老人已行了進來。

他就是「辣手無情」李勁夫。

陳萬財見了他，點頭道：「李總捕頭，小兒能否沉冤得雪就全憑你了。」

歐陽抉聽他這樣一說，話中之意似乎對自己沒有信心，只對李勁夫有信心一樣，不禁有點不是味兒。

李勁夫聽他說了，便道：「員外先回去吧，這件案我們會全力調查的了。」

陳萬財只好滿帶悲傷的與妻女及八名護院離去。

李勁夫手執長長的煙桿，眼中充滿憤怒神色，待陳萬財等人走了之後，忽然狠狠的瞪着歐陽抉，道：「歐陽捕頭，這件案已轟動了全鎭，甚至知縣洪大人也很重視這件案，相信你也知道洪大人與陳員外之間的交情吧？」

歐陽抉與李勁夫之間本來已存有嫌隙，他聽李勁夫這樣一說，語氣也甚不客氣的道：「李總，你不要用洪大人來壓我，相信你也知道，歐陽某凡事一視同仁，不會因爲這件案涉及陳萬財才會倍加努力，其餘案件就會擱置的。」

李勁夫也很清楚歐陽抉爲人是絕不賣任何人的賬的，聽他語氣似有衝撞之意，面色一寒道：「好，這件案老夫就交由你全權辦理，但老夫只給你五天時間，若果五天之後仍破不了案的話，老夫就降你職，然後另覓人選取代你的位置，你得好好記住。」說完，打開房門，便行了出去，然後大力把門關上。

這李勁夫雖然已一把年紀，但在年輕人之中，要找一個脾氣比他大的，相信也很難。

歐陽抉很清楚李勁夫爲人很愛面子，他要自己限時破案，目的就是爲了討好洪大人及陳萬財，而越快破案，他在鎭上就更加可以揚名了。

歐陽抉對他當然很反感，但也別無他法，他先叫張遠塵與方無極坐下來，然後在詳細研究這件案子。

這張遠塵大概三十歲年紀，身材普通，樣貌却有點遊戲人間的浪子味道。

張遠塵當捕快已有十年多了，但至今仍是一個普通捕快，十年來從未晋升過，這並非他辦事能力差，只怪他性格實在吊兒郎當，而且爲人又甚魯莽，脾氣又衝動，再加上每樣不良嗜好都染上了，所以歐陽抉欲想提升他，每次都被上級拒絕了。

張遠塵雖然爲人魯莽，脾氣衝動，但辦起事來，却相當落力而盡忠職守，他至今仍未晋升過，很多同僚都替他不値，可是他本人却毫不在乎，還很樂意的繼續做其無名小卒，以他的個性，也實在不適宜爲人上司。

歐陽抉很喜歡他，雖然他有過無數次辦事衝動而把歐陽抉氣得死去活來的紀錄，但歐陽抉始終仍把他留在身邊。

張遠塵連坐在椅上的姿勢也與別不同，歐陽抉也已見怪不怪，對他別樹一幟的坐姿也毫不理會，待兩人坐下來後，說道：「對於這件案，你們認爲嫌疑最大的是誰？」

張遠塵連坐下來也不會安定，說道：「陳萬財那老小子家財萬貫，正是樹大招風，」說到這裡又跳起身來，續道：「他兒子被人綁架，拿點金子銀子花用，根本是很平常的事。」

歐陽抉道：「但綁匪得了贖金之後，爲什麼不放人，而要狠心把那小孩子殺了？」

方無極道：「很簡單，綁架陳天俊的人，是陳家的熟人，綁匪的樣貌被陳天俊看見了，因而殺人滅口。」

張遠塵又坐回原位，說道：「無極說得對。」

歐陽抉道：「一般綁架案，通常都是熟人所爲的，所以我也很同意無極的想法。」

張遠塵又站直了身子，說道：「所以我懷疑一個人……」

歐陽抉道：「你懷疑的一個人，是不是龍泰？」

張遠塵輕佻的轉一轉身，說道：「就是他，那個家道中落，還要扮花花公子的龍泰，他大有可疑。」

方無極道：「龍泰與陳家小姐有婚約的，他爲什麼要綁架陳天俊？」

張遠塵道：「不錯，龍泰自幼與陳小姐有婚約，只要他和陳小姐成了親，將來陳萬財那老子的萬萬貫家財他就佔了一部份。」

方無極道：「我明白了，龍泰所以殺了陳天俊，是希望日後能獨佔陳家的財產，是嗎？」

張遠塵怪眼圓睜的瞪着他，道：「你明白個屁。」

方無極「哦」了一聲。

歐陽抉道：「龍泰與陳小姐的婚約已在半年前解除了。」

張遠塵望着方無極，道：「小子，你現在明白了嗎？」

方無極望着他，苦笑一下道：「我明白了。」

張遠塵眉頭一皺，道：「你這小子老是明白，你到底明白些什麼，你倒說出來聽聽。」

方無極道：「首先我想知道，龍泰與陳小姐間的婚約爲什麼解除了？」

張遠塵正想說話，歐陽抉恐怕他說得一塌糊塗，詞不達意，便搶着道：「十多年前，龍家在鎮上也是一戶富有人家，當時龍家與陳家交情甚好，希望將來能結成親家，於是在十多年前，雙方父母便替龍泰與陳秀蘭許下婚約，待他們長大後結爲夫婦，但幾年後，龍老爺死了，從此龍家的生意一落千丈，到龍泰長大成人後，又毫不長進，每天揮霍無度，終把家財散盡，此後便在鎮上游手好閒，與一班流氓爲伍，陳萬財見了龍泰這副德性，那還會喜歡他做女婿？於是在半年前與龍夫人商量，解除與陳小姐早年許下的婚約。」

歐陽抉說完後，張遠塵好似恐怕歐陽抉不給他機會說話一樣；便搶着在方無極這個初入行的新丁面前說道：「龍泰眼見做不成龍家的女婿，正是見財化水，所以，他媽的，這小子可能含恨在心，因此綁架了陳天俊那老小子，好在陳萬財那老小子手上弄點花用，但龍泰那小子的樣貌却被陳天俊看見了，那還得了？所以一不做，二不休，他媽的，這小子就把那小子殺了，送他去見閻王老小子。」

方無極聽他說小子前，小子後的，似乎說上了癮，幾乎笑起來。

待他說完，歐陽抉道：「我也懷疑這件案是與龍泰有關。」

張遠塵道：「既然這樣，我現在馬上去暗中監視這小子。」

歐陽抉早就被他的魯莽衝動嚇怕了，那還敢派他去監視那小子，連忙道：「不，我自然會派人去監視他。」

此時，李勁夫忽然門也不拍的推門而進，一進來後，便瞪着歐陽抉，劈口便道：「既然你懷疑這件案與龍泰有關，爲什麼還不採取行動，把他抓回來？」

張遠塵只有一個尅星，就是李勁夫，所以他見了李勁夫闖來後，連話也不敢說，只噤若寒蟬的站在一邊。

歐陽抉知道李勁夫一直在門外偷聽三人的說話，有點不滿的道：「李總，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勁夫當然明白歐陽抉在指責自己不該在房外聽他們說話，面上一熱，隨即道：「這裏是捕房，說的都是公事，難道老夫不該聽嗎？」

歐陽抉似乎無語反駁了，張遠塵却在拍李勁夫的馬屁道：「李總說得對。」

李勁夫似乎沒有聽見張遠塵的話，冷哼一聲道：「你馬上抓龍泰回來見我。」

歐陽抉毫不示弱，霍地長身而立，以譏諷的口吻道：「我不是你，並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就胡亂抓人回來，然後嚴加拷問，甚至嚴刑逼供，苦打成招，我凡事都講求眞憑實據的，你知不知道？」

李勁夫確曾有過歐陽抉口有所說的紀錄，聽得面上又一熱，爲了挽回面子，只好道：「我辦事一向寧枉無縱，爲了搞好治安，我只好這樣做。」

歐陽抉冷笑一聲，道：「但你有沒有想過，在你寧枉無縱的手段下，你寃枉過多少好人？」

李勁夫說得氣往上衝，怒道：「歐陽抉，別忘記我是你上司，你對上司說話最好尊重一點。」

張遠塵即道：「李總說得對。」

歐陽抉叫道：「你要下屬尊重你，你又何嘗尊重過下屬？」

張遠塵又道：「頭兒說得也對。」

這兩人在破口相罵，針鋒相對，張遠塵却不知好歹的胡亂插咀，方無極恐怕他在♣風點火，加深二人的裂痕，忙在他面前打眼色，示他莫再插咀，張遠塵見了他的眼色，却道：「你這小子的眼睛有問題嗎？」

方無極爲之氣結。

李勁夫似乎難以反駁歐陽抉的說話，惟有憤然開門行了出去。

張遠塵目送李勁夫離去，長長吁了口氣，說道：「這老小子好厲害。」

歐陽抉盯了張遠塵一眼，然後滿肚子氣的坐回座位，對張遠塵道：「你把全組兄弟找來，黃昏後在這裏集合，然後分配大家工作。」

張遠塵雙腿立正，面容甚是正經的道：「知道了，頭兒！」

* * *

深秋時節，黃昏來得特別早。

張遠塵換了便服，召集了同組同僚黃昏過後集合，然後他忽然想起，要單獨去找龍泰，希望了解一下這件案的案情。

他在人來人往的街上一路低頭行着，只在思量如何去找龍泰，找到了又應如何對付，行了一會，不覺間，却與一個迎面而來的人撞個滿懷，這一撞下，張遠塵被撞得後退了幾步。

這個與張遠塵發生相撞的人，是個廿來歲的青年，他身形高大，樣貌長得也甚好看，但樣子有點放蕩不羈，在青年身旁的，還有兩個大漢，其中一人身形比那青年還要健碩，他國字面口，樣子異常兇惡，另一人則身材普通，樣子有點老實。

原來這青年就是有「狂俠」稱的曾十一，跟在他身旁的兩名大漢，就是曾十一糊裏糊塗下所收的兩名徒弟，他們就是樣子兇惡的唐非和樣子老實的文一龍。

曾十一與兩名徒弟浪跡江湖，閒雲野鶴，生活倒無憂無慮。

「狂俠」曾十一所做過的事中，最哄動的，就是去年在襄陽城鬧得滿城風雨，還把襄陽城中最有名望的呼延家族的人全被武林人物盡數殺了。

(作者按：以上情節，請參閱本刋第二十九年第三期，拙作『名劍恩仇』。)

曾十一與兩名徒弟四處遊浪，不覺來到龍山鎮。

三人初到鎮上，處身於一個新環境之下，自然另有一番新鮮感受，所以一路前

行，只顧左張右望，不料竟與迎面而來，只顧低下頭來行路的張遠塵撞過正着。

張遠塵被曾十一撞得身子向後退，當站定脚步後，向曾十一望去，然後在等待曾十一向自己道歉，豈料曾十一並不道歉，還劈口叫道：「烏龜王八蛋，你沒有長眼睛啦？」

這二人一撞，也不知誰撞着誰，張遠塵恃着自己是捕快的身份，在鎮上不少人都認識自己，所以在等着曾十一向自己道歉。

他以為鎮上人人都會給自己面子，但面前這小子却一點面子也不給自己，先是一怔，隨即用怪眼瞪着曾十一道：「小子你是誰？」

曾十一也回敬他一個怪眼瞪住道：「小子你問誰？」

張遠塵仍舊瞪着他，行前兩步，脫口道：「小子問你！」

曾十一道：「那麼我就是你老子。」

張遠塵眉頭一皺，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是我老子，那我是什麼？」

曾十一輕佻一笑，道：「你當然就是我的乖兒子。」

在一旁的唐非與文一龍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二人心中都想着：「師父出了名詭計多端，一張咀巴又厲害得很，這傢伙怎是師父對手？」

張遠塵聽曾十一說了，本來已有點怒意，見唐非和文一龍發出笑聲，心中更怒了，便挾着拳頭向曾十一打去，曾十一見他一拳打來，先把他格開，叫道：「你想打架？」

張遠塵是個衝動的人，叫道：「我對你看不順眼，所以打！」打字出口，隨即出手，便雙拳向曾十一攻去。

這張遠塵性格魯莽，脾氣衝動，但武功却也不馬虎，他面子攸關，當下便瘋狂攻向曾十一，曾十一那裡把他放在眼內？只好整以暇的招架他的來招而不還手。

街上行人見張遠塵與人交上了手，不知就裏的，還以為他在執行公事，都相繼停下來圍觀。

張遠塵雖然武功不弱，但與曾十一相比，他還是稍遜一籌，曾十一招架了二十來招後，叫聲：「當心，本大俠還招了。」話音一落，便向張遠塵反攻，單只是一雙腿，已把張遠塵逼得節節後退，狼狽不堪。

鬥了不久，張遠塵明知不敵，忙向旁跳了開去，曾十一打得性起，正待追擊，張遠塵微吃一驚，伸手向前一阻，叫道：「等一等！」

曾十一只好在他面前停了下來，輕佻一笑道：「烏龜王八蛋，是不是想跪地求饒？」

張遠塵在衆多圍觀者面前不能取勝，只感面目無光，心想：「小子，你別得意，待會我把你帶回捕房，好好修理一下。」隨即叫道：「小子，我是這裏的捕快，你毆打捕快，該當何罪？」

唐、文二人一聽，登時微吃一驚，二人都想：「不好，這回可闖禍了。」

張遠塵向曾十一表明身份，滿以為曾十一會吃一驚，誰知曾十一有「狂俠」之稱，根本對他的恐嚇毫不放在心上，大叫一聲：「冒充捕快，更加該打！」便向張遠塵衝了過去。

張遠塵見他竟然連捕快也不怕，又吃了一驚，見他已衝了過來，只好被逼還手。

張遠塵那裏是曾十一對手？打了不久，已被曾十一毆打得鼻腫面青，此時，圍觀衆人見曾十一毆打公差，那還有王法？便有不少人向曾十一湧了上去，有人叫道：「這傢伙毆打公差，目無法紀，我們要把他擒下來。」

曾十一事先本來以為張遠塵打不過自己，所以冒充捕快來恐嚇，豈料却惹來公憤，這個時候，聽那人說了，也不由不相信那個被自己打至面青鼻腫的人確是捕快了，他見圍觀人衆向自己湧了過來，感到大事不妙，連忙向唐文二人喝聲：「快走！」便放足而逃，人羣則羣情洶湧的從後追趕，張遠塵見人羣支持自己，精神一振，也從後追了上去。

曾十一師徒被大羣人從後窮追，好不狼狽，走到另一條街上，正想分頭而走，迎面却碰上四個腰懸配刀的捕快。

那四名捕快無意間看見人羣窮追三人，已料到此三人並非善類，四名捕快大為緊張，連忙抽出腰間配刀，便向曾十一師徒三人衝了過去。

曾十一見前面有捕快，身後有大批人羣追來，他明白到再不能胡鬧下去，更不能罔顧法紀的與捕快大打出手，只好停下步來，大為洩氣的向捕快道：「差大哥，你鎖我回去吧。」

捕快們也毫不客氣，連拿出手銬，便把曾十一師徒三人鎖住。

張遠塵越衆而前，走到曾十一面前，舉起拳頭，正想一拳打向曾十一，其中一捕快見了，連忙喝聲：「住手！」

張遠塵這一拳登時停在半空，他當然明白到，在此衆目睽睽下，不能毆打犯人，只好把手垂低，心想：「回到捕房才好好修理你也不遲。」

捕快喝退圍觀人羣，然後把曾十一師徒三人帶回衙門。

＊　＊　＊

歐陽抉正在捕房內與六名下屬正預備商討陳天俊那件命案，在黃昏過後，一衆人等都到齊了，唯獨欠缺張遠塵未到，不禁等得有點不耐煩起來。

因為上級有命令，陳天俊那宗命案交由歐陽抉那組人調查，所以歐陽抉要召集所有下屬商討，然後分配工作，但張遠塵去了那裏？

歐陽抉見久候仍未見張遠塵出現，不禁有點光火，就在此時，他忽聞房外人聲嘈吵，他還很清楚的聽見有人喝道：「你這小子胆大包天，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毆打捕快？」

隨即聽見另一人憤怒的聲音叫道：「他媽的，是那個烏龜王八蛋先動手打我，我才還手的，難道做公差的就可以胡亂揍人，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就不可以還手嗎？」

歐陽抉聽到這裏，連忙開門行了出去，其餘在房中的捕快也好奇心起，亦相繼跟了出去。

歐陽抉甫一行出房外，便看見張遠塵

舉起斗大的拳頭，正想向一個雙手被鎖着的人打下，他見狀，連忙喝止：「住手！」

張遠塵把拳頭停在半空，回頭望了望歐陽抉，接着也毫不理會歐陽抉的滿面威嚴，那一拳仍舊打向雙手被鎖着的人。

那個雙手被鎖着的人，當然就是曾十一了，張遠塵那一拳打在他面上，登時打得他牙血和鼻血都流了出來。

曾十一在毫無反抗之下吃了此一拳，登時憤怒達至極點，狂叫一聲，發起神力，把押着自己的兩名捕快擺脫，便向張遠塵衝去，張遠塵見他雙手被鎖着，又見自己人多勢衆，便想借此機會報仇，也向曾十一衝前，曾十一呼的一聲搶到他面前，便一腳朝張遠塵踢去，這一腳快若閃電，張遠塵來不及閃避，登時被踢得飛起。

曾十一雙眼赤紅，正要追擊，歐陽抉見他在衙門內也敢動手打人，先是一怔，隨即大喝道：「住手！」

曾十一對歐陽抉的喝聲充耳不聞，便向倒在地上的張遠塵衝前，一衆捕快見他瘋狂至如斯地步，都爲之一愣，眼看他向張遠塵衝去，衆人不約而同搶步上前把他捉住。

曾十一被十多名捕快捉着，但他已狂性大發，狂叫一聲，不知何來神力，把一衆捕快擺脫，便又向張遠塵撲去，張遠塵見他血流披面，神情極可怖，也爲之心怯，見他撲來，連忙向旁避開。

唐非與文一龍見了這個情形，不期然的看得目瞪口呆起來。

曾十一向張遠塵撲了個空之後，又狂吼一聲，隨即向張遠塵追了過去，其餘捕快見狀，又向他一湧而上，他雖然雙手被鎖着，但雙手之間的一條鐵鍊有尺許長，雙手仍可活動，見衆多捕快向自己一湧而來，先看準來勢，然後向前一衝，便在一名捕快的腰間迅速抽了一柄配刀，然後雙手握着刀柄，舞得虎虎生風的把一衆捕快逼退。

衆捕快見狀，也大爲緊張，慌忙抽出腰間配刀把他團團圍住。

曾十一神情更加可怖，唐、文二人見他握刀在手，恐怕他把事情鬧得更大，大驚失色，唐非急急的叫道：「師父，你冷靜一點！」

文一龍也叫道：「師父，別魯莽！」

曾十一喊道：「這些烏龜王八蛋怎樣逼我，你們是有眼看的。」

歐陽抉把事情看在眼裡，當他第一眼見了曾十一的時候，雖見他面容有點放蕩不羈，更似一個輕佻浮躁之人，但說什麼也不似一個胡亂惹事生非的人，聽他說被人壓逼，又親眼看見的確是張遠塵先動手打人，覺得這可能是一件茶杯裡的風波，也不想把此事擴大下去，便把圍着他的一衆捕快喝退。

一衆捕快退了下去後，歐陽抉也不懼曾十一雙手握着刀，向他行前，說道：「兄弟，請先把武器放下吧。」

唐、文二人見一個穿著捕頭服式的人出來說項，事情顯然有平息之望，都吁了口氣。

曾十一瞪着歐陽抉，說道：「你是誰？」

歐陽抉道：「我就是本鎮的捕頭，歐陽抉。」

張遠塵還在討光彩，一副狐假虎威的樣子道：「他就是本鎮有名的『鐵膽神捕』。」

歐陽抉向張遠塵望了一眼，只見他面上青一塊，腫一塊的，顯然被人毆打過，他當然知道，張遠塵面上的傷是被曾十一打成的，又不期然的望了曾十一一眼，只感到曾十一不會胡亂出手打人，更何況是捕快？當他明白到張遠塵個性後，覺得此事可能由張遠塵惹起的，不期然的向張遠塵怒瞪了一眼。

曾十一見了歐陽抉穿着威風凜凜的捕頭服式，又見他滿面威嚴，心中忽然對他起了敬佩之心，向張遠塵怒瞪一眼後，隨即把手上的刀掉了下來。

一衆捕快見他掉下了武器，這才歸刀還鞘，唐、文二人見了，也鬆了口氣。

歐陽抉向身旁的捕快威嚴的叫道：「先把這三位兄弟的手銬解開。」

捕快應聲「是」，隨即把鎖着曾十一師徒三人的手銬解了。

然後歐陽抉望着曾十一道：「請跟我進房來。」

曾十一師徒三人便跟他進入辦公房內。

歐陽抉叫三人坐下來後，然後很客氣的道：「這位兄弟貴姓？」

曾十一道：「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名叫曾十一，又名曾威風，自稱『威震四方』，人稱『狂俠』。」

歐陽抉聽了，微一動容，脫口道：『狂俠』曾十一？」

曾十一道：「正是！」

原來，曾十一去年爲了一把龍泉劍，在襄陽城鬧到天翻地覆，那件事中，把名震武林的呼延定天五父子的眞面目揭開，後來呼延氏五父子更爲城中武林人物殺掉，此事哄動一時，而曾十一的名字也就在當時响亮起來，端的遠近馳名，甚至離襄陽城頗遠的龍山鎮的武林人物也知道了這件事。

歐陽抉聽他自報姓名，向唐、文二人一望，道：「原來是曾少俠，那麼這兩位一定是令高足，唐非兄和文一龍兄了。」

曾十一見自己師徒三人名頭爲人所識，有點飄飄然，說道：「不錯！」

歐陽抉忽然站起身來，然後行出辦公房，對房外的捕快道：「是誰把他們三人帶回來的？」

那四名捕快和張遠塵應道：「是我們！」

歐陽抉瞪了五人一眼，說道：「你們進來！」

五人便跟他進入房內，然後站在一旁。

歐陽抉坐了下來，瞪着張遠塵道：「到底這是什麼一回事？說！」

張遠塵正想開口講述此事的始末，但忽然愣住了，原來他想起，這件事是自己先動手打人，但曾十一又沒有還手，雖然事後被打至鼻腫面青，但到底自己理虧在先，登時也說不出話來。

歐陽抉見了他古怪的神色，眉頭一皺，說道：「你爲什麼不說話？」

曾十一心下雪亮，知道張遠塵情知自

己理虧，所以才不敢開口，便說道：「由我來說吧。」當下，把自己師徒三人如何初來龍山鎮，如何在街上與張遠塵無意碰撞，張遠塵一言不合，先動手打人，自己並不還手……等等，說了一遍。

歐陽抉聽了，望望張遠塵，說道：「他說的，是不是事實？」

張遠塵雖然爲人魯莽衝動，但却是個講理的漢子，也絕不會把事實歪曲來替自己辯護，誣害他人，所以他只好點頭承認了，然後道：「但當時我向他表明身份，他應該停手了。」

曾十一搶着道：「你穿的是便服，我那裡知道你是眞公差還是假公差？」

歐陽抉也道：「你當時有沒有出示衙門的委任狀？」

張遠塵搖頭道：「沒有，當時我來不及，他便向我動手了。」

歐陽抉爲了陳天俊那件綁架命案，已被李勁夫大力壓逼，心情已有點惡劣，今番見發生這件胡鬧的事，端的是哭笑不得，吐了一口悶氣之後，向曾十一道：「這件事是他們不對在先，你是否須要追究？」

當然，這件事無論誰是誰非，但曾十一公然毆打公差却是鐵一般的事實，張遠塵面上的傷痕就是最有力的証據，歐陽抉大可以控告曾十一「毆打公差」甚至更多幾條罪狀，但他不想把事情擴大，更何況若果這件事傳到李勁夫耳中，「歐陽抉手下無故生事，又在衙門之內毆打犯人」，這事傳了出去，歐陽抉實在也難以交代，而且還會給予李勁夫一個揶揄的機會，所以，歐陽抉趁着李勁夫不在衙門時，希望把事件平息下來。

曾十一是一個不給任何人面子的人，若果面前的不是歐陽抉，而是另有其人的話，他可能會把事情追究到底，但他對跟前威猛凜義的歐陽抉起了敬佩之心，聽他說了，便道：「算啦，算我倒霉吧。」向張遠塵一望，又道：「只要他向我道歉一聲，我就不追究下去了。」

歐陽抉望着張遠塵，道：「快向這位兄弟道歉一聲吧！」

張遠塵知道，若果曾十一把事情追究下去，曾十一當然得不到好處，但自己也絕不會好過，聽他說不追究，登時鬆了口氣，忙向曾十一道：「這位兄台，今天的事是我不對，現在我向你道歉，希望你大人有大量，把今天的事忘掉。」口中說着，心中在想：「這小子把我的面打成這個樣子，幸好剛才回敬了他一拳，否則連老本也輸掉了。」

曾十一聽了他的道歉，感到他甚有誠意，明白到什麼叫做「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見對方肯認錯，當即怒意全消，心想：「他被我打成這個模樣，還向我道歉，那有不接受之理？」想到這裡，內心甚感舒暢，便向張遠塵微微一笑，道：「其實我也有點不對。」

張遠塵忙道：「不，是我不對，你怎麼說自己不對？」

曾十一道：「我把你打成這個樣子，就是不對。」

張遠塵道：「我先動手打你，是我不對。」

曾十一道：「是我不對，我……」正想找個自己不對之處，忽然又說不出來，便說不下去了。

張遠塵一笑，道：「你找不到自己那裡不對吧？所以呢，應該說我不對才對，你說對不對？」

曾十一道：「當然不對，我……我……算啦。」

張遠塵又一笑，道：「當然算啦，這件事根本由始至終都是我不對，你還反駁什麼？」說完，仿似自己比打贏了架還開心一樣。

曾十一有點不憤，心想：「他媽的，我與人抬槓那曾輸過？但今次竟輸給這烏龜王八蛋。」

歐陽抉等人見他們竟然在一下子之間爭相認錯，不由啼笑皆非起來。

歐陽抉幾乎笑了出來，心想：「兩個都是狂人。」

此時，張遠塵忽然搭着曾十一的肩膊，作其老友狀，說道：「兄弟，我們不打不相識，今後做個朋友如何？」

曾十一忙點頭道：「好，爲什麼不好？」

衆人又愕然。

張遠塵道：「你叫什麼名字？」

曾十一道：「那你叫什麼名字？」

「是我先問你，當然你先答我。」

「你是這裡的捕快，我初到貴境，即是說，你是主，我是客，所以應該你先說。」

「你說得對。」

「既然說得對，爲什麼還不把你的名字說出來？」

張遠塵只好道：「我叫張遠塵，弓長張，遠離塵世的遠塵。」

曾十一發出古怪的表情，道：「遠離塵世？這豈非死人一個？」

張遠塵一怔，道：「難道只有死人才可以遠離塵世嗎？」

曾十一向他作了個輕佻的微笑道：「不是死人，那你遲早要做和尚。」

張遠塵登時啞口無言，難以反駁，只好道：「那你叫什麼名字？」

曾十一爲了不想名字被他拿來消遣，靈機一觸，微笑道：「我姓我。」

張遠塵一皺眉頭，抓抓頭皮，道：「我好似沒有聽過有人姓我的。」

曾十一道：「那是你孤漏寡聞。」

張遠塵又一怔，張口說不出話來，只好問道：「你姓我，但叫我什麼？」

曾十一詭秘一笑，道：「我名叫爺爺。」

張遠塵張口叫道：「我爺爺？」

曾十一笑得很開心，應道：「正是我！」

張遠塵怪眼圓睜起來，又叫道：「你這不是討我便宜嗎？」

曾十一笑道：「我爺爺不好聽嗎？那張遠塵豈非更加不好聽？張遠塵即將遠離塵世，你命不久矣。」

張遠塵被氣得面紅過耳。

歐陽抉見他們竟在捕房的嚴肅之地在作口舌之爭，糾纏不清，不禁搖搖頭，隨即望着曾十一道：「你們先行離開吧，我們還有要事商談。」

曾十一只好帶同唐、文二人離開，臨行前，見了張遠塵被自己氣得半死，心中更樂，望着他，微笑道：「你這人很有意思，今晚我要和你喝個痛快，來龍山酒樓找我吧。」

張遠塵道：「不到是烏龜。」

歐陽抉恐怕曾十一繼續說下去，到時就沒完沒了，便向一手下正色道：「送客！」

那捕快便把門開了，向曾十一道：「這位兄弟，請！」

曾十一向張遠塵一望，道：「記住，不到是烏龜。」

張遠塵道：「好，我一定到。」

曾十一正想說下去，另．捕快見了，連忙推着他，說道：「今晚才說吧。」

曾十一只好行了出去。

* * *

曾十一三師徒去後，歐陽抉便把七名下屬召集一起，研究陳天俊那件案。

這七名隸屬歐陽抉一組的捕快，分別為：方無極、張遠塵、任華山、林天雄、馬超、童劍鳴及葉威揚。

這七人，除了張遠塵年紀較大，為人又有點糊塗之外，其餘六人俱是頭腦精明的年輕人。

歐陽抉為了希望盡速破案，把七人齊集一起，首先把案情向衆人詳細說了一遍，然後聽取各人意見，把案中疑人分析。

歐陽抉把心目中最大嫌疑人物龍泰和他的兩個朋友杜奇和周坤說了出來後，任華山接着說道：「這杜奇和周坤是本鎮的流氓份子又有過作案的前科，看來，他們的確與案大有嫌疑。」

歐陽抉道：「所以這件案非集中在他們身上調查不可。」

方無極插咀道：「但我們最好不要把注意力過份集中在這三人身上，說不定這件案與他們無關。」

歐陽抉也道：「當然，我絕不會把任何可疑人物放過。」

衆人在等他說下去。

歐陽抉續道：「據我所知，陳家一共有十二名護院，這些護院，我們也要留意一下，還有，陳家的王管家也非留意不可。」

方無極道：「根據那些護院的口供，昨晚有兩名護院保護陳氏姐弟到另一邊看花燈的，但後來，陳天俊獨個兒走開了，之後陳天俊就離奇失踪，陳天俊在這人頭湧湧之情況下失踪，據我推測，有三個可能性。」

衆人的眼光都投向他，在等他把事情說下去。

方無極繼續說道：「第一，陳天俊離開了姐姐，那兩名護院眞的可能懵然不知，若果是這樣的話，他的被綁架就與兩名護院無關。第二，兩名護院故意讓陳天俊離開姐姐而不理會，好讓綁匪有可乘之機，若果是這樣的話，那兩名護院就大有可疑，即是說，兩名護院是綁匪的同黨，來一個裡應外合，把陳天俊擄走，這件事，甚至司馬唐及其餘護院都有嫌疑。」

衆人聽了，深思一會，都覺得他的推測不無道理，張遠塵忙追問道：「那第三個可能性呢？」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綁匪一早已有預謀，平日無機會下手，便趁昨晚看花燈的人擠場面，暗中跟着陳天俊，然後在無人留意的情形下把陳天俊綁走了。」

張遠塵一拍大腿，說道：「有道理，有道理，為什麼我想不出來？」

歐陽抉道：「還有一個可能性。」

其餘人等的目光又投向他。

歐陽抉道：「這個可能性是陳天俊的綁架，可能是陳家的護院所為，司馬唐暗中策劃，由其餘人下手，然後故意指使王管家交付贖金。」

馬超道：「總之這件案，幾乎可以肯定是陳家的熟人做的。」

歐陽抉站起身來，神色有點鄭重的對各人道：「由明天開始，大家開始分工合作，葉威揚和馬超負責向杜奇和周坤進行調查，童劍鳴和任華山暗中監視龍泰，無極和張遠塵跟着我，林天雄另候指示。」

衆人聽了，都肅然應道：「知道了，頭兒。」

* * *

當晚，衆捕快都分別離開了捕房，明天才正式展開調查工作，但歐陽抉一點也沒有停下來，還不停在翻查過往的犯案資料，希望能從中找到更為可疑的人物。

捕頭被害　誰是疑兇

張遠塵獨個兒走在街上，本擬打算到龍山酒樓赴曾十一的約會時，但見時候尚早，便在街上到處溜躂了一會，再行不久，來到一條街上，向前望去，忽然精神一振，原來他看見了一個招牌，招牌上寫着「大勝賭坊」四個大字。

他見了這個招牌，心癢難耐，便大踏步的朝賭坊而去。

當他進入人聲嘈吵的賭坊後，精神倍增，仿似滿懷信心一樣，先在懷中取出一些銀兩，便向一張賭桌行了過去。

這是一張牌九枱，他見這一局剛剛開始，只好在一旁觀看，正在專心的看人摸牌的時候，此時，忽聞鄰桌發出一陣哄動之聲，哄聲發出，不少人的眼光都向鄰桌望了過去，張遠塵也不期然的望向鄰桌，到底何事如此哄動？他不禁好奇心起，此是一張賭骰寶的桌子，骰盅開的，却是三粒都是三點，即是說，這一局開了全骰，向三點全骰一看，竟然有人下了一百兩籌碼在三點全骰上。

骰寶的全骰，是一賠一百五十的，即是說，那個下注一百両在三點全骰的人，就有一萬五千両的收獲了。

開全骰的機會很微，更何況是指定的點數？而竟然有人以一百両不算小的注碼押中，難怪乎引起一陣哄動之聲了。

此時，荷官點算了一萬五千両的籌碼賠給那幸運兒，只見一個人歡天喜地的把這一萬五千両的籌碼照單全收。

衆人的眼光都集中在那幸運兒身上，更有不少人發出羨慕之情。

能夠把一百両下注在全骰的人，其人不是有錢人就是胆色過人之輩，張遠塵也忍不住向那人望去，一　之下，登時呆了半晌，然後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小子怎會這麼多老本？他果然大有可疑。」

原來此人並非別人，正是被歐陽抉懷疑綁架陳天俊的龍泰。

這龍泰大概廿四五歲，樣貌有點花花公子的味道，而且有點狡黠。

他的衣著很講究，無論是誰，只要望上他一眼，都知道他是一個講求享受的人，他的外表，就好似一個家財萬貫的富家子弟。

但張遠塵知道，他只是一個家道中落的空心老倌。

張遠塵是「大勝賭坊」的常客，龍泰也是，但以往，龍泰每次賭錢的注碼都有限，自從家道中落後，他最大的注碼也只是五兩銀。

張遠塵覺得龍泰忽然有這麼多錢下注，必定大有可疑，此時他忽然離開賭桌，逕自向另一邊步去。

他來到一張櫃枱前，此櫃枱上豎起一個牌，牌上寫着「籌碼兌換處」。

龍山鎮上的所有賭場都被官府立下的一條規例所限，就是任何人仕都不能以現銀賭博，即是說，要在賭場賭錢，就要事先兌換籌碼，任何人也不例外。

「大勝賭坊」只有一個兌換籌碼的櫃枱。

櫃枱上有三個中年人，每個都樣貌誠實而可靠，其中一人見張遠塵行了過來，知他兌換籌碼而來，正想開口，但忽見他面上又紅又腫的，奇道：「張爺，你面上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張遠塵面上又紅又腫，是被曾十一打成的，他當然不會直言相告，便道：「這個是故意化粧做成的，方便查案嘛。」

那掌櫃笑道：「原來這樣。」轉口問道：「你又來碰運氣啦？」

張遠塵道：「不，我想問你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龍泰那小子來了多久？」

「他剛剛換了籌碼不久。」

「換了多少籌碼？」

「這小子好似忽然間發了達一樣，一下子就拿了二十兩黃金出來，兌換了六百兩籌碼。」

張遠塵聽了，登時明白，龍泰之所以有如此多本錢下注，肯定不是事先贏回來的了，又問道：「這幾天他有沒有來過？」

掌櫃道：「這近十天來都沒有見過他，今天是第一次。」

張遠塵道：「他以往是不是每天都來的？」

「他就算不是每天都來，最多只相隔一兩天就來的。」

「以往他每一次換的籌碼通常是什麼數目？」

「他每次換籌碼，有時候一兩銀子，或者四五兩而已，最多也不超過十兩。」

對於一個慣常光顧的熟客來說，身為服務員的，通常都對這熟客印象深刻，所以那掌櫃對於龍泰每次兌換籌碼的情形都很清楚。

張遠塵向那掌櫃問完後，便想離開，甫一轉身，便看見龍泰捧着大疊籌碼向櫃枱行了過來。

原來龍泰今晚手風甚佳，可說戰績彪炳，單就一局全殺，已令他心滿意足了，所以拿着籌碼兌換現銀，來個鳴金收兵。

龍泰大有收獲，心情自是無限輕鬆，他見了張遠塵，劈口便道：「張爺，你又來碰運氣啦？」

張遠塵睨了他一眼，並沒有開口。

龍泰見他面上滿是傷疤，奇道：「張爺怎地弄成這個樣子？」說着把手上戰利品（籌碼）放在櫃枱上，向掌櫃說聲：「兌現銀。」

掌櫃道：「數目太大，要不要銀票？」

龍泰一副得意神色，道：「金子銀子太重，我正想要銀票。」

那掌櫃便在替他點算籌碼數目。

張遠塵對龍泰極之看不順眼，正色的道：「龍泰，我有話要問你。」

龍泰道：「什麼事？」

張遠塵知道在此人多場合不宜談話，便道：「待會才說吧。」

龍泰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說道：「好，待我拿了銀票才說吧。」

不久，掌櫃已替他點妥了籌碼數目，然後開了數張銀票給他，總數竟有二萬兩白銀。

龍泰收了銀票後，張遠塵便把他帶離賭場。

來到一條街上的時候，見附近無人，龍泰才有點不耐的道：「張爺，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

張遠塵此時變得正經起來，正色的道：「我問你，你的錢從那裡來的？」

龍泰道：「你剛才不是見我贏了二萬兩銀嗎？」

龍泰正想說話，此時，忽見有三人行了過來，便沒有說下去。

黑夜中，張遠塵向來人望去，來者原來是曾十一師徒三人，曾十一也見了他，連忙行前，口中叫道：「張和尙，你在此幹嗎？」

張遠塵聽他稱自己為「張和尙」，不由一怔。

接着曾十一目不轉睛的盯着龍泰，龍泰被盯得有點不自然，連忙把目光移開，望着張遠塵道：「他是誰？」

張遠塵脫口道：「他是我爺爺。」說完，知道講錯了，不禁面上一熱。

龍泰聽他稱曾十一為「爺爺」，還以為曾十一是他的頂頭上司，「爺爺」只是對頂頭上司的稱呼而已，聽了，面上不禁露出一點不安的神色，面容一整，說道：「張爺，你想知道什麼，你問好了，何必出動爺爺？」

張遠塵只道他在討自己便宜，怒道：「臭小子，你做過什麼，你心知肚明，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樣。」

龍泰微微一驚，道：「張爺，這件事我眞的毫不知情的，你不要問我。」

張遠塵還沒有問他過什麼，他竟然衝口便說這件事與自己無關，張遠塵聽了，已知他作賊心虛，連忙乘勢追問道：「到底那件事？」

龍泰登時知道自己講錯了說話，微微一驚，便說不出話來。

曾十一見了這些情形，已知道張遠塵在街上盤查疑人，所以他就乖乖的站在一旁，沒有說話，豈料他保持沉默，更加惹起龍泰的不安。

龍泰見了他身旁的唐非與文一龍，也就以為他們是曾十一的下屬了。

張遠塵見龍泰不說話，已開始有點衝動，狠狠的道：「關於陳天俊那件綁架命案，是不是你幹的？」

龍泰又一驚，斜望了曾十一一眼，忽然搭着張遠塵的肩膊，說道：「張爺，這裡不適宜說話，我們找個地方慢慢談吧。」

張遠塵道：「好，我就不怕你耍什麼花樣。」回頭對曾十一師徒道：「你們先去龍山酒樓等我，我稍後就到。」

曾十一道：「龍山酒樓價錢太貴了，我去醉翁居等你吧。」

張遠塵道：「好，不到是烏龜。」說完，便帶着龍泰向另一邊行去。

曾十一望着他們消失了，也回轉身向另一邊而去，一路行，一邊在想：「原來這裡發生了一件綁架命案，怎麼我竟不知道。」

唐非忽然說道：「剛才跟張和尚說話那個傢伙有點古怪。」

文一龍也道：「不錯，那傢伙的眼光好似在逃避師父。」

曾十一也奇道：「這烏龜王八蛋為什麼見到我會有點害怕？」

唐非道：「張和尚可能在查一件案子，那傢伙以為我們也是做公差的，見我們人多，所以便害怕。」

文一龍道：「就是張和尚在查案，他也無需怕我們的。」

曾十一道：「張和尚在查一件綁架命案，那烏龜王八蛋可能心中有鬼，他以為我們都是做公差的，所以見了我們才害怕，若果他是清白的話，何需懼怕我們？」

唐非道：「你是說，那傢伙可能與那件案有關？」

曾十一喃喃的道：「待會見了張和尚，非問個清楚不可。」

* * *

「醉翁居」是一間專售賣酒類的小酒店，曾十一初到龍山鎮時，無意發覺「醉翁居」的環境不錯，所以就約了張遠塵在此喝酒。

此刻，「醉翁居」內正聚滿了人客。

有酒賣的地方，通常都份外熱鬧，「醉翁居」也不例外。

曾十一師徒三人在舖內找了個座頭坐下來，然後要了一埕酒放在枱上，便喝起來了。

不久，張遠塵果然到了，他發現了曾十一師徒三人後，便向他們的座頭行去，一坐下來後，劈口便道：「你剛才怎地叫我做張和尚？」

曾十一微笑道：「你名叫遠塵，只有和尚才遠離塵世……」

還未說完，張遠塵忙道：「我不喜歡你如此稱呼我。」

曾十一又一笑道：「既然你不喜歡，我以後不叫你張和尚了。」

張遠塵覺得很滿意，說道：「這還差不多。」便拿起一杯酒送到唇邊。

曾十一道：「那麼我以後叫你張死人好了，除了和尚之外，只有死人才會遠離塵世。」

張遠塵呷了一口酒，正想往肚子裡吞，但聽他說了，登時把一口酒噴了出來，還故意噴向面前的曾十一。

曾十一見一蓬酒花噴來，迅速一側身，便避過了，然後笑道：「對了，你面上的傷還沒有復原，不該喝酒。」說着把他的酒杯沒收了。

張遠塵連忙搶過另一隻杯，先斟滿酒，然後舉杯而飲，才道：「我不准你叫我張和尚，你却叫我張死人，你不覺得過份嗎？」

曾十一道：「不覺得。」

張遠塵明知執拗不過他，為之無奈，只好極不願意的道：「好啦，我寧願你叫我張和尚，但別叫我張死人，知道嗎？」

曾十一笑道：「名字只不過是一個人的稱號而已，你又何必如此執着，就好似我，你當衆稱我為『我爺爺』，我也毫不介意。」

張遠塵忙道：「你當然不介意，除非不叫你的名字，否則一開口就要叫你爺爺，你還介意什麼？」

曾十一笑得很開心。

張遠塵又道：「小子，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曾十一道：「我不是一早告訴你了嗎？我姓我，名叫爺爺。」

張遠塵無奈，只好望着唐非和文一龍，說道：「那你們叫什麼名字，總不會是又姓我吧？」

文一龍是個老實人，也不想再把他消遣下去，便道：「我姓文，名叫一龍。」指着唐非道：「他是我師兄，姓唐，單名一個非字，非常的非。」

張遠塵聽了，忽然瞪目的瞪着曾十一，說不出話來。

曾十一見了，奇道：「什麼事？」

張遠塵以驚異的目光望着他，說道：「他們是唐非和文一龍，那你豈非就是他們的師父，『狂俠』曾十一？」一拍自己腦袋，懊喪地道：「怪不得我無論手脚也好，咀巴也好，都不是你的對手了。」

曾十一側頭一笑，道：「原來你也聽過我們師徒的大名？」

張遠塵道：「你這小子去年在襄陽城鬧得天翻地覆，還累到呼延家族的人一夜之間全都死光，這件事已轟動一時，你這混賬小子的臭名我當然有聽過了。」

曾十一想起在襄陽城的遭遇，忽然嘆了口氣，說道：「呼延家的人作惡多端，他們早就該死。」

張遠塵忽然感到很有興趣的道：「這件事到底是怎樣發生的，說來聽聽好嗎？」

曾十一道：「過去的不要提了，我只對一件事有興趣。」

張遠塵道：「什麼事？」

「剛才你在街上盤問那個烏龜王八蛋，又說什麼綁架命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遠塵以詫異的目光望着他，說道：「這件事轟動了整個龍山鎮，你怎地不知道，却來問我？」

「我初來貴境，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也是。」

曾十一忽然有着一股要把事情弄清楚

的衝動，忙道：「你是做公差的，相信對整件事最清楚，不妨說來聽聽。」

當下，張遠塵便把陳天俊被人綁架，綁匪勒索一千兩黃金，綁匪收了贖金後，竟然撕票，棄屍河邊，捕頭歐陽抉懷疑此案與龍泰有關等等說了一遍。

曾十一聽了，沉思了一會，然後說道：「所以剛才你見了龍泰就向他盤問？」

張遠塵道：「龍泰這小子平日沒有多少錢花用，但忽然間把二十兩黃金拿出來作賭本，你說是不是有古怪存在？」

「後來他和你說了什麼？」

「他矢口否認這件事與自己有關，還說自己離開了龍山鎮七八天，昨天才回來的，但我才不相信這小子的說話。」

「有沒有其他可疑人物？」

「最大嫌疑人物就是龍泰和他的兩個朋友，一個叫杜奇，另一人叫周坤，但頭兒覺得陳家的護院也大有可疑。」

「歐陽抉憑什麼懷疑龍泰？」

張遠塵便把龍泰與陳秀蘭本來有婚約，但後來被陳萬財解除了婚約等事說了一遍。

曾十一聽了，又沉思了一會，然後說道：「依我看來，事情可能不會如此簡單。」

「然則你對這件事看法如何？」

「陳萬財既然家財豐厚，正是樹大招風，引起歹徒垂涎並不奇怪，所以這件事根本鎮上每一個人都有嫌疑。」

「若果是這樣的話，豈非很難查？」

「當然，不過只要把範圍縮窄了，查起來就比較容易得多。」

張遠塵盯着他，說道：「你好像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曾十一道：「我這人天生好奇心特別重。」

「你也想查這件案子？」

「不是，我只想等着看你們的調查結果。」

「我們的調查工作明天才展開，相信也有一段時間忙碌了，所以今晚要喝過痛快。」

曾十一也不想說下去，連忙舉杯與張遠塵大杯大杯的對飲起來。

曾十一酒量有限，偏偏又不自量力的嚷着要飲下去，到得後來，已有幾分醉意，且開始胡言亂語，唐非和文一龍怕他喝了個酩酊大醉，便阻止他飲下去。

當晚，衆人都甚開懷，曾十一覺得張遠塵與自己性格有幾分相似，有相逢恨晚之感，臨行前還與張遠塵相約次晚再喝過痛快，張遠塵答了一句「不到是烏龜」，便各自離開了「醉翁居」。

＊　＊　＊

曾十一由唐、文二人摻扶下向投宿的客棧行去。

當三人行經一間門前寫着「翠紅院」的妓院前時，唐非忽然看見一個人搭着一個少女的肩膊行了出來。

這人並非別人，正是龍泰，在他身旁的少女，是一個大概二十歲左右，樣子相當漂亮的女子，這少女眉宇間透出一點憂鬱，她雖然與龍泰從妓院行了出來，明顯是「翠紅院」的妓女，但樣子並沒有妓女的味道。

唐非見了龍泰，向曾十一道：「師父，你看，是龍泰。」

曾十一雖然有幾分酒意，但到底並未全醉，聽唐非說了，向前一望，果然看見了龍泰。他知道龍泰以爲自己是捕快，乘着幾分酒意之下，便想着要拿龍泰來消遣一下。

他步履蹣跚，本來由文一龍扶着而行的，但此時，他忽然站直了身子，向着龍泰一叫道：「龍泰，站住！」

龍泰本來向另一邊而行，忽聞有人叫着自己，便回轉身來，只見曾十一師徒三人站在身後，不禁微吃一驚，接着便站定腳步。

曾十一就好似當自己是捕快一樣，又向他喝道：「過來！」

龍泰不敢不過來，便放開那少女，向他行前。

當龍泰行到曾十一面前時，曾十一却向那少女行了過去，然後前後左右的在少女身旁繞了個圈子，少女被看得渾身不自然。

曾十一站在少女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啐」的一聲，搖着頭，指着那少女道：「妳樣子也蠻不錯，但爲什麼偏偏要做婊子？」

少女愕住了，隨即面上發出欲哭的神情。

曾十一站在少女身旁，又向龍泰叫道：「你過來！」

龍泰無奈，只好又向他行了過去。

曾十一見他站在面前，乘着幾分酒意，開口便道：「那件綁架命案是不是你做的？」

龍泰微微一驚說道：「爺爺，龍山鎮上有這麼多人，你爲什麼偏偏懷疑我？」

曾十一打了個酒呃，怪眼圓睜的瞪着他，說道：「我問你這件案是不是你做的，你怎地說這許多廢話？」

龍泰又微微一驚，忽然搭着他的肩膊，說道：「我們好好商量一下。」便把曾十一拉到一旁，曾十一也就身不由己的跟他向另一邊行去。

待來到一邊時，曾十一有點不耐的道：「你要和我商量什麼？」

龍泰忽然伸手入懷，在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交到曾十一手上，說道：「這裡五千兩銀子，你收下吧。」

曾十一又打了個酒呃，說道：「這是什麼意思？」

龍泰不懷好意一笑，道：「你們做公差的，有幾多俸祿我很清楚，總之你收了這五仟兩銀子，從此閉起一隻眼睛做人，包你以後還有不少意外收穫。」

曾十一有幾分醉意，那裡知道龍泰以爲他是衙門的頂級人馬？更不知道龍泰此刻正在向自己行賄，竟然把那張銀票收了，還笑道：「你這人很有意思，我喜歡得很。」

龍泰也笑道：「爺爺年紀輕輕，竟然能在六扇門中坐上這麼高的職位，端的前途無可限量，眞難得。」

曾十一道：「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龍泰一笑，道：「這就對了，以後凡事詐作不明白，就可以財源廣進了。」

曾十一糊裡糊塗的說：「眞的？」

龍泰道：「當然，天下間有那個做公的不貪財？」

曾十一酒意發作，幾乎連眼也睜不開來，說道：「有意思，改天我要和你喝過痛快。」

龍泰道：「我現在可以走了嗎？」

曾十一手一揮，道：「走吧！」

龍泰如釋重負，便向少女行去，搭着少女肩膊，便想離開，但曾十一忽然叫道：「等一等！」

龍泰回轉身來望着他。

曾十一步履搖晃的向他行前，一雙眼不停地望着那少女，那少女被他望得垂下頭來。

過了一會，曾十一道：「這妞兒我喜歡得很，你把她送給我吧。」

龍泰面露難色，道：「這怎可以？」

曾十一瞪着他，說道：「她是不是你老婆？」

龍泰道：「我花了不少時間金錢，今天才有銀兩替她贖身，正想要她作老婆。」

曾十一道：「你用多少錢替她贖身的？」

「二千兩。」

曾十一把那張銀票交還他，說道：「現在我以五千兩在你手上贖回來，這總可以吧？」

正是「官」字兩個口，龍泰那敢與他爭奪？他甚至連那張五千兩白銀的銀票也不敢收，只好說道：「爺爺，既然你喜歡，你就把她帶走吧。」望着那少女，正色道：「萬花兒，妳要好好服侍這位大爺，知道嗎？」

那少女好似有點怕龍泰，聽他說了，便點了點頭，神情煞是惹人憐愛。

曾十一搖晃着身子，步履蹣跚的行到龍泰身旁，然後一手把他推開，打了個酒呃，說道：「你放什麼屁？快滾！」便一手把那個叫萬花兒的少女抱入懷中。

萬花兒倒在曾十一懷中，斜望了龍泰一眼，看神情，就好似寧願跟着曾十一，而不願跟着龍泰一樣。

曾十一緊緊抱着萬花兒，接着在萬花兒身上嗅了嗅，甚是陶醉的說道：「好香啊！」然後又在萬花兒面上親了幾下。

龍泰看在眼裡，只看得牙癢癢的，心中醋意極濃，但也別無他法，只好掉頭而去。

唐、文二人見曾十一酒後醜態百出，不禁搖頭嘆息起來。

曾十一抱着萬花兒，正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只覺滿身是火，有着一種强烈的需要，說道：「春霄一刻值千金，我們快點回去，好好快活一下。」

唐非看着文一龍，詭秘一笑，道：「師父至今還是童子之身，看來今晚……」說到這裡，便沒有說下去，咀角只發出曖昧的笑容。

文一龍也笑道：「我現在速速回去客棧，替師父準備一間上房，好讓他渡過一個難忘的晚上。」

＊　＊　＊

第二天，日上三竿。

曾十一在舒適的大床悠悠醒來，只覺得有點頭痛，知道是昨晚飲酒太多之故。

他醒來後，不期然向身旁一望，這一望，登時把他嚇了一跳，原來身旁却躺着一個美貌少女，向自己身上一看，自己却是赤身裸體的，更不由再吃一驚。

他昨晚雖然醉了，但有道是：酒醉三分醒，也知道自己昨晚幹過什麼，他整個人愕住了，喃喃的道：「我昨晚竟然糊裡糊塗把她帶了回來，我的童子之身是留給老婆的，但竟然送給了這個臭婊子。」想到這裡，心中有點不憤。

他身旁的少女，當然就是名叫萬花兒的妓女，她一早已醒了，此時見曾十一在自言自語，見他神情古怪，面容羞怯的說道：「公子，你做什麼？」

曾十一霍地坐起，瞪着她，以責怪的語氣道：「妳昨晚向我做過什麼？」

萬花兒見他眼神兇惡，就好像受驚了的小綿羊，樣子好似想哭一樣，甚是委屈的說道：「我那有向你做過什麼，只是你向我做過那個什麼而已。」

曾十一想起童子之身失在一個妓女身上，大爲不憤，說道：「妳奪去了我那個最寶貴的……的……那個貞操，妳應該心滿意足了，妳還想哭？」

萬花兒見他甚是兇惡，身子向後一縮，眼淚終於掉了下來，說道：「是你奪去我的貞操，怎會是我奪去你的……」

曾十一忽然以鄙視的眼光望着她，皮笑肉不笑的哈哈笑了兩聲，然後道：「妳是幹那一行的？也來跟我說什麼貞操？」

對於一個操迎送生涯的女子來說，聽了這些說話，內心當然很難受，萬花兒也不例外，她好似受了極大委屈一樣，抽泣着說道：「不錯，我是妓女，是婊子，最被人瞧不起的婊子，但一直以來，我都潔身自愛，只是賣笑不賣身，所以至今還是處子，但昨晚，你把我……把我……」以下的說話，好似沒有勇氣說下去。

曾十一見她樣子實在惹人憐愛，又聽她哭得淒涼，一顆心登時軟下來了，說道：「當眞？」

萬花兒淚光晶瑩，以幽怨的目光望着他，點頭說道：「我是個苦命之人，自幼父母雙亡，由叔叔撫養長大，叔叔一直對我也很好，我心中一直很感激他，誰知上個月初，叔叔却狠心把我賣給翠紅院，受了不少苦頭……」

曾十一聽得呆住了。

萬花兒淚下得更急，又道：「龍公子是翠紅院的常客，見了我後很喜歡我，還說要把我從翠紅院贖回來，昨晚他終於用銀兩把我贖回來了，我知道，我跟着龍公子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也沒有辦法了，但後來，你又把我從龍公子手上贖回來，我很高興，我知道你的爲人勝過龍公子，跟着你總好過跟着他，誰知你佔有了我之後，竟然對我說了這些說話。」

曾十一見她梨花帶雨的，樣子更加惹人憐愛，又聽她說了身世，登時起了憐憫之心，同時憐香惜玉之心也油然而起，便躺下來，溫柔的把她抱在懷中，還以被褥替她抹去眼淚，說道：「乖乖，不要哭，我剛才跟妳鬧着玩而已，別認眞。」

萬花兒被他抱着，又聽他語氣變得溫柔起來，忽然感到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安慰

，蚊吶般的說道：「你既然把我買了回來，而且昨晚又佔有了我，我這一輩子就是你的人了。」

曾十一衝口說道：「那妳豈非是我的老婆了？」

萬花兒面泛紅霞，嬌憨的一點頭，柔聲道：「我這一輩子都會好好服侍你的。」

曾十一見她樣子漂亮動人，一顆心怦怦亂跳，說道：「我也一輩子的愛護妳。」

萬花兒感到很滿足。

曾十一詭秘一笑，心想：「我竟然糊裡糊塗之下討了老婆，妙事。」

「老婆，我們這對夫妻可眞有點糊塗，竟然我不知妳叫什麼名字，妳也不知我叫什麼名字。」

萬花兒被他緊緊抱着，樣子有點羞怯，說道：「我原名叫……」

還未說下去，曾十一搶着道：「別說，讓我猜猜妳叫什麼名字。」

萬花兒一笑，道：「名字怎樣猜？」

曾十一在她鬢邊嗅了嗅，只感到發出一陣陣幽香，甚是陶醉的道：「妳身體這麼香，妳的名字一定有個香字，是不？」

萬花兒好似有了曾十一這個莫名其妙的丈夫而感到開心一樣，又一笑道：「不是，我的名字叫做李青柔，翠紅院的鴇母見我身上發出體香，才替我改名叫萬花兒的。」

曾十一道：「我喜歡叫妳香兒，妳喜歡嗎？」

李青柔點點頭，然後道：「那你叫什麼名字？」

曾十一道：「爲夫姓曾，名叫十一，今年廿五歲。」

李青柔抿咀一笑，道：「你的名字倒有趣得很。」

李青柔年輕貌美，是個人見人愛的標準美人，她肌膚雪白，滑不溜手，身材又極之均勻，此刻就好似小鳥依人般的躺在曾十一身旁。

曾十一是個血氣正盛的年輕人，又從未碰過女性的胴體，今番與李青柔赤身裸體的緊抱着，只覺滿身慾火，很自然的又衝動起來，心想：「昨晚喝醉了酒，糊裡糊塗之下幹了那回事，根本不知什麼滋味，現在非痛痛快快的再幹上一場不可。」

想到這裡，便把蓋着李青柔的被褥揭開。

被褥一揭開，觸目處，只見李青柔一副白裡透紅的赤裸嬌軀擺在眼前，李青柔羞得連忙把雙眼閉上。

曾十一那曾見過女性的胴體？何況是一具完美的女性胴體？只把他看得目瞪口呆，一顆心不停在急速跳動，唾沫不斷往肚子裡吞。

他除了看見她那一副完美的軀體外，還清楚的看見床上竟有一灘血跡，不由一怔，心道：「她剛才說自己是處女，我原本有點不信，原來她眞的是處女。」

李青柔玉體橫陳在床上，毫無遮掩，此時她微微張開眼來，只見曾十一以貪婪的眼光在注視着自己，只把他羞得無地自容起來，她明白到，自己已是曾十一妻子，也不存絲毫反抗之心了。

曾十一細心欣賞李青柔那具完美無瑕的嬌軀後，此時已達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全身上下，尤其那個重要部位都在告訴他，莫再遲疑下去了，於是，便向李青柔輕壓下去，李青柔見他壓了下來，一顆心也在怦怦亂跳，臉面也在熨熱起來，只閉起雙眼，在承受着爲人妻子的本份。

正在曾十一剛剛開始之際，門外忽然响起拍門聲，此刻的曾十一，已然顯得有點獸性，那還會去理會拍門聲？這個時候，就是房中起火，也都會等幹完了才作打算了。

門外的人拍了一會門，見沒有回應，便說道：「師父，時候不早啦，該起床了。」

這是唐非的聲音，曾十一聽了，暗叫一聲「混帳」，隨即應道：「爲師正在練功，你們別在打擾，回房等我吧。」

唐非在門外「咭」的一聲笑道：「那麼師父你就努力點，把你的功練下去吧。」

此時又傳來文一龍的聲音在說：「師父，你平日好似沒有練功的習慣的，怎地今天忽然練起功上來啦？」

曾十一充耳不聞，還在不斷努力地練他的功，但李青柔已羞得整塊面就好似被火燒一樣，奇熱無比。

＊　＊　＊

「鐵胆神捕」歐陽抉帶着兩名下屬方無極和張遠塵親自前往陳家，打算向陳家的十二名護院進行問話，以便進一步了解陳天俊那件綁架命案。

三人由陳家的下人引領下，來到陳家的大廳，陳萬財見他親自前來，知道他是爲了調查愛子那件案而來的，得到下人相告後，便在廳中等候。

歐陽抉來到大廳，見陳萬財面容極之憂傷，也不想說寒暄之話，開口問道：「陳員外，歐陽某打擾了。」

陳萬財長長嘆了口氣，說道：「歐陽捕頭親自光臨寒舍，想必是爲了小兒那件案件而來吧？」

歐陽抉道：「正是！」

陳萬財道：「三位先坐下來慢慢說吧。」

歐陽抉道：「我們正在當值時間，不方便坐，站着一樣好說話。」

陳萬財也不勉强，向下人道：「奉茶！」

歐陽抉伸手一阻，道：「不必！」

陳萬財知他不願接受民間的招待，再也不勉强，便望着他說道：「關於這件案，可有什麼進展？」

「歐陽某想見一見府上的所有護院，員外可否行個方便？」

陳萬財道：「這個易辦。」隨即向下人說道：「把所有護院叫來正廳！」

下人應聲「是」，便行了出去。

然後陳萬財說道：「歐陽捕頭要見他們什麼事？」

歐陽抉道：「因爲每個人都有嫌疑，所以我才想見一見他們，這只是例行公事，希望不會打擾員外。」

「既然這樣，歐陽捕頭請便了。」

不久，在那名下人的指引下，司馬唐等十二名護院全都齊集在廳中。

衆護院見了歐陽抉三人，向他們望了一眼，司馬唐望了望歐陽抉後，向陳萬財道：「員外召喚小人有何吩咐？」

陳萬財道：「是歐陽捕頭想見你們。」

司馬唐轉而望着歐陽抉，說道：「歐陽捕頭大駕光臨，相信是爲了查我們小少爺那件案而來吧？」

歐陽抉以嚴厲的目光望着他，說道：「不錯！」語氣甚是威嚴。

歐陽抉那好似擇人而噬的眼光，懾服了不少人，也憑着這一雙凌厲的眼睛破了不少案件，但司馬唐不怕他的眼光，也不迴避，很鎮定的說道：「歐陽捕頭是想我們提供線索？」

歐陽抉的一雙眼仍舊盯着他，仿似想窺破他心事一樣，面容嚴肅的說道：「我想知道，案發當晚是由誰保護陳小姐和陳少爺的？」

司馬唐見歐陽抉目光咄咄逼人，也毫不示弱，也回敬他嚴厲的目光，仍舊與歐陽抉互瞪着，向身旁的護院叫道：「徐必勝，劉超武，你們出來。」

這徐必勝與劉超武就是當晚保護陳氏姐弟的兩名護院，二人便在其餘護院行列中雙雙行了出來。

歐陽抉見了他們，先來一個下馬威，也以令人懾服的眼光望着他們。

徐、劉二人可就沒有司馬唐那般夠定力，見了歐陽抉的眼光，都心頭一震，不期然的避開。

歐陽抉盯着二人，說道：「請你們把案發當晚的過程說一遍吧。」

徐必勝的眼光仍是不敢與歐陽抉接觸，說道：「我在衙門已說了一遍了，怎麼現在又要從頭說過？」

歐陽抉道：「請兩位合作一點好嗎？」

二人無奈，當下便由劉超武把當時情形說了一遍。

歐陽抉聽了，說道：「當時你們是負責保護小少爺的，怎地連他失踪了也懵然不知？」

徐劉二人爲了這件事，也被陳萬財破口大罵了不知多少遍，聽歐陽抉再度提起，面上浮出一點歉意，徐必勝斜望陳萬財一眼後，說道：「當時我們也被那些花燈吸引住了，所以才沒有留意小少爺的行踪。」

劉超武接口道：「我們也知道是自己失職，發生這件事後，內心也很難過。」

歐陽抉點點頭，「嗯」了一聲，轉而對司馬唐道：「司馬領班，當時陳少爺嚷着要姐姐和他到另一邊看花燈，後來徐必勝和劉超武就跟在他們身旁加以保護，是不是？」

司馬唐道：「不錯。」

「當時是他們自動跟上去的，還是你指派他們跟上去的？」

「是他們問過我後才跟上去的。」

「當時保護陳家四口到墟場去看花燈一共有八人，是不是？」

「是！」

「但爲什麼只有兩個人保護陳小姐和陳少爺，而陳員外和陳夫人卻由六個人保護？」

「當時我沒有想到如此週詳，聽劉超武和徐必勝說要保護小姐和小少爺到另一邊去，沒有想到會有事故發生的，所以就任由他們兩人進行職責了。」

歐陽抉又點了點頭，好似已對事情然於胸一樣。

方無極忽然插咀道：「陳家一共有護院十二人，當晚出動了八人，即是說，還有另外四人留在陳家，是嗎？」

司馬唐道：「本來是的，但當日有兩人剛巧是假期，所以只有兩人留守在陳家。」

方無極道：「請那四位出來說句話好嗎？」

司馬唐一點頭，便向一衆護院說道：「管不平，秦青，宋英，布星，你們和衙門的兄弟說句話吧。」

司馬唐說完，隨即有四人行到歐陽抉三人面前，然後各自報了姓名。

這四人，都是三十歲左右的精壯漢子，歐陽抉掃了他們一眼，對司馬唐道：「這四位兄弟之中，有兩人正在休假，另有兩人留守陳府，是不是你的安排？」

司馬唐道：「當日休假的，是管不平和秦青，這是事前他們說要回家與家人渡中秋向我申請的。」

「所以你就批准了？」

「因爲他們家住太遠，平日都沒有機會回去一趟，我不想掃他們之興，所以批准了。」

「那麼當晚留在陳府的，就只有宋英和布星了？」

「不錯。」

「那是你的安排？」

「不錯。」

「這個安排有沒有用意？」

「有。」

「什麼用意？」

「布星和宋英武功都很不錯，我有見當晚員外指定要我派八個人保護，當時我們幾乎傾巢而出，恐妨有人趁此機會潛入陳家進行不法勾當，所以就把他們兩個武功不錯的人留了下來。」

歐陽抉望着布星和宋英道：「當晚你們留在陳家，情形怎樣？」

布星道：「當時，大部份人都回家渡節去了，我和宋星眼見無聊，便躲在房中賭錢。」

「除了你們兩人在房中賭錢之外，有沒有第三者在場？」

「沒有。」

歐陽抉轉而望着秦青與管不平，說道：「當日是你們休假之日，你們去了何處？」

管不平道：「我和秦青回家後，就與家人歡渡佳節，在我們居住的鎮上，同樣有花燈盛會，所以我們用過晚飯後，都前往看花燈去了。」

問到這裡，歐陽抉停止發問，沉思了一會之後，忽然向衆人道：「今天多謝各位合作，也多多打擾了。」言下之意，那表示對各人的問話已告一段落，然後向陳萬財說聲「告辭。」便離開了陳家。

* * *

歐陽抉三人離開陳家後，張遠塵已急不及待的說道：「頭兒，你覺得這件事怎樣？」

歐陽抉道：「現在先回衙門去，等待其餘弟兄的報告。」

三人便逕自返回衙門。

當三人在歐陽抉的辦公房坐下來後，

方無極便開口說道：「師父，我覺得陳家的護院也大有可疑。」

歐陽抉道：「我也有這個想法，但依我看來，這件事不會是十二人都有份參與，只是一小撮人，嫌疑最大的，就是司馬唐、徐必勝、劉超武、布星、宋英，管不平和秦青這七個人。」

張遠塵道：「即是說，這件事是他們七個人做的？」

「不是，這七個分爲三夥，只有其中一夥人有嫌疑。」

方無極接口道：「這三夥人，就是劉超武與徐必勝一夥，布星與宋英一夥，管不平與秦青一夥？」

歐陽抉道：「對。」

張遠塵道：「那麼司馬唐呢？」

方無極道：「無論是那一夥人做的，司馬唐就是他們的同黨，這件事他可能居中策劃，即是說，他是幕後主腦人物。」

歐陽抉道：「你說得對，但也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此事根本與司馬唐無關，只是那三夥人的所爲而已。」

方無極道：「據司馬唐說，案發當晚這三夥人的行踪，到底是巧合，還是經過刻意的安排？」

歐陽抉道：「所以我們的調查目標就要先弄清楚這一點。」

方無極道：「當晚，徐必勝與劉超武保護陳氏姐弟，但後來陳天俊失了踪，到底這二人眞的不知道，還是會同同黨把陳天俊綁走？」

歐陽抉道：「宋英和布星當晚留守陳家，但沒有第三者在場，即是說，無人可以証明當時他們身在何處？而管不平和秦青當日回了家鄉，在晚上又離家去看花燈，也即是說，同樣也沒有人可以証明案發時他們在什麼地方。」

方無極道：「根據陳萬財說，案發後就接到勒索信，然後就由王管家交付贖金，當時除了管不平和秦青因放假不在陳家外，其餘十名護院都在陳家，這點就可以証明，前往收取贖金的，不會是那十名護院，而是另有其人，所以，這件案就肯定還有其餘同黨，這些都是陳家以外的人。」

張遠塵道：「當時除了管不平和秦青不在，這事會不會是他們幹的？」

方無極道：「你的意思是……」

還未說完，張遠塵已搶着道：「這兩個小子以回家渡節爲藉口，藉詞放假，他們當然會回家一行，以証明自己的確回了家鄉，到得晚上就重回龍山鎭，把陳天俊那小子綁了。」

歐陽抉道：「不錯，他們晚上外出，以外出看花燈爲藉口，其實進行綁架勒索勾當。」

張遠塵道：「王管家說，前往收取贖金的一共三人，其中一人大有可能就是綁走陳天俊小子的人。」

歐陽抉在沉思。

過了一會，忽然有人在拍門，歐陽抉精神一振，向房門說道：「進來！」

隨即有人把門開了，進來的，正是負責向龍泰調查的童劍鳴與任華山。

歐陽抉見了他們兩人，忙道：「你們的任務進行如何？」

任華山道：「頭兒，你叫我們監視龍泰，但我們找不到他的行踪。」

歐陽抉有點洩氣，童劍鳴隨即說道：「但我們到過龍泰時常光顧的大勝賭坊和翠紅院查過，也得到一點線索……」

歐陽抉忙道：「說下去。」

任華山接口道：「首先我們到過大勝賭坊，據賭塲內負責兌換籌備的掌櫃說，龍泰已有近十天沒有出現過，但昨天他忽然再度出現……」

正想說下去，但此時張遠塵忽然道：「不錯，昨天晚上我的確在大勝賭坊見過他……」當下便把昨晚遇見龍泰的情形說了一遍。

歐陽抉聽了，覺得龍泰忽然間拿二十兩黃金出來兌換籌碼，出手可算不輕，登時感到龍泰確大有可疑，想了想，望着任華山，說道：「接着你們就去翠紅院是不是？」

任華山點頭道：「去到翠紅院時，我們一樣見不到龍泰，便找鴇母來問一問有關龍泰的事。」

歐陽抉道：「那鴇母怎樣說？」

任華山道：「那個鴇母何大娘說，龍泰剛剛以二千兩銀子替一個婊子贖身走了。」

歐陽抉瞪眼說道：「二千兩銀子替一個婊子贖身？」

「不錯，」任華山道：「何大娘說，那個婊子名叫萬花兒，上個月才被賣到翠紅院的，但只賣笑不賣身，正因如此，有不少客人對那個萬花兒都十分傾倒，不少人都想替她贖身然後據爲己有，但何大娘卻索價奇高，要二千兩銀子，不少人都被嚇怕了，惟是只有龍泰在十多天前說過，無論如何要弄二千兩銀回來替萬花兒贖身，昨晚，他果然拿了二千兩銀把那婊子贖走了。」

歐陽抉聽了，精神一振，說道：「這是一條很寶貴的線索。」

童劍鳴道：「我懷疑龍泰自從見了萬花兒後，就開始對她傾倒，他爲了要得到萬花兒，所以不惜出到綁架勒索這一着，只有這樣，他才可以有錢替萬花兒贖身。」

歐陽抉道：「推測正確。」

張遠塵道：「既然有了線索，我們應該怎樣做？」

歐陽抉道：「先搜集証據，証據充足，就可以抓人。」

此時，又有人在拍門，歐陽抉叫道：「進來。」

有人把門推開了，進來的，是馬超和葉威揚。

歐陽抉見了他們進來後的樣子有點懊喪，便說道：「我叫你們向杜奇和周坤調查，進展如何？」

葉威揚道：「頭兒，對不起，我們白費了一天工夫，就是找不到他們的下落。」

葉威揚說完，以爲歐陽抉會責怪自己辦事不力的了，豈料歐陽抉並未加責怪，說道：「若果這件事眞是他們所爲的話，他們收了贖金，爲了不想惹起懷疑，所以就躲起來了，你們當然找不到他。」

方無極插咀道：「他們在這個時候失

了踪，豈非更易惹起懷疑？」

歐陽抉道：「在我們的立場來說確是如此，但他們卻覺得這樣做很高明。」

此時，門外又响起拍門聲，歐陽抉便應道：「進來。」

房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手執長煙桿的李勁夫。

李勁夫上次連門也不拍的便闖進歐陽抉的辦公房，後來討了個沒趣，所以今次不敢造次了。

歐陽抉見他行了進來，老大不高興的望着他，說道：「什麼事？」

李勁夫先吸了一口煙，把一口煙霧向前一噴之後，才傲慢的說道：「今天我見過洪大人和陳員外。」

歐陽抉不屑的道：「你見過他們有什麼奇怪的，你不是一直很喜歡拍他們馬屁的嗎？」

李勁夫聽了，為之氣得鬚眉皆張，怒道：「你知不知道，洪大人打算兩天後仍破不了這件案的話，決定懸紅一千兩緝兇，陳員外也決定懸紅二千兩？你想想，這件案發生在我們管轄的範圍，若果被人破了，我們的面子往那裡擱？」

歐陽抉聽了這個消息，知道洪大人與陳萬財明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也甚不是味兒。

李勁夫拉長面孔，冷哼一聲，道：「歐陽抉，兩天後你仍破不了這件案，我就要革你職，你好自為之。」

歐陽抉聽他以「革職」來威脅自己，當眞一肚子是火，怒道：「你這不是想把我趕絕嗎？」

李勁夫神色有點得意的道：「你說得對，我就是不想對着你，所以就趁這個機會把你趕絕，否則我如何叫做『辣手無情』？」

歐陽抉大為憤怒，叫道：「李勁夫，你不要欺人太甚！」

李勁夫道：「我要對你說的，都說完了。」說完，便行出房外，然後大力關上了門。

衆人登時呆住了，房中也鴉雀無聲起來。

歐陽抉氣憤難平，但知道自己只是李勁夫的手下，只好把這口寃氣往肚子裡吞下去

＊　＊　＊

曾十一在莫名其妙之下，竟然有了一個樣子漂亮，善解人意而又溫柔體貼的老婆後，幾乎已再沒有任何其他的要求，也感到世上最幸福的人莫如自己了。

晚上，他帶着妻子李青柔和兩個徒弟一路向醉翁居而去，因為他約了張遠塵在該處見面。

唐非與文一龍對他忽然間討了個漂亮的老婆，都羨慕不已，唐非說道：「師父，我眞羨慕你，一來到龍山鎮就討了個好老婆，我和師弟也不知何時才有這個機會。」

曾十一邊行，邊摟着李青柔的腰肢，聽唐非說了，面上呈現着驕傲神色，說道：「這叫做各有前因莫羨人。」然後對着李青柔道：「香兒，你說是嗎？」

李青柔溫柔一笑，點了點頭。

曾十一又道：「阿非、一龍，為師打算明天就回家鄉去，從此退出江湖，這一生就和這個漂亮的老婆平平淡淡的渡過，你們也跟我回去吧。」

李青柔聽了，更加陶醉的依着他。

文一龍說道：「跟你回去家鄉後，我們如何生活？」

曾十一道：「到時我們做點小生意，做其老闆，不是可以安安定定生活下去嗎？」

唐非道：「話是這樣說，但我們何來本錢做生意？」

曾十一在懷中取出一張銀票，說道：「五千兩本錢，夠不夠？」

這張銀票，就是曾十一在糊裡糊塗之下從龍泰手上接過來的，想不到這五千兩銀子就成為他們日後的生活保障。

文一龍說道：「五千兩不是一個小數目，足夠有餘了。」

曾十一又道：「你們年紀也不輕啦，我鄉下有很多未嫁姑娘，到時我替你們找個老婆吧。」

二人聞說，喜道：「眞的？」

曾十一道：「當然是眞的，為師那有騙過你們？」

唐非說道：「若果是這樣的話，從此就可以擺脫以往的流浪生涯了。」

邊行邊說，不覺已來到醉翁居。

醉翁居就像往日一樣熱鬧。

曾十一一行四人甫進入鋪內，便看見張遠塵在向他揮手，於是四人便向他行了過去。

張遠塵不是獨個兒，除了他之外，同坐的還有兩個人，就是方無極和葉威揚。

曾十一四人來到他們坐頭後，首先向不認識的方無極和葉威揚打了個招呼，然後才坐了下來。

張遠塵見了曾十一身旁的李青柔後，忽然脫口叫道：「是萬花兒？」

方無極和葉威揚只聽過萬化兒的名字，但並未見過其人，他們知道張遠塵偶然也會光顧翠紅院的，當然有見過萬花兒，聽他說了，也不禁向李青柔望了過去。

李青柔知道被張遠塵知道了身份，只羞得把頭垂得低低的。

曾十一也知道妻子的妓女身份被揭穿了，也甚為尷尬，瞪着張遠塵說道：「死人張，張死人，她那裡是什麼花兒？她是我老婆。」

張遠塵道：「小子，你把她買回來啦？」口中對着曾十一說話，一雙眼卻不停的直盯着李青柔。

曾十一有點不高興，說道：「死人張，你胡說什麼？」

李青柔聽他稱張遠塵為「死人張」，雖然羞怯萬分，但也忍不住輕笑了一聲。

張遠塵忽然附耳在曾十一耳邊說道：「小子，你知不知道，這個萬花兒我喜歡得很，是我的夢中情人，你怎樣把他弄上手的？」

曾十一把他一推，正色道：「死人張，你認錯人啦，他可不是什麼花。」拿起一杯酒，道：「喝酒吧。」便把一杯酒一飲而盡。

張遠塵聽他一再稱自己為「死人張」，不滿的道：「我警告過你不准叫我張死人的，你怎地反而叫我死人張？」

曾十一笑道：「你不喜歡我叫你張死人，所以才改口叫出死人張，老是還不滿意的話，叫你人張死如何？」

張遠塵無奈，只好道：「你這臭小子老是狗口長不出象牙。」說着，又不停地望着李青柔。

方無極忽然對曾十一道：「那天在衙門不知閣下原來是曾少俠，眞的走了眼。」

曾十一笑道：「原來我的名字如此响亮，連六扇門中的朋友也知道了。」

此時，忽然有一個人行近他們的坐頭，那人見了李青柔之後，忽然叫道：「是翠紅院的萬花兒？」

那是一個油頭粉臉的公子哥兒模樣的人，曾十一見又被人提起妻子在翠紅院時的名字，又光火起來，瞪着那人說道：「你胡說八道什麼？」

那人並不理他，忽然行到李青柔身旁，一副輕佻的咀臉說道：「萬花兒姑娘，何時也賞面跟我出來陪我喝喝酒？」

妻子被調氣，曾十一那有不怒之理？怒叫道：「烏龜王八蛋，你快滾開，否則老子跟你不客氣。」

那人忽然瞪着他，以極不客氣的語氣道：「我跟這個婊子說話與你何干？」

曾十一聽他說自己的妻子爲婊子，當眞無名火起三千丈，霍地站起身來，便一拳結結實實的打在那人面上，那人中了一拳，叫了一聲，便向後倒了下去，待爬起身來時，已滿咀都是血。

張遠塵等人見了，都覺得他實在該打，便沒有理會。

那人被曾十一打了一拳，爬起身來後，目光充滿恨意的望着曾十一，忽然叫道：「來人！」

話音一落，隨即有五人走了過來，見那人滿咀滿面皆是鮮血，其中一人驚叫道：「少爺，發生什麼事？」

那個少爺恨意更深，指着曾十一道：「替我把這小子宰了。」

曾十一聽他說了，知道難免動手打架，連忙從座頭處跳了起來。

那五人忙把曾十一圍住，正想動手之際，張遠塵忽然大叫一聲：「大胆！」

那五人聽他一叫，向他望了過去，登時認得張遠塵、方無極和葉威揚是鎮上的公差，也就不敢動手。

那個「少爺」也認得張遠塵等人，有他們在，那還有報仇之機會？悻悻然的盯着曾十一，說道：「小子，你小心點，我不會放過你的。」又怒瞪了李青柔一眼，便離開了。

曾十一當眞心頭有氣，正想追上去把他們好好修理一頓，但立時被李青柔勸住了。

曾十一只好望着他們遠去，接着坐回妻子身旁，他見了妻子的漂亮容貌，又很快把那口氣消了。

此時葉威揚對張遠塵道：「死人張，你怎地忽然如此有興緻叫我和無極出來喝酒？」

張遠塵聽他忽然也稱自己爲「死人張」端的拜曾十一所賜，向曾十一瞪了一眼，無奈的嘆了口氣，正想說話，但方無極比他先開口：「不錯，你這人平日視財如命，爲人一毛不拔，怎地會請我們喝酒？」

張遠塵道：「張爺心情好，所以叫你們出來高興一下，順道介紹這個混帳的曾十一給你們認識。」

葉威揚望着曾十一，說道：「曾少俠大名我已聽過了，眞的聞名不如見面。」

曾十一望着張遠塵：「原來你想介紹我給他們認識？」

張遠塵道：「正是如此，張爺第一次請客，就是給你面子，怎知你這幾個小子個個都遲到，累我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

方無極道：「你這人毫無耐性，就只等了我們一個時辰？」

正待曾十一想開口說話之際，這時忽然有一個捕快走向他們座頭處。

那捕快神色有點慌張，見了他們後，急道：「老張、老葉、無極，大事不妙！」

三人聽了，相繼皺眉，齊口說道：「什麼事？」

那捕快道：「富貴胡同的一條橫巷之內發現兩具屍體，你們最好去看看。」

張遠塵叫了聲：「眞掃興！」

葉威揚道：「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怎地說大事不妙？」

捕快說：「你知不知道那兩具屍體是誰？」

張遠塵道：「難道是你老子？」

捕快道：「不是，那兩具屍體就是李總和歐陽捕頭。」

方無極驚叫道：「是李勁夫和我師父？」

捕快點頭道：「千眞萬確，我知道你們在這裡，所以趕來通知你們。」

方無極聽了，頓時在腳底下升起一股寒意，只瞠目結舌的望着那捕快。

張遠塵霍地站起身，執着捕快的兩邊肩膊，神情有點激動的說道：「你說李勁夫總捕頭和歐陽抉捕頭死了？」

那捕快忙道：「我怎會騙你們，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瞧瞧。」

曾十一也站起身來，「啐」的一聲，指着那捕快說道：「老兄，你這人撒謊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在下很佩服你。」

捕快爲之氣結，說道：「我那裡是在撒謊，這是千眞萬確的。」

葉威揚神色已有點緊張，忙叫道：「我們馬上到現場去看看。」說完便站起身向門外快步走了出去。

方無極聽了恩師的死訊傳來，整個人都呆了，見葉威揚離開座位，驚叫一聲：「師父！」便也快步跟了出去。

張遠塵望着曾十一，神色也有點緊張的道：「我也出去看一看，你留下來結賬吧。」呼的一聲，便已衝了出去，接着那捕快也跟出去了。

曾十一此時也知道那捕快並非撒謊了，他與歐陽抉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心中已對他甚爲敬佩，聽了他的死訊後，心頭也爲之一震，他望着葉威揚等人離開醉翁居後，呆了半晌，接着在懷中摸出一些碎銀，然後放在枱上，向唐、文二人說道：「咱們瞧瞧去！」話未說完，便站起身來，率先離開座位，李青柔只好跟在他身邊，唐、文二人也起了好奇心，於是四人便相



方無極悲憤的向恩師歐陽抉的屍首撲去

纔離開了醉翁居。

曾十一快步向富貴胡同而去，不久已追上葉威揚等三人。

當衆人來了富貴胡同後，放眼望去，只見現場聚滿了手持火把的公差，胡同入口處還有不少人在指指點點的圍觀。

方無極見了這個情形，已知大大不妙，他的心頭在急劇的跳動着，面容極度焦灼，當來到胡同入口處時，已開始有點激動，分開人羣，便衝進胡同之內，負責維持秩序的公差認得他，都讓他進入胡同內。

葉威揚與張遠塵亦快步進入胡同，曾十一對唐、文二人道：「照顧師娘，我也要去瞧瞧。」說完，也跟着葉、張二人行了進去，那些公差們見他與葉威揚等人一同來到，還以為他是同僚，所以並沒有阻止他。

富貴胡同之內兩邊都有居民，胡同之內還有一條昏暗的橫巷，發現屍體之處就在橫巷近入口處。

橫巷之內被火把照得如同白晝。

方無極進入橫巷後，果然看見兩具屍體，看個眞切，那兩具躺在橫巷之內的屍體不就是自己師父歐陽抉和總捕頭李勁夫嗎？

他對師父一直以來都極之尊敬，更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此刻目睹他橫屍巷內，眼淚也忍不住掉了下來，神情異常激動，大叫一聲：「師父！」便撲了過去，現場的一衆公差見了，慌忙把他拉住，一捕快說道：「無極，你冷靜一點。」

方無極已達至瘋狂境界，狂吼亂叫一輪，發起神力，便把一衆捕快擺脫，便又想向歐陽抉屍體撲去。

在場的一個捕頭見了，忙叫道：「快把他捉住！」

葉威揚與張遠塵見了歐陽抉屍體後，也異常難過，見方無極像失去理智一樣，也走上前把他捉住。

方無極傷心到了極點，狂吼一聲：「我要見師父。」便又大力的想擺脫衆人，曾十一見了這個情形，也心下戚然。

方無極發起前所未有的神力，七八個人也幾乎不能把他制住，曾十一知他見了師父死後，已激動得難以自制，這時他向方無極行去，忽然一拳就朝他後腦打了過去，方無極中此一拳，登時暈了。

衆人見曾十一一拳把方無極打暈，這才鬆了口氣，然後，那捕頭才命人把他扶離現場。

那捕頭名叫徐勇，此時他在細心地觀察兩具屍體及現場環境。

曾十一清楚的看見，李勁夫的屍體就躺臥在橫巷內，近入口處大概只有三尺左右，而歐陽抉的屍體則在橫巷之內，距離李勁夫大約三四尺之間。

他們是怎樣死的？致命傷在何處？曾十一也很想知道，便身不由己的朝兩具屍體行了過去。

胡同之內除了公差之外，沒有其餘閒雜人，那捕頭那裡知道曾十一並不是同僚？所以讓他走近兩具屍體，只向他說道：「兄弟，別亂動任何物件，免毀去線索。」

曾十一見他稱自己為「兄弟」，已知他

當自己是同僚，應道：「知道了。」

曾十一在火把的光芒照耀下，先看了看李勁夫的屍體，只見李勁夫的喉頭有一條傷口，而且很明顯的，李勁夫的喉嚨被割斷了，除此之外，全身就沒有明顯的利器傷口。他還可以淸楚的看見，李勁夫右手還握着一把刀，這把刀明顯是一般捕快用的佩刀，在刀尖處則染滿了血漬，他看了看，心想：「聽人說，這李勁夫武功甚是高强，而竟然也着了道兒。」

接着，他從一名捕快手上接過一個火把，便向毆陽抉屍體行去，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歐陽抉心房有一處甚大的傷口，身旁則流下大量駭人的鮮血，同樣的，歐陽抉除了只有心窩處的一道傷口外，就無表面上的傷口，很明顯，致命就是那一道傷口。

與李勁夫一樣，歐陽抉右手也握着一把刀，刀身之上也染滿了血漬，但歐陽抉手上的一把刀卻有別於李勁夫手上的捕快佩刀。

現場並沒有打鬥的痕迹，兩人身上的傷口都是一擊致命之處，而且同樣的只有一道致命之處，所以曾十一看了一會後，第一個感覺就是：他們兩人都是死在對方手上，即是說他們自相殘殺。

他們爲何要自相殘殺？曾十一不知道。

此時，那個捕頭見曾十一還不停地向兩具屍體打量，心中忽然覺得奇怪，便向他叫道：「你過來。」

曾十一正自看得入神，忽然聽他一叫，便行了出橫巷，應道：「什麼事？」

協助查案　反遭誣陷

捕頭徐勇向他上下打量一會，眉頭一皺，說道：「你是屬於那一組的，上司是誰？」

曾十一知他以爲自己是同僚，把火把交還給一個捕快，聳聳笑道：「我不是差人。」便行了出去。

徐勇知他原來不是公差，想起剛才把他當作是自己人，不禁面上一紅，正想向他責罵，但他已行了出去。

曾十一行出橫巷，便向胡同出口而去。

唐非和文一龍見他行了出來，二人連忙問道：「情形怎樣？」

不單止唐、文想知道巷內情形，其餘在胡同入口的圍觀者也很想知道，人羣聽了唐非向剛從巷內出來的曾十一問了這個問題，都相繼湧向曾十一，想聽他講述巷內情形。

曾十一見圍觀衆人都圍着自己，向衆人一掃，說道：「你們知不知道巷內發生什麼事？」

衆圍觀者都說道：「不知道。」

有人向他問道：「到底發生什麼大事，竟然驚動這許多公差？」

曾十一對着人羣，面容忽然顯得很正經，煞有介事的道：「原來巷內有一男一女，赤身裸體的在幹着那回事。」

圍觀人衆大部份還不知發生何事，聽他說了，信以爲眞的竟然大有人在，更有不少人伸長頸子的向胡同望了進去，希望有意外收穫，以一飽眼福，有人明知故問的說道：「那對赤身裸體的男女幹的到底是那回事？」

曾十一道：「他們幹的，就是你爹娘當年幹的那回事，幹了一次後，再過十個月，就把你生下來了。」

人羣中登時爆出一陣笑聲，那發問的人面上也爲之一紅，然後曾十一便擁着妻子的腰肢，與唐、文二人離開了人羣。

當離開人羣後，唐非已急不及待的問道：「歐陽抉和李勁夫眞的死了？」

曾十一道：「千眞萬確，萬確千眞。」

文一龍道：「他們怎樣死的？」

「表面上，他們是自相殘殺。」

二人一愕，同聲道：「自相殘殺？」

「不錯！」

唐非道：「他們都是同僚，又是上司與下屬的關係，爲何要自相殘殺？」

「他們之死到底是自相殘殺還是另有內情，就要等明天看衙門的公佈了。」說着，長長嘆息一聲，又道：「爲師見過的人當中，只有一個歐陽抉令我最佩服，但他竟然死了。」絃外之音就好似感到很惋惜。

文一龍道：「我也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對他的死也感到很可惜。」

曾十一道：「時間不早啦，別再說了，我們回去睡覺吧。」

唐非不懷好意一笑，道：「不錯，早點回去，師父還要練功的。」

李青柔聽了「練功」二字，登時面紅過耳，神態忸怩之極。

曾十一向唐非一瞪眼，說道：「你這人的咀巴幾時變得這麼壞？」

唐非笑道：「那是因爲跟着師父的時間太多了，日子有功才變得這麼壞了。」

曾十一道：「那你是學我了？」

「你是我師父嘛，不學你學誰？」

曾十一道：「從今之後，師父每個晚上都練功，你要不要學？」

文一龍忍不住笑起上來。

曾十一瞪着他道：「你笑什麼？」

文一龍忙道：「沒有什麼。」

唐非又笑道：「練功有益身心，每天練功有什麼不好？」

曾十一見身旁的妻子羞得把頭垂得不能再低，叫道：「別說下去好嗎？」

唐非只好住咀了。

四人繼續向前行，行了一會，曾十一忽然在李青柔耳邊輕聲道：「妳喜不喜歡練功？」李青柔不料他竟然有此一問，面上又一紅，端的不知如何作答。

曾十一又道：「我每個晚上都和妳練功好嗎？」

李青柔微微一驚，忙道：「不！每個晚上都練，那個是什麼功的，我受不了。」

曾十一俏皮一笑，道：「我跟妳開玩笑吧了。」

* * *

第二天，時間已不早。

唐非和文一龍一早便起了床，在房中等待曾十一夫妻二人過來，然後一起上路回鄉，但二人等至日上三竿，仍不見他倆過來，唐非已有點不耐煩，說道：「時間已不早了，師父這小子還未起床，他敢情

又和師娘在練功了。」

文一龍說道：「不會吧？他昨晚練了一個晚上還不夠嗎？怎地現在又要練？」

唐非道：「他年輕力壯，師娘又年輕貌美，身材又好得令人垂涎三尺，就是每天練他十次八次也不足夠，這有什麼稀奇？」

文一龍道：「我過去找他吧。」

「這個時候，他一定練得滿身大汗了，你過去做什麼？」

就在此時，忽然响起拍門聲，文一龍便向唐非道：「你猜錯了，他們過來啦。」

唐非便走向房門，把門一開，開口便道：「你練完功啦？」

說完，登時愣住了，原來拍門的是李青柔，曾十一並不在她身旁，她聽唐非一開口便提起「練功」這回事，又面泛紅霞起來，滿身的不自然。

唐非有點不好意思，一整面容，說道：「師父呢？」

李青柔羞得連望也不敢望他一眼，只低頭的說道：「十一哥一早出去了，說出去找死人張的，還說很快回來，叫我在房中等他，但到現在還未回來，我怕你們等得不耐煩，所以前來跟你們說一聲。」

唐、文二人聽了，知道曾十一去找張遠塵之目的是想知道昨晚那件命案，便對李青柔道：「既然這樣，師娘妳先回房等他吧。」

＊　＊　＊

李勁夫和歐陽抉這兩個名頭响噹噹的人物屍體爲人所發現，消息傳了出去，足可以哄動全鎮，所以，天一亮，此事也就成爲鎮上居民的最大話題了。

這件案由徐勇接手辦理，張遠塵等人並不隸屬徐勇一組，所以曾十一很容易便在衙門找到了張遠塵、方無極和葉威揚三人。

方無極悲痛不已自不必多言了。

曾十一找到張遠塵後，第一句便問：「死人張，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遠塵道：「我們出去再說吧。」

曾十一也知道不宜在衙門再作逗留，若遇上徐勇，被他追問擅自闖入案發現場可就沒趣，於是便與張遠塵、方無極和葉威揚三人離開衙門。

四人行到街上，爲了方便談話，便在一家小館子坐了下來。

坐下來後，曾十一急問道：「到底李總捕頭和歐陽捕頭爲什麼被人殺了？」

葉威揚神色甚是憂傷的說道：「他們不是被人殺死的，而是自相殘殺。」

曾十一昨晚看了現場情形，也猜想他們二人是互相殘殺，聽葉威揚說了，忙道：「衙門也認爲他們是互相殘殺？」

葉威揚神傷的點點頭。

曾十一又道：「衙門如何向外間公佈？」

葉威揚道：「衙門向外公佈，說他們二人積怨日深，因而雙方都起了殺機，所以最後來個大解決。」

曾十一當然不知道李勁夫和歐陽抉之間的恩恩怨怨，聽了，疑惑的道：「我不明白。」

張遠塵長長嘆了口氣，然後便把李勁夫與歐陽抉之間的公私恩怨說了一遍。

曾十一聽了，忽然陷入了沉思的境界。

方無極仍很悲痛，張遠塵從旁慰解，說道：「無極，人死不能復生，傷心於事無補，看開一點吧。」

方無極雙眼恨意極深，咬牙道：「李勁夫，做人何必咄咄逼人？若果你平日不是這樣壓逼我師父的話，你和我師父今日會有這個下場嗎？」

葉威揚嘆道：「他們兩人之間到底是誰先動殺機，又是誰先動手殺人？」

方無極惡毒的道：「是李勁夫那老匹夫先動手殺我師父，我師父才還手一刀把他殺了。」

曾十一聽他說了，想起兩人身上的傷口，李勁夫喉嚨被割斷，而歐陽抉心窩處有一致命的刀傷。

根據現場情形，曾十一這樣推測，李勁夫和歐陽抉當時在橫巷內，李勁夫出其不意地一刀直向歐陽抉心房插去，歐陽抉猝然中刀後，便立刻拔刀還擊，快速的一刀掃向李勁夫，這一刀來得太快，李勁夫閃避不及，喉嚨登時中了一刀，接着雙雙倒地死去。

表面上的推測就是這樣，曾十一想起事發的可能性，接着又沉思一會，忽然道：「不，他們不是自相殘殺！」

三人聽他忽然說了這話，六隻眼睛立時望着他。

曾十一道：「李勁夫和歐陽捕頭都是辦大事的人物，而且頭腦應該冷靜，照理不會因一點恩怨而動殺機的。」

三人都覺得他說得有理，然後在等他說下去。

曾十一續道：「以我看來，他們是被人殺死的，兇手殺人後故意把現場佈置成他們互相殘殺的局面，以轉移視線。」

三人聽了，都面面相覷起來。

葉威揚忍不住道：「你爲什麼有這個想法？」

「因爲我發現一個很大的疑點。」

三人齊聲急問道：「什麼疑點？」

曾十一道：「這個疑點，就在歐陽捕頭手上那把刀上。」

張遠塵忙道：「那把刀有什麼可疑？」

「刀，只是普通的刀，並沒有可疑之處，但刀身上的血漬就有可疑。」

方無極精神一振，急道：「曾少俠，你快說來聽聽。」

「表面上看來，李勁夫之死，是被歐陽捕頭橫裏掃出一刀割斷咽喉而死的，對嗎？」

三人都點頭道：「不錯！」

「照當時情況推測，應該是李勁夫先出手，絕不會是歐陽捕頭先出手的，因爲若果是歐陽捕頭先出手的話，那一刀在李勁夫咽喉上，李勁夫就會立刻喪命，根本來不及拔刀，就算拔了刀，這一刀也會軟弱無力，絕對沒有可能殺得了歐陽捕頭，但李勁夫出手先，則不同看法，他雖然一刀插中歐陽捕頭心房，但歐陽捕頭不會立刻死去，猝然中刀之後，在本能的驅使下，就會立刻拔刀還擊，然後以快速的一刀掃向李勁夫咽喉，這才雙雙死去。」

葉威揚待他說完，才道：「你說得對，徐勇捕頭也是這樣推測。」

曾十一道：「若果這個推測正確的話，就可以証明了一點。」

葉威揚道：「那一點？」

「証明當時歐陽捕頭掃出一刀速度很快，所以李勁夫才閃避不及。」

三人都同意的點點頭。

曾十一續道：「既然出手這麼快，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這一刀無論擊中身上任何一個部位，中刀處所流出的血應該來不及染在刀上才對，是嗎？」

三人聽他說了，都在咀嚼他的說話。

曾十一又道：「別忘記，當時兩人都是站立着的，歐陽捕頭那一刀是橫裡掃出而不是向下劈，所以刀身上不該有血，除非出手太慢，刀上才會染血，就算刀上有血，都應該只在刀鋒之上才對，但歐陽捕頭手上的刀，卻連刀身也染滿了血，這就有點不尋常了，所以我才覺得這是個極大的疑點。」

三人聽他說了，都覺得他的推測絕對正確。

曾十一又道：「就因為李勁夫與歐陽捕頭之間平日存有積怨，所以兇手就利用這一點來殺了他們，讓人推測這是他們互相殘殺。」

張遠塵道：「若果這是事實，兇手殺他們的動機何在？」

葉威揚道：「頭兒和李總都是出了名的疾惡如仇的人，抓過不少重犯，兇手會不會是往日被他們抓過的犯人？」

曾十一道：「這當然有極大可能，但你們別忘記，歐陽捕頭最近正在全力調查陳天俊那件命案，我懷疑他們之死與這件案有關。」

方無極道：「若果是這樣的話，即是說師父掌握了那件案的寶貴線索，因而被他們殺了？」

曾十一道：「對！」

方無極忽然緊咬牙齦，雙拳緊握，雙眼放出怨毒光芒，說道：「可惡！」

葉威揚道：「既然曾少俠認為李總與頭兒致死是為人所殺的，列出那個疑點就對破案有極大幫助，我們應該知會徐勇。」

曾十一忙道：「不，我們不能驚動徐勇，以免打草驚蛇。」

張遠塵道：「那我們該怎樣做？」

曾十一道：「最好我們幾個人暗中偵查。」

方無極道：「好，只要抓到兇手，我非要為師父報仇不可。」

曾十一道：「首先，我們要查清楚，到底殺陳天俊的人是那一路人馬，待查到了，就循這條線索追查下去。」

張遠塵望着他，說道：「你彷似很有信心？」

曾十一道：「當然，我有信心能抓到這兇手。」

葉威揚道：「你打算如何着手調查？」

曾十一道：「陳天俊被人綁架後，陳萬財不是收到一封勒索信嗎？」

葉威揚道：「不錯！」

「可否把那信拿來給我看看？」

葉威揚道：「頭兒死後，上級把陳天俊那件案交由另一組人調查，那封信可能被那一組人取去了。」

方無極道：「那組人今天才開始接手這件案，那封信可能尚未被取去，待我馬上回去捕房看看吧。」

曾十一忙道：「事不宜遲。」

話音一落，方無極便已站起身來，然後快步奔出門外，逕自向衙門走去。

* * *

當方無極回到衙門後，便進入歐陽抉生前的辦公房，在房中找了一會，果然那封信尚未被取去，於是便把信拿起，然後交給曾十一，曾十一把信看後，便交給方無極，然後就好似成竹在胸一樣，接着別了三人，便先回入住的客棧，與唐、文二人會合了。

與妻子及兩名徒弟會合後，曾十一便叫唐非陪着妻子在客棧，自己則帶着文一龍外出。

離開客棧後，師徒二人走到街上，文一龍說道：「師父，你不是說今天要回鄉的嗎？」

曾十一道：「本來是的，但歐陽抉被人殺了，所以我就留下來，待抓到了兇手才回去。」

「現在我們到那兒去？」

「先去陳家向那些護院查一查。」

「你為什麼不叫師兄陪你去？」

「阿非的樣子太兇惡，不適宜到陳家去，所以留下他陪師娘。」

師徒二人一路行向陳萬財的住所，不久已來到陳宅大門前，便伸手叩了門。

不久，一個人上前把門開了，望望二人，說道：「你們找誰？」

曾十一道：「我想見一見陳員外。」

那人道：「員外正在接見客人，你改天才來吧。」

曾十一聽他說了，言下之意好似想請自己吃閉門羹，也不理會，向文一龍說聲：「進去！」便跨步行了進去。

那人見了，忙追上前，叫道：「你們怎可以擅自闖進來？」

曾十一充耳不聞，那人見了，便把纏着，要他離開陳宅。

那人的一陣叫嚷聲，已驚動了幾名護院，護院管不平，秦青與宋英三人向他趨前，在他身前把他攔住，以不客氣的語氣道：「什麼事？」

那人道：「這人要見員外，我對他說，員外正在見客，叫他改天才來，但他不聽，還硬着闖了進來。」

管不平望着曾十一，說道：「你要見員外什麼事？」

「我是來調查你家小少爺那件命案的。」

管不平道：「你是程威的手下？」

「程威是誰？」

「程威就是接手辦理我們小少爺那件案的捕頭，你連他的大名也未聽過，你是誰？」

曾十一不答他，反問道：「陳員外正在見客，見的就是程威？」

「不錯！」

「那我非要進去不可。」說着便向大宅行了進去。

管不平見他如斯放肆，怒叫道：「小子，站住！」

曾十一毫不理會，照向前行，管不平

等一干也發怒了，連忙衝前攔在他面前。

曾十一見了，說道：「你們想打架？」

管不平怒道：「你還不滾出去，莫怪我們不客氣。」

曾十一向他們冷哼一聲，一副不屑神色，向文一龍說聲：「進去！」便又向大宅行去。

管不平等人見了他目中無人的樣子，叫聲「上」，便與秦青和宋英握拳向他打了過去，曾十一見他們攻來，向文一龍說聲：「動手」，便也迎了上去。

這文一龍和師兄唐非的武功本來都甚平凡，但自從拜曾十一爲師後，在他別樹一幟的教導之下，唐、文二人的武功也大有進步，所以文一龍和那些護院打起上表也一點不覺吃力。

換作是他人，若果在門前吃閉門羹的話，早就感到沒趣的知難而退了，但是這個是有「狂俠」之稱的曾十一，幹起事來，只要喜歡，就可以毫不講道理，所以才與管不平等人交上了手。

雙方就在陳宅前的花園呼喝連聲，拳來腳往的打起上來。

此時，打鬥聲已驚動了屋內的陳萬財及程威，連忙走出門外看過究竟，程威也領着手下跟了出來。

陳萬財甫一踏出門外，便看見三名護院與兩個陌生人大打出手，不禁怔住了，接着望望身旁的程威。

這個程捕頭，也是個身材高大之人，但樣貌卻有點狡猾，見三名護院與人大打出手，上前喝道：「住手！」

管不平等人聽了，便停了下來，曾十一師徒也停了下來。

曾十一望着陳萬財，說道：「閣下可是陳員外？」

陳萬財是他在自己大宅範圍之內生事，心中有點怒意，道：「正是，你是誰？」

曾十一向他行前，說道：「陳員外，在下此次前來打擾，是想調查一下令郎那宗命案，別無他意。」

陳萬財望望身旁的程威，程威向曾十一叫道：「你是衙門中人？」

「不是。」

程威怒道：「既然不是衙門中人，那你調查什麼？」

曾十一道：「我懷疑這件案是陳家的護院做的，所以來查一查。」

管不平聽了，鐵青着臉，叫道：「小子，你放屁！」

秦青也叫道：「我們一直都對員外忠心耿耿，怎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曾十一道：「那要查過才知道了。」

程威怒道：「是誰做的也好，總之我會查個水落石出，你管什麼閒事？」

曾十一道：「我只是對事件關心而已，這也是管閒事？」

程威惡瞪着他，說道：「小子，識相的，你快點滾，否則我把你抓回去，告訴闖入私人禁地。」

陳萬財知道曾十一，此行是爲了愛子的命案而來，看來並無惡意。便說道：「兄弟，你如此關心這件案，我很感激，但這到底是衙門的事，你還是別理了，請回吧。」

曾十一無奈，只好道：「那麼在下打擾了。」便與文一龍離開了。

＊　＊　＊

曾十一對於自己的魯莽行動不當一回事，但文一龍卻覺得討了個大大的沒趣，內心可就有點不是味兒，可是曾十一是自己的師父，他雖然年紀比自己輕，到底也是自己長輩，所以也不敢發出半句怨言。

二人在街上一路行着，文一龍只覺得是漫無目的，忍不住道：「師父，現在該去哪？」

曾十一道：「現在唯有去找龍泰。」

「龍山鎮這麼大，我們到那裏去找？」

曾十一也覺得他說得不錯，只好道：「現在先回去吧。」

回客棧後，曾十一便與唐非及文一龍在房中商量如何找龍泰，最後終於決定：「我今晚就去翠紅院等他，阿非去大勝賭坊找，一龍到其餘妓院去打探，一有消息，速來翠紅院找我。」

二人都道：「知道了，師父。」

李青柔聽曾十一說要去翠紅院，面上出現極濃的醋意，曾十一見了，說道：「香兒，什麼事？」

李青柔含羞的道：「你去翠紅院辦正事好了，可別找姑娘陪你。」

曾十一情深的說道：「我有了妳已是心滿意足了，那還會去找姑娘？」

李青柔聽了，內心甜絲絲的，柔情似水的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

曾十一擁着她的腰肢，在她面上一親，道：「妳是我的生命，妳是我的寶貝，我把妳愛得入心入脾，我愛妳多過愛自己，我……」

正想說下去，唐非與文一龍聽得不由打了個冷顫，唐非終於忍不住，叫道：「夠啦夠啦，這些肉麻的說話你也說得出口，虧你是個大男人。」

曾十一在他頭上一指，正色道：「什麼叫肉麻？這是情話，而且我說的句句是眞話，毫無半句謊言。」

李青柔見他在徒弟面前對自己說「情話」，更加羞怯得無地自容起來，但聽他說了「我說的句句是眞話，毫無半句謊言」，內心就感到更加甜蜜了，面上也不期然流露出極度滿足的笑容。

唐非聽曾十一說了，又打了個寒噤，說道：「你要說情話就關上門才說吧，我和一龍先出去，以免阻碍你們談情說愛。」說完，便與文一龍向房門行去。

曾十一見了二人行向房門，然後說道：「你們連情話也不懂說一句，難怪到現在也還沒有老婆，眞活該。」

＊　＊　＊

到了晚上，曾十一果然向翠紅院而去，而唐非則去了大勝賭坊，文一龍則依照他的吩咐，到其餘妓院去打探。

曾十一從來沒有到過妓院，也不知妓院到底是何光景？所以心底也泛起了一點好奇心。

當他進入妓院後，那個把面上搽得令人見了就作嘔的鴇母何大娘便向他迎了上去，口中叫道：「公子，你好呀？怎麼如此賞面來光顧？」

曾十一不禁打了個寒顫。

何大娘直望着他，一副假笑迎人的面孔。又說道：「公子好似沒有來過，有沒

有相熟的姑娘？」

曾十一作其歡場老手之狀，說道：「大城市的姑娘玩得多了，所以來這些小鎮上嚐一嚐，看看有何分別！」

何大娘仍是笑容滿面，說道：「那麼公子就跟我來，讓我帶些漂亮的姑娘讓你挑選。」

曾十一見她笑得突兀，又打了個冷顫，但仍强自陪笑道：「這個最好。」

何大娘便把他帶進一間房，此房間面積也不少，房中擺放了一張枱，足夠可以坐十二人，除了一張枱外，房中還有一張豪華大床。

何大娘招呼曾十一坐下來後，說道：「公子，你稍等，待我去叫姑娘來陪你。」

曾十一怔道：「等一等！」

何大娘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曾十一從懷中摸出一錠五両重的銀元寶，塞在何大娘手中，像煞有介事的道：「我是龍泰龍公子的朋友，他約了我在這裏等他的，他來了沒有？」

何大娘好似有點謹慎，說道：「你眞的是龍公子的朋友？」

「當然！」

何大娘好似有點不相信。

曾十一又道：「最近我和他合作幹了一樁大買賣，大家都發了財。」說着，又從懷中摸出一錠十両重的銀元寶，說道：「街外錢，齊齊花，若果他來了的話，請你通知我。」

何大娘不知是相信了他是龍泰的朋友還是見收了他的銀子，此時稍爲動容，說道：「你沒有見過龍公子嗎？」

曾十一道：「幹了那樁買賣後，我們不方便在一起，所以沒有見過他，但今早他差個人來約我今晚在這裏相見。」

曾十一口中說幹了一件大買賣，雖然沒有說明是什麼買賣，但何大娘聽了，就下意識覺得，他口中所說的買賣，就是不法勾當了，想了想，說道：「原來你們幹了一樁大買賣，難怪龍公子不敢親自前來了。」

曾十一當即明白過來——龍泰可能心中有鬼，因而不敢露面，但他好色成性，不能沒有女人相陪，所以就叫人到翠紅院找來妓女，然後帶到安全的地方，以供他發洩。

曾十一本來想叫何大娘把那個妓女貞貞找來探問一下龍泰行踪的，但立時覺得這樣做只有白費工夫，因爲既然龍泰有意把自己收藏起來，當然就不會在爲人所知的地方再作逗留了，這就叫做狡兎三窟。

他想了想後，說道：「那麼龍公子今晚是不會來赴我的約了？」

何大娘道：「他既然約了你，大概也會來吧？」

「這樣吧，若果他來了，妳就通知我，若果他派人來找姑娘的話，妳也和我說一聲好嗎？」

「這個易辦。」

「那麼妳先出去，我在這裏等好了。」

何大娘道：「你要不要姑娘陪你？」

曾十一爲免不想惹起懷疑，只好道：「就叫貞貞姑娘來陪我吧。」

何大娘笑應道：「好，那麼你就在這裏等我吧。」

＊　＊　＊

曾十一在房內等了一會，此時果然有人在拍門，他知道是貞貞來了，便道：「進來吧。」

說完，隨即有人把門一推而入，門開處，果見何大娘帶着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行了進來，向曾十一一笑，說道：「公子，這位就是貞貞姑娘了。」向貞貞道：「貞貞，妳看這位公子多麼英俊，妳要好好服侍他了。」

貞貞向她應道：「知道啦大娘。」說完便行了進房，然後關上房門，再把門閂帶上，這才帶着媚笑，婀娜多姿的向曾十一行去。

曾十一見了她美艷的容顏，爲之看得一呆，但想起李青柔，心中登時不敢存有非份之想。

貞貞行到他面前，作了一個妖媚的笑容，便一股腦兒的坐在他大腿上，曾十一見了她烟視媚行，風騷得入了骨的樣子，身材又豐滿，已然有點心動，當她一坐在自己大腿之後，重要的部份立時起了强烈的反應，但他想起臨行前妻子的囑咐，又想起此行是來辦正事，便在告訴自己，非要保持定力不可。

貞貞坐下來後，又向他妖媚一笑，道：「公子是初次來翠紅院嗎？」

曾十一見了她的媚態，心弦爲之一震，心想：「求求妳，別再這樣看我。」心中卻故作若無其事一樣，道：「不錯，我是第一次來這裏，是龍公子介紹我來找妳的。」

貞貞在他面上一親，雙手環抱着他的頸項，說道：「是嗎？」

曾十一被她雙手這樣環抱着頸項，一雙不算小的乳房在自己的身上磨擦着，已然有點把持不定，向房中的一張大床望去，眞想把她抱上床，然後大幹一回再說，但他立時又想起對自己柔情蜜意的李青柔，所以强自忍耐下去，吞了口涎沫後，說道：「我是龍公子的好朋友，他昨晚和你一夕風流之後，便在我面前對妳大讚特讚起來，還叫我今晚來找你，所以我便來了。」

貞貞知道龍泰昨晚叫人把她帶去見他是秘密進行的，但曾十一卻可以一口說出，當下便更深信他是龍泰的朋友無疑了，聽他說了，面上似嗔還笑的道：「龍公子眞缺德，和我幹了這種事也對人說。」

曾十一笑道：「是讚，不是說。」

貞貞又向他妖媚一笑，道：「那晚龍公子把萬花兒贖走了，我問他是不是有了萬花兒後，從此不再找我了？但他說萬花兒是買回來送給人的，送了給人後就會回來找我，我正以爲他騙我，但他原來是說眞話。」

曾十一忙道：「龍公子說把萬花兒買來送給人？」

「是他親口說的，這人就是有點缺德，竟然把我們女人當是貨物。」

曾十一道：「他說把萬花兒買來送給人，這話是他買之前說的，還是買之後說的？」

貞貞道：「是買之前說的。」

曾十一在想：「他以爲我是捕快，就把萬花兒送了給我，那是買了之後的事，

但他是在買之前說的，那即是說，他要送的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了。」想到這裏，便問道：「他有沒有說買來送給誰？」

「你是他的朋友，連你也不知道，我怎會知道？」

曾十一又想：「龍泰說把萬花兒買來送給人，這是眞話還是隨口說說？若果是眞話的話，那麼受這份禮物的人必定是有力人士了，否則龍泰怎會輕易把一個人見人愛的美人雙手送與他人？此事大有文章。」

此時，貞貞又以一雙會勾人魂魄的眼睛在看着他，然後雙眼半開半合的，而且一張小咀在微微張口，口內的舌頭伸了出來，好似在盼望曾十一吻下去一樣。

這個情形，只把曾十一看得血氣沸騰起來，一顆心開始加速跳動，忍不住以雙手環抱着她的腰肢。

貞貞被他強而有力的臂彎抱着，二人身體更加緊貼，此時，忽然伸手打開胸前衫鈕，露出了一雙雪白而又堅挺豐滿的奶子，呼吸有點急速的說道：「你還等什麼？」

曾十一見了她一雙足可以令天下間的男人瘋狂的乳房，心頭在急劇跳動。

貞貞在他耳邊輕輕一吻，語帶飢渴的道：「你喜歡我嗎？」

曾十一聽了她那渴求的語氣，衝口便道：「喜歡，當然喜歡。」說着，心想：「老婆的說話算是什麼一回事？天下間的男人那會只有老婆一個女人，現在美色當前，若果還不動手，豈非是天下間最大的大笨蛋？」隨即把老婆的說話拋到九霄雲外，便埋首在貞貞的雙乳吻了下去。

貞貞被他一吻之下，呼吸更加急速起來，接着發生陣陣令人怦然心跳的淫聲浪語。

他是一個不折不扣血氣旺盛的男人，如何能做到坐懷不亂？遇上貞貞這個女人，莫說平凡的曾十一，那怕是得道高僧，相信也難以抗拒了。

曾十一與貞貞坐着纏綿了一會，此時再也難以忍耐，便把貞貞抱起，向房中的大床行去。

他把貞貞放在床上後，只見貞貞神情更加飢渴，還開始把身上衣衫解了下來。

曾十一也飛快的把衣服盡數脫掉。

他已開始瘋狂起來。

貞貞比他更瘋狂。

曾十一雖然與貞貞在「練功」，但他不忘自己正在辦正事，當他把貞貞弄至欲仙欲死之時，便想着趁此機會從她口中探問龍泰的行踪，於是在她唇上輕輕一吻，說道：「龍公子昨晚把妳帶到什麼地方去？」

貞貞在喘着氣，狀似辛苦萬分，說道：「這個時候，別說這些掃興話吧。」

二人身體本來緊緊貼着，曾十一聽她說了，忽然把她推開，說道：「妳不說，我現在就走。」

在這個緊張關頭，他出到這個要命的威脅，那還得了？貞貞一驚，忙把他重新緊緊抱着，說道：「他昨晚把我帶到龍山客棧。」

「幾多號房？」

「二樓的乙字號房。」

曾十一知道了龍泰的行踪後，便重新的與她大幹起來。

其實，就算貞貞不說，曾十一也絕不會在這重要關頭急流勇退的。

他們在繼續「練功」，而且練得甚是瘋狂。

* * *

曾十一在翠紅院找不到龍泰，但却有了一個意外收穫，這個意外收穫，並非是他能與貞貞一夕纏綿，因爲他要付出代價的。

這收穫就是他從貞貞口中知道了龍泰住在龍山客棧，更重要的，是他從貞貞口中知道龍泰把萬花兒(李青柔)買回來，原來並非據爲己有，而是相送與人。

他看得出龍泰對萬花兒極之喜愛，以二千兩銀買回來並不奇怪，奇就奇在他竟然以二千兩銀把一個心愛的人買回來，然後又送給別人。

這意味着什麼？是否另有別情？

他知道，龍泰未必仍住在龍山客棧，但爲了能找到他，所以他必定到龍山客棧走一趟。

龍山客棧，是龍山鎮最大也是價錢最昂貴的一家客棧，但龍泰無疑可以消費得起。

曾十一來到龍山客棧，登上了二樓，然後在乙字號房門拍着門。

房門傳來一把低沉的聲音應道：「誰？」

曾十一道：「是伙計。」他冒充客棧的伙計，房內的人聽了，果然把門打開，曾十一見了這開門的人是個粗眉濃鬚的大漢，不禁微一愕然。

大漢見了他，知他並不是店中伙計，也微微一愣，說道：「你是誰？」

曾十一並不理他，忽然閃身進入房門，大漢見了，忙道：「你幹什麼？」

曾十一向房中望去，只見房內的一張床上坐着一個年輕女子，而且有點衣衫不整，除了那女子外，房內並無他人。

曾十一環視房內四週，只見那女子濃粧艷抹，樣貌還有點妖野，曾十一向她一望之際，她竟然報以他一個微笑。

那大漢站在他身旁，見他游目四顧了一會，說道：「你找什麼，看清楚了沒有？」

曾十一回頭對大漢道：「對不起，打擾了。」接着便行了出去。

曾十一行出房外，心中嘀咕：「媽的，難道那婊子在愚弄我？」

當下只徒呼奈何，只好離開。

他來到掌櫃處，心想：「龍泰那小子昨晚住在那間房，現在可能走了。」想着，爲了要証實龍泰是否昨晚入住該房，便向掌櫃處行去。

那掌櫃的見了他，說道：「客官有何吩咐？」

曾十一知道要在一家客棧查問住客的情形，掌櫃是不會說的，但他知道什麼叫做「財可通神」，所以就先拿出一錠銀子塞在掌櫃手中，才說道：「請問二樓乙字號房的住客叫什麼名字？」

掌櫃既收了他的銀兩，眉開眼笑的道：「客官稍等。」便在翻查住客登記册，然後說道：「乙字號房那位客官是姓林的。」

曾十一道：「他住了多久？」

「今晚是第三晚。」

曾十一心中暗罵道：「那婊子果然在愚弄我。」登時明白什麼叫做「歡場女子無眞話」，只好向掌櫃說聲「謝謝」，便行出客棧。

他在街上行了一會，忽然想起在問貞貞有關龍泰的下落時，當時貞貞正在處於「緊急狀態」之下，聽了自己的要脅後，想也不想便說出龍泰是住在龍山客棧的乙字號房，照道理，若果她說謊的話，應該想想才說的，怎會一衝口便說了出來？但那間房的確是住着一個大鬍子。

他又想起，當那大鬍子見了自己之後，神色有點愕然，當自己進入他的房間後，平常情形之下，那大鬍子應該對自己不客氣才對，為何任由自己進入？

房中那個對自己報以一笑的女子，看她面上的化粧，並不似一般尋常人家婦女，因為若果是普通婦女的話，自己與一個男人在房中，當時又衣衫不整，見一個陌生人，闖了進來，應該感到驚訝才對，怎麼會神態如此輕鬆？

他想到這裡，登時明白過來——那個大鬍子其實是龍泰，他面上的眼眉與鬍子其實是為了掩飾其面目而化粧的，而那個女子則是一個妓女，是龍泰在不能無女人相陪之下帶回來的。

他想到那人就是龍泰，連忙快步折回客棧。

他飛快的登上二樓的乙字號房，便急速的拍門。

拍了一會，有人把門打開了，開門的，是剛才那個女子，曾十一忙道：「龍泰呢？」

那女子神情就好似在向他發出引誘，說道：「龍公子剛走了，而且走得很匆忙。」

曾十一有點不信，便閃身進入房內，然後在房中每一個角落找尋，却不見剛才那大鬍子。

他有點洩氣，向那女子道：「剛才那大鬍子是不是龍泰？」

那女子道：「是啊！但不知他為什麼忽然間要扮大鬍子。」

他聽了，連忙衝了出去，希望能在街上碰上龍泰。

但他失望了。

* * *

次天一早。

曾十一夫妻二人及兩名徒弟都起了床，打算去找張遠塵等人，但他還未踏出房外，張遠塵、方無極和葉威揚三人已到來，與三人一起的，還有兩個曾十一未見過的人。

張遠塵向他介紹，原來此二人是衙門中的捕快，其中一人為程威的手下，名叫黃山，另一人則是徐勇的手下，名叫白浪天。

曾十一知道二人身份後，先招呼各人坐下，然後道：「黃兄和白兄正跟着頭兒辦這兩件案，相信也知道一點眉目的。」

葉威揚道：「不錯，正因如此，所以我才把他們帶來見你，希望有所幫助。」

曾十一首先把昨晚龍山客棧見了龍泰，後來被他知機逃脫了一事向各人說了一遍。

張遠塵聽了，說道：「這傢伙果然夠狡猾。」

方無極道：「龍泰在這個時候化粧成一個大鬍子，不敢以眞面目示人，他顯然有點古怪。」

張遠塵道：「頭兒和李總之死會不會與他有關？」

曾十一道：「我就懷疑歐陽捕頭和李勁夫也是他殺的。」

方無極道：「但他為什麼見了你會怕得一走了之？」

「這傢伙以為我是衙門的頂級人物，知我正在查這件案，所以走為上着。」

黃山忽然道：「但程捕頭懷疑陳天俊的被殺是陳家的護院幹的，與龍泰無關。」

曾十一道：「程威憑什麼懷疑是陳家的護院殺了陳天俊？」

黃山道：「那天，我們跟着程威到陳家去調查，後來程威叫陳家的十二名護院各自寫了一張自我介紹書。」

葉威揚道：「程威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他這樣做是想拿他們寫下的自我介紹書來與那封勒索信對筆跡。」

黃山道：「不錯，程威把他們所寫下的介紹書全都帶回衙門，然後拿出那封勒索信對筆跡，一對之下，發覺勒索信的筆跡與其中兩個人很相似。」

曾十一忙道：「是那兩人？」

黃山道：「司馬唐和管不平。」

「後來怎樣？」

「後來程威為了要暗中監視司馬唐和管不平，就和陳萬財商量，派出兩個年老的老捕快混進陳家當僕人，以暗中調查。」

曾十一沉思了一會，望着白浪天道：「徐勇那邊正在調查歐陽捕頭和李勁夫那件案，有什麼進展？」

白浪天道：「徐勇向外間宣佈說歐陽捕頭和李總之死是自相殘殺，其實他是故意向外放假消息的。」

曾十一道：「你的意思是說，徐勇也覺得這件案有可疑？」

白浪天點頭道：「不錯，徐勇一方面向外放出假消息，為的是不想打草驚蛇，好讓兇手沒有防範之心，另一方面則暗中調查。」

曾十一道：「徐勇是否覺得兩件案互有關連？」

「他不敢肯定，只是覺得這件案一定案中有案。」

曾十一道：「無論如何，我都覺得，這兩件案與龍泰有莫大關係，只要能找到龍泰，就有機會水落石出。」

曾十一與黃山及白浪天的話說完了，方無極才開口道：「曾少俠，我師父和李勁夫之死，你懷疑兇手另有其人，又懷疑我師父掌握了陳天俊那件案的重要線索，你果然說得對。」

曾十一忙望着他，說道：「有什麼發現？」

葉威揚道：「原來頭兒曾單獨去過陳家，在陳家取了幾封以前龍泰給陳秀蘭的信帶回衙門，但當晚他就和李總雙雙死

了。」

方無極道：「師父拿了那幾封信，一定是爲了要核對勒索信上的筆跡，然後掌握了重要線索，所以龍泰就把他殺了。」

曾十一忙道：「那幾封信呢？」

方無極道：「程威接手這件案後，就把那些信取去了。」

張遠塵道：「信被程威取去了，那是說，我們根本沒有機會看上一眼。」

曾十一道：「依我看來，這幾封信根本看不出結果來的。」

衆人都道：「爲什麼？」

「若果陳天俊的被綁架勒索眞是龍泰幹的話，龍泰會不會蠢到要親自執筆寫那封勒索信？」

衆人都覺得他說得有理。

曾十一忽然嘆了口氣，說道：「這件事可說越來越複雜了。」

張遠塵道：「你想放棄？」

曾十一道：「我沒有這樣說過。」

「那我們該怎樣做？」

「現在唯一的線索就在龍泰身上。」

葉威揚道：「找到龍泰又怎樣，他爲人如此狡猾，難道他還會承認自己是兇手嗎？」

曾十一正色道：「只要找到他，我就有辦法知道他是否與案有關。」

張遠塵望着他，說道：「你是隨口說說，還是眞的有把握？」

曾十一向他一笑，道：「那你猜猜吧。」

張遠塵道：「你這小子能夠有本事大鬧襄陽城，又令呼延定天一家爲人所殺，看來倒還有點本領。」

「那你是對我有信心了？」

「我對你有信心有個屁用！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對自己有信心才行。」

「我對自己充滿信心。」

葉威揚道：「曾少俠，我們要私自查這件案，其實有很多制肘，倒不如就由衙門去查吧。」

方無極忙道：「不，就是曾少俠不查，我已決定查下去，爲師父報仇。」

曾十一望着他，說道：「但別爲了一時衝動誤了大事。」

方無極點點頭。

曾十一向衆人道：「我們現在馬上到處去找龍泰下落，我在這裡等你們，若發現了龍泰的話，別輕舉妄動，馬上回來告訴我，讓我去對付他。」

衆人對於他的命令竟然很服從。

衆人因何如此服從曾十一？原來衆人都想早日能夠抓到兇手，由於他在鎮上是一個新面孔，不似是張遠塵等人在鎮上爲人所認識，所以，由他查起案來就較爲方便了。

衆人得了他的吩咐後，都相繼離開他的房間，所以房中就只留下曾十一與李青柔兩人。

曾十一獨對着美艷動人的李青柔，忽然間又興起了「練功」的念頭。

＊　＊　＊

由於白浪天與黃山要歸隊進行調查工作，所以打探龍泰下落的人只有張遠塵、方無極、葉威揚、唐非和文一龍五人。

這五人之中，最積極的，就是方無極了。

他爲了要抓到殺害師父的兇手，除了不遺餘力外，也不惜以威逼利誘的手段向鎮上一些流氓份子進行查問。

他雖然是個新丁，但爲了師父，更出到心狠手辣的手段來對付被查問的人，終於在黃昏時份，以十兩銀子從一個流氓口中得知龍泰化了粧住在一家小客棧之內。

方無極知道龍泰下落後，滿腹仇恨，本來就要前去抓人了，但他立時明白，龍泰是否兇手尚是未知之數，更何況缺乏証據？所以他唯有去找曾十一了，希望曾十一能設法在龍泰身上弄點寶貴的証據回來。

＊　＊　＊

以曾十一的性格，當然是沒有可能在一間房內爲了等消息而呆等一整天的，但他可以，因爲他身旁還有李青柔，莫說關在房中一天，即使一年不踏出房外半步也可以。

他夫婦兩人在房中無人打擾，有說不出的纏綿恩愛，曾十一只希望那個殺人兇手早點落網，然後就帶同妻子回鄉，過其只羨鴛鴦不羨仙的幸福生活。

李青柔不但對曾十一溫柔體貼，而且還服侍週到。

此刻，曾十一正爬伏在床上，閉目享受着李青柔替自己捏骨，李青柔那一雙彷似無骨的玉手捏在他身上，只把他弄至靈魂兒也飛上了天外，簡直不知人間何世。

就在曾十一最是受用的時候，此時忽然有人在急速的拍門，但曾十一好似渾然不覺，李青柔則停了手，說道：「十一哥，有人拍門。」

曾十一翻轉身來，說道：「妳去開門吧。」

李青柔溫婉的點點頭，便行前把門開了。

拍門的是方無極，曾十一見了他的神色，好似甚有收穫一樣，忙道：「方兄，是不是有了龍泰的下落？」

方無極連忙說道：「不錯，我打探到龍泰就住在貴賓客棧的十號房，而且還化了個老人裝束。」

曾十一跳起身來，說道：「我馬上去找他。」

方無極道：「我們馬上去。」

「不是我們，是我。」

「你自己一個人？」

「難道要大隊人馬？」

「但這傢伙很狡猾。」

「所以我很担心。」

「担心什麼？」

「我担心他狡猾不過我。」

方無極怔住了。

曾十一道：「你留下來陪我老婆吧，但別碰她。」

「我怎會碰她？」

「我現在馬上就去，我兩個徒弟回來後，就叫大家等我消息好了。」

＊　＊　＊

曾十一逕自向貴賓客棧而去，然後找到了十號房，便在門上拍門。

房內是一把沙啞的聲音：「是誰？」

曾十一把聲線壓得很低，說道：「老兄，要不要找個年輕漂亮的妞兒陪

你？」

房內沒有反應，曾十一知道不能硬闖，以免嚇怕了龍泰，他知道龍泰爲人甚好色，爲了能令他開門，又說道：「你若果不喜歡風騷的妞兒，羞人答答的我也有。」

說完不久，果然有人把門開了，開門的，是一個鬚眉皆白的老人，曾十一正想向他細看清楚，但那老人見了他，神色一驚，想把門關上，曾十一早料到他有此一着，當他把門正想關上之際，曾十一已閃身走了進去，然後才把門關上。

那老人見他闖了進來，大吃一驚，說道：「你，你是强盜。」

曾十一裝作毫無半點惡意之狀，忙道：「龍兄，大事不妙，你和我都大事不妙！」

老人聽他稱自己爲「龍兄」，登時愣住了。

曾十一知他是龍泰，裝作神色張惶的道：「龍兄，你化裝成這個樣子也不是辦法，衙門正在到處找我們，若找到了就大事不妙。」

那個老人果然就是龍泰，聽他說了，終於以本來聲線說道：「爺爺，什麼大事不妙？」

曾十一知他是龍泰，怕他不認，爲了引他露出尾巴，只好裝成慌張的樣子，還說「我們大事不妙，衙門正在到處找我們。」硬把自己也拉下水中，此舉就是不讓他懷疑自己會對他不利，還給予他同病相憐的感覺。

龍泰果然中計，終於自揭眞面目。

曾十一擺出一副委屈的樣子，說道：「龍兄，你可把我害死了。」

龍泰對他未勉仍有點懼意，聽他說了，奇道：「我如何把你害死了？」

曾十一嘆了口氣，說道：「那一晚，你無緣無故給了我五千両銀，此事被上級知道了，所以就追究起來，還懷疑陳天俊是被我殺的，於是到處找我，要把我拉去殺頭，你說我是不是被你害死了？」

龍泰道：「我給你五千両銀，只有你和我知道，你上級怎會知道的？」

曾十一又裝作了一個無奈之狀，又嘆了口氣，說道：「都是我不好，我爲了要逞威風，說錢財來得太容易，就在衙門之內把那張銀票拿來炫耀，唉！世事就這麼巧合，把銀票拿出來後，就剛巧彼上司看見了。」

龍泰忙道：「所以你上司就懷疑你？」

曾十一道：「那還用說，你要知道，五千両不是個小數目，我們做公差的，忽然有了五千両，所以上級就查起來了，一查之下，就查到這張銀票是大勝賭坊發出給龍兄的，但忽然間又到了我手上，所以上級就猜到是你賄賂我了。」

龍泰忽然間向他指責，說道：「既然是這樣，就不是我害死你，而是你害死我才對。」

曾十一「作狀」和吹牛，可以連眼也不眨一下，他面上裝成很內疚的說：「還有，那晚我把萬花兒從你手上搶過來了，就更加大事不妙。」

龍泰有點氣，說道：「萬花兒本來就不是送給你的，但你硬要搶，還闖出個禍來？」

曾十一自責的一拍頭顱，說道：「就是了，衙門派人到翠紅院去查，在貞貞口中知道你把萬花兒買來相贈他人，誰知你贈了給我，所以衙門的人就更加懷疑我了，以致我連衙門也不敢回去，只有到處找你，昨晚我去龍山客棧找你，是想通知你躲起來的，但又找你不到。」

曾十一終於弄清楚，貞貞口中所說「龍公子把萬花兒買回來是送給人的」，原來是事實，但他不動聲息，爲勉惹起懷疑，也不問他買來送誰？

他七情上面的表情，又把一些事實加在謊話之中，只把龍泰聽得信以爲眞。龍泰面上已露出恐慌，說道：「你今次來找我，有沒有被人跟踪？」

「放心，要跟踪我，除非懂分身之術。」

「現在衙門都到處找我們，那如何是好？」

曾十一聽他說得慌亂，已肯定他與陳天俊那件案有關，爲了博取他對自己信任，便道：「六扇門的全都是酒囊飯袋，只要你跟着我，包你最安全不過。」

龍泰語氣對他有點倚賴，說道：「你這樣我就放心了。」

「我要寫封信給我的朋友，先叫他在衙門打點打點，然後叫他想辦法。」

「你的朋友靠得住嗎？」

「若果靠不住，我找他幹嘛？」

「既然這樣，你馬上寫吧。」

那你快拿紙筆墨來。」

龍泰很快拿出了文房四寶，曾十一執起筆，就在紙上寫道：「官報郎，黃金無恙，水清人未來，令我車馬，管全安。」

曾十一在紙上寥寥寫上這些字，龍泰看了，只覺內容不知所云，不禁皺起眉來。

曾十一向他解釋：「我這信是要朋友關照我的，因爲此事事關重大，所以內容不能太明顯，即使此信落入他人手中，也不知信中內容，只怕我那個朋友才看得懂，別人是看不懂的。」

龍泰忍不住讚道：「爺爺果然夠聰明。」

「我馬上就叫人把這封信送去衙門。」

「事不宜遲，應該馬上去。」

曾十一忽然叫道：「不妙！」

龍泰也爲之一驚，道：「什麼事？」

「衙門的人認得我的筆跡，若果這信落入衙門其他人手上就不妙了。」

「那怎麼辦？」

「這樣吧，你執筆照我這封信的內容寫吧，這樣就無人知道此信是我寫了。」

龍泰說聲「好」，果然便執起筆來，正想依照曾十一所寫那封信寫下之際，曾十一忽然又道：「你平日是以右手寫字的是嗎」

龍泰點頭道：「不錯！」

曾十一道：「爲了安全起見，你改用左手寫吧。」

龍泰只好聽他的說話，以左手執筆，很快把那信寫完。

待把信寫完後，曾十一便把那信擠入懷中，說道：「我現在馬上去送信，你在這裏等我，別走開。」

龍泰道：「我等你消息。」

＊　＊　＊

曾十一回到客棧，張遠塵及唐非等人果然都在等他。

方無極見他回來，忙道：「曾少俠，有沒有見到龍泰？」

曾十一道：「見到了。」隨即在懷中拿出騙龍泰執筆寫的一封信出示在衆人面前，衆人見了信中內容，當然不明所以，張遠塵道：「這紙上寫的是什麼？」

曾十一道：「紙上寫的，你們當然看不懂，我要你們看紙上的筆蹟，是否與那封勒索信的相同？」

方無極道：「勒索信的字體如何我已沒有印象，要核對的話，就要求程威了。」

葉威揚道：「這些字是龍泰寫的？」

曾十一道：「不錯，紙上的字眼全都是在勒索信上抽出來的，只有相同的字才容易對出來，我懷疑那封勒索信是龍泰寫的，所以就騙他寫下這些字。」

張遠塵道：「你不是說過綁架陳天俊的人就是龍泰，他也不會蠢到要親自執筆寫勒索信的嗎？」

曾十一道：「不錯，我是這樣說過，因爲龍泰的字陳萬財見過了。」

張遠塵道：「既然如此，那你怎地說那封勒索信是龍泰寫的？」

曾十一道：「龍泰寫給陳秀蘭的信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以右手寫的，但勒索信卻是以左手寫的，左右兩手寫出來的字體分別就很大，龍泰以左手寫那封勒索信，就沒有人看得出來了。」

張遠塵道：「那麼紙上的字是龍泰以左手寫出來的？」

「不錯。」

葉威揚忙道：「既然這樣，我們馬上回衙門去，叫程威把那封勒索信拿出來查對一下就知道了。」

曾十一道：「只要這張紙上的字條與勒索信上的字體脗合，就有足夠証據抓龍泰回來，而且可以馬上去抓人。」

方無極急道：「那還等什麼？馬上回衙門去吧。」

曾十一向唐、文二人說道：「阿非，一龍，照顧師娘，我要去衙門走一趟。」

唐非道：「師父放心，這裏有我和師弟。」

曾十一忽然鄭重的望着二人，說道：「但你們別碰她，知道嗎？」

二人爲之氣結。

＊　＊　＊

曾十一四人便向衙門而去，然後很輕易的找到了程威，接着向程威說明來意。

程威聽了，便拿出那封勒索信擺放在枱上，黃山、白浪天等其餘捕快都起了好奇心，衆人便把那張枱圍起來，然後把勒索信重看了一遍，那勒索信的原文是這樣的：

開首寫上四個大字，就是「不許報官」，內文則爲：「令郎在我手中，現在很安全，若想令郎無恙歸家，三更時份，帶備黃金一千兩，由王管家駕着開篷馬車送到鎮外清水河邊，贖金到手，自然放人，切勿報官，也不要耍任何花樣，我們會有人暗中監視，若多過一個人前來，我們就把令郎殺掉，二更過後，贖金若仍未到手，替令郎收屍好了。」

這封信曾十一已經看過，而且還把內容牢牢的記在心中，他記得，信中「報官」二字出現過兩次，「令郎」二字出現過三次，「贖金」二字出現過兩次，而那個「金」字則出現過三次，所以騙龍泰以左手寫那封「信」的時候，專挑在勒索信出現次數較多的字眼着手，這樣查對起來準確性就較可靠。

當然，他騙龍泰寫那「信」的時候，字數不能太多，否則會惹起懷疑。

程威把那封勒索信放在枱上之後，曾十一也把龍泰以左手所寫的一封信拿了出來，然後與勒索信並放在一起。

衆人向枱上一看，登時不約而同地發出驚異之聲，原來兩封信上的筆蹟果然一模一樣，即是說，那封向陳萬財發出的勒索信，的確是龍泰以左手寫的了。

單憑這兩封信，就有足夠証據拘捕龍泰了。

方無極已可以肯定，陳天俊的被綁架，及後來被殺，是龍泰所幹無疑，很自然的，就聯想到這件案與師父之死有關，所以他已恨得咬牙切齒，叫道：「程捕頭，現在龍泰就在貴賓客棧的十號房，我們馬上去抓人吧。」

程威的一組手下都附和方無極的說話，人人都嚷着應該趁機馬上出動，莫讓他聞風先遁。

程威見衆人一片嘈吵，連忙喝止，衆人果然都靜了下來。

程威忽然瞪着曾十一，說道：「小子，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這張內容不知所謂的廢紙怎樣得來的？」

曾十一愕住了，聽他語氣，好似不相信自己一樣，一時說不出話來。

程威仍瞪着他，面上肌肉跳了跳，叫道：「你以什麼來証明這張紙上的字是龍泰親筆寫的？」

曾十一氣得全身都震了。

程威又道：「你說這紙上的字是龍泰寫的，除了你和龍泰之外，有沒有第三者在場？」

曾十一暗叫「失策！」只好說道：「當時的確沒有第三者在場証明，但我可以保証，這些字的確是龍泰寫的。」

程威道：「所以你就叫我去抓人了？」

「既然他是兇手，你難道不該抓他回來？」

程威冷哼聲，道：「就是此信眞是龍泰所寫，但把他抓回來之後，他會承認嗎？到時被他說我們誣陷他，這個責任誰來担當？」

訛稱自首　奸匪落網

衆人都覺得程威的話有理。

曾十一辛苦得來的重大發現不但不被接納，還討了個沒趣，只有徒呼奈何，無奈的說道：「龍泰是否與案件有關，只要把他抓回來審問一番就知道了。」

程威忽然鐵青着臉，指着他，正色道：「小子，我要對你說，我現在要拘捕你。」

衆人聞言，都驚愕起來，曾十一也呆

了半晌，然後已被氣得身子發抖，說道：「你憑什麼拘捕我？」

程威咬牙道：「就憑你身上懷有那張紙，紙上筆蹟與勒索信相同，我懷疑那張紙上的字是你寫的，即是說，我懷疑你就是勒索陳員外，殺死陳天俊的兇手。」

曾十一頸上青筋暴現，狂叫一聲：「你簡直荒謬！」

程威皮笑肉不笑的瞪着曾十一，說道：「小子，我明白了，這件事根本就是你幹的，你爲了自己洗脫嫌疑，就寫了那張與勒索信字蹟一模一樣的紙，然後嫁禍給龍泰，自己則逍遙法外，你以爲我是小孩子嗎？」

衆人都覺得程威所說的不無可能。

曾十一氣得快將爆炸了。

程威忽然向手下喝道：「來人，把兇手擒下來！」

七八名捕快接了命令，便向曾十一撲了過去，葉威揚等人見了，不禁呆若木鷄。

曾十一爲了這件案而無條件的四處奔波，爲了只是希望能抓到心中極爲欽佩的歐陽抉的兇手，詎料辛苦一場，還被無辜地寃枉，端的做夢也想不到，他自問清白，豈會束手待擒？見一衆捕快撲了過來，連忙出手還擊，衆捕快武功都平凡之極，全被他打得四脚朝天的倒了下去。

程威見手下不是他對手，連忙抽出佩刀，喝一聲便向他砍了過去。

曾十一見他攻了過來，他雖然赤手空拳，但並不怕程威，可是他知道此處是衙門重地，鬥下去，決計逃不了，若果引來更多人的話，到時被擒了下來，被捉到公堂審訊，就憑那張紙上的字蹟，說不定會被判以死罪，到時就眞的死得寃枉了。

他想到被抓到後的後果，也不敢再纏下去，避了程威幾刀後，便抽身奪門而逃，其餘捕快見了，都相繼追了出去。

葉威揚、方無極及張遠塵三人雖然對曾十一認識並不深，但深信他不會是殺人兇手，見捕快追向他，三人心意相同，都想助他逃走，方無極便借故攔住衆捕快，說道：「這人武功很高，你們不是他對手，讓我們去追吧。」說着，便假意向曾十一追了過去。

程威那會放過？也握着刀，赤紅着雙眼追了出去，張遠塵見了程威追向曾十一，知道若被追上了可就不妙，待程威一起步之際，悄悄的伸出右脚向程威一絆，程威一個不留心，脚下絆了個正着，登時向前跌了下去，張遠塵見他一跌，裝成大吃一驚，連忙上前把他扶起，說道：「程捕快怎地如此不小心？」

程威怒氣冲冲的站起身來，只見有兩顆門牙從咀裡掉了下來，隨即咀裡源源流出牙血，原來他一跌之下，剛巧撞脫了兩顆門牙。

程威怒極，忽然一掌摑在張遠塵面上，喝道：「可惡！」便想向曾十一追去。

張遠塵有心放曾十一走，忙拉着程威，程威被他一拉，怒叫道：「你做什麼？」

張遠塵也不示弱，叫道：「你爲什麼打我？」

程威雖怒，但爲了要追捕曾十一，也不與他計較，便又追了上去，張遠塵連忙把他去路攔住，雙手叉着腰，說道：「我問你爲什麼打我？你還沒有答我，別以爲你是捕頭就可以欺負我們這些無名小卒，我可不是好欺負的。」

程威知道張遠塵的性格如此，卻不知道他如此纏着自己是有心放曾十一走的，他已被氣得頂上冒煙，大叫道：「滾開！」

張遠塵在衙門之內除了怕一個李勁夫外，任何人他也不怕，何況是程威？他見擾攘了一會，猜想曾十一在方無極和葉威揚的掩護下已去得遠了，即使程威再追也追不上的，所以就裝成很害怕一樣，便站在一旁了。

程威把跌脫兩顆門牙的賬都算在曾十一身上，是以更顯得怒氣冲天，擺脫張遠塵後，便快步追了出去。

張遠塵知道曾十一已去得遠了，望着程威的背影，想起把他害得丟了兩顆門牙，忍不住笑起上來。

* * *

曾十一雖然在方無極與葉威揚幫助之下走脫了，可是已然把他氣得暴跳如雷。

當回到客棧房中後，唐非和文一龍見他怒氣冲冲獨個兒回來，都相繼愕然。

他一股腦兒的坐在櫈上，只覺滿胸憤怒，忽然向唐、文二人一瞪，說道：「你們有沒有碰過師娘？」

唐、文二人一驚，唐非道：「師父，我們怎會卑鄙到連師娘也碰？」

李青柔見他一肚子寃氣，走到他跟前，柔聲道：「十一哥，什麼事？」

曾十一見了她眼波流動，樣子又柔情似水，這才稍爲下了點氣，當下把在衙門的遭遇說了一遍。

唐非聽了，說道：「師父，你也難怪程威這樣懷疑你的，因爲當時的確沒有証據証明那張紙是龍泰寫的。」

提起此事，曾十一又氣上心頭，一拍案頭，咬牙道：「龍泰，我就不信找不到証據來証明你是殺人兇手。」

文一龍道：「現在這件事鬧到這個地步，若果事情被龍泰知道了，他遠走高飛怎辦？」

曾十一忙道：「一言驚醒夢中人，趁龍泰未知道這件事之前，你們馬上去找他來見我。」

唐非也道：「對，龍泰還在貴賓客棧等師父的消息，相信還未離開，待我們馬上把他找來見師父，然後設法令他承認是兇手。」

曾十一道：「事不宜遲，馬上去，見到龍泰後，你們對他說，爺爺現在被衙門追捕，不宜見他，然後帶他來見我。」

唐、文二人當即坐言起行，便向貴賓客棧而去。

曾十一心中當然仍很憤怒，但在李青柔的柔情蜜意慰解之下，很快又把不快事忘了。

李青柔知他被人追捕，回來時已很疲倦，便又叫他躺下來，以一雙玉手替他揑骨。

曾十一全身被她揑得舒服無比。

李青柔一雙玉手在他全身上下游走，又把他弄出慾火來，心中又起了「練功」的衝動，忍不住把她抱在懷中，李青柔被抱得全身都酥軟下來，也有了强烈的需要。

曾十一正想替李青柔寬衣解帶之際，此時有人在拍門，他心中暗叫一聲「掃興」，便應門道：「是誰？」

房外的人道：「師父，是我一龍。」

曾十一聽他語氣有點不尋常，忙叫李青柔把門開了。

門一打開，文一龍氣急敗壞的走了進來，說道：「不好了，師父！」

曾十一見他那緊張的神態，急道：「發生什麼事？」

文一龍喘了喘氣，道：「我和師兄去到貴賓客棧的時候，見客棧門外有很多捕快……」

曾十一不讓他說完，搶着道：「那些捕快去抓龍泰？」

文一龍道：「當初我也是以爲是這樣，但查清楚了，原來不是。」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龍泰和他的兩個朋友，杜奇和周坤在客棧被人殺了。」

曾十一忙跳起身來，叫道：「眞的？」

文一龍望着他，說道：「是眞的，師兄仍留在現場，我便馬上回來通知你。」

殺陳天俊的兇手，嫌疑最大的就是龍泰，現在龍泰和兩個朋友竟然爲人所殺，而程威又懷疑陳天俊那件案是曾十一幹的，龍泰既死，曾十一要洗脫嫌疑就更難了，所以他聽聞龍泰死訊後，大爲緊張起來，又叫道：「你到底有沒有查清楚？」

文一龍道：「應該不會錯的。」

曾十一有點不相信，說道：「我要親自去看一看，我們馬上去吧。」回頭對李青柔道：「香兒，妳在這裡等我，我很快回來的。」

李青柔道：「我自己一個人留在房中，有點怕。」

曾十一柔聲道：「不要怕，早點睡覺吧，睡着了就不會怕了。」

李青柔只好點了點頭。

* * *

曾十一與文一龍很快來到貴賓客棧門前，先找到了唐非，然後問道：「阿非，那龍泰、周坤和杜奇眞的死了？」

唐非道：「捕快都是這樣說的。」

「屍體抬出來了沒有？」

「沒有。」

此時，白浪天也已看見了曾十一，連忙向他行前，向他輕聲道：「曾少俠，程威正到處找你，你要小心一點。」

曾十一好似全不關心自己，忙問道：「龍泰死了？」

白浪天道：「不錯，他和杜奇、周坤就死在十號房中，剛才我進入房中看過，的確親眼看見一個老人和兩個年青人死在房中，那兩個年青人就是杜奇和周坤，那個老人原來是龍泰化粧扮成的。」

「他們怎樣死的？」

「他們三個人同樣都是被人割斷咽喉而死。」

曾十一聽了，登時想起李勁夫也是被割斷咽喉致死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殺他們的人會不會是殺李勁夫及歐陽抉的同一人？

曾十一忽然向客棧大門走了過去，白浪天連忙把他拉住，說道：「你不能去的，客棧之內有很多公差。」

曾十一道：「我要親眼看一看，你放心，我不會被人發現的。」

白浪天見他似乎甚有信心，便任由他過去。

曾十一曾經進過十號房，他知道十號房臨後街處有一個窗門，所以就向後街行去。

十號房就在二樓，曾十一來到後街，便攀窗爬上三樓，然後利用三樓的窗台，以雙脚勾着三樓的窗台，倒吊着身體望向二樓的十號房內。觸目處，只見房門前有公差把守着，而房內則聚着一名捕頭和四名公差，另外還有一個穿着便服的中年人在檢視屍體的傷口。

在燈光照耀下，發覺三名死者之中，其中一人確是龍泰，他頭上的白色假髮及面上鬍子都被撕了下來，看來顯然是辦案人員爲了証實他是否龍泰而撕下來的。

曾十一當初聽到龍泰死了，也有點不信，還以爲是程威故佈疑陣來引自己上當，但當他親眼見了龍泰的屍體就不得不信了。

到底是誰把龍泰和他兩個朋友殺了？兇手殺人動機何在？曾十一當然很想知道。

隨着龍泰之死，此事就更加撲朔迷離起來，而曾十一殺陳天俊的嫌疑也更大了。

他知道不能再作逗留，若被人發覺就更加不妙，所以他非要盡快離開不可。他更告訴自己也不能再在那間客棧住下去，若被程威知道他的下落也一樣不妙，因此

讀者們請注意：

臥龍生先生編撰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已鐵定於九月七日第廿七期
繼續刊載，敬希垂注！

他決定馬上帶同妻子和徒弟匿藏起來。

他回到地上，找到唐、文二人後，便向居住的客棧而去。

他回到客棧，先叫唐、文二人回房收拾一切，然後離開，吩咐二人後，便向自己房間而去。

他在房外拍了會門，但良久竟沒有人回應，只道妻子睡着了，又拍了一會，仍舊毫無反應，心中不期然升起一陣恐慌，便向房內叫道：「香兒，快開門。」

仍舊沒有反應，心中更急了，此時也不理許多，便把門一撞而開。

門一打開，他連忙快步衝入房中，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房中臨街的窗門打開了，再朝地上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眼底出現的，竟是李青柔滿身鮮血的躺臥在房中的地板上。

這幕光景對他來說，無疑晴天起了個轟天的巨大霹靂，他狂叫一聲「香兒」，便向李青柔撲了過去，然後把她抱起。

李青柔已毫無半點氣息，她已死了，曾十一抱着她在大聲痛哭。

這一陣痛哭之聲，也把鄰房的唐、文兩人驚動了，二人一個驚覺，隨即奔了過來，一進入房中，只見曾十一抱着滿身鮮血的李青柔痛哭起來，二人大驚失色，唐非忙叫道：「師父，發生了什麼事？」

曾十一對李青柔的愛極深，此時已傷心得死去活來，道：「香兒死了！」

文一龍脫口叫道：「是誰把師娘殺了？」

唐非忽然在地上有所發現，向地上一指，說道：「師父你看！」

曾十一傷心到了極點，朝他指上一看，淚水模糊中，只見地上歪歪斜斜的以血寫着幾個字，這幾個字明顯是在乏力之下寫成的，這些字就是一個「一」字，一字下邊明顯是個「夕」字，在夕字右下邊明顯是個「亡」字，亡字之下是個「人」字，接着那個顯然是一個「了」字，這幾個字就是「一夕亡人了」。

曾十一見了這幾個字，知道是李青柔臨死時寫的，但「一夕亡人了」五字是什麼意思？

他雖然傷心得五臟俱裂，但見了這五個字之後，知道是李青柔臨死以血把字寫下，顯然是給自己一點提示，他緩緩的把李青柔放下，先叫文一龍把燭台拿了過來。

他雖然傷心，但保持冷靜，把李青柔放下之後，在燈光照耀之下，此時才發覺，李青柔衣衫不整，褲子也被褪了下來，他先叫唐、文二人別轉了臉，才檢視了一下李青柔的下體，一看之下，登時知道她臨死前曾遭受過強姦——兇手先姦後殺。

曾十一悲憤交集，全身也顫抖了起來，面容甚是恐佈，然後含淚的把李青柔褲子穿回。

他握着李青柔那一雙冰冷的手，傷心得面容也扭曲了。

唐、文二人也傷心得搖頭嘆息起來。

曾十一又抱着李青柔的屍體，哭道：「香兒，妳死得好慘，我要爲妳報仇。」

唐非向李青柔的左手望去，發覺她左手五隻手指的指甲都藏有血漬，連忙把這個發現告訴曾十一。

曾十一聽說，連忙握起李青柔的左手，一看之下，果然看見她五隻指甲中都染了血，尤其是甲縫更加明顯，他立時明白過來——兇手向她施暴時，她加以反抗，左手在兇手身上用力一抓，便把兇手抓傷，兇手傷口流下的血就染在指甲上了。

正當曾十一傷心得目眥俱裂的時候，此時忽然大批捕快闖了進來，爲首的卻是程威。

房門沒有關上，所以捕快們很易便走了進來。

原來曾十一見了妻子遇害那一刹那的一陣痛哭，驚動了其餘住客，一些好奇心重的住客便循聲找了過來，向房內一望，知道發生了命案，於是有人報了官，程威接報後，便領着手下前來調查了。

程威一進入房中，便看見一個人抱着一個血人在痛哭，叫道：「什麼事？」

曾十一抬起頭來，見滿房都是捕快，見了程威後，更暗吃一驚，隨即叫道：「我妻子被人姦殺了。」

程威見他抬起頭，這才知道是曾十一，說道：「小子，原來是你？」

曾十一傷心的行到程威面前，流着眼淚道：「程捕頭，我妻子被人姦殺了，你要替我抓到兇手，替我妻子報仇。」

程威鐵青着臉，說道：「這件事我自然知道怎樣去做，但我懷疑你是殺陳天俊的兇手，我要把你拘捕。」

到了這個地步，曾十一還被冤枉，那有不瘋狂之理？狂叫道：「你他媽的程威，我操你娘親，操你祖奶奶，我那裡有殺人？你胡說八道什麼？」

程威怒極，目露兇光的抽出腰間佩刀，咬牙道：「臭小子，今晚我就把你宰掉。」說着已一刀砍了過去，曾十一也怒了，便瘋狂迎了上去，程威見他連捕頭也敢打，連忙向手下喝道：「一齊上！」衆捕快領命，也握刀向曾十一師徒三人一湧而上。

程威爲了要洩心頭之恨，已決定把三人殺掉，因爲他知道，就算殺了曾十一三人，自己也不會有罪，因爲犯人拒捕，還動手毆打公差，所以他大可以放心殺人了。

程威武功不弱，刀法更加凌厲，曾十一三人赤手空拳，而且捕快人多，知道無論如何也不是對手，於是鬥得難分之際，便向唐、文二人一喝：「風緊，扯呼！」說完，便向窗外飛了出去，唐、文兩人也知情勢危急，也跟着他撲出窗外。

當三人落到街上之後，走了幾步，其餘捕快也紛紛從窗外跳了下來，曾十一見追兵人數衆多，便向唐、文二人道：「大家分頭而走，然後在清水河邊的叢林邊會合。」

二人應聲「好」，便各自覓路而逃。

程威見他們分三個方向而走，便點撥了三名捕快追唐非，三人追捕文一龍，自己則帶着二人追捕曾十一。

曾十一的輕功底子也不弱，腳頭走得甚快，加上他的爲人頭腦靈活，又古靈精怪，所以，在黑暗中很輕易地把程威擺脫了。

唐非和文一龍在未拜曾十一爲師之前，是在黑道中打滾的，幹的都是打家刦舍

的勾當，而且二人還坐過牢，對於被公差追捕可以說是經驗豐富，很有逃命的技巧，所以也很機智的擺脫了從後追捕的捕快。

* * *

龍山鎮的治安本來也很太平的，但在十天八天之內竟然發生了連串的命案，也不得不令人担心治安會惡劣下去了。

先是陳天俊被綁架勒索，後來被撕票，繼而是李勁夫和歐陽抉雙雙被殺，這兩件案表面上看來是互有關連，隨即在同一個晚上，龍泰和兩個朋友又爲人所殺，這會不會和上述兩件案有關？龍泰之死或者會與那兩件案有關，但是「前翠紅院妓女萬花兒」之死又如何解釋？

表面上，李青柔被姦殺內情很簡單——兇手垂涎李青柔的美色，因而起了歪念，兇手趁着曾十一與徒弟離開之際，便潛入李青柔房中，然後加以施暴，但她反抗，兇手便把她殺了，可是李青柔之死會不會與上述三件案扯上關係？

衙門要查這件案，就從兩方面着手，就是李青柔手甲上留下的血跡，和地板上以血寫成的五個字——「一夕亡人了」。

辦案人員已可以肯定，李青柔指甲上留下來的血跡，是反抗時抓在兇手身上染上的，即是說，兇手身上留下了五條血痕，但李青柔這一抓，抓在兇手身上那一部位？照正常情形下推測，這五條血痕的位置有三個！第一，就是兇手的面上；第二，是前胸；第三個可能性就是背部。

至於在屍體旁邊留下五個字「一夕亡人了」是什麼意思？

這五字表面上是李青柔臨死前以右手食指醮血寫成，但會不會是兇手故佈疑陣寫下的？

「一夕亡人了」這五字看似毫無意思，辦案人員懷疑是李青柔想對曾十一說：「一夕夫妻，人已亡了。」除了這個解釋外，字中含意會不會另有所指？

方無極、張遠塵和葉威揚三人知道在同一個晚上竟然分別發生兩宗命案，死者共有四人，當然也感到很震驚，同樣的，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李青柔那件案上，因爲他們是曾十一的朋友，而李青柔則是曾十一的妻子之故。

從陳天俊被殺開始，直至李青柔的離奇被殺，這四件命案無論是否有關連，但事情已越來越複雜。

四宗命案都有所屬單位調查，程威接了陳天俊那件案後，又遇上龍泰被殺，上級懷疑兩件案互有關連，因而一併交由程威處理，而徐勇仍舊負責歐陽抉與李勁夫那件案，至於李青柔那件案，表面上與另三件案無關，所以交由另一組人員調查。

徐勇覺得，除了李青柔那件案外其餘三件案可能互有關連，因而也徹夜趕到龍泰被殺的客棧調查了一個晚上。

龍泰和朋友都是被割斷了咽喉致死的，兇手出手極之狠辣。

徐勇向客棧的其餘房間的住客調查過，問住客們問及案發前有否聽過十號房傳來打鬥聲或任何爭吵之聲，但住客們都表示，案發前和案發後都顯得很平靜，並無異樣，後來一個客棧伙計推門進入他們房中才揭發了這案。

徐勇當然不會放過那個揭發命案的伙計，但召來問了一輪話後，都得不到半點端倪。

既然案發前和案發後都顯得如此平靜，這事說明了什麼？

龍泰三人明顯是在毫無反抗下被殺的，這說明了一點，兇手與他們都熟悉。

程威推測，兇手進入龍泰房間後，在他們三人毫無防備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以刀或劍割斷咽喉，所以事前是沒有發生過打鬥，死者也沒有爭扎，然則兇手殺他們的動機何在？

從兇手殺他們的手法看來，三人的死法都與李勁夫相似，這一點是否意味着李勁夫的兇手與殺龍泰三人的兇手是同一人所爲？

若果這個推測正確的話，這兩件案也極有可能涉及陳天俊那件命案，因爲歐陽抉生前正在全力調查這件轟動一時的案件。

* * *

程威當然很忙，徐勇也空閒不下來。

第二天，二人又在衙門的辦公房在商討這三宗案件，最後，程威所得的結果就是！「我懷疑這三件案都是狂俠曾十一幹的。」

徐勇聽他說了，說道：「程兄何以有這個想法？」

程威隨即拿出兩封信，一封就是陳萬財所收的勒索信，另一封則是曾十一騙龍泰以左手所寫的一封。

徐勇看了龍泰以左手所寫的一封後，當然不明信中內容，所以程威向他解釋：

「曾十一向陳員外勒索，又殺了陳少爺，他知道歐陽抉查得緊，所以就使計把歐陽抉和李勁夫殺了，然後佈置成他們互相殘殺，以轉移注意力，由於歐陽抉生前懷疑陳天俊是被龍泰殺的，所以曾十一想嫁禍於龍泰，因而寫下這封內容不知所云的信，騙我說是龍泰寫的，但我並不中計，而且他可能有不可告人的事被龍泰和兩個朋友掌握了，所以就殺人滅口。」

徐勇說道：「殺李勁夫和歐陽抉的兇手計劃都很週詳，而這個曾十一在傳說之中是個詭計多端的人，這事與他有關也說不定。」

「據陳家交付贖金的王管家說，當晚陳天俊被綁架勒索，前往收取贖金的，共有三人，這三人一定就是曾十一師徒三人。」

徐勇接口道：「還有，萬花兒在翠紅院的身價值二千兩銀，但她後來却跟着曾十一，據我們調查所得，萬花兒是被龍泰以二千兩銀買來送人的，龍泰要送的人是否就是曾十一？又爲什麼要送給他？」

程威道：「所以我就懷疑，曾十一與龍泰之間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密切關係，後來曾十一恐怕他把事情揭破，因而殺人滅口，以去後顧之憂。」

徐勇沉思片刻，忽然道：「這事有一點很值得懷疑。」

「那一點？」

「既然綁架陳天俊的人是曾十一，事後曾十一收了贖金，正是身懷巨款，他要替萬花兒贖身大可以親自去翠紅院，何以還要龍泰相贈？」

「很簡單，曾十一不是一個時常涉足妓院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萬花兒這個人的存在，龍泰爲了要討好他，就把萬花兒買回來相贈。」

「那麼龍泰爲什麼把萬花兒送與他？」

「這點就是他們關係微妙之處。」

當然，這二人不清楚何以萬花兒會成爲曾十一的妻子，更不明白此事的前因後果，否則也用不着諸多推測。

徐勇想了一想，說道：「事情看來不會如你所想這麼簡單，可能內情很複雜，所以我們不宜過份集中在曾十一的身上。」

程威道：「現在唯一線索就是這小子身上，若果他眞與事情毫無關係，那麼我們就毫無頭緒了。」

徐勇道：「曾十一這人的名字我也聽過，這人雖然放蕩不羈，嬉皮笑臉而又古靈精怪，但江湖傳說中，說此人也很有俠義心腸，他會不會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

「傳說歸傳說，總之我懷疑三件案都與他有關連，甚至萬花兒之死也與他有關連。」

「你是說萬花兒也是他殺的。」

「這倒未必，我懷疑他爲了此事而開罪了別人，他的仇人就向他的妻子先姦後殺，實行來個大報復。」

「若果如你所說，綁架陳天俊的人是他們三師徒，他們收了贖金後爲什麼仍留在此鎮上，而不遠走高飛？」

「難道你忘了一句說話？」

「什麼說話？」

「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

徐勇倒是無話可說。

程威狡黠的面容忽然顯出一點惡毒之色，道：「我馬上就廣佈人手，務要把他們師徒三人抓到爲止。」

* * *

歐陽抉死後，手下一組人由於新上司仍未上任，所以很多組人都被上級指派到街上執行巡邏任務。

方無極與林天雄及任華山三人被編成一組在街上執行巡邏任務，三人行了一會，忽然有一小童向他們迎面行了過來。

那小童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忽然在懷中取出一封信，望着方無極道：「無極哥哥，有人叫我把這封信交給你。」

方無極一皺眉頭，接着在那小童手上接過那一封信。

那小童把信交到他手上後，隨即走了。

方無極拿了那封信，只見信封上寫着：「方無極啟」四字，一時間也想不起何以會在街上收到一封信。

任華山和林天雄見他拿着這封信在端詳着，任華山忍不住道：「無極，你把信拆開看看就知道是誰寫給你的了，何必在猜測？」

方無極便把信拆開，打開信箋一看，只見寫着：「方兄，見信後速與張兄和葉兄前來鎮外文武舊廟一見，曾十一。」

任華山和林天雄見了這信內容，不由脫口叫道：「是曾十一？」

方無極知道曾十一此刻正被程威廣佈人手追緝，處境可說十分危險，看了信後，不禁呆了一會。

任華山望着方無極，說道：「曾十一要見你爲什麼事？」

方無極搖了搖頭。

林天雄道：「曾十一正被程威下令追緝，無極，這個時候你不宜見他，免遭人懷疑。」

方無極忽然叫道：「但他是我朋友。」

林天雄道：「在這個時候，他爲什麼要見你？」

方無極道：「他一定有難言之隱，我一定要見一見他。」

任華山道：「若被人知道了，豈非大事不妙？」

「我去見他會秘密進行，總之你們不要把秘密洩漏出去，就不會有人知道。」

任華山道：「他現在被程威懷疑是殺人兇手，我也相信他是清白的，站在朋友立場應助他一臂之力，但你根本帮不了他，說不定還會害了自己。」

「你不必多說，我現在馬上去找葉威揚和蠻牛(張遠塵)。」說完便一股腦兒的向另一邊行去。

任、林二人見了他似乎有點衝動，不期然面面相覷起來。

* * *

文武廟原來是一間香火鼎盛的廟宇，但由於廟宇本身已有過百年的歷史，所以甚是殘破，後來陳萬財拿錢出來另覓新址再建另一間新廟，所以舊有的文武廟就被荒廢了。

曾十一師徒三人逃過公差的追捕，三人在清水河附近會合後，就覓了文武舊廟作爲棲身之所。

三人在文武廟住了一晚，恐怕被公差找了上來，所以三人都戰戰兢兢的渡過。

李青柔死後，曾十一自是很傷心，他甚至激動到嚷着要去衙門停屍間見亡妻一面，要不是兩名徒弟極力阻止，他早就到鎮上自投羅網去了。

他的情緒仍舊不能平復下來，唐非和文一龍只好在廟內加以看管，俟他有激動時，就加以制住，然後二人輪流在廟外把守着，實行隨時逃避公差的追捕。

中午時分，曾十一忽然叫唐非到鎮上買來文房四寶，說要寫一封信給方無極，叫他和張遠塵及葉威揚前來相見，唐、文二人都不知他爲何要見他們三人，但他不說，也不追問，唐非只好在鎮上買了他所需的文房四寶。

曾十一傷心過後，似乎又回復了冷靜，他之所以叫唐非前往鎮上購物，是因爲唐非還未成爲觸目的人物，而且他爲人又較文一龍精明，就算有事也易於解決，所以他對唐非較爲放心。

唐非昨晚被公差追捕時是在黑夜，公差們大多認不出他的樣子，所以他也很放心的往鎮上去。

曾十一把信寫完後，就吩咐唐非親手交與方無極，唐非走到鎮上，本來想直接把信交與方無極的，但他在光天白日之下公然在街上出現，心裡難免還有顧忌，所以就用幾個銅錢叫一個小童把信交給方無極、

* * *

方無極、葉威揚及張遠塵三人依照曾十一信中所示，逕自向文武舊廟而去。

在廟外把風的唐非遠遠見了三人，連忙走入廟內對曾十一說了，曾十一聞說，忙走出廟外相迎。

六人在門外相見後，張遠塵劈口就說：「十一，大事不妙，衙門正在通緝你。」

曾十一道：「這件事我已知道了，所以就叫你們來商量一下。」

葉威揚道：「商量什麼？」

曾十一道：「我想去自首。」

三人聞言，都相繼愕然起來。

張遠塵叫道：「小子你瘋啦，這件事與你毫無關連，自什麼首？」

曾十一道：「若果不自首，難道你要我藏頭藏尾的做人？」

方無極道：「但你是清白的，若果自首的話，一經審訊，表面証據成立，你就必死無疑，那不是死得無辜嗎？」

葉威揚道：「無極說得對，若果你死了，眞兇就可以逍遙法外。」

曾十一說得很堅決道：「你們不必多說，我叫你們來相見，目的就是想對你們說，我要去自首。」

唐非忙道：「師父，你絕不能這樣做。」

文一龍也急道：「不錯，師父，你不是一個蠢材，怎會今次却蠢到如斯地步？」

曾十一道：「做人偶然愚蠢一次又有何防？」

張遠塵道：「但你今次却蠢得離奇。」

方無極忽然道：「曾少俠並不蠢。」

衆人都「哦」一聲望着他。

方無極拍拍曾十一的肩膊，一點頭，說道：「曾少俠，你去自首吧。」

衆人又一陣愕然，看看曾十一，又看看方無極，一時間也不知他們心中作如何盤算。

方無極當然也不是蠢材，但他忽然間不但贊同曾十一去自首，還從旁鼓勵，衆人都覺得二人心中一定另有打算。

曾十一和方無極性格不同，但有一點相同之處，就是二人都是聰明人，但這兩個聰明人，忽然間一個作了個愚不可及的決定，一個則作了一個莫名奇妙的鼓勵，難道心中眞的另有打算？

二人都好似明白對方的心事，相望了一眼後，互相一點頭，曾十一才道：「你們先行回去，我隨後就去衙門自首。」

張遠塵怔怔的望着曾十一，說道：「你眞的去自首？」

曾十一道：「假不了。」

張遠塵望着曾、方二人，道：「你兩個小子是不是瘋了？」

曾十一沒有回答。

葉威揚站在一旁，只覺得曾十一這個決定，透着古怪。

唐非和文一龍似乎與曾十一心意相通，所以也沒有說話。

＊　＊　＊

傍晚時份。

曾十一獨個兒堂而煌之的向鎮上而去。

他還未到衙門，走在大街上，已被巡邏的公差認了出來，那四名在街上巡邏的公差見他忽然出現，神色大爲緊張，四人都知他武功不弱，都不約而同地抽出腰間佩刀，然後把他圍住。

曾十一此行是向衙門自首的，當然沒有反抗之心，見被公差圍住了，便把雙手向前一伸，說道：「你們鎖我回去吧。」

四名捕快不禁愕然，都不相信他會束手就擒，還以爲他在使詐，所以一時間也不敢上前鎖他。

曾十一見他們在遲疑，又說道：「把手銬拋過來，我自己鎖自己，那你們可以放心了吧？」

捕快們面面相覷了一會，同樣的都不相信他會如此輕易就範。

曾十一有點不耐煩了，說道：「你們不鎖我，那麼我只好親自去衙門了。」說完，也不理會四人，便大模大樣的向前行，看神態就好似那四名捕快不在自己面前一樣。

那四名捕快見他不把自己放在眼內，心中有點怒意，其中一人叫道：「大胆，你竟然拒捕？」

曾十一也不與他多說，便又向前行，捕快們見了，其中一人叫聲：「上」，便握刀向他撲去，曾十一見他們撲來，也不反抗，只好停了下來，而且又把一雙手向前伸出，大有任人爲所欲爲之意，豈料他一停下來，四名捕快已相繼湧至，接着就向他拳打脚踢。

他雖被四人圍毆，仍沒有還手，口中只叫道：「別打啦，我是來自首的。」

四名捕快早就當他是殺人兇手看待，正是惡貫滿盈，一個惡貫滿盈的人說要自

首，會有人相信嗎？起碼那四名捕快都不相信他會去自首，所以對他的說話都充耳不聞，還以手中佩刀的刀柄向他痛毆下去。

曾十一在毫不反抗之下被這樣毆打，當眞一肚子是火，見四人仍無停手之意，也不由不怒了，他怒得雙眼赤紅，忽然大喝一聲，便出手還擊，不消一刻，已把四名捕快打得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

那四名捕快見他拒捕，還出手毆打捕快，那有不怒之理？四人先前還是以刀柄打他，此刻也不客氣了，相繼站起身來後，便握刀向他砍了過去。

捕快們的武功都甚平凡，曾十一那把他們放在心上，待四人衝過來之際，便身形一欺的迎了上去，接着雙腿前後左右的踢出，只一會工夫，又把四人打倒在地上。

他打倒四人後，也不追擊，只站立着。

四名捕快又站起身來，接着又握刀攻了上去，曾十一先看準一人來勢，向前一衝，以擒拿手法扣着其中一人的右手，接着在那人手上搶過佩刀，以架開其餘三人的刀，然後飛快的一刀架在那人頸上，喝聲：「給我滾！」其餘三名捕快見同僚落在他手上，大吃一驚，只好向後退了下去。

那個被刀架着頸項的捕快想起他殺了多條人命，而且又心狠手辣，登時嚇得雙腿發軟。

曾十一制住那人後，也不多說，隨即在他腰間扯下銬鎖犯人的鐵手銬，便把自己雙手銬上，然後掉下手中的刀，說道：「你們把我帶回去吧。」

捕快們見他棄下了刀，又把雙手銬着，知道已無反抗之意，想起剛才被打，心中憤怒，於是想趁此機會報仇，便又一湧而上。

曾十一已知他們想趁機報復，見他們如此不知進退，更爲憤怒了，見他們衝過來之際，便又雙脚齊飛的踢向四人，那四人雖然都有刀在手，但仍不是他對手，一樣被踢得飛出丈外。

此事在大街之上上演，街上行人衆多，捕快與人發生打鬥，當然不是普通打架事端，所以街上圍觀的人自然不計其數了。

圍觀人羣先不理曾十一是何許人，但見四名捕快做法顯然有點過份，看不過眼的大有人在，那四名捕快被踢倒後，重新站立住，正想握刀砍向曾十一，圍觀人羣立時爆出一陣噓聲，有人叫道：「衙門的人怎地如此不講道理，人家把自己雙手鎖上了還要打人？」

其中一名捕快向旁觀者叫道：「你們知不知他是誰？」

有人叫道：「他是誰？」

那捕快道：「他就是殺死幾條人命的兇手，曾十一。」

圍觀人衆立時發出一陣驚異之聲，有人叫道：「原來他就是殺人兇手曾十一？」

另外有人高聲叫道：「縱使他是殺人兇手，我剛才聽他說要去自首的，又把自己鎖上了，那爲什麼還要打人？」

有人附和道：「不錯，他根本毫無反抗之心，你們還要打他，難道不覺得過份？」

曾十一也向旁觀者高聲叫道：「你們現在可知道了，原來做公差的可以隨便打人，誰若是有打人癮的話，我倒勸你們應該馬上去當差，這樣就可以奉旨毆打任何人了！」

四名捕快聽得面紅耳赤起來。

曾十一瞪着捕快們，正色道：「怎麼樣？我雙手鎖上了，你們四個人有兵器在手也不是我對手，還想向我動手，你們難道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

旁觀者聽曾十一說了，立即拍掌叫好起來，那四名捕快知道自討沒趣，在衆目睽睽之下，只覺無地自容，恨不得找個洞鑽了進去。

曾十一又對他們道：「還打不打？若果打的話，就只管放馬過來，若果不打的話，你幾個毫無人性的烏龜王八蛋，就把我帶回去吧，回到捕房之後，就把我四肢綁起來，然後對我爲所欲爲好了。」

捕快們當然已不敢動手，心中的確想着要把他帶回捕房，然後痛痛快快的揍他一頓，但他們心事却被曾十一揭穿了，所以當時面色甚是難看。

曾十一向他們一瞥，說道：「自取其辱。」

捕快們心中更加難受，唯有對曾十一說道：「那麼請你跟我們回去吧。」

曾十一心中甚是暢快，當下便被押着向衙門而去。

＊　＊　＊

方無極、張遠塵和葉威揚三人本來已過了值班時間，但三人知道曾十一要前來自首，所以仍留在衙門之內。

此時，果然見了曾十一由四名捕快押解之下進了衙門。

四名捕快回到衙門之後，可就惡氣縱橫了，他們先把曾十一推跌坐在一張櫈上，其中一人怒道：「小子，我倒想看看你是否有三頭六臂。」說完，拿起一張櫈子，便大力向他擲了過去。

方無極見了這個情形，忙搶步上前，一脚把那張向曾十一身上飛去的櫈子踢開，然後對那捕快道：「呂不凡，你怎可以毆打犯人？」

那叫呂不凡的捕快道：「這小子拒捕，還公然毆打捕快，目無法紀，你說該不該修理一下？」

曾十一聽了，咬牙道：「簡直是瘋狗一條！」

呂不凡怒極，拿起櫈子正想擲過去，方無極忙站在曾十一面前阻止，正色道：「你敢動他一根毫毛，我絕不會放過你。」

曾十一也霍地站起身來，說道：「姓呂的，要打架，放馬過來吧。」

呂不凡除了想向他施以暗算之外，那還敢與他交手？又見方無極在他身邊，就更加連話也不敢說半句，只好吞了這口氣。

方無極見呂不凡不敢作聲，才對張遠塵道：「蠻牛，快叫徐捕頭和程捕頭出來吧，說曾十一自首來了。」

張遠塵應了一聲，便向內行了進去。

不久，徐勇和程威得到張遠塵通傳，果然行了出來，然後張遠塵則站在一旁。

徐、程二人見了曾十一後，互相望了

一眼，接着，程威瞪着曾十一說道:「小子，倒算你知機，懂得來自首。」

曾十一道:「我這次特意來衙門，並不是來自首的，我只是想對你說，我沒有殺人，我是清白的。」

程威面色一寒，冷哼一聲道:「人証物証俱在，你還狡辯什麼?」

曾十一理直氣壯的道:「眞金不怕紅爐火，你說人証物証俱在，何謂人証?何謂物証?」

程威鐵靑着面孔，說道:「你身懷一封信，信中筆蹟與勒索信相同，這就是物証，當日在衙門之內，一班公差見你從身上把信拿出來，這些就是人証。」

「但那封信的確是龍泰以左手寫的。」

「可是龍泰已死了，他就是死在你手上，你為了滅口，所以就把他們三人殺了。」

「你為什麼連查也不查，就胡亂冤枉好人?」

「我就是查過了，最大嫌疑就是你。」

「你別老是懷疑我，我已知道兇手是誰，這個兇手不但殺了歐陽抉、李勁夫、龍泰和三個朋友，還把我妻子殺了。」

眾人聽他說了，都為之一愕。

程威面色一寒，道:「你胡說!」

曾十一冷笑一聲，道:「我沒有胡說，至於誰是眞兇，你應該心知肚明，用不着我說出來吧?」

「你用什麼來証明兇手另有其人?」

「你還記得嗎?我妻子被殺，臨死前以血寫了『一夕亡人了』五個字，這五個字就是証據，你明白這五個字是什麼意思?」

「難道你明白?」

「她是我妻子，她所寫的我當然明白，不但我明白，我兩個徒弟也明白，還有那個兇手也明白。」

程威神色已開始緊張，忙道:「你兩個徒弟在那裡?」

曾十一道:「放心，我兩個徒弟明天一早就會來找我，而且會把一些有力証據帶來衙門，証明我是清白的，也証明誰是眞兇。」

程威道:「好，既然你兩個徒弟明天會來衙門，那我就等他們來，看他有什麼有力的証據，若果拿不出証明來，我就告你們師徒三人謀殺罪。」

曾十一道:「只要我兩個徒弟一來，就是兇手落網之時。」

程威道:「你現在可以省回一點氣，但我現在要問你口供。」說完叫徐勇把他帶進辦公房，徐勇便把他推推撞撞的帶了進去。

眾人見了這個情形，都相繼愕然起來。

呂不凡眼看曾十一被帶了進去，咀角發出冷笑，說道:「小子，你落在程捕頭和徐捕頭手上，恐怕要殘廢了。」想起徐捕頭和程捕頭可以替自己出一口氣，心中可就樂透了。

曾十一被徐、程二人帶進辦公房後，眾人都想知道接着會有什麼反應，所以就凝神的等着。

空氣沉寂了一會，不久，果然傳來曾十一被毆打的聲音。方無極等人聽了，顯然是曾十一正在被徐勇和程威痛毆，都心痛不已，而呂不凡則有吐氣揚眉之感。

曾十一被毆打的聲音間歇傳來，再過一會，空氣又沉寂下來。

眾人都望着房門發着呆。

片刻過後，程威把門開了，眾人目光忙向房間投了過去，接着，眾人都清楚看見，曾十一雙手仍被鎖着，滿身傷痕的被徐勇押了出來。

葉威揚、張遠塵及方無極見曾十一面上被打得傷痕滿佈，心下戚然，但不敢發出半點關心之情，因恐防被誤為與他狼狽為奸。

徐勇把曾十一從房內推出來後，向呂不凡道:「先把犯人押進羈留房，明天把他兩個徒弟擒下來後才一併押去公堂審訊。」

呂不凡說聲「領命」，便與三名捕快把曾十一推向另一邊的通道行去。

曾十一被打致傷痕纍纍，當下只由兩名捕快各挾着一邊肩膊向羈留房行了去。

張遠塵呆望着曾十一在彎角消失了，才對程威道:「程捕頭，你查清楚了沒有?」

程威瞪了他一眼，沒有答他，轉頭對徐勇說道:「唐非和文一龍一定掌握了重要証據，我們絕不能輕易放過他們。」

徐勇道:「好不好今晚就派人到處去找?務要把他們抓回來為止。」

「不必，這二人為了証明曾十一是清白的，一定會來救他的。」

徐勇道:「就這樣辦吧。」說着，二人又已進入了房間。

方無極、葉威揚和張遠塵聽了二人的對話，都呆了起來。

＊　＊　＊

夜已深。

唐非和文一龍二人仍留在文武舊廟之中，但二人並沒有睡着，同樣的都小心翼翼的，好似有所戒備一樣。

文武舊廟外雜草叢生，這些野草，隨着文武廟的被荒廢，在無人料理之下，已長得有一個成年人這麼高。

八月下旬的深夜，沒有月，但有星，這夜靜得有點駭人。

唐非和文一龍就躺在地上，仍然精神旺盛，毫無睡意。

就在此時，二人忽然發覺有一條人影閃了進來，兩人見了這個人影，為之精神一振，但不動聲息，只裝作睡着了。

那條人影進了廟內之後，二人在微光中可以看見來人穿着一身夜行衣，蒙着面，手中拿着一把閃閃生光的戒刀，看此人來意，明顯是想對他們不利。

黑衣幪面人行動顯得有點謹慎，他雙眼在廟內四顧了一會，此時果然發現地上躺着兩個人，便不動聲息的行了過去。

這兩人當然就是唐非和文一龍，幪面人站在二人身旁，目光露出殺氣，忽然舉起手中戒刀，便向二人一劈而下，唐、文二人見一刀劈了下來，慌忙向旁讓了開去，接着一跳而起。

幪面人見這一刀無聲無息的劈下，仍被二人避過了，這才知道他們根本沒有睡着，微微一驚，便揮刀向二人攻了過去，唐、文二人手無寸鐵，只好狼狽的左閃右

避。

　幪面人刀法極之凌厲，看他的出手，似乎非要把二人置諸死地不可一般，又一輪狂攻的砍向二人，文一龍武功較差，一個閃避不及，胸前登時中了一刀，接着一動不動的倒在地上，唐非見了，驚叫一聲「師弟」，便向幪面人迎了上去。

　唐非手無寸鐵，那裡是幪面人對手？左閃右避了一會，忽然叫道：「請停手！」

　幪面人果然停了下來，以一雙銳利的眼光盯着他。

　唐非望着幪面人，說道：「兄弟，你要殺我，看來我和師弟今晚都劫數難逃，但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誰？」

　幪面人見自己勝券在握，也不向他動手，以一把低沉的聲音道：「我是誰，你沒有必要知道。」

　唐非道：「你不告訴我你是誰，但你爲什麼要殺我，總可以告訴我吧？免我死得不明不白。」

　幪面人道：「既然你也快死了，告訴你也無妨。」

　唐非在等他說下去。

　幪面人又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就是殺歐陽抉、李勁夫、龍泰、周坤、杜奇的兇手，而且萬花兒也是被我姦殺的。」

　「但你爲什麼連我和師弟也殺？」

　「因爲曾十一說，你們掌握了有力証據來指証我，所以你們只好死，只要你們死了，曾十一又被定了死罪，我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師父說我掌握了有力証據，但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知道的，起碼明白『一夕亡人了』五字是什麼意思。」

　唐非忽然很鄭重的大聲問道：「歐陽抉和李勁夫真是你殺的？」

　「不錯！」

　「龍泰、周坤和杜奇真的是你殺的？」

　唐非仍是那麼大聲，又叫道：「萬花兒也是你先姦後殺的？」

　「千真萬確！」說完，正想一刀砍向唐非，唐非忙叫道：「且慢！」

　蒙面人又了下來，目光惡毒的瞪着他，說道：「你還想知道什麼？」

　唐非咀角發出一絲冷笑，忽然向廟門外高聲叫道：「師父，程捕頭，徐捕頭，你們都聽清楚了吧？」

　蒙面人聽他說了，以爲他想引開自己注意力，但不上當，所以連望也不望廟門外一眼，豈料唐非甫一說完，門外隨即有人高聲應道：「都聽清楚了。」

　蒙面人聞言大吃一驚，驀地回頭朝門外望去，一看之下，只見大門口正聚集着十多人，此時只聽程威的聲音道：「曾十一果然是曾十一，的確足智多謀，略施小計就把真兇引出來了，而且還親口把自己罪狀說了出來，曾十一的確令我佩服。」

　蒙面人此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拔足衝向門口，想殺出一條血路，但他甫一動身，十多人隨即亮出兵器把他團團圍住，他見了這個情形，知道難以突圍而出，不禁頹喪萬分，只好把手中戒刀掉下，大有束手就擒之意。

　此時，那十多人紛紛亮起火摺子，把手中火把點着，剎那間，漆黑的廟宇頓成白晝一般，蒙面人在火把照耀下，清楚看見，這些人就是程威、徐勇、曾十一、方無極以及一眾捕快。

　曾十一面上本來傷痕纍纍的，但此時竟然一點傷痕也沒有。

　文一龍先前被蒙面人砍了一刀，滿身染血的躺在地上，本來一動也不動的，此時竟然若無其事的站起身來，隨即在身上拿出一個染滿血漬的革囊，蒙面人見了，立即明白過來，文一龍身上事先做了手脚，在身上懷着一個盛有血漿的革囊，那一刀砍在他身上，其實砍在革囊之上，革囊破裂，才流下大量鮮血。

　曾十一眼中放出極深的恨意望着蒙面人，接着在程威身上取過手銬，便向蒙面人行去，蒙面人此刻已洩了氣，見曾十一行了過來，只好頹然伸出雙手，說道：「你鎖吧！」

　「卡察」一聲，曾十一便把他雙手以手銬鎖着，然後伸手把他面幕扯了下來。

　蒙面人真面目被揭開，一眾捕快見了，登時不約而同的發出一陣詫異的叫聲。

　曾十一咬牙切齒的望着那人，全身都震了起來，說道：「我早就懷疑是你，想不到真的是你！」說完，狠狠的一拳打在那人身上，那人中拳後，向後退了兩步，便又站直了身子。

　那人原來竟是張遠塵。

　張遠塵垂下頭來，嘆息一聲，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方無極想起他是殺師父的兇手，情緒異常激動，大叫道：「蠻牛，你爲什麼要這樣做？」說着，便赤紅雙眼，咬牙切齒的向張遠塵撲去，程威和徐勇見了，恐怕他一時憤怒會把張遠塵打死，到時就難以交差，便連忙把他捉住，程威叫道：「無極，你冷靜一點。」

　方無極在掙扎，但張遠塵好似渾然不覺，望着曾十一，又說道：「曾十一頭腦靈活，詭計多端，我本來應該防範一下。」

　曾十一冷哼一聲，道：「你現在應該明白，我說要去衙門自首，去到衙門後，與程捕頭所說的一番話是有意引你上當的。」

　「我現在當然明白，可惜太遲了。」

　曾十一忽然出手向他胸前一扯，把他的一件上衣扯了下來，然後衆人都可以清楚看見，他胸前竟然有五條明顯的傷痕，大家都明白，這五條傷痕，就是他向萬花兒施暴時，被萬花兒一手抓傷的。

　曾十一見了他身上的五條傷痕，想起妻子被他先姦後殺，當真目眥皆裂，一個衝動，便彎身拾起張遠塵先前掉下的戒刀，而徐勇見他拾刀，怕他會一刀把張遠塵殺了，慌忙搶步上前，曾十一一刀砍向張遠塵之際，立時拔刀架開了，然後一掌把他推開，叫道：「曾少俠，別衝動！」

　曾十一恨意雖深，但明白到要把張遠塵帶回衙門，然後公佈他的罪狀，所以他只好把刀掉下。

　張遠塵就好似鬥敗了的公鷄一樣，以佩服的眼光望住曾十一，說道：「我所做的一切，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但終於逃不過你雙眼，我想知道，你爲什麼會懷疑我？」

曾十一道：「歐陽抉和李勁夫之死，我本來就對你有懷疑，但我一直不敢相信，但你又把我老婆姦殺了，要不是我老婆臨死寫下五個血字，我根本就不會懷疑你。」

葉威揚忍不住道：「那五個字就是『一夕亡人了』，到底那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向他解釋：「這五個字其實應該是『一夕匕人弓』，而不是『一夕亡人了』。」

葉威揚眉頭一皺，說道：「『一夕匕人弓』！這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我老婆臨死時，的確是想寫一夕，接着想寫一個匕首的匕字，但由於看不清楚，又在乏力的情形之下，才把那個『匕』字寫成一個『亡』字，接着寫一個『人』字，把『人』字寫完後，想寫個弓箭的『弓』字，但那時已離死不遠，才把『弓』字寫成『了』字。」

葉威揚又道：「你就憑『一夕匕人弓』這五個字懷疑是張遠塵？」

「不錯！」

「但這五個字與張遠塵有何關係？」

曾十一忽然望程威，說道：「程捕頭，當時你在現場調查這件案，相信你也看過這五個字了？」

程威點頭道：「看過了，後來爲了要了解這五個字含意，還叫人把那塊木樓板連同那五個字鋸了出來，拿回衙門研究。」

曾十一道：「那麼你就向大家講一講，當時這五個字怎樣排列吧。」

程威把那五個字看了不知多少遍，對於那五個字如何排列，當然印象深刻，便說道：「那五個字開首是個一字，一字左下方是個夕字，夕字右下方是個亡字，亡字之下是個人字，接着則是一個了字，原來那五個字是『一夕匕人弓』，而不是『一夕亡人了』。」

曾十一望着葉威揚，說道：「從那五個字的排列，你明不明白字中含意？」

葉威揚沉思一會，接着搖了搖頭。

曾十一道：「其實那不是五個字，應該是兩個半字。」

「兩個半字？」

「當時我妻子其實想寫三個字，但第三個字只完成一半就死了。」

葉威揚望着他，等他說下去，其餘捕快也很想知道字中含意，所以也很心急的等他說下去。

曾十一又道：「一字左下方一個夕字，夕字右邊是個匕首的匕字，那應該是什麼字？」

眾人不約而同的叫道：「那是個『死』字。」

曾十一道：「不錯，這是個『死』字，但因爲我老婆臨死時把字寫得太散，才被人誤爲是『一夕亡』三個字。」

葉威揚道：「但是『死人弓』又是什麼意思？」

曾十一道：「我不是說過嗎？第三個字只完成了一半？」

葉威揚恍然大悟，叫道：「我明白了，嫂夫人當時其實是想寫『死人張』三個字，由於嫂夫人並不知張遠塵是叫什麼名字，只從曾少俠口中知道他名叫『死人張』，當晚她被施暴後，知道殺自己的人是『死人張』，所以臨死前在地板寫下這三個字，其實想告訴曾少俠，殺她的人，就是『死人張』。」

曾十一點頭道：「就是這麼簡單。」

張遠塵額上已滲出冷汗，垂下頭來，說道：「若果當時我在她身上再加一刀的話，她就沒有機會在地上寫字了。」

曾十一瞪着他，咬牙道：「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張遠塵又道：「我殺了歐陽抉和李勁夫後，本來說什麼也不會有人懷疑我的，但你憑什麼懷疑我？」

「從種種跡象看來，所以我就懷疑是你，但我一直不敢相信。」

「難道我露出了破綻？」

「不錯！」

「什麼破綻？」

「你還記得嗎？歐陽抉和李勁夫被殺當晚，你在什麼地方？」

「當時我和你夫婦二人、兩個徒弟，還有葉威揚及無極都在醉翁居喝酒。」

曾十一道：「不錯，但事後，我們在討論這件案，當時我說過這件案有個很大的疑點，就是歐陽抉手上那把刀，你聽了之後，神色顯得很緊張，於是我開始懷疑你，後來，我又想起當晚方無極和葉威揚的一番說話。」

「什麼說話？」

「當時他們說，你這人視財如命，爲人一毛不拔，絕不會請人喝酒的，接着你說，你在醉翁居等我們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

張遠塵不明白這些什麼說話因何會露出破綻，所以等他說下去。

曾十一又道：「其實你約了我們在醉翁居喝酒，事前你已把歐陽抉和李勁夫殺了，你約我們喝酒，目的只爲自己製造不在場証據，還利用我們替你作時間上的証人，是不？」

張遠塵道：「我的確很佩服你。」

曾十一道：「從這一點，當然絕不能拿來懷疑你。」

「難道還有其他？」

「不錯，還記得嗎？你向龍泰盤問當晚，剛巧遇上我們師徒三人，後來龍泰竟誤會我是你上司，因而把你帶去另一邊相談，當時你們談的是什麼？」

「難道你也猜到了？」

「當然猜到了，因爲，後來龍泰以五千兩銀賄賂我，叫我不要理陳天俊那件案，既然龍泰可以向我行賄，同樣的，一樣可以向你行賄。」

「不錯，他當晚的確給了我二千兩銀票。」

「據我推測，他不但給你二千兩銀票，他還答應了你一件事。」

「你也知道？」

曾十一點頭道：「你記不記得，你對我說過，你很喜歡萬花兒，還把萬花兒視作夢中情人？」

「我的確有這樣想過，而且也是眞心說話。」

曾十一道：「不錯，你的確對萬花兒很傾倒，龍泰就看穿了這個弱點，所以就答應你，會把萬花兒贖回來給你。」

「龍泰的確向我許下過這個諾言。」

「他把萬花兒送給你，你當然要付出代價，是嗎？」

「不錯！」

「龍泰殺了陳天俊後，知道歐陽抉查得緊，所以想把歐陽抉殺掉，但他苦無機會下手，所以就把萬花兒買來送你，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要殺掉歐陽抉。」

張遠塵以更佩服的眼光望着他，由衷的說道：「你簡直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若果我早點認識你的話，我今晚就不會束手就擒了。」

曾十一向他怒瞪一眼，道：「你為了萬花兒的美色，竟然不惜殺人，但你也不蠢，還利用李勁夫與歐陽抉平日素有積怨，佈置成他們互相殘殺的局面，你也很令我佩服。」

「那麼龍泰和兩個朋友之死，你是否也懷疑我？」

「這事已很明顯。」

「你要知道，龍泰已向你承認了陳天俊是他殺的，他遲早會被抓到，若果我還不把他們殺死的話，他肯定會把我的罪狀供出來，所以我就把他們殺了。」

方無極忽然狂叫道：「蠻牛，你爲什麼爲了區區一個女子和二千兩銀就成爲殺人兇手。」

張遠塵目光呆滯，語氣含有控訴之意，說道：「我幹了十年捕快，十年來，一直盡心盡力，到頭來，眼看無數後起之秀升職，自己三十多歲了，不但連討老婆也沒有本事，還落得兩袖清風，這滋味你以爲好受嗎？不錯，我平日爲人樂觀，表面上是個無憂無慮的人，但你們知不知道，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想起過去光陰虛渡，將來更加前途暗淡，又無妻無兒，你知我心裏有多痛苦？」

曾十一越聽越氣，怒叫道：「所以美色財富當前，你就把自己蒙蔽了？」

「人總是自私的，眼前有了這個機會，我豈能平白錯過，」嘆了口氣，張遠塵低沉的道：「我殺了李總和頭兒之後，其實內心也很難過，只可惜，我已錯了第一步，以致不能自拔，所以被逼錯下去。」

曾十一又叫道：「我是你朋友，但你爲什麼又把我妻子姦殺了？」

張遠塵目光露出對不起他的眼神，說道：「朋友妻，不可提，我怎會對她有歪念？」

「但你的確把她强姦了，還把她殺掉。」

「我殺死她，是殺龍泰之後的事，殺了龍泰之後，又想替自己製造不在場証據，於是便趕去客棧找你，去到你房間後，你竟然不在，只留下一個令我心癢難耐的萬花兒在房中。」

曾十一恨得全身猛震，叫道：「所以你就對她……」

張遠塵道：「不錯，我見了她實在令我太着迷了，忽然好似喪失了理智一樣，就把她姦汚了，後來我怕她揭發我，只好狠心一刀把她殺了。」

妻子被人姦殺，兇手還親口供了出來，只把曾十一刺激得悲憤交集，已從地上拾起那把戒刀，便向張遠塵迎頭劈下，程威和徐勇見了，大吃一驚，連忙衝前架開他的刀。

張遠塵呆木的站着，說道：「就讓他把我殺了吧。」

程威怒瞪着他，說道：「一刀把你殺了，我們如何交差，如何向鎭上居民交代？」

徐勇把曾十一手上的刀沒收了，說道：「曾少俠，若果不是你的話，相信我們也很難查出眞兇了。」

曾十一仍目眥皆裂的望着張遠塵。

葉威揚行至他身邊，說道：「曾少俠，你親自前往衙門找程捕頭商量如何把兇手引出來，其實甚是危險。」

唐非也道：「不錯，若果程捕頭不相信你的說話，又或者不合作的話，我今晚和師弟也就死定了，又或者不能把兇手引出來的話，師父就不能洗脫殺人的嫌疑，而且還變了自投羅網了。」

徐勇道：「這就叫置諸死地而後生，別人是不會有這個胆量的。」

曾十一忽然流下兩行淸淚，閉起雙目，喃喃的道：「香兒，殺妳的兇手，十一哥已替妳抓到了，妳在天之靈就看着兇手如何被處決吧，我們今生緣份已盡，來生若有緣份，我們才做一對恩愛的夫妻，妳安息吧。」

說完已是泣不成聲。

程威忽然向手下喝叫道：「來人，把犯人押回去。」

一衆捕快應諾一聲，隨即上前把張遠塵押離廟外。

曾十一仍呆呆的站着，腦海中只不斷湧起無數回憶。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如何用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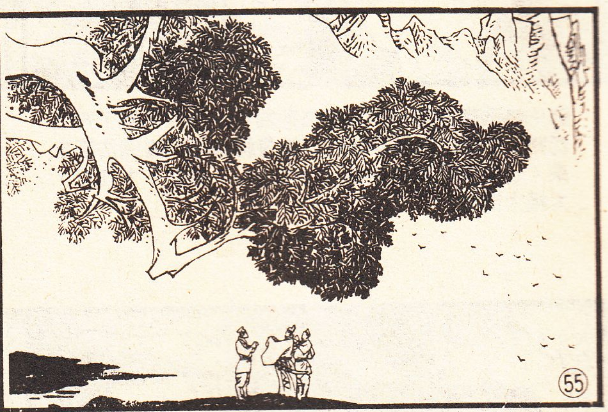
凡是做大事的人，都善於用錢，我認爲當用則用，當省則省，浪費固然是罪惡，而一味的節省也是不正確的。中國有一句俗話：「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例如「莫奈何」的故事，大家或許聽說過，從前紹興有個守財奴，視財如命，他有了錢就買銀子，銀子多了又怕人偷去，他就把銀子熔化堆起來，慢慢地就堆成了一個塔，這個塔的名字就叫做「莫奈何」。各位想想看，他的錢雖然多，又有什麼用處呢？另外有個財主，在他病危將死的時候，家人在他脚下點了一盞三個燈心的油燈，這個財主已經不能講話了，但是一直不肯斷氣，總是伸着一個手指。家人都不懂他的意思，於是猜想大概是有一個兒子還沒有回來，或者是有一件事情還未了結，無人猜得透。後來他的賬房進來說：「他的意思是說三個燈心太多，有一個就可以了。」你們想這種人有什麼用？但是話又說回來，你絕對不能浪費，可以節省的錢一定要節省，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養成節儉的美德；同時我們所用的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當我們用錢的時候，應該想一想，老百姓種稻穀、甘蔗、香蕉、菠蘿等等的辛苦情形。（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集）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四

高石．編繪

三打祝家莊（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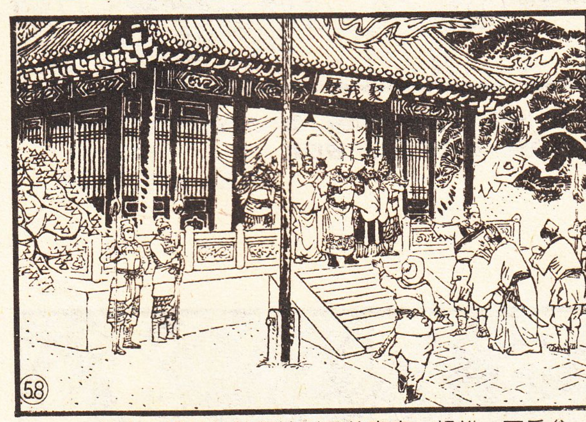
55 李應叫杜興取些金銀贈給楊雄和石秀。杜興將他二人送出村口，指明了道路。二人辭別杜興走了。



56 楊雄、石秀來到梁山山下，走過石勇掌管的酒店，打聽去梁山的道路。石勇早聽戴宗說過石秀要來之事，問了姓名，款待了酒飯，在水亭上放出一支響箭。



57 蘆葦叢中撐過船來，石勇把二人送過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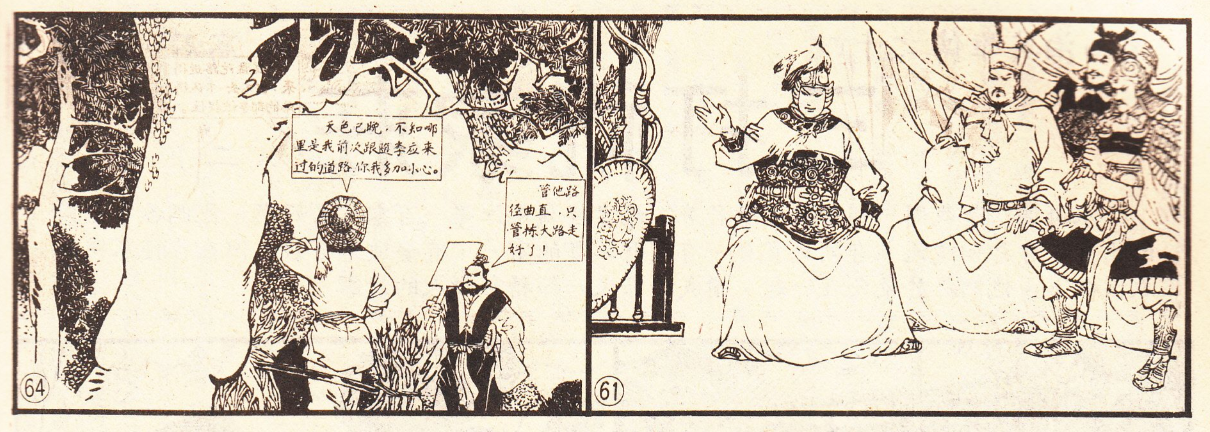
58 戴宗、楊林把他們接到聚義廳裏。楊雄、石秀參見了晁蓋、宋江和衆頭領。



59 楊雄、石秀將祝家父子欺壓鄉民、立誓掃滅梁山、祝彪射傷李應等情形，一一向衆頭領說了。晁蓋、宋江和衆好漢頓時大怒。宋江請令下山攻打祝家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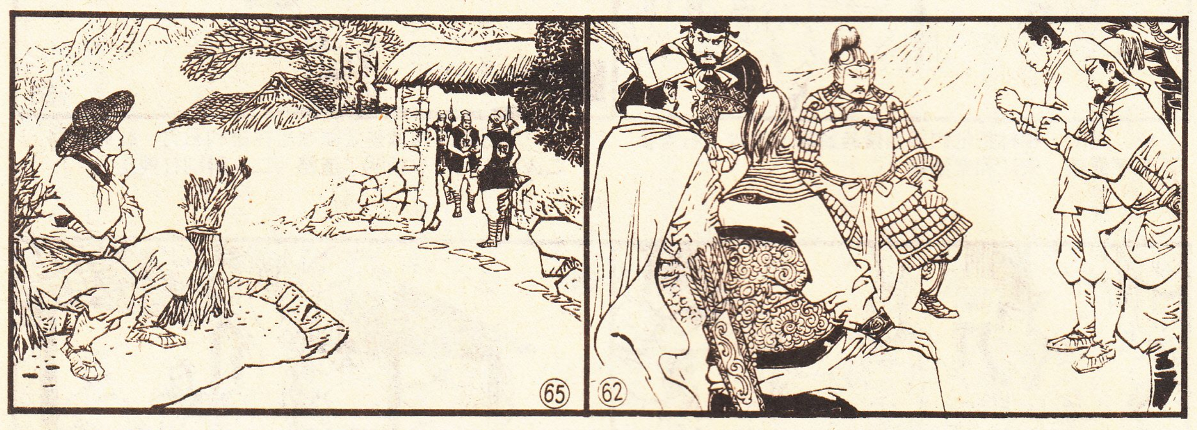


60 次日，宋江帶着部份將領和馬軍步軍，分作兩撥下山。



61　宋江人馬在獨龍岡前下寨。花榮聽說祝家莊的路徑複雜，請宋江派人前去探路。

64　轉過幾個灣子，只見路徑曲折、樹木叢雜，難以認路。忽聽背後法環響，原來是楊林扮作降魔法師走來。石秀悄悄喚住楊林，叫他小心。楊林不大在意，大搖大擺地走了。



62　石秀、楊林願意前往探莊。

65　石秀來到樹邊歇下，看見家家都把刀槍插在門前，來往的人身上都穿着寫有“祝”字的背心。



63　次日天明，石秀扮作賣柴的大漢，身邊藏了暗器，向祝家莊走去。

66　石秀向一位老人問路。這老人複姓鍾離，見石秀來問路，便催他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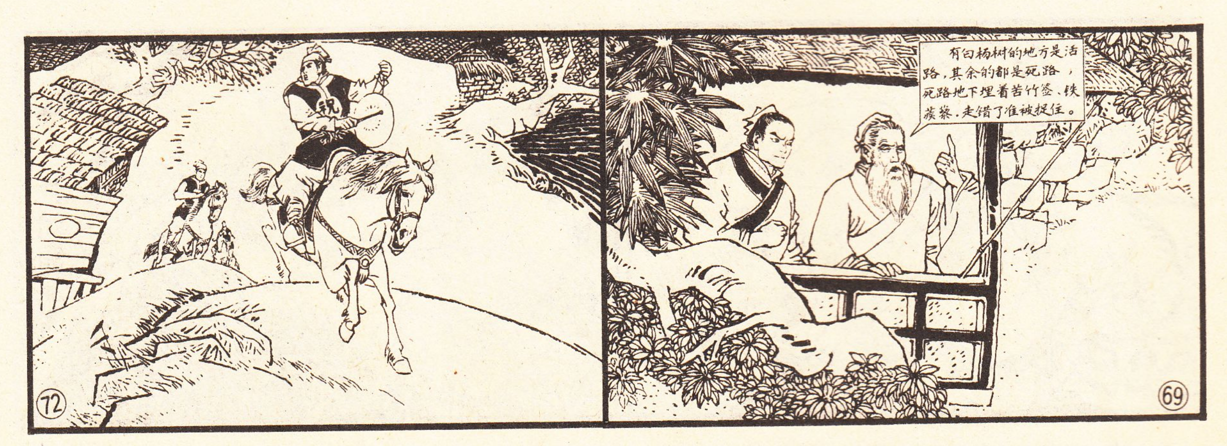
67　石秀一再探問，老人才說出祝家莊要與梁山交戰的事，又將祝家莊盤陀路的厲害，說與石秀。

70　正說之間，門外人聲嘈雜，只聽有人叫嚷：“拿了一個探子”。石秀吃了一驚，從門邊偸看，却是楊林被莊兵押着走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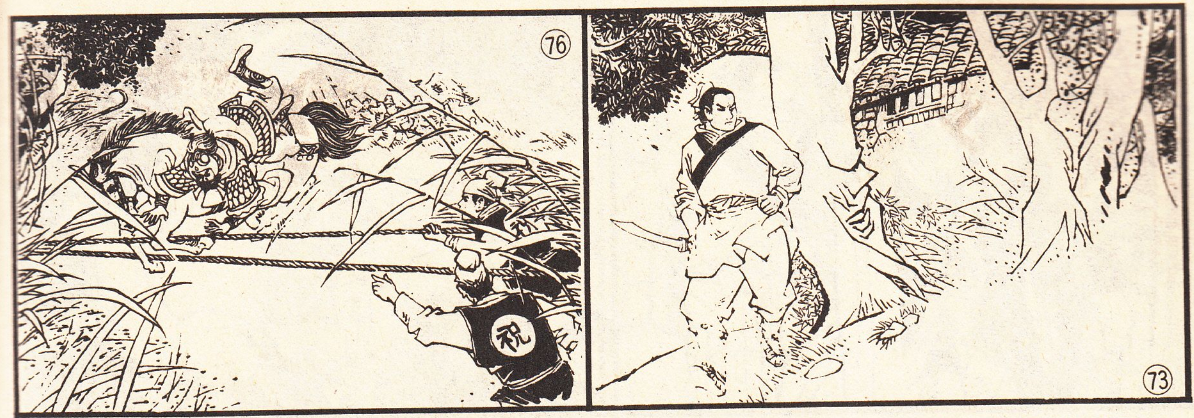
68　石秀聽罷，哭了起來，翻身便拜，請求老人爲他指點路徑。

71　又看見祝彪巡莊來了，石秀心中焦急，辭了老人要走，老人一定要留他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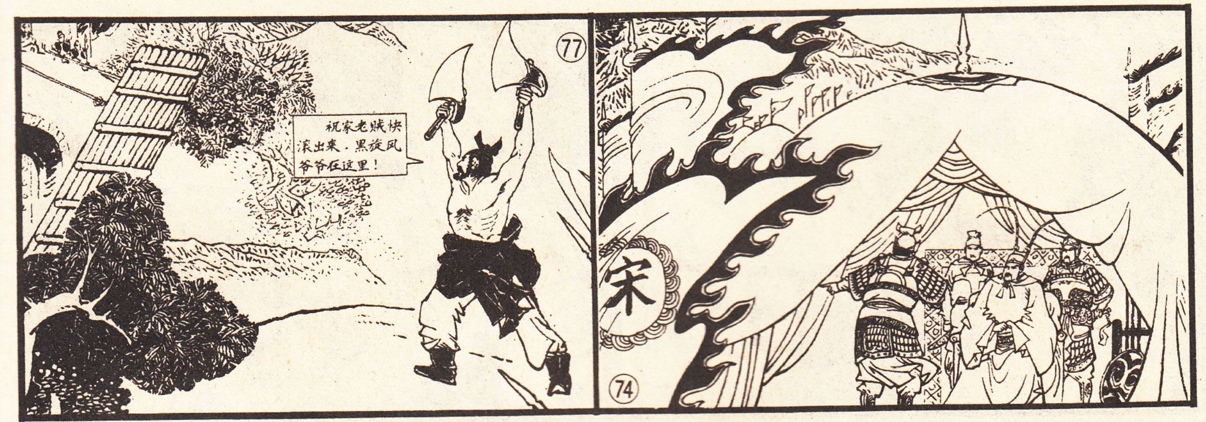
69　老人聽了，心中感動，把石秀領到家裏，安排些酒飯給他吃，把盤陀路的走法詳細地說與他聽。

72　門前走過四五起報馬，沿門吩咐，叫莊上百姓夜裏看紅燈爲號，齊心捉拿梁山賊寇。



76　却說黃信正向前走，不提防草叢裏埋伏下絆馬索，連人帶馬一齊被掀翻。伏兵擁出，將黃信捉去。

73　外面風聲緊急，石秀睡不着，從柴担裏抽出刀來，悄悄地開了門，混出村去。



77　黃昏時候，梁山人馬殺到獨龍岡，宋江下令攻莊。先鋒李逵殺到莊前，只見扯起吊橋，緊閉莊門。李逵忍不住拍着板斧叫罵。

74　宋江不見石秀、楊林回報，又差歐鵬前去探聽。歐鵬回來說，村口防衛森嚴，不能深入，只聽說捉了一個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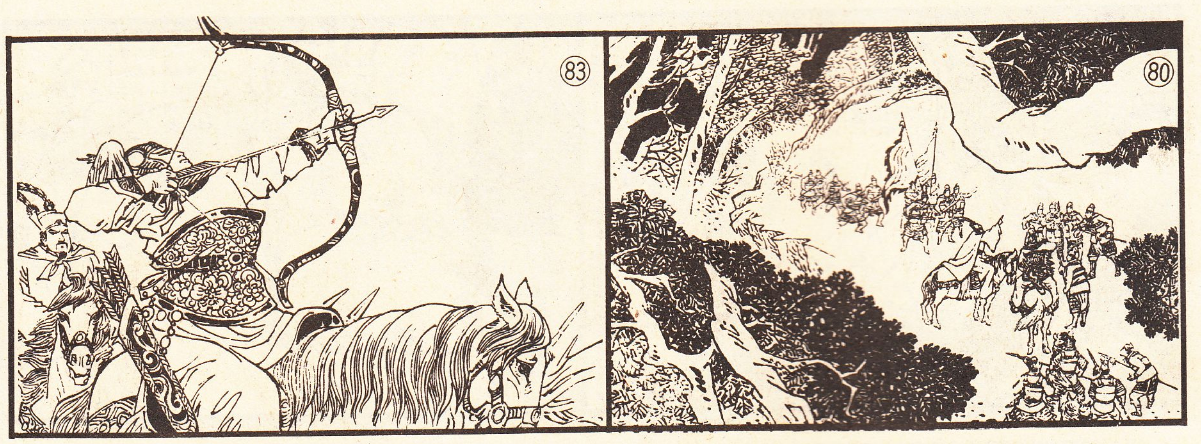
78　宋江見莊裏沒動靜，心中疑惑，猛然想起冒險進兵，深入重地，多半中了敵人的埋伏。正要傳令退兵，忽聽一聲號炮，獨龍岡上火把齊明，城樓上的箭像雨點一樣射下來。

75　宋江憤怒，一面叫黃信帶領一支人馬找小路先去探路，一面吩咐大隊人馬連夜進兵。軍士們擂鼓鳴鑼，搖旗吶喊，殺奔祝家莊。



82　正在慌亂之時，石秀飛奔而來，說了盤陀路的走法。宋江暗暗傳下將令，教人馬沿着有白楊樹的地方走。

79　宋江急令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趕來，報說道路不通。宋江叫軍馬往四下裏迅速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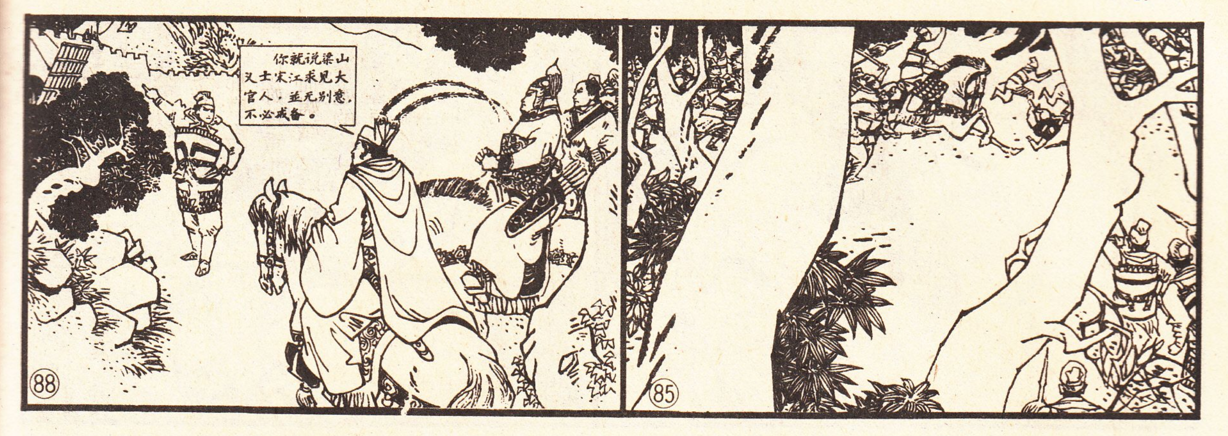
83　走了五六里路，前面祝家莊的人馬越發增多。石秀指着莊裏挑起來的那盞紅燈對宋江說，那是祝家莊指揮人馬的號燈。花榮一聽，彎弓搭箭，把燈射了下來。

80　梁山兵馬衝了一陣，前面都是盤陀路，走了一圈，又繞回來。宋江傳令再衝，叫軍馬往火把亮處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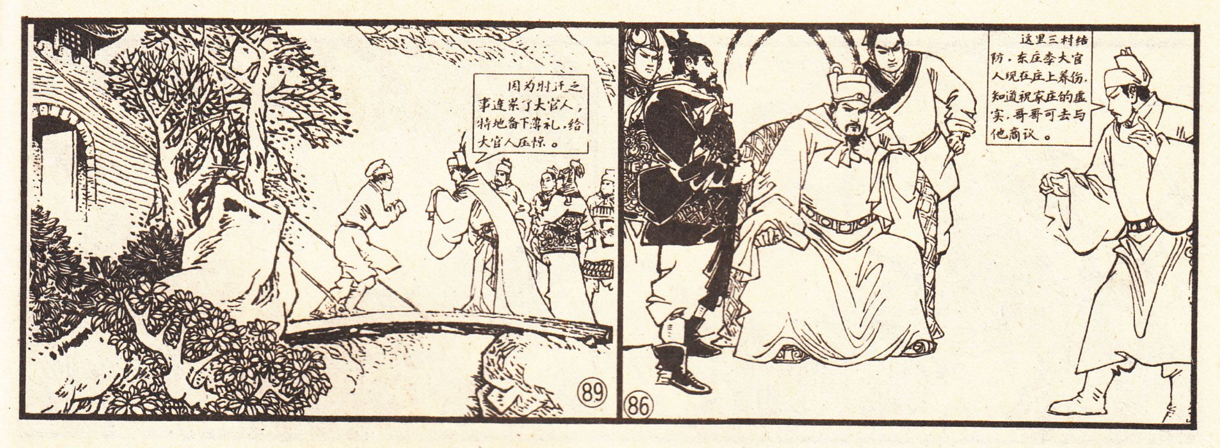
84　祝家莊四下埋伏的兵馬不見了紅燈，便亂竄起來。宋江叫石秀引路，趁機殺出村口。

81　不料火把亮處，遍地布滿苦竹簽、鐵蒺藜和鹿砦，路口被塞。梁山人馬還是衝不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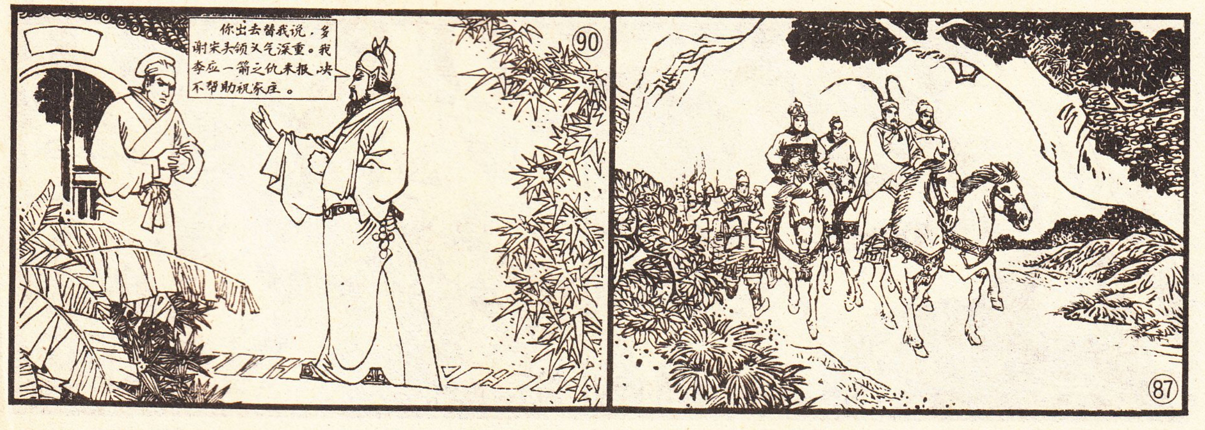
88　到了莊前，只見吊橋高高拽起，宋江叫人喊話，說明來意。

85　梁山接應的軍馬趕到，兩下夾攻，殺退伏兵，回到大寨時，天色已經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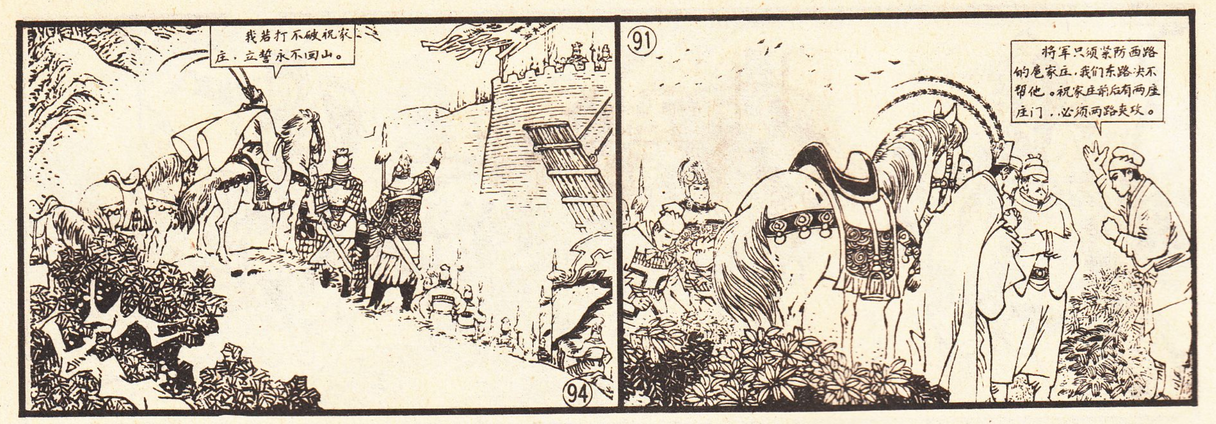
89　杜興認得楊雄、石秀，急忙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見過宋江，然後回報李應。

86　宋江查點人馬，略有損傷，因楊林、黃信兩個頭領被捉，宋江憂悶不已。楊雄勸他去見李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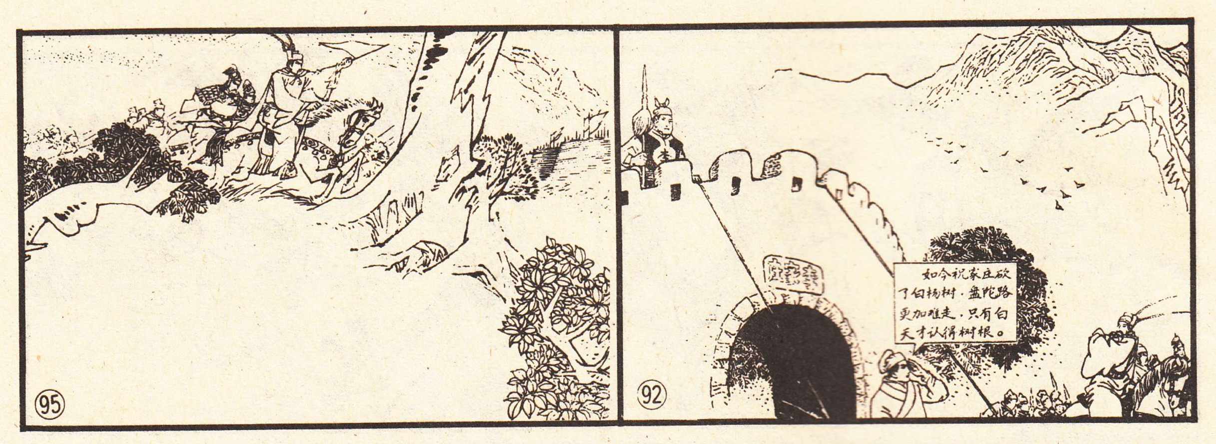
90　李應聽說梁山宋江來了，想了想，覺得不便相見。他叫杜興出去回話，只說因病不能出迎，改日拜會，禮物退還，來意盡知。

87　宋江尋思：聯合李應，既可探明祝家莊的虛實，又剪除了它的羽翼。他叫人備下羊酒緞匹，選了一匹名馬，親自帶着花榮、楊雄、石秀，去李家莊求見李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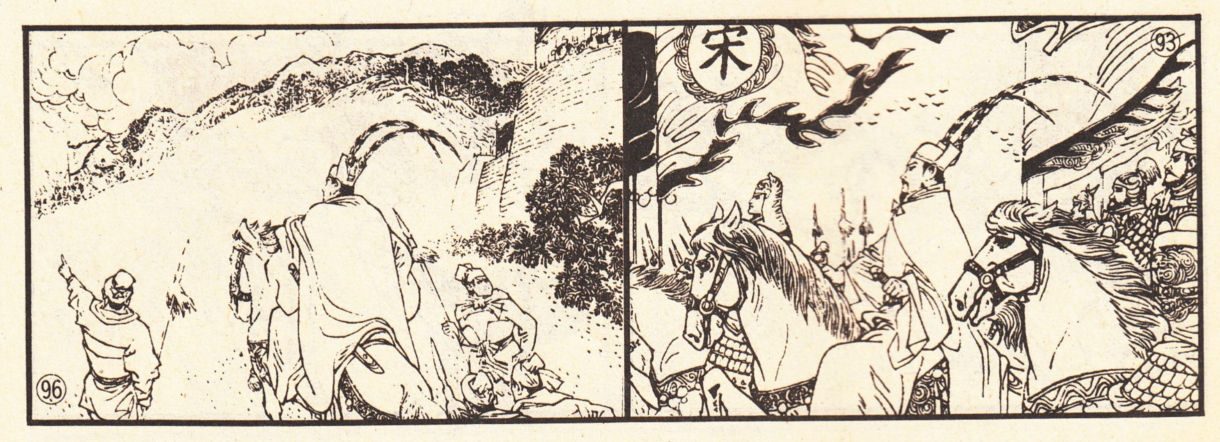
94　宋江到了獨龍岡。莊裏打出兩面大旗，上面寫着污蔑梁山的字句。宋江一見，氣得咬牙切齒，立誓攻破祝家莊。

91　杜興到莊前回話。宋江見與祝家莊聯在一起的三股力量已經去了一股，便謝了杜興，帶人回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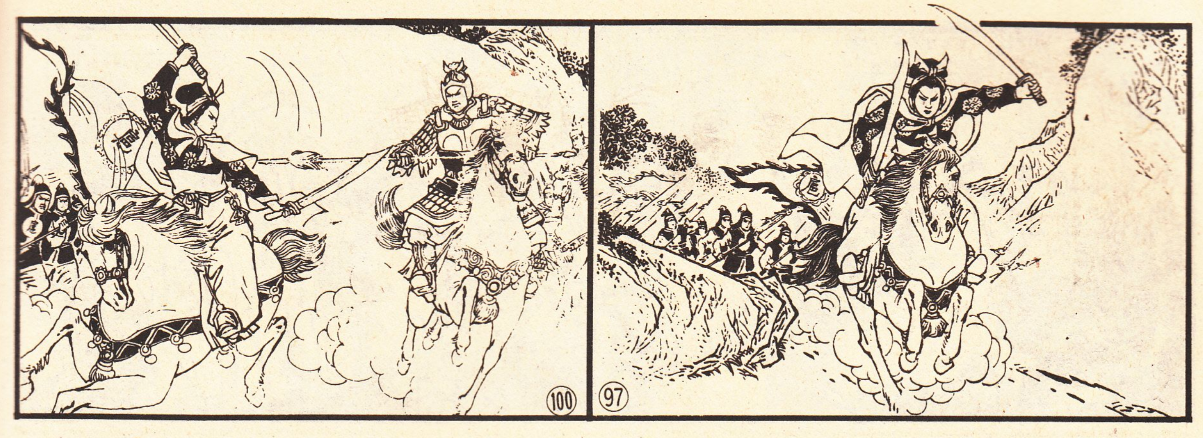
95　宋江留下第二批頭領攻打前面莊門，自己引着人馬轉到莊後。

92臨別時，杜興又一再囑咐，祝家莊路徑複雜，只能白天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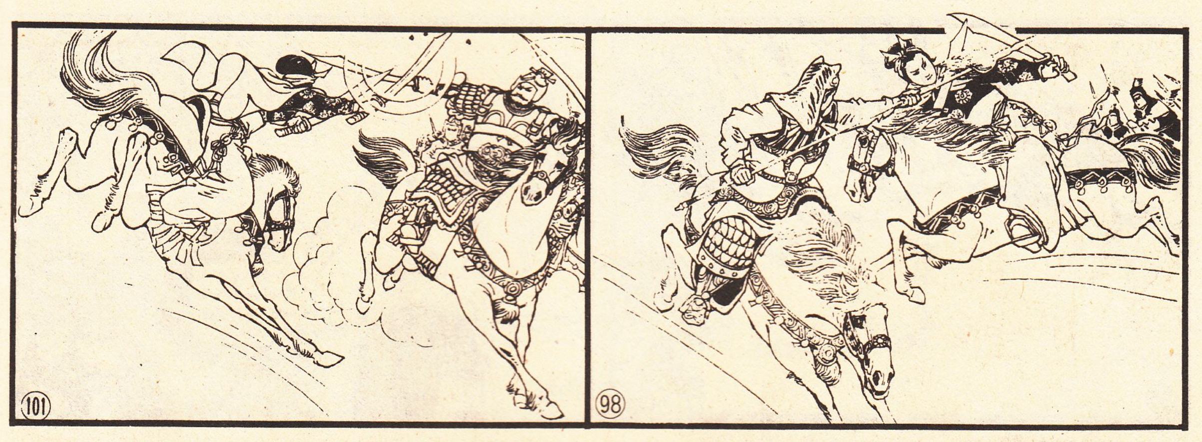
96　宋江見祝家莊後門佈置得像銅墻鐵壁，難以攻打。正在這時，西邊來了一支人馬。

93　宋江回寨，計議再打祝家莊。傳令馬麟、鄧飛、歐鵬、王英四將跟他做一路，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順、白勝，準備下水路作戰，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兩路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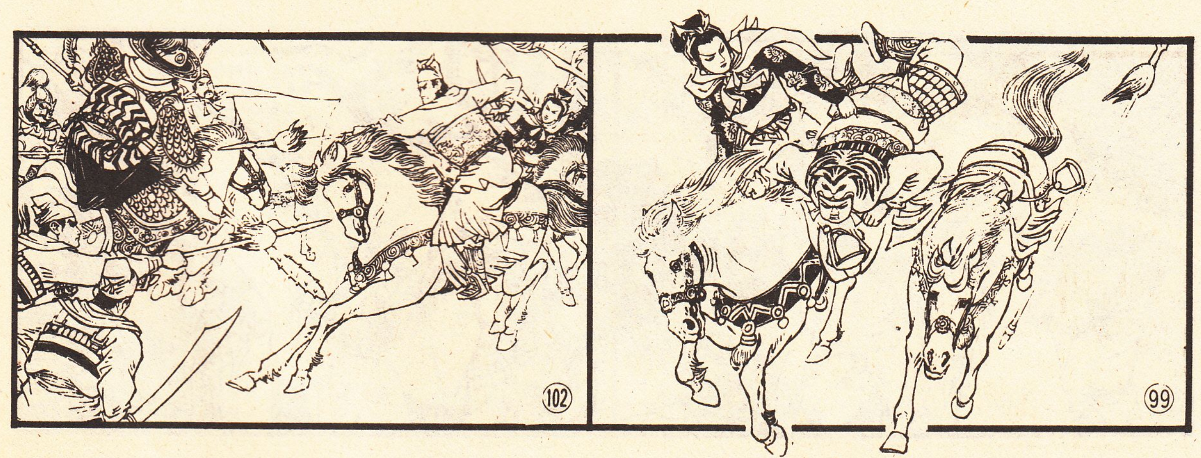
100 歐鵬挺槍來救，扈三娘接戰，兩個人一場好打。

97 原來是西邊扈家莊的女將一丈青扈三娘，帶領莊兵，來祝家莊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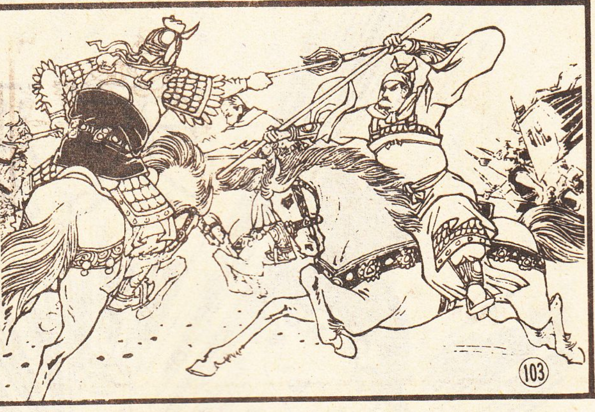
101 歐鵬雖然槍法精熟，却戰不過扈三娘。馬麟拍馬出陣，替下歐鵬。馬麟和扈三娘兩個人都使雙刀。四把刀上下飛舞，好像風飄玉屑、雪散瓊花，看得人眼都花了。

98 王英見來的是個女將，不把她放在眼裏，喊了一聲，挺手中槍向前迎敵。扈三娘舞動雙刀接戰。二人的武藝都不弱，戰了多時，不分勝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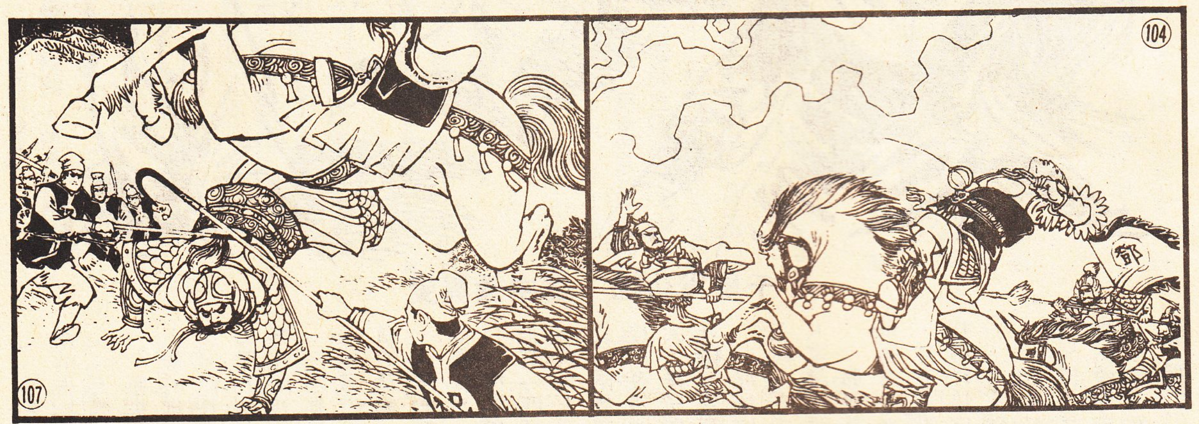


102 祝家莊的人馬會合出戰。祝龍躍馬提槍，直奔宋江，被秦明截住厮殺。鄧飛護住宋江，不離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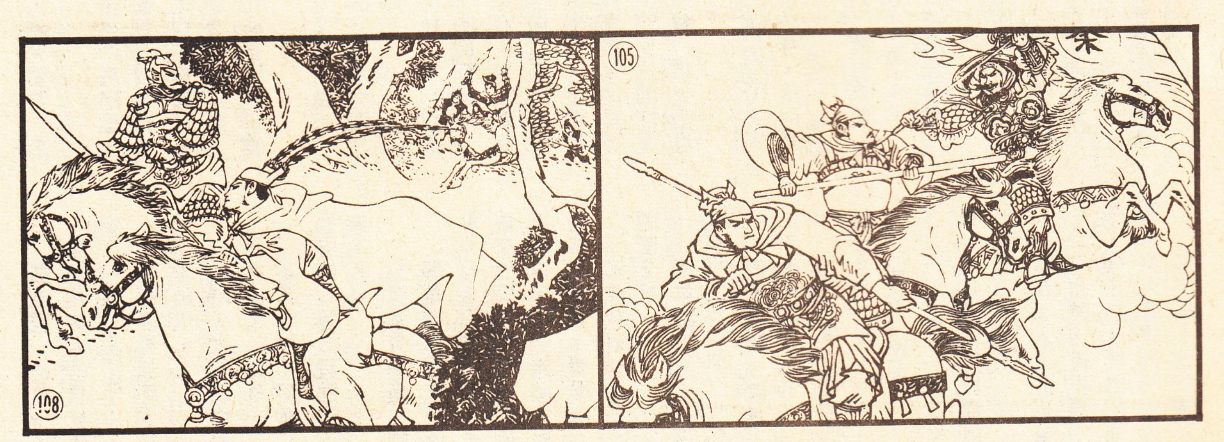
99 扈三娘讓過王英的槍，舞着雙刀砍進來。王英撥轉馬頭要走。扈三娘縱馬趕上，將王英提下馬鞍。莊客們一擁而上，把王英活捉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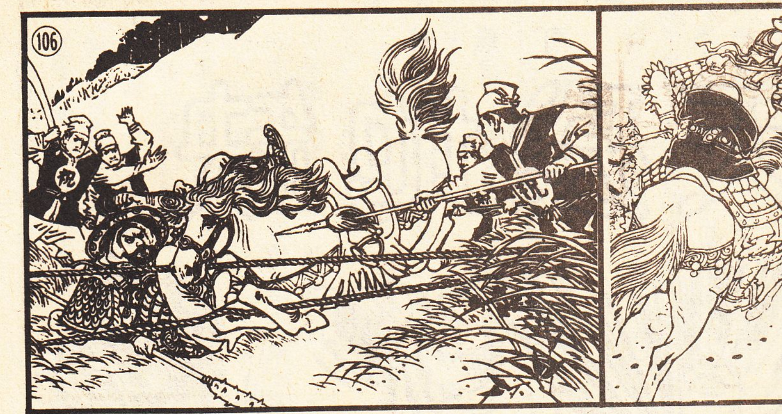
103 祝家莊的教師欒廷玉見祝龍敵不過秦明，出來助戰，被歐鵬截住。



104 欒廷玉詐敗逃走。歐鵬趕去，不料被欒廷玉一飛錘打下馬來。鄧飛見了，立刻領着軍士把歐鵬搶救出來。



105 祝龍敵不過秦明，敗下陣去。欒廷玉攔住秦明，對打起來。



106 欒廷玉賣個破綻，回馬便走。秦明追進草叢，被絆馬索掀下馬來。莊兵一齊上前，將秦明綁了。

107 鄧飛趕來救應，被四下裏伸出的撓鈎撓住捉去了。

108 馬麟見狀，急忙撇了扈三娘，保護宋江向後退走。

（待續）

二期完俠情故事／司馬彬·文　可飛·圖

天殘地缺（上）



千里覓仇踪　途中逢異叟

殘月西下，金鷄報曉，滿天雲霧，漸漸消失於晨曦之中。

天剛亮，便聽到一陣得得的馬蹄聲。

原來是匹白馬，馬背騎着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那年輕人生得不但頎壯無比，而且虎背熊腰，威風凜凜，只是面上微帶點疲勞之色，看情形可能是因爲終宵奔波所致。

路是單騎的小路，馬兒又壯又健。

因此疾馳之間，不時碰上路邊高過人頭的野草。發出唰唰的聲音。

突然間那年輕人一收馬韁，馬的前蹄高高提起，發出希聿聿的一陣長鳴。

那年輕人也隨着向後傾斜，原來前面止有一匹矮小的黑馬，在慢慢逍遙的走着，馬背上正坐着一個瘦長的老叟，手臂很長，兩隻腿兒更長，一枝鋼頭鐵尾的旱煙桿，長達七尺有餘，煙桿的頭兒比酒杯還大，桿兒則粗似大拇指，頭戴一頂大沿邊草帽，蓋到鼻子上。

那年輕人在馬上雙手一拱的道：「對不起，老丈，在下因有急事在身，請你老人家讓一讓路？」

那瘦長的老年人身未動，頭也未抬，祇聽得他鼻中噴出一聲的冷哼道：「小子，你有急事要辦，難道我就沒有急事嗎？我讓路給你，誰讓路給我？」

這番說話看來有些似是而非。

那年輕人眉頭一皺道：「老丈，你的馬兒慢，我的馬兒快，我走在前面；是不會阻礙老丈的去路的。」

那老叟沉聲道：「小子，你眞的有把握？那我們就試試看？」

那老叟一邊說一邊把馬兒向路旁一閃，讓那年輕人的馬兒走在前頭，那年輕人說了一聲：「謝謝！」

立即催馬加鞭，長驅而進，一口氣奔馳了十數里。

這時，太陽已由東方昇起，萬道金光，灑在樹梢、野草、小河岸、山嶺之上。

這正是六月天氣，晨風微小的可憐，初昇的太陽散發熱力，令年輕人的額角滲着汗水。

左邊路旁高高的挑起了酒帘。

那是柳林深處，酒香飄過了柳林，將那年輕人引到門前，數間竹蘆茅舍，幾張舊桌竹椅，竹籬邊却放着數十埕美酒，黃紙封口，紅紙標貼，對於好酒的人來說，這無異是黃金寶藏。

酒家伙計笑臉相迎的笑道：「客官要酒麼？」

那年輕人道：「花生米一斤，老酒一埕！」

酒家伙計一楞道：「客官，這一埕有二十斤，你……」

「我知道，開飯店的是不是不怕客人肚子大？一埕，」

「是，一埕！」

一埕美酒一斤花生米，這算得上是海量，那年輕人把杯痛飲，酒香混合着汗臭，別是一番風味。

屋角上有人低吟道：「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但得酒中趣，方爲醒者傳，嘿！嘿！這三杯酒能通大道，一埕酒豈不是可到九霄雲外的南天門嗎？」

那年輕人循聲望去，突然一驚，一個

老叟，一支長約七尺餘的長旱煙管，戴一頂大沿邊竹笠帽，這人便是他剛才見過的，騎着那匹小得可憐的黑馬的老叟，他竟然跑到自己的前邊來了。

那年輕人不由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老丈你錯了，這三杯通大道的『道』字，非是指道路而言，乃是『天道』之道也！」

「哦！哦！照你這一說，我那南天門三字，應該改為無事無非非想天了！」

「在下在多事多非非為地，却不敢去想無事無非非想天，老丈是抬舉在下了。」

那老叟道：「古人說人，一杯在手，能消萬古愁，又說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無酒等明朝，人生對酒當盡歡，莫教金樽空對月，小子，你又何必想得那麼多呢？」

那年輕人道：「老丈，豈不聞，酒入愁腸愁更愁，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酒未至，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歌，黯盡孤眠愁滋味。」

那老叟突然哈哈大笑，大飲兩口說：「好一個殘燈明滅枕頭歌，黯盡孤眠愁滋味？小子，你是想求鳳啦？」

那年輕人黯然一嘆，默默不語。

那老叟又道：「這殘燈二字頗堪玩味，據我所知，當今之世，好好的人家，絕無用殘燈之理，除非是那『殘堡』。」

年輕人突然一驚說：「堡殘人也殘，兵殘心更殘，百殘歸一體，舉止不離殘，老丈對於『殘堡』，莫非有所見聞？」

老叟突然將大沿邊帽子向上一拉，露出一張瘦削的臉，兩道精芒四射的眼光，注意了那年輕人半晌才道：「小子，你打那『殘堡』作什麼？莫非你所言的急事，是與那『殘堡』有關？」

年輕人未及回答。

忽然聽得鋼杖拄地的鏘鏘之聲，從酒帘外走進個中年人，此人右足缺，一耳毀，就連那枝鋼杖，也有很多地方是殘缺不全，但他却是雄赳赳顯得很有精神的，向着靠門的破桌子上一坐喝道：「店家，拿酒來！」

老叟與那年輕人互看了一眼，却未說話。

因為這人出現得太過古怪，目光邪視，滿臉橫肉，眉中心斜劃着一道三寸長的刀痕，店家面帶恐懼神色把酒菜送上來。

中年人哼了一聲，便獨自把杯，狂飲不休，這樣連飲了十數大杯，方自看了兩人一眼說：「剛才是那一位提起了『殘堡』這兩個字？」

年輕人雙眉一挑，便待發話。

那老叟突然輕咳了一聲笑道：「我們剛才所言乃是蠶炒二字，並非『殘堡』，是閣下誤會了。」

「這蠶炒二字，如何解釋？」

「閣下當知道絲之源出自何處？」

「那是桑蔴之家，餵蠶吐絲，再結成果，蠶變蛹，用滾水以抽之。」

「是啊！絲既抽完，此蛹必斃，加油炒之，是為蠶炒，此乃下酒上品之食物也。」

中年人冷哼一聲道：「大爺雖殘一耳，但自信對音律之辨別，尚無差錯之處，剛才你們所云，明明是『殘堡』二字，何以謂之蠶炒，這不是魚目混珠嗎？」

那年輕人眉頭一皺，也跟着一聲冷哼道：「『殘堡』也好，蠶炒也好，與閣下又有什麼關係？」

那中年人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小子，你知道那『殘堡』之中住的是什麼人物？」

「據聞全是四肢殘缺，五官不全的怪物。」

中年人嘿嘿怪笑說：「承蒙過獎！」

他一邊說一邊故意將一條斷腿，斜擱在桌案之上，邪目視之。

那老叟一驚道：「原來閣下是『殘堡』出來的人物！」

「不錯！你們剛才提及『殘堡』二字，莫非對『殘堡』有所圖謀？」

「不敢，老朽祇是隨便說說，閣下的萬兒是？」

中年人將那彎曲的鋼杖一揚，冷笑道：「在下是李鐵拐。」

年輕人也冷笑道：「原來是個默默無名之輩！」

中年人看了他一眼道：「小子，你說得不錯，『殘堡』出來的人，大半都是無名之輩，可是論武功，却非江湖上一般高手可以與之比擬。」

老叟一舉手間，乾了一杯酒，笑道：「這一點老朽倒很相信，否則『殘堡』絕不會有今日之聲望。」

中年人咧咀一笑道：「老頭子，你倒很知機！」

老叟笑着說：「不敢，貴堡究竟座落何方？」

「崑崙山，峨嵋山，青城山，崆峒山，岷山，羅浮山，括蒼山，恒山，泰山……」

「貴堡究竟有幾座？」

「一座！」

老叟朗聲一笑道：「既是祇有一座，閣下却數了那麼多名山，叫老朽如何得知？」

中年人冷冷一笑道：「『殘堡』有『殘堡』的隱秘，你既然打探本堡之住所，已犯了本堡之大忌。」

那年輕人微微一楞。

此際忽聽得門外，柳林中有人嘿嘿兩聲冷笑道：「他不是『殘堡』的人，無所謂洩露身份，但是冒充『殘堡』屬下，同樣犯了『殘堡』之大忌。你們打探『殘堡』的情形，更不能相容。」

容字才出口，突見怪影掠空而入，白光連閃，那中年人已身首異處。

但白光仍未停止，反向老叟及年輕人的頭上繞去。

老叟貼地一滾，讓了過去。

年輕人一摸腰，掌中短劍向上一架，噹的一聲大响，他手臂忽發麻，身形連向後退，眼見怪影在半空一滾，發出冰冷的聲音道：「今兒晚上在前路見。」

語聲一落，怪影仍在半空中滾了出去，看他那自始至終四處不着實，而臨空變轉的身法，確是有點駭人聽聞。

年輕人看得有些目定口呆，那老叟却早已端起酒杯，大飲特飲！

年輕人緩緩的道：「老丈，這才是真正『殘堡』出來的人？」

那老叟看了他一眼，道：「難怪有人說：『殘堡』出來的人，均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小子，你看那手法，多麼乾淨俐落！」

年輕人看那死去的李鐵拐望了一眼，除了太陽穴有一小孔，汩汩流血而外，全身並無傷痕。

他不由心中一凜道：「今兒晚上他在前邊等着我們。」

「不錯，小子，你怕嗎？」

「將軍難免陣中亡，怕又有何用？」

「豪氣不小，可惜功力却差得太遠。」

「老丈，你是說……」

「我是說你，以你目前功力，在江湖上混混，足可以揚名立萬，如想要與『殘堡』門中人鬥，還得多下幾年苦功。」

年輕人苦笑的搖搖頭，店家在苦着臉搬屍體，好在這裡是山高皇帝遠，一坯黃土埋白骨，萬事便可皆休。

太陽已偏了西，這酒帘中的一老一少，才慢慢起程。

老叟衝着他一笑道：「小子，你的馬中看不中用，還是你走在前邊吧。」

年輕人白了他一眼，飛身上了馬鞍，馬鞭兒向空响起了，已順着單騎的小道向下飛馳而去。他心中感到奇怪。

那老叟的馬兒比驢還要笨，怎麼會跑在他前面來。

太陽越來越低了，柳林邊也越來越近了，前面橫起一道雲山，他勒馬收韁，舉目前望，突見左邊有一道黑影飛馳而過。

年輕人眼兒尖，他看清楚是那老叟拈着馬兒在向前奔，看那去勢之速，確實比自己的坐騎快得多了。

他心中暗笑，原來他就是這樣趕上我的，揮手間馬上一鞭，那匹白馬撥開四蹄便追了上去。日頭完全沒落了。

那老叟已在山邊等着他說：「小子，現在才來啦！」

年輕人道：「老丈，那『殘堡』呢？」

「別問啦！『殘堡』的人已在前面等着我們，走吧！」

年輕人隨着那老叟後面，他們不再騎馬，將韁繩牽在自己手中，一步一步的向山邊走去。

那年輕人道：「以你這樣高的武功，不會沒有名號吧！」

那老叟哈哈一笑道：「你問我的名號作什麼？」

年輕人道：「以後見面時，也好有個稱呼嘛！」

那老叟又笑了，笑得是那樣神秘的道：「現在尚不能告訴給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等我們的人已在前邊了！」

年輕人抬頭望去，果然路旁左邊的一株大樹下，站着一個殘缺不全的人。

那人看上去年紀已在四十上下的人，黑臉上長着絡腮鬍子，兩腿已齊膝的斷去，却裝着兩枝鋼杖，左目已瞎，右耳已殘，左手倒提着一把九耳八環刀。

只是那刀前半截已斷去，祇剩下後半截。

那老叟冲着他一笑道：「閣下大概就是真正『殘堡』的人物了？」

那人冷冷一哼道：「不錯！」

「約我等到此有何指教？」

「你們隨便打探『殘堡』的地址，是想對殘堡所有不利吧。」

「如果是呢？」

「那你就犯了『殘堡』之大忌。」

「閣下身手不凡，剛才在酒帘之中，便可出手，何必約我們到這裡來？」

那人冷冷一哼道：「你可懂得本堡的規矩？」

老叟搖搖頭道：「我不懂！」

「凡是犯了本堡之忌的人，必須以隱秘的身形，一招得手。」

「如果一招不能夠得手呢？」

「為了不洩漏身份與面目，那就得另約在無人之處決鬥。」

那老叟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如今我們已經來了，就憑你手中那柄斷刀？」

那人嘿嘿連哼了兩聲，道：「你別瞧不起我這柄斷刀，對付十個八個江湖高手，它仍可以大顯威風。」

年輕人揮手間，已從腰間抽出兩把短劍來，閃爍起兩道寒光，說：「你如有自信，那麼你就上吧！」

上字才出口，白光夾着怪影，已當面捲到，年輕人急切間架出兩劍，發出噹噹的兩聲巨响，年輕人連退三步。

那老叟呵呵的大笑道：「『殘堡』出來的人，畢竟是身手不凡啊！」

「老傢伙，你總得要試一試，今兒是十殿閻王請客，少不了一份了。」

那老叟慢步向前說：「朋友，你既是當上了閻王的使者，你就上吧……」

那人一聲冷哼：「也好，請了老的，再請小的！」

白光怪影再起，如狂風，似風雲，一聲慘叫，那怪影臨空捲走了，那老叟却悠閒的站在一旁，抽着旱烟，煙斗上在流着鮮血。

那年輕人露出驚異的眼光道：「老丈，你那一手太快了，我簡直無法看得清楚！」

那老叟笑着道：「小子，如果你能看得清楚我的招式，我就無法對付那『殘堡』的人了，走啦，先到前面找一個宿頭，我還有事情要問你。」

於是，兩人又牽着馬兒、爬上了山坡，年輕人一直默默的跟在那老叟後面，他們就像是一雙啞巴，誰也不肯說話。

天黑了，黑得像是毒龍潭的水。

再夾着些微的夜風，有些陰陰沉沉的，令人心底裡發寒，發毛。

那老叟突然用手一指道：「小子，你見到嗎？那燈火！」

年輕人興奮的哦了一聲，道：「我們可以投宿啦。」

「你別高興得太早，投不到宿還有一場架打！」

「老丈是說？」

「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兒可能是『殘堡』的前哨站。」

「『殘堡』會設哨站在這裡？」

「我老人家就是這樣的猜想，小子，你找『殘堡』到底是為了什麼？」

年輕人面色悽然，流下兩行清淚。

那老叟皺皺眉頭道：「這麼大的人啦，怎地還是如此沒出息？」

那年輕人毅然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

那老叟哈哈一笑，說：「你可別錯把狗熊當做英雄，大敵當前，豈可流淚，說吧！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是怎麼樣的漂亮法？」

「眼注秋波如碧水，眉畫遠山成翠烟。」

「哈哈，你爲何不說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她和你很好嗎？」

「嗯！」

「那你是爲了情？」

「不！還有恩！」

「你此去『殘堡』却是爲了怨，爲了仇，看不出你小小年紀，這恩怨情仇四字都給你佔盡啦，說吧！那女娃娃如何落在『殘堡』人的手中？」

「是黑夜被劫，留條示意，那條子只有兩個字，就是『殘堡』！」

那老叟突然不再問話，目注那一盞燈火，原來他們此時，離那燈火之處，祇有數丈左右，火光從茅屋的門隙中鑽了出來，閃閃的，微微帶着黯淡。

於是，兩人拴了馬，緩緩走到門前，年輕人輕輕把馬一推，那屋中除了一桌一椅以外，什麼也沒有了。

椅上坐着一個獨目書生，左臂已斷，桌上放着一把破舊不堪的摺扇。

獨目書生陰陰一笑道：「兩位請進，小生已恭候多時了。」

老叟笑道：「閣下原來也是『殘堡』中人？」

「不錯！在下正是『殘堡』中的刑堂堂主，獨目書生胡有德。」

「閣下不怕洩露身份？」

「對死人而言，多洩露一點，又有何妨？」

「可是，同樣犯了『殘堡』中之大忌。」

「小生身爲刑堂執法，可決別人生死，別人却無奈於我！」

「你的意思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好說，歷古以來，大都如此。」

年輕人突然大聲喝道：「你既身爲刑堂執法，當知道唐雪鳳姑娘的下落！」

胡有德陰笑道：「不錯！她已快成爲本堡堡主人的如夫人。」

「胡說，以她那樣的冰質玉骨，豈可嫁給一個殘廢的人！」

「殘廢的人有什麼不好！你當知道天下無十全十美的事，能從殘缺中現出美來，那才是眞的美。」

「我勸你速速放她出來，否則……」

「否則怎樣？就憑你那點微末道行？」

突然白衣飛空，一股強大的壓力，向年輕人當頭砸下。

年輕人左閃右拐，總是脫不了那股壓力的範圍，這正是一髮千鈞之際，忽聽得頭頂一聲悶响，身形一輕，已脫出圈外。

原來那老叟就在他危急之時，奮起神威與那獨目書生胡有德對了一掌。

胡有德冷哼一聲道：「好功夫，好掌力。」

那老叟呵呵笑道：「好說，閣下的功力確也不凡啊！」

「你可以報出姓名來了，免得死了之後，做一個無名無姓的糊塗鬼。」

「你是在問老夫嗎？」

「這屋中除了那小子之外，就是你了。」

老叟仰天一陣大笑道：「老夫是你的祖爺爺。」

旱烟管起處，已打出一片幻光，胡有德閃身間，摺扇已抄在手中，兩個絕頂的高手，在二十方圓之內，展開一場罕見的龍虎生死搏鬥。

年輕人手握短劍，緊站門邊，但是急風在旋，暗風在轉，聽不到兵刃相撞之聲，他看得有些眼花繚亂。

這樣整整一個時辰，突然燈光一黯，聽着一聲慘叫，一條黑影撞破屋頂飛掠而去。

年輕人輕呼了一聲：「老丈！」

那老叟擦亮了火摺子，將燈燃點着，說：「小子，這傢伙武功蠻不錯！」

年輕人借着燈光，見老叟一套衣衫，已有兩處破損。

由此可見他們剛才的打鬥，是非常激烈的。

那老叟又道：「小子，收拾一下，咱們就在這兒歇宿一宵吧。」

年輕人笑一笑，笑得那麼悄然，他找了一堆乾草，舖在地上，將身體慢慢的躺在上面。

那老叟却在另一頭盤膝而坐，閉目養神。

這一宵他們睡得提心吊胆，直到三更時才朦朧的入睡，到太陽晒到了屁股上，年輕人尚在睡意猶濃。

那老叟在他的背上輕拍了一下道：「小子，快起來趕路啦！」

年輕人一驚而醒，兩人又牽着馬向山上馳去，山勢那樣的險惡，眞是舉步艱難。他們雖功力好，可是帶着馬，馬兒爬得滿身是汗，鼻孔中不斷的冒出白煙來。

那老叟又道：「小子，我們人受得了，這馬兒可受不了，留下牠們吧。」

年輕人道：「不行！我們下山時沒有代步。」

那老叟神秘的一笑道：「小子，我此去能否回得來，尚成問題，祇要能平安的回來，還愁找不到代步的嗎？」

年輕人點點頭，右手一鬆韁繩，左手揮起一鞭，那匹白馬發出希聿聿的一聲長鳴，向山坡下飛馳而去。

那老叟就是將手一鬆，任由那匹黑馬自由自在的跑走。

他却飄起身形，向左側一座山頭縱飛而去。

年輕人隨後便跟，祇是他的輕功與那老叟相差實在太遠了，不到一刻工夫，已被拋下一大截，當他已到山嶺之時，那老叟已與一個怪客大打出手。

那怪客生得異常醜陋，黑黑的臉口，疤紋滿佈，鼻口出現一個大洞，兩隻耳朵已平平被削去，左腿彎曲難伸，光憑一條好腿，支撐着整個身體的平衡。頭髮長得發紅，直披到肩，雙手執着兩支殘缺不全的長劍，劍光隨着他身形的在閃着，不用說，這也是『殘堡』中的人物了。

年輕人抽出短劍，靜靜的站在一邊，

只見兩人動作異常緩慢。

那老叟每走一步，必隨即發出隆隆的悶响，怪客那兩枝殘缺不全的長劍，却發出凌人的威勢。

兩人相持了一個時辰之際，額角上都流下了汗水。

顯然是他們勢均力敵。

那年輕人不禁有些心驚，「殘堡」隨便挑出來的一個人，就可與老叟打個平手，照此情形看來，此行「殘堡」，很難得到好處。

他緊緊皺起了眉頭，以往的那種傲氣，隨着現實環境而轉變。

突然間眼前黑影翻飛，帶着哀嚎聲中，那怪客已如風而逝。

那老叟這時面色蒼白，就地盤膝而坐，在調元運氣。

年輕人情不自禁的到他身邊，爲他護法。

這時，太陽已高高的升上頭頂，老叟才霍然而起，衝着年輕人一笑道：「小子，你可曾看見了，那不過是『殘堡』中的一個小小堂主，已經夠我老人家的打發了！

「所以說我們此行凶多吉少！」

「你明白就好了！」

「祇有一點我尚不明白。」

「你說，那一點？」

「我之去『殘堡』，是爲了救我童年舊友，唐雪鳳姑娘，而老丈却因何要冒此危險？」

那老叟笑了一笑道：「小子，你知道嗎？你是爲了你自己着想，我是爲了大家着想，走啦！我們先找食的去！」

於是，兩人又翻過了另一座山嶺，峽谷中露出了一片菓林，樹上結滿了野菓，他們老少飽食一頓，便躺在大石上休息。

年輕人默默沉思，突然說：「老丈，萬一我們？」

那老叟又笑了一笑道：「小子，你怕死了，是嗎？」

年輕人搖搖頭說：「我不是怕死！如果我死了仍救不出唐雪鳳姑娘，那才是眞的可怕！」

那老叟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如果我死了，而那『殘堡』仍然存在的話，我的死那也就太不值了。」

「我們得想個辦法。」

「想辦法？有幾句話你聽人家說過嗎？」

「那幾句？」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說：船到橋頭自然直。」

「這是聽天由命的打算。」

「說實在的，處於我們目前的情形，除了憑自己的機智應付當前環境之外，其他一切不是聽天由命是什麼？」

年輕人又答道：「是啊，一切聽天由命！」他沉默了一陣又說：「老丈與你交手的那個『殘堡』的堂主，叫什麼名字？」

那老叟道：「他是『殘堡』白虎堂堂主，渾號『斷劍』郝天雄。」

「一個堂主竟有如許的武功，他們的護法可就更不得了的人物？」

「說得是，我剛才已經說過，聽天由命。」

「老丈，從入山到現在，已經連傷了他們三人，這份功力，在下是敬佩得很，只是，爲什麼不將他們整個留下來？」

老叟微微一笑道：「我老人家不到最後關頭，是不會殺人的。」

他們老少正談得出神，忽然聽得左邊喇的一聲响，有一條窈窕的人影，站在一條崎嶇的山道，向前急奔而馳。

觀那身法去勢之速，輕功要超過那年輕人兩倍。

老叟又說：「小子你且在這裏歇着，我去探探他的底子。」

他底字才出口，身形已躍上了半空，祇見那老叟雙脚不斷的在空中交錯，猶如天馬行空。

年輕人看得有些目定口呆，一掌打在自己的腦袋說：「我怎地如此差勁？」

那老叟說得不錯，以他的武功，如果想在江湖上揚個名兒，立個萬字，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如果想與「殘堡」中人相對那就是差得很遠。

奇怪，這些殘廢人，用的又是殘缺不全的兵刄，偏偏是個個武功高得出奇。眞是天下事無奇不有了。

年輕人越想越難過，當初自己爲什麼不好好的練功？他正自責，忽然聽得一陣脚步聲遠遠的傳來。

突然一驚，急忙將身形隱藏於草叢之中，凝目向外偸窺，只有兩個人緩緩的走着，一個斷了臂，左手倒提着一把斷齒的鈎，一個是瞎了左眼，却握着一把斷刀。

不用說，這兩人都是「殘堡」中的人了。

年輕人屛住呼吸，聽那斷臂的說：「老二，何大成就高升了。」

瞎眼的說：「何大成他憑什麼晋升？」

斷臂的說：「他願意自殘一臂，由左護法敎他一套子午斷魂掌法。」

瞎眼的嘆道：「老大，不是我說，這『殘堡』中可眞有點邪門，爲什麼學一點武功，却要把自己的軀體毁去一部份，結果弄得四肢五官殘缺不全，武功再高又有什麼用，我眞後悔爲什麼要自毁一目，而加入了『殘堡』？」

斷臂的突然噓了一聲道：「你說話可得小心，萬一給別人聽到了，這個亂子就可大了。」

聽他們的口氣，「殘堡」中的人並不是天生殘廢的，而是說武功越高的人，殘缺的成份越多，這大概是「殘堡」的習武規格。

年輕人在草叢中聽得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了。

他突然靈機一動，竄身而出，大聲道：「兩位既有後悔之心，因何不離開『殘堡』？」

那兩人同時轉身喝道：「你是什麼人？」

年輕人一笑道：「你們看在下四肢健全，五官無缺，當然不會是『殘堡』的人？」

斷臂人一揚護手鈎，喝道：「你是在笑老夫等殘缺不全！」

「不敢，如果閣下等再不悔悟，可能四肢俱毁，將來舉步之間也須要人扶持了。」

「嘿！四肢俱毀，談何容易，整個『殘堡』中除了堡主之外，沒有一個是四肢俱毀的人。」

「如此說來，你們堡主是個四肢俱毀的人？」

瞎眼的叫道：「老大何必跟他嘮嘮嗦嗦，捉他見堂主去。」

斷臂人一橫斷鈎，已向年輕人下盤掃去。

年輕人右手短劍向下一擋，一聲大響，手臂兒感覺有點發麻，心中大驚，知道光憑武功，難以解決問題，便哂然一笑道：「你們二人眞的要捉我見堂主？」

「你私入禁地，犯了本堡大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你們洩漏了『殘堡』的秘密，說堡主是個四肢俱毀之人，在下見了你們堂主，也當將此話言明。」

這時二人一聽，吃驚的退了一步，道：「你眞的要說？」

年輕人一笑道：「要我不說也可以，但我們必須要攜手合作消滅『殘堡』。」

「就憑我們三個人這微末道行？」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總不能看『殘堡』中人，行兇作惡，爲患江湖，禍害武林。」

瞎眼人道：「小兄弟，此話當眞？」

年輕人道：「如果不眞，我何必冒着生命危險，來闖這『殘堡』。」

斷臂人道：「你來『殘堡』也許是另有圖謀吧？」

年輕人道：「當然有，不過，最終目的是與『殘堡』作對的。」

「什麼圖謀？你能說出來嗎？」

「我有個童年好友，叫唐雪鳳姑娘被『殘堡』中人捉去……」

瞎眼人吃驚的說道：「小兄弟，不是我說，如果你要救唐雪鳳姑娘，可得今晚動手？」

「爲什麼？」

「因爲堡主要娶唐姑娘做妻子，而且在未成親之前，必須廢去一臂，你該知道，這『殘堡』之中是沒有四肢俱全五官完整的人。」

年輕人聽得大急道：「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斷臂人道：「如果你眞想救唐姑娘，我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話可說在前面，這希望太渺茫了。」

年輕人毅然的點點頭，道：「明知不成，也必盡力，兩位貴姓？」

兩人道了姓名，原來瞎眼的姓丘名永光，斷臂的姓洪名法海，此二人未加入「殘堡」之前，原來是白道上的高手。

在一次偶然機會中，被「殘堡」主人羅致，軟硬並施，使他們各殘肢體，而加入了『殘堡』。

丘永光問道：「小兄弟，你呢？」

年輕人道：「小可姓金名生明，原屬武當門下。」

洪法海雙手一拱手道：「小兄弟原來是名門正派的子弟，在下等失敬了。」

金生明道：「不敢，此後尚須二位多多幫忙！」

洪法海未及答話，聽得有人冷哼了一聲：「丘永光、洪法海，你們兩個胆子不少啊，竟敢商議背叛『殘堡』來了。」

大石邊出現一個人，一雙手臂似乎是齊根斷去，另裝着兩隻鋼手，銀光閃閃，二人大吃一驚說：「是……冷護法？」

那人冷哼一聲道：「不錯，正是老夫，你二人可知罪麼？」

洪法海面色一變道：「冷護法，從現在起我們已不是『殘堡』中人了，這個『罪』，似乎不能加諸在我們頭上。」

「可是你們已叛了堡主，如按堡規處置，應該是五馬分屍。」

丘永光振聲道：「冷護法，但以你老的武功，在武林中也應該是個有頭有面的人物。因何甘心自殘肢體，作人奴隸？」

冷護法朗聲一笑道：「想不到啊，你們二人竟然向我說起教來。」

兩隻鋼手霍地一分，向兩人硬抓過去。那聲勢猛得駭人聽聞。

洪法海與丘永光兩人急向左右一分，搜出兵刃，各施展絕招向對方攻去。

冷護法朗聲笑道：「你竟然向老夫動手，莫非眞的想作反造次不成？」

丘永光怒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就躲不過，在下等必拚命闖出去！」

於是手中斷刀一晃，直砍對方小腹，同時洪法海的斷鈎，却向冷護法右肩削去。

冷護法沉肩閃步，避開兩招，同時出手如電，扣住了兩人的手腕。

兩人大驚失色，因爲處此情形之下，祇耍對方一運力，必落得終身殘廢。

冷護法就握着兩人的瞬間，突然又雙手一鬆，後退了數步，仰天一陣大笑，這突其如來的動作！不但丘永光與洪法海兩人有些愕然。

即使在旁的金生明亦感到莫名其妙。

冷護法一陣大笑之後，方始說道：「知道老夫因何不殺你們兩人嗎？」

洪、丘兩人默默的搖頭。

冷護法又道：「老夫潛隱『殘堡』，已過十年，這十年來我自殘雙臂，爲的就是要找幾個志同道合之人。」

洪法海道：「莫非冷護法……」

冷護法點點頭道：「不錯，我化名冷如冰投靠『殘堡』，其目的便是要摧毀『殘堡』，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丘永光搖搖頭道：「請護法明示？」

冷如冰道：「老夫姓余名破浪。」

丘永光吃驚的道：「原來是太極門的余老爺子，我等當眞失敬了。」

余破浪輕輕的嘆道：「現在我們是自己人了，大家不必客氣，你們要救那唐姑娘，老夫可協助你們一臂之力。」

金生明連忙上前叩謝，此際忽然有人喝道：「好啊！你們胆子可眞的不少，竟然聚衆密謀反叛『殘堡』，我老人家如果將此事稟告堡主，可也是奇功一件！」

場中四人均大吃一驚，分別抽出兵刃，來人已飛身落地。

金生明連忙上前叫了一聲：「老丈！」

余破浪朗聲笑道：「我估道是誰唬了我一跳，原來是許老哥。」

此人正是與金生明同來的老叟，江湖上聞名的「神偷」許華山，一生玩世不恭，專幹些劫富濟貧的工作。

他看着余破浪搖頭嘆息道：「余大俠

，難怪江湖中久未聞你之名，原來你爲了挽救武林未來，竟然自殘肢體，混到那『殘堡』來了。」

余破浪給三人引見過，然後也嘆道：『殘堡』是武林中未來之禍，可惜一般習武之人，均顧自己的聲譽和地位，彷如未聞，余某自問以武功而言，絕難是『殘堡』之敵。因此才不顧生死，混入『殘堡』，許老哥怎地也到了此處？」

許華山笑道：「我們是誤打誤撞到這裡來的。」

接着便將前後經過的說了一遍。

余破浪道：「難怪那刑堂護法『獨目書生』胡有德及白虎堂堂主『斷劍』郝天雄兩人皆受了傷，估道誰有此功力，原來是你老偷兒。」

「神偷」許華山笑道：「說實在的，我到這兒來是準備闖出去了，沒想到還能遇上你們幾個知己。」他說到這裡停一停又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殘堡』之中，又有另外强敵侵入啦！」

余破浪一愕道：「誰？」

「神偷」許華山搖搖頭道：「此人我不認識，從背影看來是個少女，那份輕功，連老朽也追不上她！」

余破浪道：「許老哥，馳譽江湖數十年，一向以輕功最好，而且亦很自許，看來此女必是名門之後。」

許華山道：「有可能，不過這樣也好，最起碼我們會多了一個幫手。」

余破浪同意的點點頭，看看天色道：「老朽現在化名冷如冰，在『殘堡』中任護法，現在我巡查的時間已到了，得要回去覆命交差報到了。」

許華山道：「以後我們如何聯絡？」

余破浪道：「據我所知，這『殘堡』週圍十里內，防守極爲嚴密，你們可得找個隱秘的所在先行躲藏起來再說，有什麼消息，我自然會傳遞給你們。」

丘永光突然道：「這左邊不遠處，有一座秘窟，『殘堡』中巡查難得到那邊去一次，諸位何不在那邊暫時躲藏些時，然後待機而動？」

許華山點頭道：「這樣也好，就煩丘兄帶路。」

丘永光道：「不敢！」

返身便去，金生明突然止步道：「余老前輩，那唐姑娘？」

余破浪道：「你放心去吧，今晚我會俟機將她救出來的。」

金生明這才安心的走去。

這是一處非常隱秘的山洞，離「殘堡」就有二里左右，洞外是一條狹谷，洞口有許多荊棘在遮掩着，不時聽到細細的流泉之聲

丘永光將許華山和金生明二人送到此處，便逕自回去。此後，洪法海又奉了余破浪之命，送來了許多食物。

這時，已是黃昏左右，太陽早已被山頭遮蓋住，反射出一道道的餘暉，天空偶而響起歸鴦的鳴咽。

金生明此刻急躁的站在洞口，看着那天空中片片的雲彩，在慢慢的飄過，他情不自禁的長嘆了一聲。

許華山道：「小兄弟，凡事都得沉着點，急是沒有用的，我相信那余大俠會將你的事情緊記在心裡，進來吧！喝杯酒解解悶。」

金生明於是無奈的舉步緩緩的走進，說：「許老爺子，我眞担心唐姑娘的安全。」

許華山遞過一杯酒給他道：「因爲你太關心她了，所以你心中就會很亂，如果你稍能想開一些，也就不會這麼樣的煩惱了。」

「可是我怎能想得開？放得下？」

「大凡一件事情的發生，考其原因，絕不會是單純的，因此當事人必須要沉着應付，盡其人力，以待天命，否則不獨於事無補，反而會越弄越糟，快喝杯酒定定心神吧，今天晚上余大俠必有消息傳來。」

金生明無可奈何的喝下許華山遞過來這杯酒，眞是酒入愁腸愁更愁，眉頭皺得更緊。外面的天色已慢慢的黑了下來，黑得有如伸手不見五指，晚風也慢慢的吹着，鶯兒已停止了鳴咽，代而起之的是夜梟的厲叫。

金生明與許華山二人，倔促坐於石窟之中，却不敢燃燈火，主要是怕被敵人發覺，而壞了大事。

可是他們又無法入睡，於是兩人唯有對面而坐，用極小的聲音，在談論着一些「殘堡」的事情。

金生明悄悄的道：「許老爺子，這『殘堡』……」

許華山道：「五十年來武林中人的演變，這『殘堡』確實是個最駭人聽聞的地方，不獨住的地方殘，堡中的人殘，其兵刄也殘，心中更殘，如果眞的讓他們如願以償，今後武林中將永無寧日。」

金生明搖搖頭道：「以『殘堡』這樣龐大的勢力，憑我們幾個人，我眞不敢想像。」

許華山道：「小子，你眞的以爲祇有我們這幾個人嗎？」

金生明道：「除去我們經常見面的幾個人之外，在下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了？」

許華山沉默半晌才道：「當然，如果『殘堡』將我們一舉消滅了，這也是沒有法子之事情，否則我們將會得到更多的後援。」

「爲什麼？」

「因爲茫茫武林之中，不乏正義之士，只可惜的是這些人各據一方，平時又少往來，遇到有事，很難集合在一起。萬一，我們這一舉能夠稍有所獲，必然轟動武林，那些正義之士，也必紛紛趕來增援。」

金生明點點頭道：「這話也許是不錯，可是萬一那些增援的人遲來了，弄個遠水不能救近火，那我們這個觔斗可栽得大了！」

許華山道：「什麼事情都要靠一分運氣，兩軍對壘之際，誰又敢說穩操勝劵？」

金生明聽得默然一陣，許華山突然噓了一聲，說：「有人來了！」

於是兩人隱避着身形，向洞外望去，果是一條黑影，如飛的向山谷口飛馳而來。

金生明悄聲的道：「許老爺子，此人是四肢俱全，看來不是『殘堡』的人？」

許華山道：「目前尚難斷定，且待他走近時再說。」

那人身形如兔起鶻落，不一會，已到了石洞之前了。却原來是個窈窕身材的少女，但聽她悄聲叫道：「生明哥，你在嗎？」

金生明聽得一陣激動的說：「雪鳳，妳始終逃了出來。」

來人正是他冒險犯難所要尋找的唐雪鳳。

唐雪鳳飛撲入洞中，被金生明抱個結實，突然眼前一亮，許華山已劃了個火摺子，說：「小子，是她嗎？」

金生明藉着火光看去，見唐雪鳳淚流滿面，臉色也比前蒼白得多，悽楚的道：「不錯，是她，是我的雪鳳妹妹，雪鳳，妳是如何逃出來的？」

許華山滅了火光，唐雪鳳道：「是余大俠偸偸救我出來的，他要我到這裡來找你！」

金生明嘆道：「雪鳳，妳瘦了！」

唐雪鳳道：「生明哥，你也是。」

「自你失踪之後，我心急如焚，到處找尋『殘堡』下落，在江湖奔走數月之久，唉，在這數月當中，我食不知其味，寢不安於枕，幸好皇天不負有心人，畢竟給我找到這地方來了。」

「生明哥，我知道你一定很焦，其實我也跟你一樣急的，你該曉得，萬一我被毀肢體，而嫁給那個四肢全無的殘廢人，我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得上天可憐，我們又終於見面了。」

金生明又傷感的道：「是啊，我們終於又見面了。今後我們永遠不再分開了。」

許華山突然說道：「唐姑娘，那余大俠沒有與妳說別的話嗎？」

唐雪鳳吃驚的哦了一聲說：「這位是許老爺子吧？余大俠說這兩天堡中防守太嚴，請你們稍作等待，飲食自然有人送來此處。」

神偸許華山哦了一聲道：「如此說來堡中又發現了外敵來侵不成？」

唐雪鳳說：「聽說是個女子，此人武功很高，堡中出動了七八個高手，仍然讓人家逃走了。」

許華山喃喃的道：「那可能就是我追失了的那個女子。」

唐雪鳳道：「那就是她了，余大俠也曾提及，許老爺子，我看……」

看字剛出了口，許華山又輕輕的噓了一聲，原來此時有一陣極爲輕微的脚步聲，正向洞口慢慢的移近。

三人神色一怔，留神望出，一條黑影來到了洞口而止。

忽然有人輕聲叫道：「許老爺子，在下洪法海送食物來了。」

許華山道：「我們飲食足夠二天之用，何必這麼早送來？」

洪法海道：「余大俠說堡中發生連串事故，以後來此，恐不大方便，故請我多送來一些食物，以防不時之需。」

金生明伸手接過竹籃，許華山道：

「余大俠沒有交待別的話嗎？」

洪法海道：「余大俠說這兩天風聲太緊，要許老爺子等人盡量隱秘些，小心一點爲妙，我不能在此地久留，我去了。」

許華山說道：「你去吧！我知道了，你們也該小心一些。」

「謝謝許老爺子的關懷！」洪法海應着便走了。

許華山嘆了口氣道：「看來『殘堡』之中，倒確眞是龍潭虎穴了。」

唐雪鳳道：「可不是嗎？我被他們關了幾個月，除去指定一人送茶水之外，其他什麼也見不到。」

金生明道：「看來如果我要打聽『殘堡』的內情，只怕並非易事。」

許華山道：「如果『殘堡』的內情那麼容易外洩，江湖中人對『殘堡』的看法，就不會那麼樣的神秘了。」

唐雪鳳道：「許老爺子說得是，但目前倒有一條好的路子，我們可以從余大俠那裏得到『殘堡』中的內情。」

神偸許華山道：「話雖是不錯，但我們亦不能太接近余大俠的，否則弄巧反拙，那就不大化算了。」

金生明道：「不如是？那應如何？」

許華山道：「余大俠爲了挽救武林浩劫，才自殘雙臂，隱姓埋名投身『殘堡』，如果我們接近太多，萬一因此而洩露了他的身份，不獨能解除武林浩劫，也枉費了余大俠十年的一片苦心，這樣一來，非但他這雙臂冤枉斷了，就連他的生命也難以保存。我們豈不成了千古罪人？」

金生明聽得滿身冷汗，連忙說道：

「正是，正是！」

餘音猶繞，忽聽洞外有人冷哼道：「就是你們不與余大俠接近，我也知道了。」

洞外三人大吃一驚，三條身形先後飛躍出洞，將那人圍在當中，原來是個體態輕盈，婀娜多姿的少女。

黑暗之中，雖然看不清她的面貌，但那嬌軀，那音調，却使人見而難忘。

神偸許華山冷冷一哼道：「我看姑娘五官端正，四肢俱全，想必不會是『殘堡』中的人吧？」

少女一聲嬌笑聲，說：「那也很難說，『殘堡』中人不見得就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許華山道：「據老朽所知，那『殘堡』之中，確無十全十美之人，姑娘是在說笑了！」

「看來你對『殘堡』的內情，倒也知道不少？」

「老朽也是知道不久，姑娘來意可以說明了吧？」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請說！」

「剛才你跟踪我，所爲何來？」

許華山輕輕的一笑道：「姑娘來此就爲了這一件事情嗎？」

少女冷冷的笑道：「不錯。」

「那我可以坦白告訴姑娘，因爲我發現姑娘不是『殘堡』之人，因此才跟踪姑娘，準備在必要時，跟妳作個接應。」

「你有那麼好心？」

「姑娘請妳別忘記，我們都是同道中人啊！」

（未完・上）



上文提要：

柳花花相遇了皇甫霏緬懷舊情，重建立某種程度的友誼，只是朋友而已……獨孤美仍在鏢局等候柳花花，白則七在旁邊相陪，結果柳花花不來，却來了岳光輝，眞是意想不到的事，原來柳花花已回飛鷹堡去了，這是戰略上的策略，岳光輝乍見獨孤美，喜出望外，預料沒有落空，人質在手，兩廂談判，希望得到完滿解決……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折回遇勁敵　險勝殺毒梟

獨孤美聞言心中竊喜，將刀放下：

「我們之間還有什麼話好說？有嗎？」

岳光輝支吾了半天，却說不出話來

「是否，」獨孤美却說了：「你想留下我作爲談判的本錢？」

此語一出，衆人一陣騷動。

他們這時才警悟到馬連艮已經逃走，當然是逃向「飛鷹堡」，那麼他們必然會遭到被圍剿的命運，他們這時也總算明白岳光輝何以遲遲不肯殺眼前之人了。

一時間，那些黑衣殺手個個眼露驚惶之色，其中，有人忍不住開聲：「這下完了，我們辛苦了一整夜，還是被人逃走了。」

「這一走，事情不是整個爆發了嗎？」

「抓住獨孤美與敵人談判，有用嗎？」

「只怕很難，如果敵人假意妥協放過我們，俟我們放了獨孤美，難保他們不會食言再追殺我們？」

「是呀，我們既已漏了底，就算他們不殺我們，咱們再也不能搞大麻賺錢啦！」

「非但不能再靠大蔴賺錢，最要命的是只怕以後很難在江湖上立足了。」

一時間，羣情洶湧，你一言我一語的鼓噪起來，岳光輝連忙張臂大聲說：「弟兄們，大家靜一靜，大家靜一靜。」

可是，那些黑衣殺手無論如何已靜不下來，因爲這關切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問題，仍然有人在議論着。

「既然沒錢賺，那我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是呀，不管談判得成不成，咱們是已到了底，沒什麼搞頭啦。」

「那怎麼辦呢？」

「你說呢？」

「當然是『散水』啦，各自逃命要緊，難道你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沒有！」

突然，有一撮人掠牆而走。

岳光輝立刻大喝：「不准走，快留下。」

那些人頭也不回，飛也似的掠過了牆頭。岳光輝馬上又發出了命令：「弟兄們，快去截下那批叛徒。」

果然，大家都轟然追了出去。

但是，却一個也沒有回來。

岳光輝呆住。

他差點昏了過去！

他怎麼也想不到，他那引以爲傲的三、四百名「精兵雄師」，竟然就在一瞬間跑個精光！

樹倒猢猻散，這句話好像不對——他這顆樹未倒，猢猻竟然已全散光！

他這一刹間，終於領悟出了一個事實：

——以「利」結合的伙伴，利在人生，利盡當然也人盡！

——沒有「感情」做基礎的團體，就像是蓋在沙漠上的房子，隨時都有傾覆的可能！利，固然重要，但若是「純利」而無感情成份存在，那麼，利就好像一把尖銳的刀，很容易便會反過來傷害自己！

岳光輝現在就是這樣。

他始終認爲以「大蔴之利」能控制部屬，而忽視了人是感情的動物，從不與部屬

講感情，想不到一旦利盡的時候，部屬棄他如敝履，居然不顧他死活，全部各自逃生去了！

這對岳光輝來說當然是個致命的打擊。

一時間，他欲哭無淚，恨不得立刻死去！

他眞的想死。

他也知道自己一定會死。

但，他却不願意如此死去；至少，在他死前他還要殺一個人才甘心！

殺誰？

當然是獨孤美！

*　*　*

獨孤美與白則七做夢也想不到，那麼多敵人竟然因爲獨孤美一句話而做鳥獸散，一時間兩人也著實像中魔般的呆住了。

他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禍從口出？不，有些時候利也能從口出啊，不是嗎？

至少對獨孤美來說，她就因爲那句話而救了自己與白則七。

噢，不，現在還言之過早。

——因爲就在他們還未回過神來的時候，岳光輝驀然對他們出手！

*　*　*

人在遇到巨大壓力驟然消失的時候，很自然的就會鬆懈下來。

獨孤美與白則七就是這樣。

當他們確定那些敵人一溜煙的跑得精光的時候，他倆忍不住長長吁了口氣，居然忘記了還有一個岳光輝仍沒離去。

因此岳光輝一對他們下手的時候，他們立刻又步上了一個更可怕的危機！

岳光輝這一擊，當然是全力一擊，他立意置獨孤美於死地！

現在他已無所顧忌，因此他理所當然的射出了他的看家暗器。

——雪芙蓉。

*　*　*

雪芙蓉，這名字頗雅緻。但是你如果見過它，便不會覺得它雅緻了。

江湖上見過「雪芙蓉」的人當然有，只是不多，最主要的是見過的人非殘即死。

據說岳光輝這手絕門暗器從未失手過，百發百中，絕無倖免。

究竟，「雪芙蓉」是副什麼樣子的？

*　*　*

獨孤美和白則七現在當然見到了名馳江湖的「雪芙蓉」了。

他們只覺得眼前週匝忽然飛射出了一朵朵美麗而嬌艷的芙蓉花，然後立即感到全身泛起一股冷意，彷彿置身於冰天雪地中！！

這，就是他們乍眼見到「雪芙蓉」的初步感覺；然後，他們就有一股昏眩的感覺！

特別是獨孤美，她只覺得那一朵朵的芙蓉花好美，美得令人心顫，尤其是在晨光的照耀下，閃爍着絲絲銀光，又彷彿是出水芙蓉，嬌艷欲滴，但，她同時也覺得那股寒意愈來愈重，整個人幾乎就要僵住……

白則七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他很快警覺到那朵朵芙蓉花其實是細如牛毛的毒針，而那股雪寒之氣就是那些毒針發出來的，他內功深厚，自然不會被那股幻像迷惑住，他想躍身跳開，但怕一躍開，身旁的獨孤美便要遭殃，肯定要被射成蜂巢，因此他只好用力去推開獨孤美……

他不僅推開了她，而且一把就把她推下了屋頂去。

可是，也因爲這樣，他自己却無論如何躱不開了！

——現在不管他輕功多快，肯定那「雪芙蓉」會射穿他週身！

儘管如此，白則七還是拚命一試，畢竟生命關頭任何機會都不容錯過！

——他順着推開獨孤美的勁勢，整個人奮力往地下跳下去！

居然，他發現自己成功了！

*　*　*

可是，當白則七抬頭一望，他才知道自己實際上並沒有成功。

——那是因爲在千鈞一髮之際有人突然出現而救了他的緣故。

救他之人竟是柳花花！

只見柳花花手持長劍，傲然立在屋頂上，顯然岳光輝的「雪芙蓉」全部被他擊落。

柳花花身旁還立着一名黑衣長髮的女人，白則七從這個角度看不到那人的臉孔，他不知道那女人是誰，他只想知道另一個女人——獨孤美的情況怎樣了。

他知道獨孤美武功不好，方才被他用力一推從屋頂摔到地上，肯定夠她瞧的了。

果然，他轉頭一看，見到獨孤美摔在地上竟然爬不起來了！

他立刻奔前去扶住她：「獨孤美，妳覺得怎樣，不要緊吧？」

「還好，」獨孤美一手撐地，一手支着水蛇腰子，痛得直皺眉：「只不過覺得好像腰骨折斷了，媽，痛死我了……」

*　*　*

岳光輝的臉色非常難看。

比死人還難看。

他憤怒的瞪着柳花花。

當他看清楚立在柳花花身邊的女人竟是皇甫霏的時候，眼中簡直就要噴出火來！

他怒瞪着皇甫霏，咬牙切齒道：「皇甫霏，妳爲什麼要救他？」

「因爲，」皇甫霏冷漠的望着他：「他曾經是我的男人。」

「妳！……」岳光輝氣得牙齒咬得格格作響：「怪不得妳『快樂山莊』的人馬都沒有來，這次的行動完全是敗在妳這個賤人手裡……」

「岳光輝，廢話少說了！」柳花花冷冷喝斷他的話：「你是束手就擒，還是自行了斷……」

「我有些話要問皇甫霏，」岳光輝大聲說：「皇甫霏，原來妳早就和那個花花公子有過一手，妳也跟我上過床，現在妳居然又回到他的懷抱裡，是否他比我更能令妳舒服？妳這個人盡可夫的婊子……」

「住口！」柳花花猛然喝斷他的話。

同時他也撲向岳光輝。

急急的撲向岳光輝！

*　*　*

柳花花立意殺死岳光輝。

只因爲他方才那句話像針一樣刺進了他的心房。

他不能容忍岳光輝揭皇甫霏的「瘡疤」。

皇甫霏究竟有沒有和岳光輝上過床？江湖上誰也不知道。

其實，江湖中人本就對「上床之事」看得很淡，他們認爲未婚男女誰跟誰上床，就和母雞下蛋一樣，那是既稀鬆又平常之事。

——現在的江湖，大家所注意的無非是「名」與「利」，特別是對利愈來愈看重，似乎有一種「爲利不擇手段」的趨勢。

上床，實在是小事，至少大家都有「關我屁事」的感覺。

而皇甫霏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又是雄霸一方的「快樂山莊」的女主人與知名劍客，雖然愛慕她而向她求愛的男人可以堆得比喜馬拉雅山高，但誰也不曾見過她和那個男人親密出現過，因此對皇甫霏的謠傳揣測總是難免，而通常謠傳她是個「冷感」的女人，誰也不曾說過她跟那個男人上過床。

現在，岳光輝當着柳花花的面說皇甫霏跟他有過「一腿之交」。

其實，皇甫霏未曾嫁人，她愛跟那個男人上床，那是她的自由，誰也管不着。

柳花花當然也管不着。

但是，不知怎麼的，柳花花心頭偏偏就是冒起了一股醋意！

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不管是小人或老人，永遠都會有醋勁，柳花花算是非常豁達的男人，至少在男女之事他看得已很開，居然也避免不了醋勁大發。

這，或許跟他廝殺了一整晚，仇十洲之死，朱媚之死，令他身心疲憊、心情極度惡劣有關，而致使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也或許，在他不自覺的內心深處，他本就不容許任何人侮辱皇甫霏。

畢竟，他仍深愛着皇甫霏。

雖然，他曾經恨過皇甫霏絕情而去。

但是，他閱歷過無數人生之後，他却反而覺得對她有一種歉疚。

——男人，本該就是有能力提供一個最起碼的生活環境給自己所愛的女人，才有資格談嫁娶。

——愛情，永遠不能當飯吃。

——戀愛可以無條件，婚嫁是絕對有條件的。

柳花花想通了這一點，所以他一點也不恨皇甫霏。

因此柳花花急急的撲向岳光輝欲殺之「滅口」，實在也是一種可理解的心態。

＊　＊　＊

高手搏招，當然要快，却不能急。

急，難免就會亂，至少會有不穩與不準的現象發生；因此，高手過招忌在「急」。

柳花花現在居然急起來，而且是非常急。

可以說，自他成名之後，他與人交手從未有過這種情形發生。

現在，他却急着出招、出劍。

岳光輝却不急。

他甚至好整以暇的浮起一絲笑容——得意而頗爲自滿的笑容。

因爲他已找到了柳花花的空門。

空門，也就是死門的意思。

高手搏殺往往是「一招」，在這如白駒過隙、快如流星的一招裡，誰能找到對方的空門，那麼十之八九便是勝利者。

岳光輝既已找到了柳花花的空門，他會不會成爲勝利者呢？

＊　＊　＊

柳花花一劍刺出的時候，岳光輝看起來很驚險但却很輕易的一閃而避開了柳花花的劍鋒，然後他就藉着閃身的同時，那繡有一對小金龍的絲袍金袖忽像風車般的舞動起來！

柳花花沒有擊出第二劍。

因爲就在岳光輝揮動袍袖的那一刹間，他還同時發現岳光輝那雙藏青色的絲質緞履鞋突然激飛而出！

柳花花臉色倏變！

一刹間，他陡然感到上下左右四個空間的空氣好像突然被抽乾了似的，一股令人窒息的龐大壓力像天塌下來似的向他猛壓而來！

這股渾雄深沈的內勁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岳光輝整個人突然像是膨脹起來了似的，一幕漫天匝地、細如髮絲的毒針暴然噴射而出——從他的袍袖裡、手腕間、金質腰帶上、袍衣內襯翻飛間……還有，那雙藏青色的絲緞鞋。

柳花花本已領教過了岳光輝的「雪芙蓉」，他在千鈞一髮之際，擊潰了岳光輝那全力一擊，詭譎怪異的「雪芙蓉」，救了白則七一命，因此，在心理上，多少有點「看死」岳光輝之輕敵之態；也因此，他才會草率出招而露出了空門。

現在，柳花花當然知道自己錯了。

同時，他還發現自己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

——雪芙蓉，並不是岳光輝眞正最厲害的暗器。

因爲現在岳光輝所射出的暗器比「雪芙蓉」不知要厲害多少倍！

顯然，岳光輝眞正最厲害的暗器並非是「雪芙蓉」，但爲何大家都叫他「雪芙蓉」呢？

也許，他與人交手只須用到「雪芙蓉」，便可取得勝利，根本不需用到再進一步的厲害暗器。

也許，岳光輝不斷求進步，早又自創了比「雪芙蓉」還厲害的暗器。

也許，岳光輝本就在隱藏實力，讓人誤以爲「雪芙蓉」就是他的絕活功夫。

也許……

不管也許什麼，對柳花花來說，任何「也許」已經不重要了。

——此刻最重要的是，柳花花是否「也許」能逃過岳光輝這要命的一擊？

不能。

絕對不能。

任誰來看那都是絕不可能之事！

即連柳花花自己都這樣深信不疑！

憑他的身手，他或許能以劍揮起一道滴水不露的劍幕，將那些毒針擋開；問題是，岳光輝那雙鞋子，竟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激跳而來——正好對準了柳花花的空門

，快如電光石火的射向柳花花的胸膛！

鞋子當然並不可怕。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了那雙鞋尖上正露出一對閃着冷冷寒光的劍尖，你就會知道它非常可怕了！

可怕的不止如此，如果柳花花去擋或閃那雙鞋子，那麼柳花花肯定躲不過那漫天而來的毒針！

無論如何，柳花花這急忙而草率的一擊，非但未能將敵人置之於死地，反却將自己陷於瀕死之境！

——先發，或許能制人；但一旦不能制人，那後果就非常之可怕了。

柳花花現在就是這樣。

他現在只有一個感覺：

——他只覺得自己已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 * *

獨孤美也有這種感覺。

當她發現自己大難不死，還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之時，白則七攙扶她而起，她一抬眼便見到了柳花花那熟悉的身影，心中狂喜，正想張口呼叫，陡又見柳花花驀然陷入一片瀰天匝地的飛芒中，那顆心倏又是一沉……

她已驚得尖叫出來了。

* * *

白則七手腳一陣冰冷。

他完全料不到會有這種事發生，在他認爲，柳花花既能輕易的破除了岳光輝的「雪芙蓉」而救了自己，要殺岳光輝簡直就是輕而易舉之事，當他看到柳花花竟大出他的意料身陷危境之時，他不禁瞠目結舌。

他想撲身前去解救柳花花。

但他却沒有動。

因爲他已看見一個人動了。

* * *

動的人自然是皇甫霏。

她離柳花花最近，就站在他身邊，因此戰況的變化她最清楚。

柳花花一動的時候，她那顆心差點就跳了出來。她想不到柳花花的出手竟會如此急就而草率。

皇甫霏是高手，她當然一眼便看出柳花花那猝然一擊破綻百出，空門四露。

所以，柳花花一劍擊空的時候，她早已蛇腰一扭，揚劍而出！

她撲身而出的時間拿揑得很好。

——好得正好堵塞住了柳花花的空門。

也由於她的及時解圍，柳花花大可以放心的掄舞手中的長劍格去岳光輝那無情而恐怖的毒針。

柳花花做得很好。

只見他手中那把長劍倏地像風車般的急轉起來，岳光輝那密密麻麻如飛蝗的毒針暗器，頓如碰到了一座有如銅牆鐵壁的劍幕，竟全部被格落於地！

然而皇甫霏却做得不夠好。

其實也不能說她做得不夠好，認眞而論，她能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塡補住柳花花的空門，單憑這一點，已可以說明她武功之高深與反應之過人了。

可惜的是，岳光輝那急射而來的鞋子實在太怪異了，怪異得令人幾乎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那本是平行飛來的一對刀鞋，飛到半途中時，突然令人不可思議的乍然分開，竟然分成了上下兩路射向皇甫霏的胸脯與大腿！

這個詭譎怪異的變化，實出任何人的意料之外，驟然使皇甫霏花容失色，手足無措！

她本來滿懷信心揮劍擊落那雙鞋子的，但現在無論如何她只有把握擊去其中的一隻，說什麼也無法同時上下分擊那雙鞋子。

以鞋子當暗器已是夠令人瞠目結舌的了，而居然還能在半途中乍然分成上下兩路襲擊，只怕這是當今武林最奇怪而又最厲害的暗器吧！

可以大胆的說，放眼當今天下能躲過這種離奇而玄妙的暗器，大概找不出幾個人來。

皇甫霏躲過了。

但，她却失去了一隻手！

——在那間不容髮的一刹那裡，她做出了抉擇。她長劍下挑，擊向朝她下盤激射而來的刀鞋；同時左腕急翻，扣向飛射她胸膛的另一隻刀鞋。

這是個無可奈何的選擇。

她只成功了一半。

她長劍擊飛了刀鞋，左手却遺憾的未能扣住另一隻刀鞋。

——那隻鋒利的刀鞋正好削斷了她的左臂！

皇甫霏只覺一陣椎心之痛驟然噬咬傳來，她慘叫一聲，整個人如倒栽葱般的墜下了屋脊！

「霏！」柳花花雙目欲裂的悲喊一聲！

* * *

柳花花並未撲向皇甫霏。

第一個原因是，他看到了白則七機警而敏捷的抱住了皇甫霏急墜的嬌軀。

第二個原因是，他眼角餘光看到了岳光輝已赤着脚拔身而逃！

「岳光輝！」

柳花花狂叫着撲身而去！

岳光輝瞿然而驚，忍不住回頭張望……

一回頭，他立刻見到了一抹冷冷的劍光像閃電般的射來，然後他便覺得後頸子倏然一涼！

之後，他便見到了自己的身體掉落在地上，而自己的腦袋却仍在空中……

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岳光輝發現自己原來已是被柳花花一劍腦袋搬家，身首異處時，忍不住張口大叫：「我不能死，我還有大事業未完成，我還這麼年輕，不！我不能死！我要改造世界！我要創造歷史！我不能死……」

唉，老兄，下輩子再來吧。

* * *

岳光輝死了。可惜他不能如願的「改造世界，創造歷史」，這其中最主要的關鍵，當然是因爲皇甫霏在緊張關頭突然倒戈相向，而致使岳光輝的「千秋大業」毀於一旦。

皇甫霏呢？

她得到了什麼？

獨孤美知道的。

當她看到柳花花一臉焦急的爲皇甫霏止血、敷藥、包紮傷口的時候，她知道皇甫霏又贏回了柳花花脆弱的心。

她此刻的心情很矛盾。

她感謝皇甫霏救了柳花花，但却又怕皇甫霏因而與柳花花破鏡重圓。這對獨孤美來說，大概比殺了她還難過，她肯定自己受不了這個打擊。

但是，令獨孤美驚喜的是，柳花花將皇甫霏安置在鏢局裡一間臥房療傷休息之後，竟然忍不住的當着白則七的面抱住自己！

而且，瘋狂的吻住自己！

這一刹，獨孤美忍不住淚流滿面。

她喜極而泣。

——她終於確定，柳花花是深愛自己的。

當她聽到柳花花在她耳邊喃喃囈語，不斷的呼叫着自己的名字時，她也顧不得立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白則七，更拋棄了女人應有的矜持與害臊，瘋狂的擁吻着柳花花的面頰，哭着說：「花花柳，告訴我，這不是夢，我以爲，我們今生今世只能在夢裡相見了……」

「獨孤美，」柳花花用雙手捧着她的臉，星眸裡毫不保留的射出了被他壓抑已久的濃情愛意：「我就知道，妳福大命大，妳總是能逢凶化吉……」

白則七表情漠然的走出房間……

——他發現，此時此刻他的存在實在是多餘的。

於是房間裡只剩下昏睡不醒的皇甫霏，以及柳花花與獨孤美。

柳花花與獨孤美彷彿分離了幾世人那麼久似的，兩人依依不捨的緊摟互擁着，彼此訴說着分離後的經過始末……

當柳花花知悉獨孤美差點被趙屠强暴之後，他一臉歉疚的說：「獨孤美，我向妳保証，今生今世，除非我死，否則我絕不會讓妳受到任何傷害！」

獨孤美甜蜜蜜的偎在他懷裡：「你呢？你那邊發生了什麼事？爲何會碰到了皇甫霏？……哦，對了，朱媚呢？爲何見不到她？朱媚那裡去了？」

獨孤美這時才猛然醒起朱媚，心中忽然泛起一絲不祥的感覺，顫聲問：「花花柳，告訴我，朱媚她沒事吧……」

一提起朱媚，柳花花那股與獨孤美重逢的喜悅，立刻被一股沉沉的哀傷驅爲烏有，他眼角泛淚，喟然長嘆：「朱媚……她，跳崖死了……」

「朱媚！」獨孤美忍不住伏在柳花花懷裡哭了起來：「她，她眞的死了？」

柳花花含淚將事情的經過，概略的述說了一遍給獨孤美聽……

獨孤美心中萬分難過。

雖然，朱媚一直與她「爭」柳花花，但獨孤美的確很喜歡她。

她喜歡朱媚的坦率與敢作敢爲，她欣賞朱媚爲了幫助自己的姑姑與情人結合，而不惜刦自己父親的鏢車，她認爲朱媚是個具有「叛逆性」而同時又是極重情義的好女人。

甚至，她還喜歡朱媚那光明磊落的與自己競爭柳花花，毫不矯揉做作，忸怩做態，更不會明的捧你，背後挖你牆脚，她認爲朱媚是個敢愛敢恨的女人，獨孤美自認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少對男女間感情處理與抉擇的認識與啟示。

她視她爲「好情敵」，同時也視她爲好朋友，因此朱媚的死着實令獨孤美傷心落淚。

「她這麼年輕，她的美好人生正要開始，」獨孤美哭得嗓子都沙啞了：「想不到她眞的死了……朱媚，朱媚……」

柳花花當然也難過萬分，他淚水直流，哽咽道：「她自我犧牲，不想拖累我……她，實在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人……」

兩人哭泣唏噓了一陣，獨孤美拭淚說：「花花柳、不管怎樣，我們一定要找到朱媚的屍體，讓她入土爲安，不致曝屍荒谷。」

「我知道，」柳花花點點頭：「我們當然要找到她的屍體……」

「那我們爲什麼還坐在這裡？」獨孤美說：「咱們現在就去吧！」

「但是，」柳花花瞥了一眼睡在床上的皇甫霏：「咱們走後，萬一皇甫霏醒過來，誰照顧她呢？」

「白則七呀。」獨孤美順嘴應道。

她這時也突然想起了白則七，「啊，眞不好意思，咱們只顧自己，却把他冷落一旁了。」

「幸好是他及時出現，否則我這輩子肯定見不到妳了，」柳花花連忙說：「咱們快去找他，我還沒向他說聲謝謝呢。」

說着，他對獨孤美吩咐一句：「妳留在這裡照顧皇甫霏，我去找他。」

「嗯。」

＊　＊　＊

柳花花屋裡屋外轉了幾圈，却不見白則七的影子，當他帶着一顆頗爲疑惑的心情繞回來的時候，却見獨孤美立在甬道廊簷下怔怔發呆……

「奇怪，」柳花花走近她：「屋前屋後都找遍了，就是看不到他的人影，他會去了那裡？」

獨孤美苦澀一笑：「他一定是走了。」

「走了？」柳花花深感驚訝：「他爲何不聲不響的就走了呢？」

「因爲他難過。」

「爲什麼？」

獨孤美只是笑了一笑。

柳花花是個敏感的人，他很快會意過來，輕嘆一聲道：「他是個好男人。」

「他的確是個好男人，」獨孤美也嘆息，但隨即朝柳花花溫柔一笑：「不過，在我心目中，你是世上最好的男人，誰也比不上你。」

「獨孤美！」柳花花忍不住把她摟入懷裡，深情的吻了一下她的腮頰。

「咱們走吧，」獨孤美柔情的拂了拂柳花花已亂的髮脚，「我們去找朱媚。」

「那，皇甫霏呢？」柳花花連忙說：「不管怎樣，我絕不能丟下她一人不管，獨孤美，她新傷未癒，斷了一隻手，她需要人照顧的，不是嗎？」

「我知道，」獨孤美點了點頭：「但是，她已經走了……」

「走了？」柳花花大吃一驚。

「你一跨出房門，她便醒了，」獨孤美

幽幽道：「其實她老早就醒了，她說她不好意思打擾我們，你走後，她便下床堅持要走，我挽留她，她無論如何不肯留下，於是……」

「她新傷未癒啊，而且還是重傷哪，如何能讓她走呢？」柳花花一臉焦急。

獨孤美嘆了一口氣：「她看起來很好，雖然她斷了一隻手，可是她一點也不悲痛，而且還一副精神煥發的樣子，她說，她很高興能爲你做一些事……」

柳花花痛苦的低下頭……

獨孤美望住他，「她要我轉告你一句話……」

「那一句話？」

「她說，」獨孤美緩緩道：「她到現在爲止，除了你柳花花之外，不曾和別的男人上過床……她一直都是以大麻來發洩她的情慾，這就是爲什麼她會吸食大麻的原因了。」

柳花花閉下了眼睛，眼角浮起一片淚光……

獨孤美輕嘆一聲：「她是個好女人……」

柳花花睜開眼，灼灼的注視着獨孤美，一字一句道：「在我心目中，妳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誰也比不上妳！誰也比不上！」

「花花柳！」

獨孤美踮起脚跟，緊緊的吻住柳花花了……

＊　＊　＊

朱媚躍身跳下深崖那一刹那，腦中一片空白。

她不知道她這樣做對不對。

事實上，從她一開始決定刦自己的父親的鏢車時，她便曾經懷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確。

現在那些當然已經不重要了，她只想自己的犧牲是否能換回柳花花的一命？

當然，她之所以願意犧牲自己，最主要的是因情勢所逼，再者便是她對柳花花與朱海靈的感情，她希望能以自己之死換回柳花花之命，然後他才能爲朱海靈報仇。

她希望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

可惜，她好像錯了。

因爲她甫一跳下山崖便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這個深崖並不深。

至少當她着地時，她仍能很清楚的感覺出週身的痛楚。

痛楚來自很多個地方，其中最强烈的便是她感到自己的左眼被一樣的尖銳物體刺進！

她以爲自己死了。

可是她仍能感覺自己血流滿面，而且她本能的掙動四肢時，她很快便發覺自己原來被一棵枝葉茂密的古樹勾掛住。

她張開眼，發覺自己只能靠一隻眼視物，她同時看到一枝樹枝正刺入自己的左眼眶！

她已經瞎了一隻眼！

她並不懼怕。

她連死都不怕了，瞎了隻眼睛算什麼？她怕的是，上面的敵人是否發現自己未死？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亞歷山大將泥洞炸大，發現金縷玉衣的殭屍祖宗，因財迷心竅，並不發現是殭屍，忙將殭屍搬走。棺材死屍滿地都是，原來養屍地是一座皇陵，還有兵馬俑。阿光、阿麥被爆炸聲轟得暈頭轉向，醒來趕回家去報知眞況，茅山堅不在，去和楚大爺談對付辦法，亞歷山大派蘇姍來，阿光、阿麥同她一起去墳地，先處理殭屍之事……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密謀鑑定國寶　盜賣金縷玉衣

阿光阿麥繩子揮捲越快，殭屍也跳得越快，兩人一屍也看來更像跳大繩了。

阿嬌就是有這種感覺，看着有趣，完全忘記了恐懼，更就忍不住一聲：「好玩啊，殭屍跳大繩。」

阿光阿麥這才有這種感覺，不禁失笑，繩子却就在這時候落下，一捲正捲在一塊突出地面尖銳的石頭上，也就停下來。

阿光阿麥笑容立時一歛，很自然的用力拉去，墨斗繩原就不怎樣粗硬，這一拉立時在尖石上斷開。

阿光阿麥雖不致失重心，亦不由一呆，齊叫一聲：「糟，斷了——」

他們很自然的接往後一縮，望向殭屍。

那條殭屍完全不知道墨斗繩已斷去的，繼續在跳大繩也似的狂跳。

阿光阿麥看着傻了臉，阿嬌不由一句：「可憐，殭屍跳傻了——」

却不知是否聽到她的聲音，殭屍立時停下來，雙腳一轉，雙手伸開，跳向阿嬌。阿嬌一驚，轉身急奔，殭屍同時加快，急跳着追在阿嬌身後。

阿光阿麥呆一呆，抓着墨斗繩急忙上前搶救。

阿嬌走着看見前面一具直豎的棺材，棺蓋斜靠着，連忙閃身竄進去，順手將棺蓋拉上。

殭屍同時跳到棺材前面，雙手方欲插上棺材蓋，阿麥阿光已撲到，斷了的兩截墨斗繩齊揮，當頭落下，將殭屍的去勢勒停。

一陣煎炸的聲響隨即響起，火花閃射中，殭屍身體與墨斗繩接觸的地方出現了兩道燒焦的痕跡，發出一陣令人嘔心的異臭。

阿光阿麥抓着墨斗繩的雙手很自然的往後一揮，那條殭屍立時倒摔開去，着地一彈再落下便停止了所有的動作。

阿光阿麥一齊上前，阿麥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哈哈」。「這一次完了吧。」

殭屍毫無反應，那邊突然又傳來阿嬌的一聲尖叫，兩人回頭望去，只見棺蓋「砰」地被推開，阿嬌花容失色急奔出來。

一條小殭屍隨即從棺材內跳出來。

那顯然四五歲還不到，面色白白的，一身清朝的官服，樣子很可愛。

阿嬌躲入棺材的時候，完全看不到這條小殭屍，到她發覺身後有些不妥，小殭屍已醒轉，伸手推向她的屁股，看見是殭屍，她如何不害怕。

小殭屍一跳一跳的追在阿嬌身後，跳得雖然快，到底不及阿嬌行動的迅速，阿嬌一直跳到阿麥身旁才回轉頭，看清楚是小殭屍，驚魂稍定，才停止大叫。

「看，小殭屍——」阿麥却只覺得有趣。

他們剛應付完一條那麼大的殭屍，當然不會害怕那麼小的一隻小殭屍，又何況那條小殭屍樣子那麼可愛。

阿光更就搶上前，伸手按在小殭屍的頭上，小殭屍的走勢立即停頓。

他發出一陣低叫聲，奮力繼續跳，始終不夠阿光的力大，就像是一個皮球倒在地上不住的彈跳。

他跳着跳着，好像累了，終於停下，



呆呆的望着阿光，雖然呆着，樣子還是那麼得意。

阿光隨即回手一巴掌拍在他的面上，看見可愛，也不忍下重手，輕輕的拍了兩巴掌，喂一聲：「這麼小也來嚇人——」

小殭屍仍然沒有反應。

阿光再裝腔作勢的舉起手來。「再嚇人我便要你的命——」

小殭屍即時鼻哼一聲，身子一轉，往旁邊草叢急急的跳去。

「我話還未說完你這便跑了！」阿光怪神氣的。

小殭屍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跳，阿麥看着有趣，一捋衫袖。「跑，看你跑到那兒去。」

他方欲追前，阿嬌已一把拉住。「我害怕，你別離開我。」

阿麥正要罵阿嬌胆小，阿光已一句：「這件事交給我好了。」隨即拔步追上去。

小殭屍這時候已跳到一叢樹木旁邊，急急的轉進去，阿光也跟着進去。

阿麥阿嬌看着，完全沒有想到叫阿光小心，也只是以爲阿光一定會將那條小殭屍追回來。

那叢樹木在阿光追進去之後，仍然保持平靜，然後很突然的被一陣陣沉重的聲響驚破。

那聲响就像是什麼撞擊於地上，「蓬蓬」的令人聽來心驚魄動。

「什麼事？」阿麥不由又一句。

語音甫落，阿光已驚呼着從樹木叢中奔出，向阿麥阿嬌的方向奔回來。

「什麼事什麼事——」阿麥上前截住。

「他爸爸——」阿光反手一指。

阿麥循指望去，只見一條異常高大的殭屍從樹叢中跳出來，雙脚跳動，「蓬蓬」有聲，也就是他們方才聽到的聲音。

阿光身材已經不算矮小，但與這條大殭屍比較還是矮了一截，如何敢與這條殭屍作對。

阿麥看見亦爲之心驚，與此同時，又是一陣「蓬蓬」傳來。

阿嬌目光及處，大叫：「他媽媽——」

阿麥阿光應聲望去，又是呆住，那邊轉出來的另一條殭屍是母的，身材雖然沒有大殭屍的魁梧，却是胖得像一個大水桶，也所以跳動起來一樣會驚天動地。小殭屍也就在這大胖男女兩條殭屍當中，一跳一跳的追來。

「殭屍全家福呢。」阿嬌這句話出口，不由自主的倒退開去。

阿麥阿光相顧一眼，一齊俯身抬起丟在地上的一塊棺蓋，大喝聲中衝前，以棺蓋撞向跳來的胖大兩條殭屍。

他們的意思是要將殭屍撞倒地上，那知道一撞之下，兩人反而彈飛開去。

那兩條殭屍簡直就像是兩座小山也似的，要將他們撞倒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棺蓋落地，「蓬」然掀起漫天烟塵，阿光阿麥兩個亦變作滾地葫蘆。

他們方要跳起來，目光及處，已看見兩條殭屍往身上壓下來，驚呼聲中，阿麥被那條胖殭屍壓在地上，阿光亦同時被大殭屍壓住。

那兩條殭屍重逾百斤，壓下同時雙手

插進了泥土裏，阿光阿麥被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勉强回過一口氣，一任如何掙扎，總是推不開那兩條殭屍。

阿嬌當然吃驚，要上前幫忙，那條小殭屍已迅速的跳至，她往後急退，才退三步，後背已撞在一棵樹上，退無可退。

小殭屍也就在她面前停下來，瞪着一雙無神的大眼睛，看着阿嬌。

「你不要走近，否則我……」阿嬌舉起一隻手，握着拳頭，看來極兇的，其實心裏害怕得要命，一個身子已經在發抖。

那條小殭屍張口噴出一口屍氣，突然躍起，撲在阿嬌身上。

阿嬌很自然的伸手接住了那條小殭屍，到她省起什麼回事的時候，小殭屍已抱着她的脖子，一口接一口的咬在阿嬌的面頰上，咬完了左邊面頰再咬右邊面頰。

阿嬌立時傻瓜也似不停尖叫，却不懂得把小殭屍拋下。

小殭屍的兩片嘴唇就像是冰雪也似，阿嬌只覺得被咬中的地方一陣一陣冰寒的感覺，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除了尖叫，完全不懂得還可以怎樣做。

堅叔也就在這時候躍來，別看他年紀老邁，身手仍然很靈活，雙手一探，抓住了那條小殭屍，一張治屍符接拍在小殭屍的額上。

小殭屍的面上，立時一股白烟冒起來，一聲嬰孩號哭也似的低叫，小小的身子更顯得硬直。

堅叔隨即將小殭屍擲在地上，反手摑向阿嬌的面頰，同時一聲暴喝。

阿嬌立時醒轉，看見堅叔，脫口大叫：「爹，小殭屍咬我——」

堅叔目光一轉。「算你走運，他剛在換牙，否則有你麻煩的。」

阿嬌雙手摸向面頰，一顆心才放下來，堅叔也沒有再理會她，快步奔到被大胖兩條殭屍壓在地上的阿光阿麥，兩張治屍符先後拍在兩條殭屍的額上。

那兩條殭屍被治屍符拍上，先後飛摔開去，撞在地上，「隆」然作响。

阿光阿麥喘着氣，好一會才爬起來，那邊蘇姍亦醒轉，在阿嬌扶持下走向這邊。

堅叔目光一掃，落在阿麥阿光面上。「你們也可算胆大了，什麼也不帶在身上就跑到這兒來，要不是阿嬌留下字條，看你們怎樣。」

阿麥苦着臉。「都是那個混蛋，將這麼多棺材弄下來。」

堅叔目光轉向那個被炸開的山洞。「你們進去看看，裏頭還有什麼東西。」

那個山洞黑黝黝的，阿麥阿光一看便由心內寒出來。

「眞的要我們進去啊？」阿麥苦着臉。

「有我在這裏，害怕什麼？」堅叔隨手將一張治屍符放在阿麥手裏。

阿麥阿光只好走過去，拾起丟在地上的火把，一齊走向那個山洞。

祭桌仍然在洞下，兩人上了祭桌，要爬進那個山洞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心情緊張，行動難免便緩慢很多。

火光照耀下，那個山洞甚麼也看不見，並沒有什麼不妥，山洞內那個大洞當然看不清楚。

阿麥在洞口呆望了一會，還是一句：「阿光，你進去看看。」

「我進去？」阿光尚未說出話，阿麥已緊接一句：「有我看着，害怕什麼？」

「就是害怕你看不着。」阿光話是這樣說，還是動身爬進去。

鑽進了洞中洞，阿光立時覺得一片森寒，火把左一照右一照，只顧往前看，冷不防脚踩在一塊大石上，一滑身子便衝前，撞在一塊石柱上。

那截石柱豎立在亂石當中，原就不怎樣穩定，一撞立即跌倒，撞向洞口。

這一撞也是驚天動地，洞頂一堆亂石跟着塌下來，將洞口完全封住。

阿麥正要跨進洞中洞，看見石柱倒下來，急忙閃開，到亂石停下，驚魂稍定才敢上前，伸手一推，石柱紋風不動，連忙大呼：「阿光——」

「我在這裏——」阿光亦已衝到石柱前面，伸手一搖再搖，石柱亦是毫無反應。

「你還沒有死啊？」阿麥再問。

「還好——」阿光苦笑着應。「你快將這條石柱弄開。」

「我那有這麼大的氣力。」阿麥事實上怎樣用力也不能夠令那條石柱搖動。

阿光接嚷：「那你看看有什麼辦法將我弄出去。」

「我看看好了。」阿麥不忘叮囑一句：「遇上殭屍，你自己想辦法應付好了。」

「什麼？」阿光應聲不由回頭看去。

火光及處，只見一個人背着身子蹲在那個兵馬俑前面，一個身子不停的顫動，好像在啃着什麼。

「福水？」阿光一怔。

看背影，那實在太像福水，事實也眞的是福水。

他頸上的指甲洞已結痂，看來更恐怖，一張臉發綠，眼睛周圍都是紅紅的，十分恐怖。

他一手抓着一條枯骨，嘴啃在枯骨上，另一手抓着一個骷髏頭，他上排的兩顆大齒赫然已伸出來，尖長而恐怖。

「福水，是你嗎——」阿光再問一句，移動脚步上前。

福水沒有反應，再啃了幾下，然後將骷骨敲在骷髏頭上。

阿光更接近，手往福水的肩膀一拍。

福水慢慢回過頭來，紅紅的一雙眼，盯着阿光，嘴一咧，露出傻笑。

阿光看不見福水口內的尖長的犬齒，也因爲天性戇直，並不覺得福水有什麼恐怖，反而笑起來。「果然是你啊，大家都奇怪你跑到那兒，原來躲在這裏。」

福水只是傻笑，阿光看着他再問：「你怎樣了，弄到臉紅臉綠的。」

不等福水答話，他已經回過頭來，大呼：「阿麥，我找到福水了。」

「在那兒——」洞外傳來阿麥的回答。

「在洞內——」

「他在洞內幹什麼？」

「不知道，看他就像個傻瓜，老是啃着死人骨頭傻笑。」

「他們認識的吧。」

「也許是，噯，你還未將石柱弄開啊。」

「弄不開呢——」

「那你看如何進來的了。」阿光大聲呼叫，看他的神態，心情已平靜下來。

他却是不知道說話間，福水已張口弄出尖銳的牙齒企圖咬向他的脖子。

福水五短的身材，要咬上阿光的脖子當然很困難，他一咬再咬，翹起了脚尖還是咬不着，於是轉過身，俯身捧起了一塊石頭，放在阿光脚旁，再踏上石頭咬去。

他一個身子起來左一飄右一蕩，不容易踏穩，力氣可眞的不小。

被殭屍祖宗一手抓住脖子，屍毒攻心，他已變得殭屍那樣的東西，只是還能夠像常人般行走。

加上那塊石頭，他已可以咬在阿光的脖子上，阿光也就在這時候回過頭來，看見那兩只尖長的犬齒，不由嚇一大跳。

他驚呼，手中火把很自然的迎向咬來的福水。

福水顯然對火有一種畏懼，尖叫着雙手掩臉，從石上摔跌地上。

「福水你怎樣了——」阿光驚問。

福水應聲從地上跳起來，張口咬去，阿光很自然的以火把一擋，這一次却被福水一手將火把撞飛，福水緊接再撲上。

阿光連忙跳開，三步當作兩步奔到一條石柱後面，福水緊接上去，雙手左一插，阿光連忙閃到右邊。

福水雙手接往右插去，阿光急閃回左邊，總算他閃得是時候，沒有給插中。

福水再一次左插右插，還是插不中，雙手便抓在石柱上，那條石柱立時石屑亂飛，「轟」然倒下。

阿光及時往後一縮，沒有給石柱壓着。

石柱倒在地上便碎裂，福水那一抓之力已不是常人所有。

他好像知道阿光沒有給壓着，半身一轉，雙手一張，便又準備向阿光撲去。

阿光一縮再縮，後背撞上石壁，嚇一大跳，反應却仍然快得很，連忙一旁閃開，福水即時撲至，雙手抓在石壁上，好像抓痛了的，尖叫起來，然後雙手一縮，才再撲向阿光。

這時候阿光已連滾帶爬，爬上了旁邊的一座石麒麟上。

那座石麒麟也有兩丈高下，福水雖然衝近來，雙手張盡也抓不到那麼高。

阿光一顆心方定下來，福水已往石麒麟上爬去，手足並用，一下子便爬上。

阿光一見大驚，左望右望，看見旁邊一條樹籐垂下來，連忙伸手抓住。

福水一撲而上，阿光及時抓着繩子蕩開，總算沒有給抓在身上。

他抓着那條繩子原是要蕩到那邊的一個石台上，想是這樣想，可是蕩到石台前面，脚還未踏在石台上，勢子已盡，立時蕩回去。

福水馬步紮開，雙手張開，只等阿光蕩回來一下子抓住，阿光却往他頭上一蕩而過，撞向那邊的石壁上，一個身子立時又蕩回去，剛好又從福水頭上蕩過。

福水雙手一抓，雖然沒有抓住阿光身上，裂帛一聲，已將阿光的袂子撕下了一截。

阿光大驚大叫，凌空蕩過了那座石台再蕩回，也算他眼快手急，即時雙脚一沉，終於落在石台上，一口氣鬆過，隨手將繩子丟開。

他怎也想不到那條繩子一蕩正好蕩回福水面前。

福水一把抓個正着，看看繩子看看阿光，露出了一陣又怪又傻的笑容。

阿光聽着回頭一看，正好看見福水抓着繩子蕩來，不由又驚呼失聲。

福水眼看便要蕩到阿光那邊，却是五短身材，矮了一截，便變了撞向那座石台，隆地一聲，肚子與石台邊緣相撞，怪叫着雙手一縮，扎手扎脚的倒摔在地上，變了一個滾地葫蘆。

阿光看着想笑，還未笑出來，福水已從地上一彈而起，往石台撲來。

石台沒有石麒麟那麼高，但還不是福水的雙手所能及，福水躍起來再抓，還是差一點，也沒有着脚的地方，不能夠爬上來。

福水在石台下一陣亂叫亂抓，看見一些作用也沒用，才鑽到石台底下。

他這一鑽阿光便看不見，阿光也知道他抓不到那麼高，可是被他一陣亂叫亂抓，亦爲之心慌意亂，突然沒有了福水的踪影，不禁又心寒起來，他右望左望，一面找尋福水的所在，一面不由自主的往後倒退。

福水也就在這時候在阿光後面的石台下冒出頭來，他是沒有那麼高，但那邊的石台下却放有一塊石頭，被他爬上石頭，上半身便到了石台的邊緣。

他雙手隨即先後搭上石台，只等阿光退近來便往他的屁股抓去。

阿光仍然往後退，突然感覺到身後陣陣陰寒的，不由回頭望去，就看見福水的紅眼綠臉，大驚翻身。

福水雙手仍然有一段距離，看見阿光發覺，只好一陣傻笑。

阿光給笑得心頭陣陣發寒，驚叫聲中一脚往福水的左手踏出，他以爲福水是全憑雙手抓住石台，吊在石台那邊。

他左脚未踩到，福水已將左手縮開，到他的脚向右手踏來，才縮開右手，左手已同時搭回石台上。

阿光大叫，再一脚踢向福水的面門，福水不由雙手齊縮，仰臉閃避。

那一脚踢空，福水雙手亦高舉，身子半折，却仍然在那裏，沒有跌下去。

「會輕功的。」阿光不由這樣叫。

福水也不知是否仍然聽得懂人話，開心似的雙手一陣亂抓，然後一個身子霍地彈起來，躍上了石台，凌空撲向阿光。

阿光後閃，翻倒石台上。

福水一陣怪叫，張牙舞爪的撲前，阿光一退再退，霍地翻身，一躍而起，抓住了一條樹籐，疾蕩了出去。

福水同時撲出，一下子撲在阿光身上，攔腰抱一個正着，阿光驚叫，也就在他驚叫聲中，樹籐「拍」地一斷爲二，阿光福水兩個便摔在地上。

他們是後背着地，阿光背壓着福水，只壓得福水怪叫連聲。

阿光當然害怕，驚叫聲中躍起來逃命，他才躍起，福水亦一彈而起，雙手一抄抄住了阿光的右脚足踝，阿光立時失去重心，摔翻在地上。

福水手一鬆，一撲而上，咬向阿光的咽喉，阿光總算眼快手急，伸手撐住了福水的下巴。

福水一條狗也似的亂叫亂咬，却因爲下巴被撐着，沒有咬到阿光咽喉上。

阿光驚叫連聲，拚命掙扎，當然狼狽之極。

阿麥也就在這時候推開了堆塞着裂縫的石塊爬進來，看見阿光這種情形，亦一陣手忙脚亂，好一會才省起堅叔那張治屍符，手中一翻，大叫一聲衝過去，往福水面上拍下，一面大叫：「我來救你了——」

福水既時抬頭，阿麥那張治屍符一拍而過，變了拍在阿光的面上。

「拍錯了——」阿麥一呆同時，福水已躍起來。

阿光亦掙扎而起。

福水一個裝腔作勢，撲向阿麥，阿麥驚呼急逃，福水一撲落空，正好迎向起來的阿光。

阿光面上仍貼着那張治屍符，那出自堅叔手上，當然有一定的功效，福水也顯然知道厲害，一望之下一聲尖叫跳起來，避開阿光，反撲向阿麥。

阿光這時候才伸手將治屍符拿下，治屍符對人當然不會有影响，但阿麥當面那一拍，亦拍得他頭昏眼花，脚步踉蹌。

那邊阿麥看見福水追近，亦爲之魄動心驚，左看右看，一口氣跑到一條石柱前面，一躍而上。

那件石柱約莫一丈高下，福水迅速撲住，雙手往上便抓，當然抓不到，躍起來也一樣抓不到。

他叫着又跳又抓，阿麥看着抓不到，一顆心放下來，便在石柱上大翻觔斗，再來一個倒豎蜻蜓，一面笑着大叫：「矮小子，來抓我啊——」

福水一呆，沒有再往上抓，雙手一下子捧着那條石柱一搖，那條石柱便轟轟發發的倒下來。

阿麥立時摔下來，摔翻地上，福水却連柱倒翻，被那條石柱壓着半截身子，立時手脚亂抓，怪叫連聲。

阿光那邊這時候，已回復平常，看見這樣子連忙揮手大叫：「快跑啊——」

阿麥也摔得昏頭昏腦，聽得阿光那麼叫連忙跳起來，往洞口那邊跑。

他們這樣一跑，那邊福水亦怪叫着推開石柱躍起來，怪叫着追去。

出了山洞，阿光阿麥先後躍下，堅叔正等在那兒，方要問，福水已從山洞跳出來，落在地上，雙手一張，先來一陣張牙舞爪。

阿光一看縮到堅叔後面：「師父，福水——」

話還未說完，福水已撲來，堅叔一聲冷笑，疾迎而上，一張治屍符在手，迅雷不及掩耳的拍在福水面上。

一股白烟狂起，福水怪叫連聲，張牙舞爪的一陣亂動，終於倒在地上。

看着他好一會仍然不見再動，阿光阿麥阿嬌蘇姍才走上前來。

堅叔盯着福水脖子上的傷口，好一會才以沉重的聲調說出他的推測：「福水必然是被殭屍抓成這樣子。」

「怎麼他也變殭屍似的。」阿麥追問。

「不是相似，是事實。」堅叔搖頭：「被它抓着，馬上變殭屍，這條殭屍也可算厲害的了。」

阿光立時省起了阿歷山大與老杜指出曾見那條拿着金縷玉衣的殭屍：「會不會是那東西？」

「什麼東西？」堅叔反問。

阿光連忙將日間發生的事情細說一遍，堅叔一面聽一面眉頭大皺，聽罷好一會才嘟嘟一聲：「那只怕是陳年殭屍的了。」

「陳年殭屍？」阿麥搖搖頭：「有什麼分別？」

「殭屍年代越久越應該變得越厲害。」堅叔沉吟着。

「那可不是有什麼不妥。」阿光懷疑地：「阿歷山大他們還不是很容易的將它扛走。」

「日間是一個問題，還有那些黑狗血。」堅叔沉吟着：「我現在就是担心那兩個混蛋不知道厲害，將噴在殭屍身上的黑狗血抹去，殭屍復活。」

「那遭殃的也是他們。」阿麥冷笑：「那兩個混蛋，殭屍鷄不用說一定是他們偸走。」

「鷄多的是，他們最好却是不要被那隻殭屍鷄弄傷。」堅叔沉吟着。

「弄傷了會怎樣？」

「那便會鷄性大發，十二個時辰之內夜間便會發鷄盲，早上便會喘個不休。」

「會這樣？」蘇姍好奇心大發。

「你最接近他們，定會清楚的。」阿光目注蘇姍。

「我替你們打採打採好了。」蘇姍說來輕鬆，她無疑胆小，但這下子看見堅叔的本領，驚魂又定下來，又忘記了那回事。

* * *

知道那套金縷玉衣的珍貴，阿歷山大、老杜又怎會不將金縷玉衣上面的黑狗血洗去。

殭屍祖宗面上沾染的黑狗血亦一樣被抹掉，阿歷山大用不着親自動手，老杜唯命是從，雖然看着殭屍祖宗的面心驚魂動，亦不得不服從命令去抹掉那上面的黑狗血。

與此同時，鍾士到了。

這個鍾士是一個考古學家，來自英國，所以到這兒來，正是要考察那塊養屍地懸棺崖，聽說發現了金縷玉衣，當然立即趕來一看究竟。

阿歷山大也就是知道鍾士對中國出土文物極有研究，才請他到來觀看一下，也準備如果價錢妥當，就將這金縷玉衣賣給鍾士，省却麻煩。

以他所知大考古學家通常就是大買家。

鍾士看見那金縷玉衣，立即傻了眼，以他的經驗，當然看得出那是什麼東西，他仍然拿出放大鏡來仔細看清楚。

越看他便越入神。

阿歷山大老杜等着等着，實在不耐煩，阿歷山大忍不住叫一聲：「鍾士。」

鍾士毫無反應，拿着放大鏡繼續研究。

「鍾士——」阿歷山大大叫。

這一次鍾士終於醒覺，吃一驚的抬起

頭來：「什麼事？」

「你看了這麼久，大概也有一個結論的了。」

「這東西。」鍾士如夢初覺的：「這東西毫無疑問是國寶，不比一般。」

「値多少？」阿歷山大追問。

「價値連城，絕不是一般人能夠買得起啊。」鍾士說得很認眞。

阿歷山大眉頭大皺，老杜那時一句：「那我們拆開來散賣好了。」

鍾士連忙叫住：「這金縷玉衣拆不得，金綫貫穿所有玉片，拆一片，其他的玉片亦會脫落，要復回原狀，我看是沒有可能的了。」

阿歷山大順口一句：「這麼巧妙的啊。」

鍾士歎一口氣：「中國人的智慧實在匪夷所思。」隨後又拿起那個放大鏡，仔細的一再觀察。

阿歷山大目光一轉：「這樣好了，我不要你連城的價値，只要一個合理的價錢。」

鍾士搖頭：「我那有這麼多錢？」

阿歷山大、老杜一呆，相望一眼，阿歷山大再問：「你旣然沒有錢，來幹什麼？」

鍾士亦呆一呆：「是你請我們來看的啊。」

阿歷山大、老杜又呆住。鍾士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轉身舉步往外走。

阿歷山大、老杜呆呆的看着他，走不了幾步，他突然回頭：「明天我介紹一個人到來。」

「好啊好啊。」老杜一疊聲的應着。

「這個是出得起錢的。」阿歷山大接問。

「他也不是來買的。」鍾士很認眞的接上話：「也是來看的。」

阿歷山大、老杜再次怔住在那裏。

＊　＊　＊

天還沒大亮。

阿歷山大睡得很甜，可是亮光從窗外透入，他便不由自主的坐起來，口一張便是一陣鷄啼。

一啼再啼，他才如夢醒覺，打一個冷顫，張開眼，又一聲鷄啼。

他呆一呆，不由伸手掩住了嘴巴，左右看一眼，才鬆開手。他原是有些懷疑可能有一隻鷄在旁邊，可是怎也看不見，到他鬆開手，又發出一聲鷄啼。

這一次他終於確實。

然後他雙手掩住了嘴巴，惶然四顧，鷄啼聲仍然傳來，一陣接一陣。

這陣陣鷄啼聲入耳，不由他又懷疑起來。

他再將手鬆開，這一次仍然有一陣啼的衝動，到底沒有啼出來。

鷄啼聲仍然陸續傳至，但他聽來，却始終有一種不是鷄啼的感覺。

那事實不是眞的鷄啼，乃是老杜仰着脖子在作出陣陣鷄啼聲，他不住的啼着，半坐在床上，一雙眼仍閉着，仍在半睡眠的狀態中。

＊　＊　＊

堅叔等辦妥福水的屍體回到鎮中亦已天亮，蘇姍沒有立即回將軍府，隨着堅叔回到茅山學堂。

一路上堅叔神態凝重，回到學堂，樣坐立不安，好一會終於長歎一聲：「黑狗血只可以暫時鎮壓着那具殭屍，要永絕後患，必須燒掉。」

阿光立刻衝口而出：「那我們進去將軍府燒掉它。」

「阿歷山大跟那個老杜是傻瓜，給他們發現，你看有什麼後果？」阿麥立即接上口。

旁邊蘇姍連隨接上一句：「我把他們引開好了。」

「這最好不過。」阿麥當然贊成。

阿光沉吟着：「可是，多少仍然有些危險的。」

堅叔立即斬釘截鐵的一句：「爲了全鎮的安全，我們只好拚了！」

「好、那拚了！」阿光不由挺起了胸膛。

蘇姍接問：「那具殭屍會不會復活？」

「復活並不可怕，」堅叔搖頭：「只要及時停止呼吸，殭屍只是有嗅覺，看不見也聽不到的嗎。」

阿麥立即插口：「師父，你不是說過，最厲害的殭屍看得見也聽得到？」

「哦，那只是古老的傳說，我可沒見過。」堅叔回頭吩咐：「阿光，你立即去準備黑狗血。」

「馬上去——」阿光轉身便跑。

＊　＊　＊

要買狗便要找九叔。

除非天氣惡劣，否則九叔很多時都是在店子前將狗隻排開，要快，馬上殺掉。

今天是好天氣，阿光找到九叔店前的時候，却只有一黑一黃兩條狗在那兒。

黑狗又瘦又弱又小，那條黃狗却大得嚇人，阿光沒有理會，叫醒了九叔：「我要二十斤黑狗血。」

「二十斤那麼多？」九叔有些奇怪。

阿光目光落在那條小黑狗身上：「你就是只有這一條小黑狗？」

「家裏多得很，你若是急着，我先替你宰了這條小黑狗。」九叔一把抓住那條小黑狗便要一刀劈下去。

「殘忍——」阿光連忙退開：「我回頭來拿好了。」

他實在不忍看着那條小黑狗被九叔活活宰掉。

這邊他離開，九叔便搖頭。「嘿，那有這麼多黑狗血，黃狗血還不一樣是狗血？」

阿光當然聽不到這番話。

黃昏，堅叔、阿麥等在將軍府圍牆外，只等阿光到來。

阿光並沒有讓他們久等，左手一個小瓶，右手抓一個大罎，急急趕到：「師父，黑狗血準備好了。」

堅叔目光一轉再轉，奇怪的望着阿光：「怎麼一大一小的？」

阿光很認眞的回答：「大罎的是大黑狗血，小瓶的是小黑狗血，九叔說你分辨得出來的了。」

堅叔一怔，只好上前去撥開瓶塞子，裝模作樣的看看：「哦，對了，大黑狗血黑一些，小黑狗血沒有那麼黑。」

（未完．六）

上文提要：

將軍、燕趙讚嘆錦瑟劍招、自殘劍法，有劍法詩意之妙；禪刀成道刀、魔刀變儒刀，沈虎禪的刀砍向假馬腹，阻止刺客梁四暗襲李商一，自己反而中劍受傷，回手又將刀砍傷李商一，李商一認輸，而姚八分等不服，要施暗襲，李商一出劍阻止，決定放走沈虎禪等三人。梁四突然出現，可能是爲了高唐鏡。徐無害、蔡可飢二人補充說……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可飛·圖

將軍

翡翠宴滙報　座上客殊榮

「鍾小倦一向得南天王的寵溺，可是她現在很倦，」燕趙道：「眞的很倦。」

「倦？」楚杏兒奇道。

「據說她是給鬼魅上了身，神智不清，」燕趙道：「以南天王的勢力，遍求名醫，藥石罔效，到最後，也只有相信了這一個事實：鍾小倦若不是給鬼上了身，就是撞了邪。」

將軍恍然道：「無怪乎他對高唐鏡志在必得了。」

楚杏兒仍是不懂：「爲什麼？」

將軍對他女兒特別寬和：「因爲傳說高唐鏡除了可以照人纖毛畢現，比目見更明之外，還可以照出妖邪，辟鬼逐魔。」

將軍道：「這倒奇了，無獨有偶。」

燕趙道：「你是說蔡黛玉？」

楚杏兒忍不住又問：「蔡黛玉？什麼蔡黛玉？」

「蔡般若早年喪妻，只餘一子，武功高絕，」燕趙道：「他是——」

楚杏兒即接道：「蔡五？」

「別自作聰明了，」「蔡五原名『小五子』，只是蔡般若收養的一名孤兒，長大後取名爲『青山』，但江湖上人人尊稱之爲『五公子』。蔡般若的親子，是蔡黛玉。」

「蔡黛玉？」楚杏兒偏了偏頭道：「這像是個女兒家的名字嘛。」

「你別小覷了他，這年輕人的武功高到不可思議的地步，據說此人若全力出手，恐怕在其父之上，惜乎他的武功，時靈時不靈……」燕趙嘆了一聲，「可惜可惜。」

楚杏兒索性問到底：「爲什麼會這樣了？」

「他這兒，」燕趙用手指了指頭部，「有點不大好。」

楚杏兒仍是不明白：「不大好？」

「傳說他忽如天才，忽似白痴。時發人之所未見，智慧過人，時又語無倫次，形同瘋癲，」燕趙說：「據說他也曾被妖孽纏身，方才有此。」

將軍道：「蔡般若爲了他的兒子，鍾詩牛爲了他的女兒，對高唐鏡都是非到手不可。」

燕趙道：「正是如此。」

將軍道：「可是，這面高唐鏡，咱們也是勢在必得的。」

楚杏兒婉然一笑道：「這面鏡子爹爹當然不是要奪來送我的。」

「這是一面照妖鏡，據說連人心敗壞、忠誠與否，都可以立即照出個所以然來。」將軍說：「只要一人在鏡後，手拿鏡子往對方一照，就可照見對方是否眞心誠意，露出原形。」

楚杏兒道：「你是想給當今聖上照照，好讓蔡京、童貫、王黼、李彥這些奸佞之徒都無所遁形。」

將軍道：「不呈聖上照一照，他是永不相信蔡京等人是如何弄權誤國，無法無天。」

燕趙道：「所以，萬人敵對高唐鏡也志在必得，要不能得，寧可毀之。」

將軍道：「高唐鏡，是『南天王』、『五澤盟』、萬人敵和我們共同爭取的一件東西。」

「這番南天王派人北上，五澤盟遣人

南下，卻不只是爲了高唐鏡。」燕趙道：「據說是蔡京策動，梁師成獻計，以朱勔出面，向這南北二宗武林實力招手，要他們參軍平山東張萬仙、河北啇托山之亂，實是要將武林勢力收攬爲己所用，以壯聲威。」

王龍溪一聽，似知此事關係重大，頓時緊張了起來：「他們會答允嗎？」

「他們都不是庸手，未必看不出蔡京招攬之意，」將軍道：「這下他們定必左右爲難，難以取決，進退失策，動輒得咎：要是加入，很容易便被江湖好漢瞧不起，而且當作殘殺武林同道的先鋒，死也死得不乾脆，要是不允，可能馬上就變成了朝廷要討剿的對象。」

燕趙道：「因此，他們派出手邊的愛將來打探虛實，與蔡京協啇。」

將軍道：「同時，也志在奪取高唐鏡。」

楚杏兒道：「這樣看來，他們這次派來的人定必是高手。」

燕趙道：「而且人不能多，以免打草驚蛇，所以他們才派出『狂五風流四』這等高手北上南下。」

將軍試探的道：「那末，你的第二個疑慮就是：梁四不敢正面搶奪高唐鏡，一是已經負傷，怕得不了手，要是他未曾受傷的話，則是要留一條後路，以便他日與萬人敵好相見？」

燕趙點點頭，神色很有點沉重。

「可是你別忘了，梁四一見沈虎禪，就痛斥他爲何要跟萬人敵同流合污、沆瀣一氣。」將軍提醒的道。

「沈虎禪與萬人敵的手下打得飛砂走石、日月無光，梁四在假馬中，沒理由看不見，他問也是白問，罵也是空罵。」

「你的意思是說：梁四罵歸罵，只是對外表態而已，不一定就不跟蔡京的部下結盟，義正辭嚴的痛斥，有時也可能只是一種造作和僞裝？」

「我躭心的就是這個。」燕趙道：「我還躭心『五澤盟』也會跟『南天王』作同一抉決擇，那麼敵衆我寡，情勢就不妙得很。這是我第三個疑懼。」

將軍本來雙眉緊皺着，此際忽然展眉笑道：「幸虧你是我的敵人。」

「我一向都是。」燕趙有些微詫然的說：「爲什麼卻說是『幸虧』？」

「因爲你既是我的敵人，也就是萬人敵敵人的敵人，」將軍笑着捋髯道：「所以，敵人再强大，只是對付我，而不是對付你。」

燕趙笑了。

他的笑極爲蒼勁、豪邁而有力。

「你沒聽沈兄說過嗎？」燕趙說：「他說：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

「說的好，」將軍道：「不過我對這件事還有另一個看法。」

「願聞其詳。」

「蔡般若和鍾詩牛有沒有加入蔡京一黨，跟萬人敵是敵是友，我們還不曉得，」將軍道：「不過，聽他們所轉述中梁四的口風，他是很瞧不起蔡京和萬人敵的，『南天王』和『五澤盟』對敵十數年，沒有這麼輕易便同一陣線起來：你不防猜猜，鍾詩牛向蔡京提出聯盟的條件，會不會是要朝廷派兵先行殲滅『五澤盟』？而蔡般若所提出的要求，會不會是要蔡京派大軍剷平『南天王』呢？」

燕趙聽了這番話，想了一陣，道：「我不知道。這世上敵我之間，本就很難說。有利就是朋友，有競爭便是敵人。敵友之間，一綫之隔。誰才是敵？往往要到在人羣中被人打傷倒地，轉首的那刹才知道是誰在持械。誰才是友？常常要到生死關頭誰扶你一把那個人冒死替你擋一槍，才能分曉。」

他頓了一頓，才接下去道：「像鍾詩牛與蔡般若，本是至交，後來成了宿敵。」

將軍笑着接道：「難保他們日後再變成怎樣。」

燕趙微微一笑道：「就像我們這樣。」

兩人哈哈一笑，楚杏兒卻心中仍有疑團，非要問出結果不可：「爲什麼梁四暗算李啇一就可以，而不敢向譚千蠢、姚八分等出手呢？殺傷李啇一，這也不就是得罪了萬人敵了麼？」

將軍道：「這件事，我總會告訴你的。現在，我想知道，在梁四離去之後，你們和沈虎禪又遇上了什麼險？」

他這句話當然不是向楚杏兒說的。

而是問蔡可飢和徐無害。

楚杏兒詫道：「怎麼？還有險麼？」

將軍有點不悅地道：「杏兒，你是越來越大意了。」

燕趙有意替她打圓場地道：「時間，你沒有注意到時間。」

「如果沈虎禪在『落井竹』之戰後即行趕返，沒理由到現在才抵達將軍府，」舒映虹道：「而且，沈兄身上的泥塵……」

——僕僕風塵。

——就像跋涉長途，臉上、身上、衣上都沾滿了風霜。

「還有傷。」燕趙補充道：「有一點很重要，恐怕連梁四也沒看得出來：沈虎禪雖各捱了姚八分和譚千蠢一擊，但他早已把對方的力道轉注入往土木馬砍出的一刀裏，故此，已把這些外力消解了大半，而且藉此破了梁四的掌功。以李啇一的應變之快，一旦發現同伴偷襲沈虎禪，而沈虎禪刀砍土木馬，他一定會全力撤手，因而，只是劍氣撞中沈虎禪，並不是劍刺中沈虎禪——雖然仍是傷，但傷的輕重大有分別……」

楚杏兒想了想，問：「燕大叔的意思是：沈虎禪既與梁四還能說善道，傷得就決沒有剛才他進來時的重，除非是——」

燕趙眼中流露出一絲不經意的疼惜，承接她的話而道：「除非是他在回來將軍府的路上，沒有機會療傷，甚至是在長途奔波之際，又再受傷。」

「他奶奶的，」王龍溪只覺忍無可忍，「既然還有下文，幹嗎一吞二吐的，還不快說，老子聽不耐煩的，管你鋼七郎當的，氣上火來一傘一個打成肉稀泥！」

王龍溪這一光火就罵，蔡可飢和徐無害自是覺得好寃枉。

因爲不是他們不說，而是給燕趙和將軍打斷的。

將軍和燕趙談話，卻沒人敢打斷。

——被人打斷的是他們。

——受氣的也是他們。

蔡可飢和徐無害眞是越想越寃。

「先拏點水給他們喝，」幸好將軍在這時候頒下了指令：「讓他們先洗洗身子、敷上傷藥、換上衣服、再到堂上來，共進晚膳，並把事情說完。」

他目光一轉，落到沈虎禪已回復紅潤黃明的臉上，道：「楚冲、楚撞，你們先扶沈爺進去『牧羚樓』歇歇，戌初再請至『笑悠堂』來，我們將設宴以待。到時一併把舒先生請來。」

楚氏兄弟有力的相應。

王龍溪一副忿忿的樣子，將軍在他口出大言後才下令各自休歇，無形中是下了他的面子，令他難以下台。

他打從鼻子一勁兒的哼道：「這，這算什麼？這算什麼……這……姑奶奶的，這是什麼玩意……說一半就不說了，咽了氣啦？」

將軍忽低沉的叫了一聲：「龍溪！」

王龍溪登時垂下了頭，也垂下了手，此際看去雄赳赳的王龍溪，簡直有點垂頭喪氣。

將軍轉身負手，走入了中堂。

王龍溪只好沒精打采的跟了進去。

大堂上的人誰都知道：

——王龍溪只怕又得遭一番責斥了。

將軍是想給這位得力手下留點面子，所以才不當衆斥責他。

將軍的沉着冷靜，和王龍溪的魯莽激烈，恰成對映。

楚杏兒正想跟到「牧羚樓」去照料沈虎禪，忽聽王龍溪喚她：「杏兒。」

楚杏兒轉首道：「嗯？」

「你也累了，」燕趙關切的說：「何不歇歇再說？」

楚杏兒抿着咀，搖了搖首。

這幾天她心裏忽起忽落，起伏不已，時如舐蜜，時如咀蠟，也整理不出什麼滋味。

「你要是不累，」燕趙溫和地道：「我們不如談談。」

「好呀。」楚杏兒覺察到燕趙的關懷，她也很想找個人傾訴心事。

* * *

一轉入了中堂，眼前的光綫登時幽黯下來。

這已是酉末時分了。

只有中堂四個角落置有四盞八角琉璃燈，燈火似有點故意的不大明亮。

將軍負手踱到堂中，並不言語。

微光把他照成四個淡影，分別投映在四個方向的地面上。

王龍溪站在將軍的背後，一反常態，完全的緘默。

兩人都未談話，靜得連隔着琉璃的火焰吞吐，都歷歷可聞。

良久，將軍才徐徐抬頭，依然沒有回頭。

「龍溪。」

「在。」

「你有什麼看法？」

「萬人敵的實力，確不可輕視。沈虎禪在十五歲時，已輕易格殺革動地、省無名、汪方寸三大高手，連公羽敬、古錦藏、萬古燒這等人物，也一一死在他的刀下。他殺任笑玉、雷唇、東天青帝的時候，何等輕鬆自如。但一旦對上萬人敵，他就顯得吃力了。直至如今，萬人敵還沒有現身，但沈虎禪已接二連三的掛了彩。」

「你的意思……」

「如果目前的形勢沒有太重大的突變的話，以將軍府的實力，要對付萬人敵，只有三條路。」

「第一？」

「只可智取，不能力敵。」

「第二？」

「出奇不意，攻其無備。」

「第三？」

「暫時言和，不惜結盟，把戰局拖延得一個月是一個月，一天是一天，一個時辰便是一個時辰。」

「……萬人敵有這麼厲害？」

「萬人敵最厲害的是讓你根本不知道誰才是萬人敵。」

王龍溪冷峻地道：「連你和他作對了二十年，都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一個不被人瞭解的人才是最難應付的敵人。」將軍同意，「任何人都有他的弱點，但你不了解他，便無從知道他的弱點。」

「就算你以爲已了解他，說不定那只是他故意顯露出來的弱點。」

「一旦你去攻擊這個弱點，這弱點是馬上變成他的長處，所謂破綻，有時候就等於埋伏。」

「不過，萬人敵也有一個罩門。」

「你是說，我們派去的臥底？」

「杜園、狄麗君和侯小周。」

「只是，我們也有一個罩門。」

「你是指：我們不知道杜園、侯小周和狄麗君，究竟是我們派去的臥底，還是萬人敵派來的臥底？」

「一個敵人如果要眞的害你，總會讓你毫無防備才動手，」將軍憂慮的道：「所以，不到最後關頭，決不容易知道誰才是敵人？誰才是朋友。」

「就像你的敵人。」

「燕趙？」

「燕趙。」

將軍笑了。

「誰都不敢肯定：燕趙到底跟你是敵是友，」王龍溪道：「如果是你的敵人，您已背腹受敵，有他這麼一個敵人，誰都寢食難安，不易應付。」

「假如是友呢？」

「如果他是你的朋友，」王龍溪斷然道：「不論『五澤盟』、『南天王』還是『萬人敵』，只要他們不聯手一起，誰都沒有十足的把握能扳倒將軍府。」

「也許……」將軍頓了一頓，道：「連我也不知道他是我的敵人還是朋友。」

「說實在的，」王龍溪居然笑了，他的笑意居然狡猾如狐狸。一頭老狐狸，一頭讓人被人吞了食了連骨頭都不吐後還感謝他大恩大德的老狐狸。「連我也不大看得出來。」

「也許，」將軍的笑意裏也蘊含了慧黠和狡獪，「就像你一樣：人人都以爲你是個莽撞的人。其實你在外面，常常替我說了不便由我說的話，而且人人都不會防範

一個莽撞的人，因而，你可以更加留心的觀察，更加正確的下判斷、更加審愼的衞護將軍府的安全。」

「我只維護你的安全。一切能威脅到你安全的事，就是威脅我的生存。」王龍溪這才似略有一絲微的激動，「因爲，我知道，沒有你，就沒有我。」

「或許，」將軍微喟：「沒有你，我也不能活到現在。」

「不，沒有你，就沒有我；」王龍溪截然道：「但沒有我，卻一樣有你。」

他頓了頓，才一字一句的說：「因爲你是梟雄我不是。」

「只是，」將軍深邃的雙目望入他的眼裏，「這太委曲你了。」

「在這天地間，每個人都會有他的地位身份，和他的義務職責，以及他們扮演的脚色；」王龍溪平靜地道：「只有蠢人，才什麼人都想當，什麼事都想摻一把，自已能力所未逮的事，也要逞强，徒惹煩惱，自取其辱。」

他眼裏充滿榮幸地道：「我適合了這角色。」

「你是一個在外面被我時時苛責，」將軍用一種奇特的口吻接道：「其實卻常常予我意見的人。」

「要不是將軍知遇，」王龍溪道：「我的意見只是意見，無人見用，更不會實行。」

「能看見別人接納我的意見，」王龍溪的語氣裏洋溢着奮，「那是一件最快樂的事。」

將軍含笑，望着他：「江湖上有誰曉得，我的腦子已交了給王龍溪，而我卻在人前大罵他沒有長腦袋。」

「太聰明的人看不見太多的東西，因爲人們已信任他，不給他看；」王龍溪笑道：「我這個笨人，倒是佔了便宜。」

「既然如此，我倒要問你，」將軍正色道：「你對沈虎禪，有什麼看法？」

「就算你堅持要殺他，恐怕杏兒也捨不得；」王龍溪說話一反他在大堂時的聲宏氣盛，而今出語輕而清晰：「沈虎禪這人是武林中一大戰將，萬人敵手上還有李商一的一天，我們便不能沒有沈虎禪。」

「不過，李商一會爲萬人敵所用，沈虎禪卻非池中物，普天之下，只怕除了將軍你，就沒有什麼人能用得起他了；」王龍溪意猶未盡的道：「這種人，留着太可怕了，始終是禍患，最好的方法：是要他去殺敵，或是給敵人殺了，這樣才一了百了。」

將軍微笑道：「你的意思恐怕是連我都用不了他，不過怕傷了我的面子，只好把我剔除。我聽得懂。」他這樣一說：倒把殺不殺沈虎禪一事略過不提。

王龍溪也不追問。

——一個人，身爲別人的智囊，就是在他被人問時竭盡所能的獻計，而不是反過來，探問別人的決策。

這是絕不能反客爲主的事。

王龍溪這種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人自然深明這個道理。

「你對梁四又有什麼意見？」將軍問。

「我對這個年輕人了解不多。鍾詩牛在這麼重大的關頭派他北上，獨戰武林，自必有他非尋常處。」王龍溪謹愼地答：「不過，此人太好造作，這要不是他的弱點，就一定是他心中的弊病的根源。」

「你認爲『南天王』會不會跟『萬人敵』結盟？」

「這問題在於鍾詩牛敢不敢違抗蔡京的意旨。」

「你說呢？」

「以『南天王』一脉的作風，自是不屑與蔡京一夥爲伍，但形勢比人强，只要再加上一些因素，就殊爲難說。」

「譬如？」

「譬如高唐鏡已落入萬人敵手裏，萬人敵以此要脅……」

「還有？」

「又如『五澤盟』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先行加入了蔡京一黨……」

「這樣的話，『南天王』就只有對抗或屈服這兩條路了？」

「現在的局勢，我們跟『五澤盟』、『南天王』、『萬人敵』都處於最微妙的形勢中，牽一髮動全身。假若鍾詩牛與萬人敵聯成一氣，蔡般若則與我們能成一夥也不一定；同理，如果萬人敵能同時拉攏到南天王和五澤盟，我們則必一敗塗地無疑。」

「可是，我們却不似萬人敵，有招攬這兩大勢力的能力。」

「所以，我們是處於完全被動、全面捱打的狀態；」王龍溪堅定地道：「要贏這一場仗，除非我們能轉化被動爲主動。」

「例如奪得高唐鏡。」

「這還是事小。」

「何爲事大？」

「對萬人敵主動出擊；」王龍溪堅決地道：「並且殺了他。」

「只有萬人敵死了，萬人敵的勢力便會冰消瓦解，我們才不必躭心，南天王和五澤盟的勢力才不會投向他；」王龍溪全身似散發出一種强烈的鬥志：一種令人震悸的不死不休的鬥志戰意：

「殺了他。」

「殺了他？」將軍沉吟：「殺了萬人敵？」

「殺了萬人敵。」王龍溪沉聲道：「你知道在那裏及可能在什麼時候和用什麼方法或可取他的性命。」

「殺萬人敵是件危險的事，將軍忽然奇詭的笑了起來，「但也是件足以快意平生的事。」

「危險？」王龍溪道：「天下間的大事有那件不危險的？世間的小事在你我眼裏卻又沒意思得很。」

「殺萬人敵這種事，就算在我們這些人裏，也只有幾個人能進行，」將軍盤算：「譬如：我和你……」

「將軍，」王龍溪忽然跪了下來，魯直的臉上恢復了那一種深摯的熱誠，「讓我去，爲您戰死，還是在您麾下立功，全在這一役。」

將軍扶起了他。

第一次，這百戰沙場、鐵衣不碎的大將軍，感到手在顫抖。

心也在顫抖。

* * *

「殺萬人敵。」

這是件沒有人做過的事。

沒有人能做的事。

——也許有人想做，但沒有人能夠做到的事。

「殺死萬人敵」，將軍想到這個意念的時候，彷彿見到自已手起劍落，萬人敵倒下地去。

——可是萬人敵仍只是一個模糊的形象。

——誰才是萬人敵呢？

——不知道誰是萬人敵，如何誅殺萬人敵？

* * *

大家都在宴席上。

能出席這個「翡翠宴」的人，向來在武林中被認爲這是一項「殊榮」。

將軍不輕易請客。

請來的客人來得也不輕易。

來頭更不簡單。

自「將軍宴」離開的人，有的從那一刻開始，他們就成了叱咤風雲的人物；有的在一段風霜歲月之後，漸露頭角，也成了武林裏舉足輕重的角色。

故此，被將軍「看得起」，列爲座上「貴賓」，是一件大事。

一件在他日江湖途風波路值得記取和回憶的大事。

當然，將軍請人，不是一定請「成材」的人，也不是請他「喜歡」的人。

有時候，他也請他不喜歡的人。

那些人往往很「有用」。

——連將軍都覺得「有用」的人，當然這些人自有別人所莫能及之處。

另外還有一種人。

「不得不請」的人。

凡是大宴，總少不免有這種人：有你喜歡的，有你厭惡的，有你非常敬重的，也有你看不起但卻不得不請的。

——就連將軍的夜宴也不例外。

* * *

將軍當然是坐在主席。

他身邊居左的是沈虎禪，居右的是燕趙。

這兩位「貴賓」，卻都是他的「敵人」。

——他們到底是不是將軍的敵人？

其他的人有：王龍溪、沐浪花、舒映虹、楚杏兒、徐無害、慕小蝦、楚冲、楚撞、蔡可飢。總共十二人。

徐無害、蔡可飢、楚氏兄弟，都自死裏逃生歸來，因而受邀列席，將軍設宴備酒，爲他們「壓驚」。

沐浪花也從生死邊緣回來。

他只是喝着酒。

喝着悶酒。

誰都明白他的心情。

所以誰都不敢勸他。

沈虎禪的傷似已痊癒了七七八八，他的話談得很少。

反而徐無害和蔡可飢談得很多。

——蔡可飢本身就很愛說話。

——徐無害則覺得應該在將軍面前表現他的轉述能力。

而且他們也不得不說。

因爲將軍表示：把未說完的那部份，繼續下去——

他們在休息的時候，早已搭配過了，本來是安排蔡可飢先說。

蔡可飢剛要開始，忽然，眼裏映入了一簇簇鮮亮亮、烈艷艷、火辣辣、紅彤彤的顏色。

那麼鮮麗的顏色！

——簡直美得令人不惜溺斃其間。

令人不惜爲它而死亡的美色。

而且死而無憾。

不是美人。

而是美景。

——如此的美景良辰，就連在生死一髮間的蔡可飢，而今回憶起來，也不禁爲之神醉……

* * *

那麼艷美的景緻，帶了點淒涼。滿山遍地，只有四種顏色：黑、綠的、嫩黃的、鮮紅的，都是樹葉，而地上也鋪滿樹葉，是棕色的。除此以外，便是天色了。

藍湛湛的天色，像浸透了一億年的寂寞。

然而人間的碧綠金紅，仍正開得燦爛。

縱是在逃亡之中，蔡可飢也不禁爲之神怡。

——這滿山楓葉，開得這麼茂盛，這般璀燦，他不但見都沒有見過，甚至連想也不曾想過，人間竟有如此美景！

美得可以令人忘懷一切。包括危機。

蔡可飢幾乎就想留在這兒，不願再逃亡了。

人生前路多風霜，不如休息在這楓林的千種絕色萬種風情裏，從此不歷人間風波險惡！

正在這時候，沈虎禪說話了。

他一直沒有說過什麼。

自梁四消失在「落井竹」後，李商一只揮手道：「走。」沈虎禪也沒謝一句，只示意蔡可飢和徐無害先行，他在殿後。姚八分、譚千蠢等人眼瞪瞪的望着，誰也不敢貿然出手。

他們不但怕沈虎禪。

他們同時也憚忌李商一。

——李商一不許他們動手。

如果他們硬要向沈虎禪動手，就等於是同時向兩個人動手。

沈虎禪與李商一！

——這兩個人，無論是那一個，都是動不了的人，就算他們已受了傷，也還是惹不得的。

他們都清楚李商一的脾氣。

至少，在李商一面前，他們還不敢妄動。

於是，沈虎禪帶同蔡可飢、徐無害，直奔了十二、三里路。

如果一切無礙，只要再一個半時辰光景，大概就可以進入將軍的勢力範圍了。

就在這時候，他們來到了這遍山楓葉亮且麗的山坡上，幽林深處有泉鳴，美到了極點，也靜到了極處。

就連空氣，也清爽得似一場開朗的夢。

蔡可飢看得迷醉了。

他一直都認爲自己其實是一個詩人。

只是他學書不成去學武，寫詩無成去拔劍而已：他一向都是很重感情的人。

他自己也曾反省過：他的劍法一直不能登峯造極，同時也做不好一個殺手，便

是因為太重感情之故。

可是舒映虹卻曾告訴他：一個人要是連自己的性格也失去，怎能當一個好殺手？一個人要是連感情也沒有，怎會對劍有感情？要是對手上的劍沒有感情，又怎能擅於用劍？

這幾句話使蔡可飢大為省悟。

——與其把感情全然抹煞，不如把情感注入劍法中，這樣才能練成自己的劍。

蔡可飢年紀雖輕，但總共失戀了十一次，次次都是感情受創，他無可宣洩，只有把這一腔淒傷，轉注於劍理之中。

他的劍法就叫做「傷心」。

他的兵器便叫「傷心劍」。

——不過傷心歸傷心，他的劍法仍無大成。

大成雖無，小功卻是有的。

他成為「將軍府」裏年輕一代中出類拔萃的劍手。

然而他總覺得自己以寫詩之手去提劍，以創宇宙萬化之手來殺死活着的生命，無論如何，都難以獲得使自己感覺到美滿的成績。

——可是他已棄了筆，握住了劍。

——人只要一天握住了劍，就很難放得下來。

當你要放下劍的時候，劍不一定肯讓你放手。

更要命的是，當你的手離開了你的劍，別人就可能拔了你的劍來殺了你。

故此，人一旦要役劍，很可能反而終生為劍所役。

蔡可飢也只好安心去作一名劍手。

直至今天。

他看到了遍山楓紅。

他為這情景感動不已。

他知道這是一種詩的感動。

甚至還有寫詩的衝動。

他這才明瞭，這些年來他沒寫詩，並不是代表他已忘懷了詩。

正如已多年沒跟那女人在一起一樣，不是他已忘記她了，而是把她藏在更深的心裏。

一旦憶起，連根拔起牽枝攀藤的，更加痛苦。

他覺得有點悲哀。

——多年來的拔劍，以為握住了依憑，原來只是一場易碎的夢。

甚至抵不住一葉楓紅的誘惑。

他根本沒有拒抗的能力。

他覺得徐無害也是這樣想。

——也許大家都累了，都想在江湖風霜險途上歇一歇。

可是他想錯了。

徐無害也是想歇在這裏。

他卻不是因為詩。

也不止是因為眼前的美景。

而是眼前楓葉如胭脂淚、留人醉，使他想起了人。

——真正的美色。

——令他崩潰受辱的美麗女子——狄麗君。

就在他們的步伐都有些遲疑之際，沈虎禪便說話了。

他看見不遠處飄來一朵白裏翻[illegible]，遲緩的雲朵，低沉的說：「太美麗的都是場災害。」

「美麗絕對是場災禍。」

「我們一定要在那朵雲未飄到我們頭上之前，離開這座楓林。」

「一定要。」

沈虎禪這樣說。

＊ ＊ ＊

他的話，很低沉，但很有力。

如果徐無害的神思正墜入了故夢裏，蔡可飢的心思正沉緬在美夢之中，那麼，沈虎禪的話就是一場夢醒。

＊ ＊ ＊

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縱尚未暮，黃昏也快降臨了吧？

他們在林中疾行。

葉落，落葉。

葉落如雨。

——飄下來的，巴掌大小的楓葉，有的嫩黃、有的深綠、有的直比情人的血還紅！

無風，為何落葉？

——是因為秋已近晚，蒼天無情？

——還是因為大地上隱伏着的肅殺之氣？

＊ ＊ ＊

楓葉愈來愈幽黯，越走越幽深。

——如此說來，是那朵雲已飄到樹林之上了麼？

蔡可飢心中忐忑。

雖然他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雲飄到楓林上就不可以？

但他信任沈虎禪。

他覺得沈虎禪說的話想必是對的。

林愈走愈深，林子裏的色澤就愈來愈深麗；濃綠化不開，鬱紅露不住，像一團紅的火綠的火自各人內心燃燒了出來。

沈虎禪陡然止步。

他的手已扣住了刀柄。

徐無害和蔡可飢也連忙搭住了劍。

林中除了泉韻，什麼聲息也無，連鳥鳴蟲叫也沒有——是不是太靜了些？靜得有些異常？

「劍也是有感情的。劍的感情和人的感情是對流的，不是單面的，你是對劍有情，輕則玩物喪志，重則為物所役，正如你對女人的感情一樣，如果完全是單面的，那麼徒招苦痛而已。」沈虎禪也不知是對蔡可飢還是對徐無害說，但兩人都聽得心頭一陣震盪，「如果你的劍輕若蜻蜓點水，那麼蜻蜓是俏巧地掛在花瓣上，如果連着所有的感情，那就太沉重了，花會落，而且蜻蜓也飛不起了。如果以傷心劍為劍，人之決戰氣勢尤先於劍法[illegible]人，一個傷心的人，就好像是一個負傷的人，未戰已先落了下風，用什麼來求勝？」

徐無害亮了眼神。

蔡可飢不住點頭。

他們都希望沈虎禪多說一些。

沈虎禪卻說：「如果我在此戰死，你們記着我的話，發揮你們的劍術，或可殺出一條生路。」

他這句話一說，就拔了刀。

動了手。

殺了人。

＊ ＊ ＊

殺人的第一條件，就是先要有殺人的能力。

其次是要「有人」。

——「有人」才能給人殺。

可是這林子裏除了沈虎禪自己，就只剩下徐無害與蔡可飢。

而今是沈虎禪拔刀。

難道他殺的是蔡可飢？還是徐無害？

都不是。

沈虎禪縱身而上，揮刀。

只見刀光起。

葉落紛紛急下。

樹與樹之間，枝與枝之間，葉與葉之間，椏與椏之間，儘是兵刃交擊之聲。

還有人低沉的呼喝，在樹與葉之間。

落葉上都沾了血。

鮮血。血沾在綠葉上。

血染在黃葉上。

血濺在綠葉上。

葉子都紛紛落了下來，被刀氣還是殺氣逼落了下來，血也滴到地上的棕色殘葉上。

——樹上有人！敵人！埋伏！

而且還是極其厲害的敵人，極其厲害的埋伏，以沈虎禪的身手和刀法，居然也搶不上樹，落不下來。

並且不止是一個人。

而是一羣人。

徐無害忽然省起了什麼似的，恐懼的向蔡可飢(也只能向蔡可飢)叫道：「黛綠棕紅一潑風！」他畏怖的張大了口：「黛綠棕紅一潑風！」

萬人敵手上有兩大精兵，一是「蛇鼠一窩」，一是「黛綠棕紅一潑風」。

——「蛇鼠一窩」負責暗夜行動。

——「黛綠棕紅一潑風」則負責白天任務。

在前個黑夜裏，他們已遇上「蛇鼠一窩」。

那是一場殘酷的厮鬥。

是令他們畢生難忘。

而在此際，他們就遇上了：「黛綠棕紅一潑風」。

* * *

看情形，像一陣風的倒是沈虎禪。

烈風。

狂飇。

沈虎禪一直從樹與樹之間飛躍跨越，他始終未曾飛身上樹，但是足不沾地，他捲起了一陣陣猛虎揮撲般的烈風，更銳烈的急風卻來自他手上的刀光。

刀光過處，有人輕呼，有人怒嚎。

被削斷的兵刃紛落。

血也洒落。

——但就是沒有人掉落下來。

這使得蔡可飢心裏不覺昇起了一個疑問：究竟在樹叢間的，是不是人？

——雖然不肯定是不是人，但已可確定是敵。

——又是一些「看不見的敵人」。

然後蔡可飢又發現了一個事實。

一個不幸的事實；

沈虎禪縱高伏低，但他身上的傷口，包括被張十文暗器所傷、譚千蠢、姚八分暗算所傷之處，全滲出了血迹。

不僅是滲出，而且是淌出。

不僅是淌出，更且是流出。

傷口顯然因劇烈的動作而崩裂，更加嚴重了起來。

他因而又看見了另一個事實：

沈虎禪不是不想停下來。

而是他停不下來。

他既不能停手，而且也無法縱上樹去，更不能落到地面上來，他就像單槍闖入敵陣的大將軍，已陷於敵人的重重包圍裏，前後均無去路，只有强敵，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衝殺。

不停的衝殺。

——一停，只有死。

——死也不能停。

蔡可飢終於明白了沈虎禪的處境，也等於了解自己所身處的險境。

可是他不知怎樣才幫得上沈虎禪的忙。

——是幫忙，而不是愈幫愈忙。

他連敵人都認不清，這使得他更不敢貿然出手。

徐無害的情形，似乎也是這樣。

就在這時，沈虎禪的刀勢突然變了。

他大吼一聲，一刀就砍倒了一棵大樹。

那是長得特別茂密、亮的紅鮮的綠美得像整棵都在燃燒着綽約風姿的樹。

這楓樹响起一聲坍落，呻吟，斷了，折了，倒了。

倒得像一個英雄。

倒的時候似一位美人的輕吟。

第一棵樹倒了，第二、三棵樹也相繼而倒，驚呼疊着驚呼，樹疊着樹。

然後是四五六七八棵……

刀光飛閃。刀似剷除巨人的電殛。

樹是巨人。

樹葉似巨人的鮮血。

血是白刃的飛沫。

才不過是轉眼工夫，戰鬥已止息。

樹已倒了十來棵。

那麼美麗的樹。

這般殘狠的摧折。

沈虎禪立在當中，已可見一片天光。

他的刀在他背後，刀柄依然高他一個頭。

「煮鶴焚琴……」沈虎禪浩然道：「是你們要逼我出手的。」

然後他跟徐無害和蔡可飢說：「你們一個在我前面，一個在我後面，我說走就走，不要回頭。」

他再次的說：「記住，不可以回頭。」

蔡可飢曾經聽過一個童話故事，那是他妹妹蔡嘉緋告訴他的：英勇王子要救美麗公主逃出魔窟，但在逃亡的過程裏決不可以回頭。他幾乎要問：為什麼不可以回頭？難道回頭就會變成一顆石頭？

他還沒有問出口，徐無害就說話了：「我一向貪生怕死。」

沈虎禪回首，看着他，心平氣和。

他知道對方一定會說下去的。

「我當然也很想能活下去，不過，我也知道，你一個人闖出去，還有希望，如果你帶着我們兩個人，到頭來可能三個都活不下去；」徐無害果然說了下去，「你爲我們做的已經夠了。我們只是無名小卒，你犯不着爲我們喪命，不如你活着回去，

請將軍替我們報仇，或者，你還記得咱們的話，殺萬人敵的時候，多替我倆砍多刀。」

蔡可飢忽然覺得很感動。

他一向都不了解徐無害。

他知道徐無害是舒映紅的部下。

他一直都以為徐無害只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將軍府」裏人人稱他為「徐四哥」，彷彿除王龍溪、沐浪花、楚杏兒、宓近秋之外，彷彿這「徐四哥」也是一個特別值得敬重的人。

蔡可飢本來並不怎麼明白。

也不怎麼服氣。

現在他明白了。

——一個人的武功不算太高、胆子也不算太大、智謀也不算太高明，只是，為大局可以不惜犧牲，臨大義可以不怕死，辦大事可以無私，這種人，就算是個不會武功的白痴和懦夫，在大關節上，仍算得上是名漢子！

他幾乎要為徐四哥喝采。

沈虎禪卻緩緩的吐出了三個字。

「你錯了。」

「第一，我殺人，一刀了事，殺得了就殺，殺不了就人殺我，從不為人，也不為己多砍一刀。」

「第二，在我眼中，沒有達官貴人，也沒有無名小卒，人人都是人，你是，我是，他是，人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傷我，我就傷人。」

「第三，我不帶你們走，也未必走得了，帶你們走，就算走不了，我也可以無憾。我一生能夠無悔，就是因為我從不做使我遺憾的事。一個人與其寄望將來，倒不如現在就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我不喜歡與我一起逃出來的朋友，不能跟我一起走，所以一起走，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你，聽明白了沒有？」

「我明白了。」徐無害吞下一口唾液，狠狠的道：「承你盛情，咱們就一起去拚條活路吧。」

「出得了這林子，就有活路。」

「如何離開這林子？」

「只有闖；」沈虎禪道：「人生有許多局面都必須要咬牙闖一闖，闖了再說，衝了再算。」

徐無害又問：「如何闖？」

「在那朵雲，」沈虎禪指着那朵已經接近他們頭頂上的沉甸甸的鉛雲，說：「在沒到我們頭上遮住了陽光之前，我們要從最靠近我們的一棵樹，殺到最後一棵樹去。」

「好！」

「你呢？」沈虎禪霍然盯住蔡可飢。

「我？」蔡可飢覺得渾身的意志，都在跳躍，被奮亢鬥志所燒得每一根骨骼都在吶喊：「我這兒有熱血有人頭有肝胆，隨便你取那樣去！」

沈虎禪厲目看了蔡可飢一眼，又怒瞪徐無害一眼，忽然嘆道：「像你們這樣子的部屬，將軍到底有多少個？」

他自行笑了一笑，用手搭住腦後的刀柄，喃喃地道：「張炭、寶牛、恨少，咱們都在一起該多好！」

話一說完，他已衝了出去。

闖了過去。衝了前去。殺了上去。

＊　＊　＊

這是一場慘烈的戰爭。

因為看不見敵人。

——看不見敵人，並不等於沒有敵人。

——相反的，看不見的敵人，比可以看得見的敵人更可怕。

沈虎禪一動，自然帶動着一股力、一股氣、促使了蔡可飢和徐無害一前一後的隨他殺出去。

像殺入幻彩裏。殺入仙境裏。

一陣風吹來。

風起長城遠。

風吹落花香。

風情千萬種。

風過不留痕。

風甫至，沈虎禪就變了臉色。

如臨大敵。

——彷似那看不見，摸不着的風，就是他最大的敵人似的。

就在這時，漫天落葉紛紛下……

黃的、綠的、紅的、棕的葉子，輕柔而曼妙的徐徐落下……

這一陣風，把萬葉千樹的艷麗顏色全混在一起了。

何止於風情千萬，簡直是比死亡更美，美得令人想到死，如等待再生，彷若等待一場美麗的驚喜……

美麗得令人等待死亡的覆蓋。

沈虎禪揮刀舞鞘，兀地虎喝道：「別讓樹葉沾着——」

徐無害和蔡可飢這才想到閃躲。

閃不了的便用劍去擋格。

——這才發現，劍碰上了葉子時，發出了「叮」、「乓」的聲響。

——這才看見，美麗的葉沿，閃着鋸齒一般的厲芒。

沈虎禪凌厲的攻勢突然變了。

他抱刀歸元，嶽停峯峙。

風掀起，萬樹千葉搖，黃和綠，紅和鬱，沈虎禪一刀一步，每一刀，重若千斤，但他又舉重若輕，每一刀砍出，只走一步，有時候，只是一小步，小小的一步，一步一為營。

這樣的刀。

這樣的步伐……

然後前面豁然而開——

已到了林外。

沈虎禪一步跨出去，蔡可飢和徐無害心中一喜，正要緊躡而上，忽然，眼前一花，他們看到樹動了……

一點兒也不錯，有兩棵樹，花葉特別燦麗，竟「動」了起來。

他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然後整個人就被沈虎禪扔了出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們都聽到沈虎禪的一聲大喝。

刀芒一盛，即沒。

他們跌在地上，頭仍往後強撑着，去看沈虎禪。

沈虎禪自林子裏走了出來，一身都是泥濘。

臉上多了一道傷口。（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當舖主人和朱芳爭奪秘笈約鬥離去；南宮白、百里香追踪朱麗葉，無意中捉到海天雙醜二人，由樓兩層扛着走，遇見柳飛燕邀去飛熊堡，柳浩然正將綠毛幫之事談着，突然來了該幫四位堂主向飛熊堡招降，雙方混戰，最後又來了一位少女壇主，向南宮白說明身份，是奉幫主之命來招降，喝令四位堂主停戰，先帶幫衆走，再和南宮白私談……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洞悉金人內幕　同情慈母所爲

「找叫于眞，綽號『血嫦娥』！」

「唎！于姑娘，再見了！」

南宮白兜頭一揖，就要回堡。

「且慢！」「血嫦娥」道：「你知道我今天的行爲已經觸犯了本幫的幫規了麼？」

南宮白默然了，他知道對方沒有說謊，以「綠毛幫」的兇殘，絕不會對「飛熊堡」這樣客氣，顯然這是「血嫦娥」自作主張。

「那麼于姑娘爲什麼要故犯幫規？」

「還不是爲了你？」

「爲了我？」南宮白不由一怔，道：「在下與『飛熊堡』柳氏兄妹也是初交，不知于姑娘爲了我是什麼意思？」

「血嫦娥」紅暈上頰，道：「以你的個性，絕不會看著『飛熊堡』被人掃平而不管，當然要出手，我雖然不是你的敵手，但有兩三個人聯手，也不見得就會吃虧，那麼其餘的人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殲滅全堡之人了——」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南宮白冷冷笑著說。

「你不信是不是？嗨！」「血嫦娥」深深地嘆息了一聲道：「本幫今夜來了三十多個高手，其餘的人在堡外附近埋伏，一見火光就衝入接應，其實火種都已經安置好了，不信你回去一問就知道了！」

「噢！原來如此！」南宮白這才相信，續道：「那麼妳爲什麼半途而廢呢？」

「我不是說過了麼？我是爲了你呀！」

「我……我可不領這個情！」

「告訴你吧！我爲了不願和你正面衝突，所以甘冒幫主降罪之險，命令撤退！」

「那麼妳回去豈不要——」

「那就不要你管了，只要你知道我這份苦心就是了！」

南宮白心中雖然感動，却不敢形諸於色，因爲他早下了戒心，再也不敢和女人接近，以免招來無窮的厤煩。

「白哥哥，我這樣叫你可以麼？」

「……」

「瞧不起姊姊是不是？」

「……」

「我道知你以爲我是殘花敗柳，其實姊姊一向守身如玉，迄今還是……」她到底無法說下去，略略一頓又道：「你是怕柳姑娘怪罪？」

「不！在下曾經說過，與她是初次相識！」

「那麼你一定早有……」

「是的，而且恐怕還不僅一個呢……」

「怎麼？不僅一個？」

「嗯！」

「能告訴姊姊都是那幾位姑娘麼？」

「這個……」

「你怕我破壞是不是？」

「不！我對妳的印象沒有那麼壞！」

「如果對我的印象壞呢？」

「恐怕不會讓妳全身退出飛熊堡！」

「我相信，因爲你確有那份功力！」

南宮白連忙拿話岔開，道：「于姑娘能夠賜告貴幫地址和幫主是何人麼？」

「可以！但你必須對我改變稱呼！」

南宮白又默然了，他情願暫時不知道，也不願再找厤煩。

「血嫦娥」微微一笑，道：「其實我于

眞不是沒有廉恥的女人，既然我爲了你已犯了幫規，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脫離『綠毛幫』和你在一起也是一樣，我所以要你對我改變稱呼，那表示我們的關係又深一層，我可以絕對依賴你，因爲本幫幫址和幫主是誰，都是『綠毛幫』的最大秘密。」

「那麼算了，在下謝謝于姑娘關照之情，望妳珍重！」說畢，轉身返堡而去。

「血嫦娥」又幽幽地嘆了口氣，她認爲這才是她的終身的伴侶，不論付出任何代價，她必須達到目的。

於是她略一思索，立即有了主意。

南宮白回到大廳之中，柳氏兄妹迎了上來，道：「今夜若不是南宮少俠在此，飛熊堡就不堪設想了！」

「那裏！兩位千萬不要太誇張，事實上這幾個魔頭並不好對付呢！」

柳飛燕纖腰一扭，道：「在別人來說，確實不易對付，但白弟弟你却易如反掌折枝！」

「這……」南宮白知道她的醋意很大，不便置詞，立即趁機道：「小弟此次打擾，十分不安，如今已經酒足飯飽，就此告別！」

柳浩然連忙攔阻道：「這怎麼可以，是不是慢待南宮兄了？」

「那裏！小弟尚有俗務要辦，實在不能久留！」

柳飛燕道：「白弟弟不是要在此審問『海天雙醜』麼？」

「這……」

「不要這個那個了！如果不是姊姊得罪了你，你就在這裏住幾天吧！」

「既然如此，小弟就打擾一宵，明晨起程！」

這時柳浩然已經解了『海天雙醜』的穴道，兩個魔頭悠悠地站起來，道：「小子！你要殺咱爺們，就快一點，若要侮辱可不要怪我罵人了！」

南宮白道：「兩位都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只要脫離武林當舖，到那裏都能有一番作爲，在下奉勸兩位急流勇退，善保眞茹，武林當舖絕對沒有好結果，至於武林當舖老巢在何處，兩位如果不願說出也就算了，在下言盡於此，希望愼加抉擇！」

「黑心員外」道：「人各有志，勉強不得，尊駕意欲怎樣發落爺們？」

南宮白冷峻地道：「請吧，但望兩位以後多爲武林做些重義之事，反之，兩位應該知道後果！」

「生死簿」白眼一翻，又對「大力神」樓兩層道：「樓兄還不走更待何時？」

樓兩層扯著嗓子道：「大爺跟著你們兩個活寶，從來就沒吃飽過，何況你們這份德行，早晚免不了腦袋搬家……」

「黑心員外」道：「樓兄應該知道本舖的舖規，對叛離之人是……」

「住口！」樓兩層聲如悶雷，震得屋瓦大響，道：「你們兩個雜種再囉嗦，惹得我老樓性起就把你們捏了！」

「黑心員外」向「生死簿」一使眼色道：「大爺，我們去吧！反正不干我們的事！」

「二爺你說得對，不過……」

「怎樣？」

「咱們半天未進飲食，肚子裏空盪盪地……」

「嗯！其實人家桌上剩下來的比咱爺們見的世面大些！」

「黑心員外」向桌上殘餚瞄了一眼，吞了一口唾液。

南宮白和柳氏兄妹忍俊不住，大笑起來，同時他們眞沒想到，像他們這兩個魔頭竟能吝嗇到這種程度。

「大力神」樓兩層道：「我老樓看在咱們的同事份上，就代主人請你們一餐，來！把錢袋拿過來！」

「生死簿」這時也忘了身份，取下錢袋道：「老樓，你眞夠意思，咱爺們永遠忘不了你！」

樓兩層抓起盤中的鷄骨架和鴨翅鴨脚，以及殘魚剩肉，統統倒在錢袋之中，道：「這樣總夠意思了吧？」

「黑心員外」慌了手脚，道：「老樓，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呀！咱哥兒也非泛泛之交呀！」

樓兩層道：「你要怎樣？」

「黑心員外」道：「聽那位小紅姑娘說，廚房裏還有一個豬頭、兩個肘子，你老樓既然找到了靠山，也不會珍惜那一點點，就賞我一個肘子吧！」

南宮白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道：「這兩個傢伙簡直不知……」

柳浩然大聲道：「小紅，把那個豬頭和肘子都拿出來！」

小紅應聲而去，不一會拿來一個七八斤重的大豬頭和紅燜肘子。

「海天雙醜」一生吝嗇成性，根本不知廉恥，這時一看豬頭和肘子，臉上開了花，就上前去接。

「海天雙醜」接過豬頭和肘子，嘻嘻一笑道：「南宮少俠，小的們這就告別！」說著兜頭一揖，出堡而去。

南宮白連連嘆息道：「武林竟有這種罔顧廉恥之人，那能有太平日子！嗨！小弟今夜才開了眼界！」

此刻已是將近四更，柳浩然立即向小紅問道：「南宮兄的寢室收拾好了沒有？」

小紅道：「早就收拾好了！這種差事還輪不到我小紅，那是小姐親手收拾的！」

小紅說著，却向柳飛燕斜睨了一眼，而柳飛燕却把頭低垂，羞紅了臉。

柳浩然把南宮白送到一間精舍之中，告辭回房去了。南宮白正要躺下，突然小紅手托一杯香茗走了進來，道：「少俠請用茶！」

南宮白道：「太晚了！我不要，謝謝妳！」

「喝了吧！今天吃的油膩太多了！」

南宮白知道不喝茶，她就繼續囉嗦下去，立即喝了三大口。

小紅微笑著看了南宮白一眼，這一眼包藏著難以形容的意思，只是南宮白未能體會而已。

南宮白熄了燈，正準備入睡，突感頭腦有點昏眩，心想：「今夜飲酒多了一點，以後可不能再飲過量的酒了！」

那知不一會工夫，天昏地轉，眼前金星直冒，不由大吃一驚，知道被人暗算，但他仍未料到是一杯茶出了毛病！

當他知覺失去之時，小紅一閃而入，

喃喃地道：「嚐到甜頭，可不要忘了我這媒人呀！」

她挾著南宮白向柳飛燕房中奔去，剛進入房中，柳飛燕正準備入睡，不由大大地一愣道：「小紅，妳要幹什麼？」

小紅「吃吃」笑道：「小姐既然屬意少俠，就必須以非常手段獲得他，不然的話，恐怕還輪不到小姐……」

「胡說！」柳飛燕一張俏臉紅如渥丹，雖然斥喝，却聲音不大。

「小姐，我小紅可是一番好意！況且我已經將他迷住，妳就是不想利用此機，他醒來之後，也不會善罷甘休，如果生米做成熟飯，他也沒有話說。」

「這……」柳飛燕又何嘗不想，她知道南宮白有三四女友，將來都可能成爲他的妻子，此刻若不設法到手，將來八成輪不到自己。

她雖然是一個正派少女，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沒了主意。

小紅知道她芳心已動，立即把南宮白放在床上，掩門出屋而去。

柳飛燕一顆芳心猛跳不已，簡直要從口裏跳出來，她望著南宮白一張俊臉，心中更加混亂。

她無意中掃了南宮白的健美的身體一眼，不由嬌軀一震，混身發燒，好像每個毛孔都張了開來。

一陣男子身上獨有的氣息直衝鼻端，她開始動搖了，下意識地凝視著南宮白的軀體，慾念逐漸上升。

她伸出玉手在南宮白臉上摸了一下，喃喃地道：「白弟弟，姊姊自從初次見你時，就下了決心非你不嫁，事情既然如此，姊姊也只有冒——」

她說到這裏又不禁震顫了一下，因爲她知道南宮白的個性，如果他醒來發現此事，一定要卑視自己，會說自己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她內心在矛盾地交戰，一向果敢的她，竟不知何適何從。

突然，窗外傳來一聲冷哼，道：「好一個無恥的『毒手貂蟬』……」

柳飛燕一顆熾烈的芳心立即冷了下來，一躍下床，穿窗而出。

此刻夜涼如水，星月在天，萬籟俱寂，那裏有一個人影。

她心道：「莫非我聽錯了！」

但她聽得清清楚楚，而且還是一個女子的口音，她暗叫一聲：「不好」！立即又穿窗進入房中。

星目一掃，床上空空如也，那裏還有南宮白的影子，不由驚呼一聲。

她心知上了人家的大當，這一急非同小可，如果這個女人是南宮白的女友，還不會太糟，假若是一個壞人，而他又失去知覺，豈不是任人擺佈？

「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柳飛燕急得熱淚盈眶，立即在飛熊堡轉了數匝，一無所獲。

她仍不死心，在堡外也找了幾遍，仍然一無所見。

＊　＊　＊

且說南宮白被一個紅衣少女挾著，疾掠出堡，其快逾風，不久，就來到一座破廟之中。

那紅衣少女把他放下，爲他服了一顆解藥。

不久南宮白就醒了過來，他睜眼一看，不由暴怒，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連摑那少女兩個耳光，道：「想不到妳是一個下賤的女人，算我南宮白瞎了眼！」

那紅衣少女正是「血嫦娥」于眞，她本來是一番好意，沒想到反被誤解，她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少女，但因她已經愛上南宮白，眞是有苦說不出。但她立即柔聲道：「白弟弟，你聽我說呀……」

南宮白厲聲道：「妳有什麼可說的！哼！我早就知道『綠毛幫』不會有一個好人！這是我有眼無珠！」

「白弟弟，你不能寃枉我！」

「寃枉妳？哈哈哈！」南宮白厲聲道：「看在妳挽救飛熊堡一劫面上，我南宮白饒妳一命，下次再遇上，可別怪我南宮白心毒手黑——」說畢，竄起身形，出廟而去。

「白弟弟！白弟弟，你聽我說，是我把你救出來的……」

南宮白充耳不聞，一路狂奔，他恨自己的閱歷太差，以致差點上了「血嫦娥」的大當，今後可要時時注意了。

三天後又來到石臼湖附近，南宮白心想，我何不再進入分舖一次，也好犂庭掃穴，同時再看看那八個銅人。

想起銅人，不禁黯然，因爲他所有的親近之人，一個也未能倖免，而且都死得奇慘。

「少爺，少爺！」樓兩層一頭大汗向他跑來。

南宮白如見故人，道：「老樓，你怎知我在這裏？」

樓兩層呼呼牛喘地道：「那一夜你失了踪，全飛熊堡翻了天，我就趁機出堡，不久遇上『綠毛幫』那個紅衣女子，她好像剛剛哭過似的，眼泡紅腫，她問我是不是找你，我說正是找你，她嘆了一口氣說，你往南面走了，所以我就猛追……」

他說到這裏，放開油紙包，拿出一隻雞腿，「兩層樓」便大嚼起來。他好像三天三夜沒有吃飯，吃起來「骨嘟」有聲，連雞骨也嚼爛吞了下去。

南宮白道：「走吧！我們到『龍宮分舖』看看！」

「甚麼？難道少爺你想隻身涉險？」

南宮白拍著他的肩胛道：「放心吧！老樓，和我在一起，保管你履險如夷！」

樓兩層道：「只要少爺你敢去，我樓兩層還怕甚麼？」

到達石臼湖，那艘樓船仍在，但却鴉雀無聲，好像闃無人跡。

南宮白此刻絕技在身，連當舖主人都不怕，抓著樓兩層一臂，喝聲：「起！」竄起十五丈之高，落在樓船之上。

此刻，天已傍晚，夕陽早已下山。

南宮白道：「老樓，你會不會水？」

「會！不過不太精！」

「那就行——」

驀地——一陣梆響，樓船上燈火大亮，接著拱門內閃出二十多個人來，爲首的是「辣手書生」司馬英、「雲煙叟」席足樂，「黑燈追魂」冷清秋，「烏雲」漆二，「明月」牛陽和「陰陽八奇」等人。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南宮白一見司馬英，俊目射出火一般的仇芒，厲聲道：「司馬英你這狗賊，還不納命來！」

「辣手書生」司馬英神態安祥，聳聳肩輕哂一聲道：「南宮白，今日本小主人再叫你跑掉，從此不姓司馬！」

樓兩層大聲道：「你不姓司馬，跟我姓好了！」

司馬英道：「樓兩層，你該知道本舖的酷刑！」

南宮白厲聲道：「司馬英，你是單打獨鬥還是一齊上？」

司馬英冷笑道：「你以爲僥倖獲得武林盟主就不可一世了麼？告訴你！本人敢說一句大話，除了本舖主人之外，司馬英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

「好吧！」南宮白撤下了虬龍角，道：「三招以內，南宮白若不能殺死你，抽身就走！」

「哼！你還想走！」

「能不能走那就看你的本領了——」

南宮白暗納八成眞力，一式「三合一」掌法中的三環抱月，疾點司馬英的眉心自泰山負傷之後，當舖主人又授他「天魔傘」最後兩招奇學，功力陡增。

他沒有把南宮白放在心上，身形未動，兩掌一翻，推出兩蓬紅芒。

只聞「蓬」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三步。

司馬英剛才施出的一招也是「天魔傘」第八式，威力非同小可，那知竟未佔到上風，不由愕了一下。

南宮白踏中宮，走洪門虬龍角再一擺，眨眼工夫點出二十餘角，其實仍是一招。

司馬英心中不服，再施出一招「天魔傘」奇學。

那知南宮白暗中又加了兩成功力，虬龍角穿入無儔罡風之中，「嗤」地一聲，司馬英的衣衫已被劃破一個大洞，暴退三步。

「大力神」樓兩層拍手大笑道：「司馬英，你還不回去補一補！」

司馬英厲喝一聲「上」！刹那間二十多個高手一湧而上，將兩人包圍起來。

這些魔頭一齊出手，南宮白武功再高也相形見拙，未出五十招，「大力神」就挨了五六掌，幸虧他皮厚肉堅，並未受傷。

又是二三十招過去，南宮白退了五六步，已到了樓船邊沿。

南宮白奮起神威，大喝一聲，一連就是「魔傘九式」三招，只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對方兵刄一齊折斷，就連「雲煙叟」的大旱煙桿也齊腰折斷。

「司馬英你可敢與我南宮白見個高下？」

「辣手書生」也是一向自負之人，他知道南宮白功力又精進不少，但他仍然不懼地道：「那個怕你不成！」

他向一干魔頭一揮手，道：「各位退下！」

一干魔頭紛紛退出三丈之外，司馬英喝聲「看招」！已自腰間抽出一條龍頭軟鞭，「三花聚頂」，向南宮白當頭罩下。

南宮白一閃讓過，正要出招，那知他這龍頭軟鞭乃是一件寶物，能軟能硬，能長能短。刹那間暴長五六尺，龍頭回轉，疾奔南宮白的玉枕穴。

南宮白吃了一驚，「張飛片馬」挫身讓過，那知龍頭一沉反向他腿部纏去。

南宮白這才知道此鞭厲害無比，不可等閑視之，清嘯一聲，疾拔五丈來高，落在三丈以外。

司馬英佔了上風，陰笑一聲道：「南宮白，你再看這招——」龍頭軟鞭像一條活生生的毒龍，疾掃下盤，同時左掌推出一蓬傘狀紫芒。

南宮白不由大駭，這時他知道對方已使盡平生之力，自己可能接不下來，這一焦急，體內的「元嬰眞氣」立即起了反應，天靈上沖起一道白光，向那招「天魔傘」迎去。

只聞「轟隆」一聲，司馬英踉蹌退了五步，尚未拿穩樁步，南宮白一閃而上，竄起一丈來高，眨眼工夫踢出三十餘腿。

司馬英一著失機，招架不住，連忙挫下身軀，那知南宮白已抱定決心，非叫他濺血當場不可，身形如電瀉落，踏在司馬英的手指之上。

這一下大出一干魔頭的意料之外，司馬英用力一抽，紋風不動，指節奇痛如裂。

南宮白厲聲道：「現在我問你一句你要回答一聲，若敢反抗，我就叫你濺血當場。」

司馬英俊臉紅如巽色，嘶啞著嗓子道：「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回答你的話！」

「是麼？你再重複一句！」

「當然！小爺不會回答你——」

南宮白力貫足心，只聞「格吱」一聲，司馬英頭上大汗直冒，血水四濺！

「你說不說？」

「你死……心吧！南宮白，我告訴你，你不得武林盟主還好，哼！現在不但本舖不會放過你，就是『綠毛幫』也將全力對付你！」

「哼！我南宮白不怕！」

「九月重陽，『綠毛幫』在伏牛山招開論劍大會，你有胆量不妨前去參加！」

「南宮白絕不退卻，但今天——」

一干魔頭紛紛湧上，即待聯手羣毆。

南宮白厲聲道：「你們要死的還是要活的？要死的就上吧！」

這句話有莫大的威脅性，一干魔頭不敢以司馬英的性命作賭，又一齊向後退了三步。

南宮白切齒道：「本來我想零碎收拾你，直到你滴完最後一滴血爲止，但我又改變主意了，反正重九之日即屆，到時候再一併打發你，不過——」

司馬英打心底昇起一股寒意，此刻他的左手五指早已被踏成肉醬，但這並不要緊，因爲只要右手未廢就行，但他知道南宮白不會輕易放過他。

南宮白道：「你這狗賊心地太毒，在未殺死你之先，我必須叫你嚐嚐塌鼻廢目的滋味！」

司馬英一聽，心中涼了半截，厲聲道：「南宮白，你如果是男子漢大丈夫，就給我個痛快，若這樣殘害我，我變鬼也不會放過你。」

南宮白冷笑道：「這就叫『罪有應得』

，嘿嘿！七大金人與你何仇，你竟能以人間酷刑，對付他們，你可曾想到他們親人心裡甚麼滋味？」

司馬英默然不語，但他並不是良心發現，他只是在思謀脫身之策。

南宮白牙一咬，左手搭在司馬英前額之上，食指一鈎，司馬英立即慘嗥一聲，一顆左眼應手而出，變成一個黑窟窿。

一干魔頭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眼見這種刑罰，也不由寒意陡生。

南宮白「叭」地一聲將眼珠摔在地上，力貫拇指在他鼻樑上一按，只聞「卜」地一聲，一個高聳的鼻子立即凹陷下去，鮮血直淌。

「南……宮……白，你這狗賊……我司馬英變成……厲鬼……也要報仇……」

南宮白厲聲道：「我今天不殺死你，正是給你一個報仇的機會，你一向自詡生得俊美，今天我就叫你變成一個醜八怪，這是你應得的報應！」

「你……乾……脆殺了我吧……」

「沒有那麼便宜——」

南宮白以指甲在他頭上一劃，血珠立即滲出，再以食指和姆指兩個指甲一捏一撕，只聞「刷」地一聲，一張頭皮連皮帶髮全部脫下。

鮮血暴湧而出，立即變成一個血人。

南宮白對「大力神」道：「老樓，你先下船等我！」

「好！」樓兩層又道：「要不要把這樓船放火燒了？」

南宮白道：「遲早要燒的，現在不必！」

這時一干魔頭已經嚇破了胆，他們差不多都嘗過南宮白的手段，連司馬英都遠非敵手，上去也是自討苦吃。

所以他們眼看著「大力神」下了樓船，却無人敢出手攔截，事實上樓兩層那一身神力，也沒有幾個人接得下來。

南宮白待「大力神」到了岸上，才沉聲對一干魔頭道：「各位若不及早回頭，司馬英就是一個好榜樣，須知邪不勝正，像武林當舖和『綠毛幫』這種邪魔外道，遲早總要瓦解，在下言盡於此，各位還請三思！」

說畢，大直著身子飄起二十餘丈之高，以「天馬行空」之勢平掠二十餘丈，落在岸上，和「大力神」電馳而去。

「少爺，你……你是人還是神？我樓兩層今天才開了眼界！」

南宮白笑道：「當然是人，不過是你少見多怪而已！」

「少爺，你爲什麼在飛熊堡不辭而別呢？」

「有事來不及道別！」

「就是爲了到『龍宮分舖』？」

「是的！」

突然，一陣「隆隆」之聲動地而來，只見前面煙塵四起，七輛大轎車，每一輛都由四匹馬拉著疾馳而來。

車轅上各坐著一個彪形大漢，只見那些馬匹全身被汗濕透，鼻孔冒著白氣。

車子所過之處，地上竟下陷四寸多深，顯然車子載有沉重的東西。

車簾低垂，却毫無人聲。

七輛大轎車自南宮白兩人面前疾馳而過，那些車把式連看也沒有看南宮白一眼，揚起長鞭，「叭叭」兩聲，車行更加快速。

南宮白心中犯疑，說是鏢車吧，又沒有鏢旗和護鏢之人，如果是載人吧，又闃無人聲。

「老樓，你在那樹林中等一等，我去看看——」

說著一個起落在最後第二乘轎車後面擋上，輕輕撕破轎衣往裡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車中放著一個巨大的金人，正是「龍宮分舖」中所鑄成的，不用問，其他六輛車之中一定也是一樣了。

而這具金人正是「絕戶神偷」百里空，他想起失去連絡的百里香，不由一陣黯然。

南宮白此刻已經猜出這些車把式定是「龍宮分舖」中人，他們的目的地可能就是武林當舖老巢。

南宮白一盤算，自己正要找武林當舖老巢，眞是天假其便，不過「大力神」樓兩層等在那裡怎麼辦？

他和樓兩層已發生情感，不忍抛下他，立即又偷偷躍下車，向林中馳回，然後和樓兩層趕回追上車子！

南宮白叮囑「大力神」藏在車子中不要出聲，到時候會來通知他。

兩人隱入第五六輛車中，那兩個車把式仍然不覺。

車聲隆隆，顛簸得很厲害，且速度也慢了下來，突然最後一輛車上的車把式大聲道：「老張老李，你們是怎麼搞的，怎麼慢了下來？」

第五六輛車上的車伕道：「奇怪，好像這半天車上突然沉重了許多，馬走不動我有甚麼辦法！」

「哼！別沒理找理，咱們車中都是一樣貨色，怎會突然加重起來！」

突然車子停了下來，隆隆之聲一停，南宮白立即聽了陣陣松濤之聲，顯然已經來到深山之中。

「哥們，咱們也好讓馬兒歇會了，反正今天晚上是趕不到了！」

七個車把式吃了一點乾糧，又起程了，這一次南宮白却從車幃中向外窺視，原來轎車已進入一條峽谷之中，兩邊削壁插天，十分險峻。

道路曲折迴環，不知轉了多少彎了，才進入一個大洞口之中。

洞中十分黑暗，但車把式並未燃起燈火，好像非常熟悉，只是「隆隆」之聲更加震人耳膜。

出了洞口，就是一個深谷，洞口大門立即掩上，南宮白四下一看，不由驚駭不已，原來此谷非常隱秘，而且四週戒備森嚴，明關暗卡不下數十道之多。

轎車一直拉進一座莊院之中，穿過草坪，停在一座花園之中。

車伕們把馬卸下，相繼離去，南宮白不敢怠慢，連忙下車叫樓兩層隱入花叢之中。

不一會，有十餘人聯袂而來，爲首之人竟是青紗蒙面的武林當舖主人，後面跟的是「黑燈追魂」冷清秋，「雲煙魔叟」席足樂，以及「海天雙醜」等人，只不見司馬

英。

當鋪主人下令搬出金人，移往一個秘室之中，南宮白和樓雨層預先溜進秘室藏好，不久金人都又移完。

當鋪主人指揮著一干魔頭，將七個金人順序重新安排一下，南宮白不由大惑不解。

因為以前的順序是「南海酒客」宇文高、「風雷客」南宮柳、「逍遙先生」呂逸民、「神手狀元」尚鳳池、「絕戶神偷」百里空、「七嫁寡婦」方君、「血手財神」吳興。

當鋪主人沉聲道：「把最後兩個移來！」

接著又抬來兩個金人，却放在最後，湊成九個之數。

南宮白心中一動，忖道：「司馬英曾說他已獲得『天魔傘』九式，於今又增加二個，加上前七個正是九個，難道當鋪主人已經全部成功了？」

因為南宮白在石縫中聽到朱麗葉之母「魔傘神女」和當鋪主人交談，知道最後兩招絕學秘笈，又落入當鋪主人手中，不知「魔傘神女」為何又將她放走？

南宮白凝目向最後兩個金人胸前看去，只見第一個寫著大羅山莊莊主周至剛，第二個是飛熊堡柳浩然。

南宮白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因為三窮四害中除了柳飛燕，已被一網打盡。

這簡直是慘絕人寰之事，當鋪主人身為女人，竟這麼凶毒，而且南宮白也曾受她迫害過一次，差點送命。

當鋪主人一揮手道：「你們退出去！」

一干魔頭唯唯而退，秘室大鐵門「卡擦」一聲緊閉起來，室中立即一片漆黑。

突然「嗒」地一聲，自壁上射出九道毫芒，不偏不倚照在九個金人身上，光線略呈藍色，映照著九個奇形怪狀的金人，十分可怖。

原來是九顆大夜明珠預先裝在壁上，有活動遮板，只要一拉旁邊的繩子，遮板立即移開，光線就射了下來。

* * *

南宮白眼望著爹爹和師父以及尚前輩的金像，熱淚如潮湧出，獰視著當鋪主人，混身顫抖不已。

此刻，當鋪主人走到「風雷客」金像之前，垂首默然而立，似乎在默禱，却又聽不到聲音。

南宮白不由茫然，難道她還有惻隱之心不成？

那知事情大出意料，當鋪主人輕輕取下面罩，道：「南宮柳，我孫寒香為了你獨守一生，不惜身敗名裂，但是我不計較這些，為完成你的志願，不惜留下罵名，不擇手段取得『天魔傘』秘笈……」

南宮白差點失聲大叫，他萬沒想到當鋪主人和自己的爹爹有深厚的關係，而又使他吃驚的是，當鋪主人容光懾人，好像未食人間煙火，蒼白的面孔上泛出冷艷的光芒。

看年紀不過三十出頭，却生了一頭白髮，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古人說：紅顏白髮，但却是指一個美人由青春走向遲暮，乃是慨嘆人生短暫之意，想不到眞能在一個女人身上看了紅顏和白髮。

當鋪主人喃喃地說道：「南宮柳，你的心願能否達成，還沒有十分把握，但我會盡力去做，至於你的兩個孩子一個在我身邊，另一個則和我為敵……」她說到這裡，兩行清淚順腮淌下。

「我生的不在我的身邊，而且可能和我勢不兩立，不是我生的反而得到我的眞傳，自幼未曾遭受一點折磨和痛苦！

「可是，我知道你不會諒解我，因為我的手段太過毒辣，然而，如果你能聽到我的解釋，也許你會原諒我的！」

「好人和壞人只是相差那麼一點點，聖人說：『人所異於禽獸者幾希』！我深深體會了這句話，那些被我殺害的白道高手，都曾戴著偽善的假面具，企圖覬覦我的美色和秘笈，但他們都是俠名久著的白道俠士，說出來誰又會相信呢！

「現在，你的兒子，不！也是我的兒子，不過他也許不會認我這個手段殘酷的媽媽，他正在我身邊，還可能出手殺死我，因為他有能力殺死我……」

南宮白心頭大震，他隱隱聽出，這位當鋪主人語含禪機，她說爹爹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她身邊，另一個則可能與她勢不兩立，在她身邊自幼撫養長大的並不是她親生的，與她勢不兩立的却是她親生的。

南宮白駭然了，他深深感覺這女人所說的兩個兒子之中，其中一個可能是自己，然而，爹爹為什麼從來沒有告訴自己有個兄弟呢？也沒有談到生身之母呢？她所說的在她身邊長大的那個又是誰呢？

當鋪主人又喃喃地說道：「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必須要大量的金錢和助手，於是我就開設武林當鋪，這些年來盈餘數百萬兩，由於資本雄厚，也收買了無數的高手為我賣命！」

南宮白凝視著這個兩手血腥的美麗婦人，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但無論如何他不相信自己會是她的兒子。

她繼續道：「現在，我要完成我的計劃了，是否能成功，只有一半的把握，也許你會恨我，既知只有一半的把握，為甚麼要冒遺憾終生之險試驗這個『冬眠大法』呢，嗨！說起來你就知道了，當年你被人暗算，身負重創，而你的生機，也只有一半的希望，那時我正好獲得『天魔傘』秘笈前七招，上面有『冬眠大法』的記載，但却沒有復原之法，我知道復原之法，可能記載在最後兩招秘笈上，而且為了你能於『冬眠大法』中獲得『冬眠罡氣』報此大仇，乃冒險使你冬眠，但別人却以為我是殺害你之後再澆上金液，因此，我被視為天下第一毒婦！

「這九個金人之中，只有你和『逍遙先生』呂逸民兩人是以『冬眠大法』詐死，其餘都是你的仇人，而且都死在我的英兒的手中，因為他們對你多狠，我必須為你報仇，但這個秘密只有我和另一個人知道，但那一個人却十餘年未履塵寰，不知是否仍在人間！」

南宮白不禁目瞪口呆，他簡直以為自己在作夢，眼前景物都不是眞的。

因為「冬眠大法」以前從未聽說過，他不相信一個人能以「冬眠大法」不言不動，不飲不食保存十餘年之久而不腐爛，且能使人復活。

這是多麼玄奇之事！

「柳哥！」當舖主人美麗懾人的臉上泛出悽迷悲慟之色，淚珠滾滾而下，續道：「我愛你，要使你成爲天下第一人，因爲我的個性如此，永遠是『寧爲雞首，不爲牛後』，這是你所不以爲然的！現在，我要爲你復活了！」

南宮白屏息靜氣地凝視著這位美婦，而且向樓兩層以手示意，叫他千萬別出聲。

當舖主人伸出慘白的玉手，在「風雷客」銅像右目上按，只聞「卡」地一聲，全身銅衣由下至上緩緩捲了起來，捲到頭頂，當舖主人取了下來，一個栩栩如生的人體立即呈現在眼前。

在這剎那之間，南宮白身軀猛顫，熱淚盈眶，幾乎要撲上前去抱著爹爹的屍體痛哭一番。

但他理智清醒，知道這樣會破壞一件大事，不管這婦人能否使爹爹復活，總要看出一個結果來。

只見她小心翼翼地，托着屍體，平放在地上，然後自懷取出一本小册來

這本小册僅有三五篇，以絹織成，鮮艷奪目。

她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立即出手逾電，連拍「風雷客」全身一百零八穴，然後閉目垂簾，以兩手貼在「風雷客」的靈台和氣海穴上。

時間在死寂、焦灼和神秘的氣氛之下溜走，兩個時辰過去，地上的「風雷客」依然如故，而當舖主人大汗淋漓，白髮上蒸氣騰騰。

她的臉色本來就很蒼白，這樣一來，更加可怖，好像一具蠟人。

又過了約半個時辰，當舖主人收掌睜目，望了「風雷客」的屍體一眼，深深地嘆了口氣，秀目中蓄滿了淚水，喃喃地道：「我害了你！我害了你！這『冬眠大法』只能使人冬眠，却不能復原！我……我……」

她悲慟欲絕，身形搖搖欲倒，秀目中血絲隱現，射出駭人的厲芒，道：「如果是『魔傘神女』故意騙我，我一定向她索回十倍的代價！」

她拿起秘笈小册，慘白的玉手索索顫抖，淚眼模糊，都滴在小册之上。

南宮白自心田泛起無比的同情之感，也同時生出孺慕之情，若非他不願打擾她研究復活之法，早就上前伏在她的身上痛哭和傾訴了！

終於，當舖主人又鎮定下來，她調息了一番，面色略好，又捧起小册子一字一字地精讀。

過了一會，再依法施行復活手術，但結果仍是一樣，「風雷客」面目依舊栩栩如生，却未復活。

當舖主人有些氣餒了，同時也暴怒起來，她狠聲道：「我孫寒香不擇手段取得秘笈，絕不是覬覦上面的絕學，而是想獲得『冬眠大法』，想不到一念之差竟上了那賊人的大當！」

她氣急敗壞地連連嘆氣，道：「如今大敵當前，四面楚歌，一些自詡爲白道的人物正在和我作對，『綠毛幫』又決定於九月重陽召開論劍大會，其目的當然是排除異己，消滅武林當舖，但『綠毛幫』幫主却聲言是對付武林盟主……

「那武林盟主是誰，是不是我那乖……」

她方寸已亂，凝視著「風雷客」的屍體，淚水又流下衣襟。

她恨到極點，竟將那小册子搓成一團，摔在地上，默默流淚不已。

南宮白好像受了感染，淚如泉湧，但却感覺頭頂上有一種涼涼的東西自前額流下，他仰頭一看，原來是站在他身後的「大力神」樓兩層的淚珠滴在他的頭髮上，淌了下來。

這情景太感人了，致使樓兩層這種鐵漢也流下同情之淚。

突然，當舖主人的目光已落在那被搓成一團的小册子上，只見那小册子一角分了開來，好像還有夾層。

她很快地撿了起來，舒展開放在地上，果然小册子最後一篇是兩層粘在一起，角上已經分開

她驚喜若狂，立即以掌貼在小册上，不久小册上即冒起騰騰蒸氣。

她停止運功，小册子已被蒸氣濕透，捏著小册子最後一頁角沿，輕輕地揭了開來。

她眼光一亮，看著夾層中一行小字唸道：「欲求冬眠復活之法，速找一個綠髮綠睛的高手，此人功力莫測，無人能敵，『冬眠大法』本是此人所研，與黃哲夫交換『天魔傘』絕學，但他只說出『冬眠大法』，而未說出復原之法，却騙去『魔傘九式』前八招，卒告失踪。」

下面是「魔傘神女」和軒轅斌同留字樣，當舖主人都唸了出來。

這使當舖主人和南宮白都生出一線希望，雖然那個綠髮綠睛之人早已失踪，但畢竟未證明他已死去。

況且如今又崛起一個「綠毛幫」，雖不知幫主何人，却極可能就是那個綠髮綠睛功力莫測之人。

當舖主人一躍而起，沉聲道：「如果你是南宮柳的兒子，就出來看看他的遺容吧！也許這是最後一面！」

南宮白腦中轟然一聲，差點昏倒，但他不假思索地走出來，伏在南宮柳的屍體上大聲慟哭起來。

「大力神」樓兩層也走了出來，他那高大的身軀一出現，當舖主人微微一愕，但樓兩層並未看她一眼，也跪倒在地上默然流淚不已。

當舖主人撫摸南宮白的頭，哀哀悲泣，却又流露出無限的慈愛。

南宮白淚盡之後，雙目中似溢出了鮮血。

當舖主人扳過南宮白身子，兩人淚眼相望，這時南宮白才看出這位美婦極像自己，一種孺慕之情油然而生。

「孩子，你知道我是誰麼？」

「我……我……我知道！」

「好孩子！你太使媽媽感動了！」

南宮白摟著她的身子，叫了一聲「媽」！竟泣不成聲。

兩人擁泣了一會，還是孫寒香爲南宮白拭去眼淚，安慰地道：「白兒！你能原諒媽媽沒有撫養你的過錯麼？」

「孩兒並沒有怪妳！」

「你知道媽媽甘冒大險，以『冬眠大法』使你爹爹長眠十餘年之久的苦心麼？」

「孩兒知道了！」

「嗨！只要你能了解媽媽的苦心，媽媽就安心了！你知道你的哥哥差點毀在你的手裡麼？」

南宮白陡然一震，道：「媽！誰是我的哥哥？」

孫寒香長嘆一聲道：「他就是司馬英呀！」

「是他！」南宮白不禁驚得愣住了，他不相信這是事實，却又知道媽媽不會欺騙自己。

「他既然是我哥哥，爲甚了又姓司馬？」

「因爲他和你雖是一父，却不是一母所生！」

「我有兩個母親？」

「嗯！司馬英的母親是你爹爹的原配，生下他就死了，你是我所生，却自幼就被你爹爹送給『逍遙先生』撫養。」

「媽！爹爹爲甚麼要把我送走呢？」

「孩子，我和你爹爹都是性情剛烈之人，常常鬧意見，那時正因爲一點小事而鬧翻，媽媽一氣出走，所以你爹爹就把你托呂逸民扶養，那知不久他就被人暗算——」

「被誰暗算？」

孫寒香微微一嘆，慘白的臉上又泛出無限狠毒之色，道：「說起來也許你會不信，這些人都是名重一時的白道中大俠，爲首之人是『南海酒客』宇文高，『千字手』田濤，『絕戶神偷』百里空，『神手狀元』尚鳳池……」

「甚麼？尚前輩他……他也會暗算爹爹？」

「這就難怪你不信了，媽媽若不是親自聽你爹爹說出此事，我也不肯相信，況且你爹爹一生正直不阿，從來不打誑語，他沒有十分把握，絕不會侮蔑老友的！」

南宮白又愕住了，他是一個心地純潔的少年人，而且剛剛出道，還不知道江湖上人心的險惡，所以仍然有點懷疑，道：「他們爲甚麼要暗算爹爹呢？」

孫寒香道：「是中了別人一石兩鳥之計，有人傳播謠言道：『天魔傘』秘笈被你爹爹獲得，於是武林中立即無人不知，這種絕學那一個不想得到，他們立即暗中向你爹爹下手，他們當然都掩起面目，但你爹爹的武功比他們任何一人都高出一籌，四人聯手，也非同小可，結果你爹爹身負重傷，因而也發現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以後呢？」

「就在他們將要下毒手的時候，媽媽適時趕到，那時媽媽的武功比你爹爹高出多多，他們自知事敗，立即逃走，他們以爲你爹爹不久必死，只要你爹爹不說，誰也不知道是他們幹的。

「那知你爹爹的傷勢雖重，却仍然說出他們的身份，那時媽媽幾乎也不敢相信，恰巧媽媽那時又已獲得『天魔傘』前七招，立即以『冬眠大法』將你爹爹藏起，但爲了最後兩招却一直耽誤到如今。

「媽媽以爲獲得最後兩招絕學，一定可以使你爹爹復活，那知裏面有這麼一個過節，看起來媽媽也只好重九之前鬥鬥『綠毛幫』了！」

南宮白這才知道媽媽對那些白道人物不擇手段之故，立即又問道：「媽，我那司馬英大哥呢？」

孫寒香微微一嘆，道：「他自從被你踏斷手指，廢去一目及震塌鼻樑之後，性情大變，聲言必將你……」

「他要報仇是不是？」

「嗨！他不知道你是他的兄弟，如果知道也許不會。」

「媽！我眞對不起大哥，我可以見見他麼？」

「當然，不過現在最好不要見他。」

「爲什麼？」

「他……他最近跡近瘋狂，動輒殺人，現在見了你，媽媽也不敢保證他……」

南宮白堅決地道：「我一定要向他解釋，因爲我們是親兄弟。」

「話是這樣說，但是他快要瘋了。」

「媽，我一定要見見他。」

「好吧！媽媽也希望你們兩人能和平相處，你知道，他雖不是媽媽所生，却由媽媽扶養長大。」

「媽，妳剛才說當年暗算爹爹之人都是白道俠士，那麼『七嫁寡婦』方君，『血手財神』吳興，周至剛夫婦及柳浩然他們和爹爹有仇麼？」

「是的，他們更是死有餘辜，因爲他們不但乘人之危，而且周至剛、尚鳳池和柳浩然之父柳崑竟企圖强姦媽媽。」

「啊！」南宮白俊目暴睜，仇芒似火，道：「果然是死有餘辜。」

「媽媽若不是應付得當，恐怕早就不能和愛兒相見了，所以媽媽下了決心，非叫他們受盡人間酷刑而死不可。」

「啊！原來如此，孩兒還以爲是拿他們做一個標本呢？」

「媽媽怎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害死做成標本呢？」她又續道：「嗨！據說實施『冬眠大法』的人，一經運動，就必須在三個月之內將他復原，不然的話，就永遠沒有希望了。」

孫寒香又安慰了「大力神」樓兩層一番，叫好好看護南宮白，三人立即出了密室。

一出密室，一干魔頭都守在門外，乍見南宮白和樓兩層和當舖主人在一起，而且也很親近，不由一齊怔住。

孫寒香道：「各位不必懷疑，他就是本主人的親生子，希望以後多多關照。」

僅憑這幾句話，不能開釋一干魔頭的疑竇，孫寒香立即又道：「至於詳情，以後有機會再告訴各位，現在請招集所有人，到聚義廳集合，本主人有要事相商。」

孫寒香吩咐完之後，又帶南宮白在各處走了一遍，這才知道武林當舖富能敵國，高手如雲，除了南宮白見過之外，還有很多更高的黑道人物。

孫寒香道：「媽媽雖然已將『天魔傘』絕技全部學會，但自信內力不如白兒深厚，不知白兒是否獲得奇緣？」

南宮白道：「孩兒曾三度獲得奇緣，第一次是掉入火山口之中，遇見『魔傘神女』之女朱麗葉，承她傳授三招『天魔傘』絕學。」

（未完・八）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上官嵩的師父七寸婆婆冷如冰逼問浪子劉三有關風塵俠隱張子樵的下落不遂，便施出看家本領「玄冰掌」對付之，劉三反擊無效，幸得上官小雲及時調解。由於技不如人，加上袋中又無銀兩，而冷如冰又不肯接受房產作賭注，劉三要從她手中贏回再來賭坊是有點困難了。遂往找張老頭兒，却未見其踪影……冷如冰列出條件，只要劉三願意娶上官小雲爲妻，便將再來賭坊雙手奉上，劉三當然不會答允。一名神秘客要浪子劉三親往龍鳳廳跟他見面……劉三與文儀公主朱雅蘭佈下妙計……劉三取出韃靼公主贈與他的明珠寶骰，公開拍賣，目的是……

賭技大鬥法　落敗竟耍賴

這個賭注不小，不敢說絕後，起碼是空前的。

全場的人皆屏息以待，等候這一場世紀大豪賭登場。

七寸婆婆抓起十二顆明珠寶骰來，逐一檢視一遍，接着又試擲幾把。

劉三道：「沒有弊端吧？」

「還好。」

「可以多試幾次手。」

「已經可以啦。」

「那就開始吧。」

「怎麽賭？」

「看到沒有，前面是一道木板牆，将骰子投擲木板上，能够嵌牢不墜者方爲有效。」

「賭幾顆？」

「前輩乃是武林三老之一，又是一場超級大豪賭，賭具更是曠世瑰寶，不全部使用，如何留傳後世，名震賭國。」

「成，我老人家正有此意，但不知勝負如何決定？」

「自然是以點多爲勝，依常規行事即可。」

「每人可以擲幾次？」

「一次定輸贏。」

「好一個一次定輸贏，乾脆！痛快！娃兒請吧。」

「前輩年長，請！」

「好！」

七寸婆婆好俐落的手法，刷！一聲，十二顆寶骰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抖手擲出，精光燦爛，去勢如風，轉眼即到，木板牆上立刻像爆米花似的，乒乒乓乓的響起一串清脆的聲音。

木板很薄，約莫三四分厚，旣要嵌牢不墜，又怕力大穿透，強弱之間須要拿捏的恰到好處，只要有分毫之差，便會功敗垂成。

而且還必須要顧到骰子的點數，點多才能勝出。

比純武功難。

也比純賭技難！

是熔賭技與武功於一爐的一次嚴重考驗。

七寸婆婆真不愧為是一號拔頂拔尖的人物，她辦到了。

每一顆骰子皆入木二分。

每一顆骰子都是六點。

可惜，百密一疏，美中不足，許是天意使然，或者是合該她馬失前蹄，其中一顆倒霉遇上了枝節堅硬之處，未能嵌牢，當場滑落在地。

巧，真巧，掉在地上的骰子，赫然也是一顆六。

麻將有混一色。

那就姑且稱這一把骰子叫混天王豹子好了。

已經相當不易，場中爆出一片采聲。

「妙！」

「棒！」

「賭技卓越！」

「武藝超羣！」

確實當之無愧，放眼當今賭國武林，具此技藝者，委實寥若晨星。

劉三想要超越，談何容易。

圍觀的賭徒，固然持否定的態度。

親密如鹵蛋、鐵牛、小猴子也同樣缺乏信心。

充滿信心的只有劉三獨自一個人。

而他的信心並非吹牛、狂妄、說大話，係根據他數月來苦修苦練的成果自然產生的。

果不其然，劉三出手了，一樣的疾逾閃電，去勢如風，一樣的乒乒乓乓，乾脆悅耳。

鹵蛋不敢看，別過頭去，雙掌合十，口中唸唸有詞：「阿彌陀佛，菩薩保佑，保佑我們老大擲出天王豹子，否則，我們兄弟準會破產下地獄。」

鐵牛緊閉着雙目，也在嘟喃：「佛祖、媽祖、觀音菩薩、玉皇大帝，以及過往的神明，請大發慈悲，務必要助我們老大一臂神力。」

小猴子同樣也不敢正視，嘴唇一張一合，神色緊張，態度虔誠，也不知道他老弟在求那一尊神像，在拜那一座佛爺？

實則乒乓之聲過處，賭局業已揭曉。

十二顆骰子全部分毫不差的嵌入木板中！

而且還構成一幅美妙絕倫的，有六個角的星星圖案！

最重要的是，每一顆骰子都是六點！

采聲再起，更響更大，差點沒把屋子震塌！

「乖乖，是天王豹子！」

「不得了！了不得！」

「十全十美！」

「盡善盡美！」

「神乎其技！」

「歎為觀止！」

賭客們的歡呼，驚動了鹵蛋、鐵牛、小猴子，三個傻蛋這時候才如夢初醒的睜開雙眼一看，可樂了，樂得手舞足蹈，樂得大吼大叫，樂得一塌糊塗，樂得幾乎要發瘋。

「贏啦，贏啦，咱們贏啦！」

「再來賭坊又重回咱們的懷抱！」

「棒！好棒啊！」

「爽！好爽啊！」

「老大萬歲！」

「勝利萬歲！」

「銀子萬歲！」

「寶骰萬歲！」

「一切的一切都萬歲！」

鐵牛、鹵蛋、小猴子，以及聞訊趕來的其他弟兄，大小通吃卜再來，乃至鴻泰綢緞莊、五福樓飯莊、雅人齋古董店等關係企業的伙計，甚而至於連翠雲山莊駐此地的連絡官小頭目王平、三龍寨的烏面龍黑貴、丐帮的北京分舵主飛毛腿燕青等人，亦皆蜂擁而至，一齊吶喊助威，狂歡助興。

大家都忘了時辰八字，忘了祖宗八代，一個個像是着了魔，發了瘋似的，比嘉年華會，超級盛會的場面還要熱烈壯觀。

相反的，上官小雲與老太婆手下的一批人，却呆若木鷄，簡直不敢相信，不可一世的七寸婆婆，居然會敗在一個毛頭小子之手。

但，事實如此，又不由得他們不信。

狂歡過後，劉三已將明珠寶骰、房地契、銀票收起，傲然言道：「老太婆，還想不想再賭幾把？」

七寸婆婆依舊面不改色，冷厲的聲音道：「目前還沒有這個打算。」

「那今天的輸贏就已經成定局？」

「哼！」

「你們打算什麽時候搬家？」

「再說吧，不會太久的。」

「少打馬虎眼，咱家命令你們，明日天亮之前就得全部搬出去。」

上官小雲潑辣的說：「劉三，你不要得寸進尺，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將來如何發展，尚在未定之天，即使真的要搬，也得十天半個月的時間準備才行。」

鐵牛破口大罵道：「放屁，老太婆贏下賭坊時，可曾給我們準備的時間？」

小猴子接道：「不但立刻強行進駐賭場，還強迫全體員工為你們做苦工，當奴隸。」

鹵蛋道：「搬，明日天亮之前，非搬走不可。」

鐵牛道：「不搬就把你們攆走！」

小猴子道：「不搬就掃地出門！」

浪子劉三總結道：「這是命令，也是最後通牒，哀的美敦書，絕不更改，再見吧！」

領着一大羣人，踏着勝利的步伐，唱着凱歌，浩浩蕩蕩的離開再來賭坊。

× × ×

五福樓。

龍鳳廳。

廳內大排筵席，盛況空前。

請客的人不是達官貴人，豪門巨富。

而是浪子劉三在此設宴慶功。

這小子一向重友輕財，揮金如土，不但吃盡了在京城能夠買得到的山珍海味，時鮮佳餚，還給每一個人發了一筆足以令他們心跳三分鐘的豐厚獎金。

有錢大家花嘛，這便是劉三的人生哲學。

所請的客人，除了他身邊的那一批難兄難弟外，還有王平、黑貴、燕青、卜再來，以及所有關係企業的全體員工。

另外，還有兩位重要的貴賓。

一個是九千歲冷九。

另一位是錦衣衛指揮使谷大用。

隊長吸血鬼馬玉也在被請之列。

如此安排，劉三自有深意，是一條妙計，也是一條毒計，他想小題大作，借題發揮，利用這個機會，點一把火，讓錦衣衛與九門提督府的兵馬火併。

觥籌交錯，酒酣耳熱後，劉三才找上谷大用，一本正經的道：「谷大人，爲使能順利的接收再來賭坊，全盤計劃，咱家已經說的很清楚，希望閣下能夠好好表現表現，只要肯賣力去做，罵你乾爹劉公公的那些字據，我會考慮還給你一張。」

谷大用的一雙賊眼骨碌碌的轉了幾下，道：「谷某知道，打從上次被老太婆一脚踢出賭坊的大門後，就懷恨在心，一直想找機會出這口怨氣。」

劉三道：「這好啊，咱家現在就給你製造一個機會出氣。」

「但是限於客觀環境，仍然有不少顧忌。」

「有何顧忌？」

「首先，這個老太婆下官就是惹不起了。」

「咱們說過，老太婆由我來對付，你不必跟她正面衝突，只管領着大批錦衣衛，將再來賭坊團團圍起來就可以了。」

「劉董想必知曉，老太婆來頭不小，上官嵩是她的徒弟，胡太師跟上官大俠又是一條綫上的人，本座若是封鎖賭坊，老太師的兒子胡風，必會率九門提督府的兵馬救援，雙方勢必會大打出手。」

劉三施出了激將法，道：「谷大人，你怕胡瘋子，打不過他？」

谷大用意氣風發的道：「笑話，彼此半斤八兩，谷某豈會怕他？」

「那是劉公公禁止你們招惹胡太師父子？」

「也不是，但有一個大原則。」

「什麽大原則？」

「只准佔便宜打勝仗，不得損兵折將吃敗仗。」

「吃了敗仗會怎樣？」

「輕則臭罵一頓，重則撤職查辦。」

「你没有信心打垮胡提督？」

「雙方五五波，勝負難卜。」

「笨啊，爲何不把你那位乾兄弟，禁軍指揮馬永成搬出來，這樣以二對一，必可穩操勝算。」

谷大用聞言大喜，一揚雙眉，擊掌道：「對呀，有大內高手助陣，一定可以給胡瘋子一個迎頭痛擊的，好殺一殺他的銳氣。」

劉三心裏更高興，知道這一齣狗咬狗的大戲八成是可以唱成了，道：「如此，就請谷大人預作一番巧安排，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谷大用不禁肅然道：「谷某自當盡力而爲。」

吸血鬼馬玉是個標準的勢利小人，拿了劉三一個三百兩的大紅包，沒有忘記他穿針引綫的工作，道：「大人，要不要屬下立刻知會一聲馬大人？」

谷大用稍一思量，道：「好，馬隊長，你乾脆請他到我的辦公室去，我們當面談。」

「是，大人！」

吸血鬼馬玉當即中途退席。

谷大用也接踵而出，以便與馬永成共商大計。

劉三送出門口，忽又有了新點子，道：「這樣吧，何不請馬大人來喝一杯，大家交一個朋友？」

谷大用思量一下，道：「這可能有困難，我乾爹的疑心很重，素來不願意我們兄弟的交往太複雜，谷某是情形特殊，上了——」

他本想說「上了你們的賊船，身不由己」，却沒有勇氣說出來，話到口邊又嚥回去。

劉三何等聰明，谷大用一張口，就曉得他要放什麽屁，打了一聲哈哈，冲淡一下尷尬的氣氛，另一個主意又湧上心頭，道：「風聞馬大人對御史趙光明的女兒趙雅芝情有獨鍾，愛得要死要活！」

谷大用吃了一驚，道：「劉董的消息好靈通，是如何得知的？」

浪子劉三端起了架子道：「是咱家在問你的話。」

谷大用自知失態，忙改口道：「確有其事。」

「告訴馬永成，這件事咱家可以帮得上忙。」

「二爺跟趙家有交情？」

「是世交，好得不得了！」

「好，谷某一定轉告，叫他找一個時間登門拜候。」

「拜候不敢，彼此認識一下，大家都有好處。」

送走谷大用，返回龍鳳廳，劉三故意挨着冷九的身子坐下來，先敬了他三杯，以充滿感情的語氣說：「九爺，眞對不住，客人太多，招待不週，簡慢之處，望乞見諒，別客氣，請盡量用。」

這小子賊得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付什麽人，用什麽手段，對谷大用，擺的是高姿態，純粹以發號施令者的身份自居，對九千歲冷九，却擺的是低姿態，一切動之以情，扯了半天，仍不出客套寒暄的範疇，絕口不談正事。

還是冷九先談到正題，歉然一笑，道：「眞他媽的邪門，失鏢至今，已達數月之久，冷某一直未曾放鬆追贜的工作，却始終查不出古董的下落來，實感萬分疚慚，愧對二爺——」

劉三忙打斷他的話，道：「九爺說那裏話來，財寶乃身外之物，朋友的義氣最重要，從今以後，別再提那幾件破銅爛鐵的事。」

鹵蛋口沒遮攔的道：「是嘛，破銅爛鐵，能値幾何，早已被人處理掉，不存在了。」

九千歲冷九一楞，失聲問道：「你說什麽？」

劉三急忙替他圓謊道：「傻小子的意思是，可能已經被人運往國外，不在國內了。」

冷九是個死心眼，道：「就算是運往國外，冷某還是要追查下去，事關在下的名譽，絕不半途而廢。」

鐵牛心道：「傷腦筋，從來没有見過

這麼死心眼的人。」

小猴子道：「九爺，咱們今天談的是如何收回再來賭坊，古董的事可否先丟掉太平洋去？」

冷九「哦」了一聲，這才將話題轉回來，道：「說真的，冷某担負何種任務？何須將手下的弟兄們全部調集起來？」

劉三道：「無須全體動員，只要挑選二十名好手就行啦。」

「幹什麼活兒？」

「打架，罵人，砸東西，掠陣助威，將老太婆身邊的人往門外撥。」

「七寸婆婆辣得很，武功又高，她要是賴着不走，恐怕沒有人能請得動。」

「她非走不可，必要的時候就放一把火燒掉再來賭坊，看她滾不滾！」

鐵牛道：「老大，燒不得，再來賭坊現在又是咱們的財產啦。」

浪子劉三神氣十足道：「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燒掉舊的，再蓋一座更好更美更漂亮的新的。」

小猴子道：「可是，那要花很多很多的銀子的啊！」

劉三拍打一下口袋，神采飛揚的道：「娘哩，百萬両白花的銀子裝在口袋裏，不花準會生蟲子，蓋一棟最新型的大樓，所費不多，單是從老太婆那兒贏來的二十五萬両，大概差不多就夠啦。」

大小通吃卜再來盤算一下：「夠啦，綽綽有餘，一樓開賭場，二樓辦公，三樓住家，比現在的格局更理想。」

絕，眞絕，八字還沒有一撇，鹵蛋便爭起權利來，煞有介事的道：「俺要兩間臥房，大一點，最好是套房。」

鐵牛不解道：「鹵蛋，你一個蛋，幹嘛要佔兩個洞？」

鹵蛋道：「俺要娶傻妞和呆妹，兩個老婆，當然要兩間房，難不成要我們三個人滾在一起『亂幹』！」

小猴子取笑道：「算啦，少臭美，番妞遠在大漠，此刻說不定已經移情別戀，上了別人的床，少在這裏害單相思。」

鹵蛋大聲疾呼道：「死小猴子，臭小猴子，你這是人身攻擊，惡意中傷，侮辱我們的神聖愛情，小心將來會下地獄！」

小猴子故作嘔吐狀，道：「惡心，別拿肉麻當有趣，我看你八成是被洋婆子把魂兒給釣走啦。」

鐵牛亦道：「唉，沒經驗，錯把亂愛當戀愛，錯把單思當相思，再不及時悔悟，準會把小命賠進去。」

二人拿他尋開心，胡說一通，鹵蛋却很認眞，大爲不快，當場便半眞半假的翻臉跟他倆打起來了！

當然不是眞打，只是逗耍嬉鬧。

場面却也相當壯觀，杯盤亂飛，湯菜橫流！

打着打着，打起了興頭，也打出了趣味，不僅一夥小弟兄羣起參戰，浪子劉三躬逢其盛，就連王平、黑貴、燕青、冷九、卜再來也忍不住跟大夥兒滾在一起，混戰一通。

一場慶功宴，就在這樣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相互追逐戲弄，碗盤碎裂的樂章中宣告結束。

× × ×

大清早。

天才濛濛亮。

浪子劉三便調集了大隊人馬，來到了再來賭坊。

外面，谷大用也很聽話，數不清的錦衣衞已準時完成部署，整個再來賭坊宣佈封鎖，只准出，不准進。

換言之，已將七寸婆婆冷如冰給孤立起來。

而冷如冰此刻，却仍好夢方酣，高臥未起。

得到手下之人的急報，始與上官小雲懶洋洋的出現在大廳面前。

劉三面籠寒霜，瞄一眼已經爬上窗紙的陽光，一開口就沒有好話：「時限已過，你們還沒有搬？」

七寸婆婆冷冷的「嗯」了一聲，沒有開口。

小猴子怒聲道：「你們預備什麼時候搬？」

鐵牛追加一句：「最好立刻動手，五分鐘之內完成。」

七寸婆婆冷如冰穩如泰山的道：「我老人家壓根兒就沒有打算要搬。」

鹵蛋眼一瞪，眉一挑，吐字如刀：「豬八戒，不要臉，皮比城牆還厚，虧妳還是武林三老，輸不起就不要賭，賭輸了就不要賴，賴皮最無恥，人格掃地！」

越罵越順口，欲罷不能，却激怒了老太婆，猛地截口吼了一聲：「你找死！」

呼！地一聲，一股冷若冰霜的寒飈，已直冲鹵蛋的面門劈過去。

「玄冰掌」非同小可，劉三大驚失色，做夢也沒料到，七寸婆婆這麼快就會動上來，忙不迭的疾呼道：「鹵蛋快退！」

同時彈身而出，疾展「移花接木」功，欲將老太婆的寒飈引往別地。

「殺！」

「殺！」

「殺！」

鐵牛、小猴子、冷九、卜再來等人都吃過她的虧，受過她的氣，有仇報仇，有怨報怨，齊從兩旁夾擊，想先給她來一個下馬威。

然而，七寸婆婆實在太厲害，誰也沒有截住她，毫髮未損。

只有劉三的「移花接木」功發生奇效，寒飈落地，在地上擊出一個三尺大小的窟窿來，比一枚小號炸彈的威力還要大。

鹵蛋托天之幸，福大命大，僅被掌風邊緣掃中，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兒便爬起來了。

不等她再度出手，劉三便搶先道：「老太婆，昨夜的那一場豪賭，到底算不算數？」

七寸婆婆冷如冰道：「自然算數。」

「妳輸啦？」

「是事實！」

「那妳爲何要賴不肯搬？」

「這件事尚未結束。」

「什麼意思？」

「我老人家決定再賭一局。」

「賭什麼？」

「自然是銀子。」

「多少？」

「二百四十萬両。」

「妳有嗎？」

「已連夜調妥。」

「赫！一夜之隔，竟然又創下了新紀錄！」

「另外，還有一個附加條件。」

「說吧。」

「你小子如落敗，必須將那十二顆明珠寶骰交出來。」

「看來老太婆的確是識貨的行家。」

「劉二，說，你還敢不敢跟我老人家賭？」

劉三道：「哈哈，咱家這個絲綢大王可不是唬人的空殼子，區區之數，有何不敢。」

「那就快取明珠寶骰來。」

劉三神色一緊，道：「在下答應跟你賭，但不是現在。」

七寸婆婆楞愕一下，道：「那麼，何時才賭？」

劉三道：「要等你們搬離再來賭坊之後。」

上官小雲含情脈脈的瞟了劉三一眼，道：「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倘若姥姥獲勝，再搬回來多厤煩。」

浪子劉三決然道：「這是原則問題，前事未了結，不再打交道。」

冷如冰的眸中射出來兩道寒芒，語氣亦轉趨冷厲道：「若是我老人家不肯搬遷呢？」

「一報還一報，劉三同樣厲色道：「咱家會取強硬手段。」

「好狂的雛兒，相信姓張的老匹夫，也不敢對我老婆子如此托大。」

「哼，妳沒聽說過英雄出少年，後生可畏的話，沒知識。」

「叫張老頭來。」

「幹嘛？」

「看老匹夫能否將我老人家請出再來賭坊去。」

「很不巧，老頭不在北京。」

「死到那兒去了？」

「失踪啦。」

「只怕是胆小，躲起來了。」

「老太婆，別扯到老頭身上去，妳到底搬不搬？」

「現在不搬，賭一把再說。」

「妳非搬不可，搬出去以後再賭！」

「臭小子，我老人家偏不搬，你敢怎樣？」

「咱家會把妳攆出去！」

「你敢！」

「不敢就不會來了！」

「娃兒，你這是自尋死路！」

話甫出口，便揚掌出招，身法、步法、掌法俱屬一流，眉宇之間，更是籠着一抹濃濃的殺機。

浪子劉三等待的就是這一刻，不退反進，當即投入門圈，跟七寸婆婆幹上了。

一切都是事先計劃好的，且曾經過一番排演練習。

有脚本。

也有導演。

導演就是浪子劉三。

全盤計劃是，由劉三當餌，與老太婆正面交手，全力週旋，能躲則躲，能避則避，躲不開避不過時，或則傾力一搏，或則「移花接木」，浪子今日的功力，已臻一流水準，經過昨日的一番拚搏，多少也摸清楚一點冷如冰的武功路子，他有充份的自信，勝她固然無此可能，自保應該絕無問題。

其他的人，鐵牛、鹵蛋、小猴子、冷九、卜再來、燕青、黑貴、王平等等，則採取游擊戰法，逮住機會，就抽冷子揷上一刀，攻上一拳，得手就退，絕不貪功戀戰，免得招來殺身之禍。

他們以爲，這樣即使不能憑武功取勝，却一定可以把她累慘累垮，達到趕出再來賭坊的目的。

至於上官小雲他們，若是有人妄動干戈，就以多爲勝，以壓倒的優勢先行趕出賭坊去。

計劃相當周密，實際上也正是照着劉三的計劃在進行，老太婆氣得鼻歪嘴斜，嗚哇大叫，奈何四面受敵，疲於奔命，空有一身的好本事，却不曾佔得一絲一毫的便宜。

七寸婆婆吼聲如雷的道：「臭小子，看不透你還眞是一個人物，論身手與我那徒兒上官嵩已不相上下，是我老人家失察低估了你。」

浪子劉三冷笑道：「老太婆，低估了敵人，可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上官小雲道：「姥姥，要不要叫我爹來？」

七寸婆婆道：「妳爹太遠，鞭長莫及，去告訴胡提督吧，叫他派兵來抓人，臭小子羽毛頗豐，嘍囉不少，務必要一網打盡。」

「是，姥姥，我馬上去！」

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當然不會有人攔她，還讓出一條路來。

鐵牛道：「丫頭，動作最好快點。」

鹵蛋道：「最好叫胡瘋子多帶一些人馬來。」

小猴子道：「最好是千軍萬馬，傾巢而出。」

劉三怕她犯疑，忙補充道：「再多的兵馬也沒有用，天王老子也要講道理，任何人也不可以強行霸佔別人的產業，賴着不肯走！」

上官小雲已去，惡鬥仍在進行，七寸婆婆彷若怒獅狂龍般，精力充沛，倦意全無。

浪子劉三心想：「媽的，這個老巫婆認眞難纏，若是這樣打下去，天曉得什麽時候才能把她趕跑，看來非得用火攻不可了。」

心意三轉而決，方待下令縱火，乍然，風聲貫耳，有人凌空疾掠而至。

動作奇快，身法美妙，春燕飛鳥也不過如此，當大家警覺到時，來人已經飄然落地。

單憑這一手輕功就够駭人的，全場爲之一驚，所有的人俱皆呆住了。

來人非別，正是失踪的風塵俠隱張子樵。

也只有像他這般神仙似的人物，才具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身手。

劉三賭狀大喜，剛剛叫了一聲：「老頭！」一肚子的話還沒有想到該從何說起，而張子樵拍一下劉三，叫得一句：「小

子！」以下的話根本沒有機會說，便被七寸婆婆冷如冰打斷了，道：「老不死的，你不是失踪了嗎？」

風塵俠隱張子樵橫掃了全場一眼，冷聲道：「老夫最近的確是曾離開了一陣子窩居。」

冷如冰的話好刻薄：「作何勾當？」

「料理了一些俗務私事。」

「可是怕來日無多，準備後事？」

「在咱們三個老傢伙的事情未解決前，老頭子還死不了。」

「就算你一命嗚呼，老娘也不會放過你，要鞭屍！」

乾咳一聲，清一下嗓門，又道：「很難得，你還沒有忘了咱們當年的事。」

「事關重大，老夫無時或忘。」

「今日來此，可是決定履行承諾？」

「很遺憾，人海茫茫，至今尚未找到一塊好材料。」

「劉二這個臭小子不是你的徒弟？」

「只是朋友，一起抬槓、喝酒、吃狗肉的朋友。」

「老匹夫，少玩陰使詐，你這是逃避，是投機，是耍賴，是不要臉！」

「非也，非也，實因此子愚頑，不堪造就，尚非最佳人選。」

「姓張的，別拖拖拉拉，人而無信，就豬狗不如。」

「老太婆，妳急個什麽勁，再急這一輩子也上不了花轎，進不了洞房，享受不到人生大樂，老頭子有生之年若解决不了這樁公事，保證閻王不收，小鬼不要，進不了棺材。」

這一番話，張子樵、冷如冰二人固然心知肚明，劉三他們却有聽沒有懂，知道雙方有一些未了的恩恩怨怨，至於詳情如何，則如在五里霧中。

七寸婆婆接着怒溢雙眉的道：「老不死的，旣非履行承諾，那你來此作甚？」

風塵俠隱冷言冷語的道：「架樑子，打抱不平。」

「可是看不慣這一羣小混混，地痞流氓以多爲勝，出面主持公道？」

「錯，錯，大錯，特錯，我老頭子是看不慣妳以老欺小，言而無信，強佔民屋，賴着不走而拔刀相助的。」

「張子樵，休得含血噴人，老娘不是不搬，是準備賭一把之後再定去留。」

「冷如冰，劉小子說的很清楚，橋歸橋，路歸路，搬家是一回事，賭錢是另一回事，想撈本也得等妳搬走以後再賭。」

「老娘堅持現在就賭。」

「這是惡霸的行爲！」

「惡霸又怎樣？」

「老頭子絕不坐視！」

「老不死的，你原來是存心要找麻煩的？」

「隨便妳老太婆怎麽想，反正這檔子事老夫是管定了。」

「莫非你遁跡多年，頗有心得，欲一試身手？」

「是想活動活動筋骨，先打垮妳冷婆子，再去找黃老兒。」

「好，老婆子正手癢得很，咱們就大幹一場。」

「這兒太小，施展不易，換個地方再鬥吧？」

「成，走！」

「走！」

請將不如激將，張老頭智高一等，老太婆上了惡當，單憑三寸不爛之舌，便將七寸婆婆騙離再來賭坊，雙雙如飛而去。

樹倒猢猻散，七寸婆婆一走，她手下的那一撥子人，一分一秒也不敢多停留，用不到別人趕，便立刻鳥獸散，紛紛抱頭鼠竄。

剎那之間便奔走一空，再來賭坊終於又回到第三勢力的手中。

大夥兒免不了又是一陣狂歡，卜再來奉命整理內部，調派人手，準備繼續營業事宜。

× × ×

老太婆走了。

賭坊內部的一場戲唱出休止符。

外面的情況却正進入緊張的高潮。

谷大用指揮下的錦衣衛，仍然將再來賭坊團團圍住。

上官小雲的工作效率奇佳，九門提督胡風更是用兵如神，只見胡風其人，白盔白甲，一表人才，看年齡，約莫二十五六，騎在馬上，八面威風，已親率大隊人馬，趕至現場，將錦衣衛來了一個反包圍。

山雨欲來，劍拔弩張，雙方嚴陣以待，惡戰一觸即發。

鹵蛋唯恐天下不亂，道：「你娘，怎麽還不幹？」

鐵牛搧風點火道：「媽的，別裝不好，快動手呀。」

小猴子威脅道：「谷大用，抗命的後果你心裏有數，不怕劉公公摘掉你的烏沙帽，搬走你的腦袋瓜？」

浪子劉三的語氣雖然緩和一些，但也軟中帶硬：「谷大人，爲了在劉公公的面前爭寵立功，爲了替咱家出一口怨氣，盼能盡心盡力，不要耍滑頭。」

谷大用全副武裝，好不神氣，上前數步躬身道：「不是谷某有意拖延，是時機未到。」

「此話怎講？」

「大內高手尚未到達。」

「姓馬的不答應？」

「已經答應了。」

「答應了就不該黃牛。」

「不會的，馬兄弟一定會來！」

果然，話甫出口，馬永成便來了，人數還不少，黑忽忽的一大半，像夾心餅乾似的，將九門提督胡風的兵馬夾在當中。

馬永成，二十三四，濃眉大眼，魁梧高大，是一條漢子，可惜眉宇之間有一股子邪氣，顯非善類。

劉三眼見時機已經成熟，兩股惡勢力火併的大戰馬上就會登場，立以命令的口吻道：「谷大人，時機稍縱即逝，先下手的爲強，請即刻下令攻擊。」

「是。」

谷大用躬身應諾，拔出指揮刀，高高舉起。

這是信號，也是號令，有如樂隊指揮手裏的棒子，舉起表示準備，所有的錦衣衛全部亮出刀劍來，只要谷大用的指揮刀一放下，便會如潮水般的殺出去。

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半路上殺

出一個程咬金來，是個老頭，一位老將軍，正是權傾天下的靖安侯、老太師、五軍都督、並且身兼兵馬大元帥的胡鶴圖。

頭銜一大堆，眞會嚇死人，但此老欺君罔上，專權獨斷，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名聲却臭得很，老百姓都在暗地裏叫他糊塗或胡來。

不論如何，官位實在太大，威震八方，全場的空氣馬上凍結，谷大用的指揮刀仍高擧着，僵住了，不敢放下。

「爹！」

九門提督胡風急忙翻身下馬迎上去。

胡太師的臉色陰沉沉的道：「這是怎麽囘事？」

「孩兒得到上官姑娘的緊急求告，有人欲對七寸婆婆不利，所以發動兵馬前來馳援。」

「七寸婆婆是何等人物，誰能奈何得了她，就算需人帮場，也用不到如此大張旗鼓。」

「是，孩兒知錯。」

「爲父的得到消息，再來賭坊的事已了，我兒可即刻收兵。」

「爹，何不利用這個機會，挫一下劉瑾的銳氣？」

「他們人多，取勝不易。」

「咱們兵精槍長，大有可爲。」

「記住爹的教誨，不要打沒有把握的仗，况且，此非其時，亦非其地。」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深謀遠慮，絕不輕率莽撞。

父命難違，胡風那敢另持異議，諾應一聲，立即領着他的大隊兵馬呼嘯而去。

打了半天的雷，刮了半天的風，結果却不曾落下半滴雨水來。

失望，鐵牛、鹵蛋、小猴子、浪子劉三沒有一個不失望，口裏嘟嘟喃喃的罵不絕口。

「砸啦，全砸啦！」

「掃興，眞掃興！」

「媽的，白忙一場！」

「早知如此，還不如上床去睡大頭覺好了。」

謾罵聲中，谷大用、馬永成等人亦一鬨而散。

再來賭坊的外面，又恢復了它原有的平靜。

× × ×

中午過後。

指揮中心。

大客廳裏。

有客，是熟客。

丐帮帮主神乞唐威，與乃徒小叫化子丁當是主客，北京分舵主飛毛腿燕青是陪客。

接風宴已過，大家正在喝茶。

自然，劉三那些過五關，斬六將，風光體面的「豐功偉績」，已經像流水帳似的，向老丐師徒報告過了。

如今，正在談翠雲山上的事，劉三道：「唐帮主，那一羣像伙訓練到何種程度了？」

神丐唐威道：「大體而言，已經可以告一段落。」

「能够攻城掠地，派上大用場？」

「吳法吳天兄弟的統御能力很強，沒問題。」

「紀律怎樣？」

「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

「毛病出在那裏？」

「一句話：有些人賊性難改！」

劉三追問所以，小叮噹代爲答道：「換而言之，他們吃的是大哥買給他們的糧，拿的是大哥發給他們的薪水，有不少人却天生的賊胚子，本性難改，仍在暗中幹打家刦舍的勾當。」

小猴子氣忿忿的道：「婊子養的，像這種害羣之馬，準會破壞咱們第三勢力的美好形象，理當就地正法，把他們推出去斃了！」

小叮噹像是在說故事，唱做俱佳，活靈活現的道：「小猴子哥是諸葛亮，眞了不起，一猜就中，師父他老人家一怒之中，咔嚓！一聲，就在大庭廣衆之下，將那個兔崽子的人頭給砍下來，還懸掛在高桿上，示衆三天。」

鐵牛道：「殺一儆百，從此後，沒有人敢再爲非作歹了吧？」

小丐丁當歎了一口氣，大人大樣的道：「古人說的好，賠錢的買賣沒人做，砍頭的買賣有人做，爲了貪圖沒本的昧心錢，沒多久，又有一個混蛋幹了一票。」

鹵蛋恨聲道：「對付土匪，就要用土匪的手段，這一次不知唐帮主是如何處置的？」

小叮噹瞪着眼珠子說：「好可怕啊，是活埋。」

飛毛腿燕青進一步解說道：「是吳老大的主意，的確很慘酷，不是全埋，而是埋一半，埋至肚臍兒上五寸，活活的餓死憋死！」

劉三道：「這一下，相信那些鷄鳴狗盜之徒可以絕跡？」

小叮噹道：「沒有那麽簡單，直至第三次，師父盛怒之下，連殺了三個人之後才算徹底改觀。」

鹵蛋道：「這三個人是如何死的？」

丁當道：「吊死的，就吊在廣場的大樹上，不給吃，不給喝，風吹雨淋日晒，直到變成板鴨、肉乾、骷髏架，往後便軍容壯盛，紀律嚴明，跟訓練有素的軍隊一樣，再也沒有人敢亂七八糟了。」

劉三連聲讚好，慰勉有加，轉問神丐唐威：「不知尤松、侯進、王老五這幾個叛徒，目前囚禁何處？有沒有找司徒鰲、上官嵩去算帳？」

唐威慨然一歎，道：「失了火的燈籠，別提啦，這幾個老混帳，有志一同，皆先後畏罪自殺，老叫化子一直忙於清理門戶，協訓翠雲山上的兒郎，也沒時間找那兩個老魔頭算帳，我看就請密使作主，將來一次解決好啦，免得亂了陣脚，予人可乘之機。」

浪子劉三道：「前輩此言極是，咱家也是這個意思，在下想知道，貴帮弟子現今的動態如何？」

神丐唐威不假思索的道：「完全遵照大人的指令行事。」

「你是說，丐帮的主力，已在京城內外完成集結？」

「是的，敝帮的精英，俱已調集在方圓百里之內，殘七、醉丐、歐洋、楚雲四

位長老，以及副帮主九指丐紀東陽均坐鎭在臨時總舵內待命，七十二分舵的弟兄則分散各處，遇有情況，老叫化子保證在一天之內便可全部集合起來。」

「一共有多少人？」

「大約三千。」

「不少，江湖高手，足够抵擋十萬雄兵。」

「老叫化子此來，是來請示，可有新的任務指派？」

「先住下來，享受幾天，一覽都城風光，好好樂乎樂乎，待三龍寨的人馬報到之後，還需要借重大力，這一羣魔崽子，也是土匪底子，勢必要下一番工夫，好好嚴加訓練，才能化腐朽爲神奇，方可派上用場。」

話畢，當場拿出一張十萬兩的票子，交給唐威，是賞給唐帮主師徒們遊山玩水的費用，也是供應丐帮、三龍寨的日常用度。

這就是劉三成功的秘訣之一，只要他有錢，永遠不會忘記給他身邊的人一點好處。

小叮噹喜不自勝的道：「劉大哥，你眞好，也眞神，放眼天下武林，沒有幾個人敢惹七寸婆婆，你却痛宰了她一大票，眞是大快人——」

「心」字尚未出口，大小通吃卜再來闖進來，跟唐帮主點頭招呼一下，對劉三道：「賭坊裏來了一位大人物。」

浪子劉三一怔神，道：「大人物？誰呀？」

「九門提督胡風胡大人。」

「他來幹嘛？賭錢？」

「好像不是。」

「那是找麻煩？」

「也不像，胡大人言明要見劉董。」

「啊，咱家猜到他的來意了，叫他在辦公室稍候，說劉某人隨後就到。」

卜再來諾聲而退，劉三刻意的修飾一下門面，看來容光煥發，更加神氣一些，向唐威師徒告個罪，也隨後放步離去。

× × ×

胡風早已候在賭坊辦公室內。

還帶來不少貴重的禮物。

最重要的可能是放在禮物盒子上面的一個紅包。

大小通吃卜再來很知趣，替雙方引介完後，便即自動退出，順手關上了門。

九門提督胡風先開口：「劉二爺，我們以前好像見過。」

「是呀，昨天晚上，在亂軍之中，彼此都看得見。」

「末將是說以前，二爺很像那個浪子劉三。」

「哦，那是咱家一母雙生，生前却未見過面的弟弟。」

「劉三是條漢子，也是一個人物，在北京城擁有極高的知名度，是年輕朋友們心目中的偶像。」

「過獎啦，一個小混混罷了，況且人死好比鬼吹燈，已是過去的雲彩，散了的烟。」

「劉三實在死的很寃，據說是遭人陷害的。」

浪子劉三的眸子猛然一亮，道：「胡提督知道內幕？」

胡風連忙搖手道：「末將一概不知，所言不過是民間的一些捕風捉影之傳說而已。」

「還沒有請教將軍有何見教？」

「不敢，無事不登三寶殿，小弟有事請託。」

「請直說。」

「是想請二爺牽紅綫，做個媒人。」

劉三說道：「將軍開什麽玩笑，媒人向來是『老母鷄』的專利，怎麽會找上咱家？」

「自然是因爲劉董的關係好，份量够哩。」

這一切，完全是劉三的妙計，由文儀公主通知趙御史，趙家很技巧的放出風聲，說誰想娶他們家女兒趙雅芝，只有找劉三說媒才有希望，所以胡瘋子才會帶着厚禮來拍馬屁。

浪子劉三却故意裝糊塗，消遣他，道：「將軍的意中人，想來一定是上官小雲姑娘吧？」

胡風矢口否認道：「不，不是，絕對不是。」

「奇怪，小雲姑娘人長得嬌，生得俏，家世也好，你們兩家的關係又很密切，變成親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我們根本沒有愛情。」

「愛情是可以慢慢培養的。」

「我的愛早已給了另外一個人。」

「是那一位幸運兒？」

「她叫趙雅芝。」

「御史趙光明的千金？」

「正是。」

「北京城的頭號大美人？」

「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

「恭喜，恭喜，英雄配美人，是絕妙的配搭！」

「好事多磨，這樣順坦就好啦，還有一段很長很崎嶇的路要走。」

「怎麽？還沒有談到婚嫁？」

九門提督胡風苦笑一下，將禮物往劉三面前一推，誠摯恭謹的道：「些許薄禮，務請笑納，深盼劉董能大力帮忙。」

劉三一點也不客氣，當着客人的面，便將禮盒打開來，原來是一大盒人參，及一套金質的茶具。

禮物不輕，劉三淡淡的笑了一下。

再拿起紅包，取出一張銀票來，臉色立又冰凍起來，歪着頭，冷冷的說：「一萬兩，將軍好大的手筆，是要咱家喝茶？還是買酒？」

初識乍見，事情尚未談成，一出手就是萬兩白銀，不少啦，是厚禮，劉三也心知肚明，但他存心想整胡家的寃枉，欲狠狠的敲一筆，故意裝腔作勢。

胡風忙道：「二爺如果嫌少，小弟可以再補。」

浪子劉三欲擒故縱道：「謝謝，這件事咱家可能帮不上忙。」

「劉董說那裏話來，據末將所知，二爺跟趙家的關係，非常良好，趙御史曾有意將雅芝姑娘許配給兄台。」

「這倒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只可惜咱家已是死會，早與他人訂有婚約。」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秦君燕在店小二的引領下得以到達千帆幫的新址，幫衆大表歡迎，而鐵掌震西北袭致遠與笑面雷神鄒不遜更談及當年的一段三角戀愛，令秦君燕感慨不已。秦君燕回括蒼山拜祭師父與師兄時，驚覺小師妹莫紫薇已成展劭之未婚妻，更是怒火攻心，遂要求與展劭決戰……秦君燕狂奔至一崖邊，陣陣琴音驀然在白霧裏縈繞……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豈容恩師遭毒手　劣徒原是親骨肉

秦君燕依言發下毒誓，俄頃，白霧之中便傳來「仙翁仙翁」的琴音。似一盞明燈，指引秦君燕前進。秦君燕循琴音尋去，不料一轉過一塊岩石，便見石後坐着一位黑衣女子，那女子盤膝於地，膝上放着一具瑤琴。

那黑衣女子雖然臉上掛着一面黑布，只露出一對眼睛，但秦君燕目光一及，心頭猛地一跳，結結巴巴地道：「你，你不就是……」

黑衣女子道：「不錯，我便是那天被你自楊興家劍下所救的，可說是越厨代庖，替我殺死了那畜牲！」

秦君燕恍然道：「那天在洞宮山出現的琴音，原來也是你發出的！不敢相瞞，楊興家仍在下之二師兄，他作惡多端，違反門規，在下不得不代師清理門戶！」

「我心中並無怪你之意，其實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還得多謝你！」

秦君燕苦笑道：「你救在下的次數更多，上次在臨海鎮也是你用琴音引走葛丹丹的吧？」他見黑衣女子點頭，又再問：「你我本不相識，你爲何肯冒險爲在下引走強敵？」

黑衣女子輕輕一嘆，道：「因爲你是楊興家的師弟，可惜，他與你同門，却與你相反……」

秦君燕自然明白她的話，不過却不知該如何勸她。黑衣女子又道：「幸好我一直堅持要他退出統一盟，否則絕不讓他沾及我的身子……咳咳，假如你需要自殺，我更該死兩次，你知道不，我給他騙了四五年。」

秦君燕「啊」地叫了一聲，對她甚感同情。「姑娘冰清玉潔，氣節高雅，見識過人，楊興家根本配不上你！」

黑衣女子手指在琴上一撥，「錚錚」聲中，輕嘆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雖在旁人眼中不覺其是，但處身其中，又覺理所當然，情之所以難以勘破，正是此因！在我眼中，令師妹不愛你，你勉强得之，伊不快樂，難道你會覺得快樂？」

秦君燕神情一呆，黑衣女子以自己是「受害」者的身份勸解，對秦君燕來說，頗有醍糊灌頂之效！

黑衣女子見他沉吟不語，又道：「你是不是奇怪，我爲何一直跟着你？」

秦君燕輕吸一口氣道：「是有點奇怪！」

那女子忽然抬頭嘆息道：「其實道理很簡單，那是因爲我跟你有一段淵源！」

秦君燕心頭一跳，問道：「就因爲我是楊興家的師弟？」

「那只是一半，另一半是：咳咳，其實你是聰明人，應該猜得到！」

秦君燕又「啊」地叫了一聲，喃喃地道：「你懂得『斷腸曲』，乾娘又說他不曾將此曲授與別人……」

那女子聲音空洞，聽來有點遙遠的感覺，「我曾經是她的徒弟，不過那已是多年的事了……」

「啊……原來你是我師姐！」

那女子有點傷感地道：「你乾娘知道，一定不讓你認我是師姐！」

秦君燕估計她必是被虞雪練逐出師門

，一時間不知如何開口，半晌方道：「未知姑娘貴姓大名？」

「賤名冷霜梅！」只聽那女子又道：「你既然依約發下毒咒，我也應該實行諾言！」當下抬手擱下臉上的黑布，露出張欺霜賽雪，美麗絕倫的花容來。瑤鼻之下，兩片火紅的嘴唇，在雪白的肌膚襯托下，更爲誘人！

秦君燕起初尚以爲她臉上必有缺憾，方以黑布籠住，不料其美貌無比，不由瞧痴了。

冷霜梅之美與莫紫薇大不相同，莫紫薇是人間佳麗，嬌俏動人，但冷霜梅刦似天上之仙子，冷艷得來不吃人間烟火，令人不敢生出一絲冒瀆的念頭！

冷霜梅雖然掛起黑布，道：「蒲柳之姿，不值一顧！」

秦君燕這才定下神來，道：「師姐何一謙至此？若師姐尚稱蒲柳之姿，世間尚有麗人乎？」

冷霜梅雙眼露出羞態，道：「多謝師弟盛讚……但紅顏薄命，女人長得太漂亮，絕不是福氣。男人很可能會因女人外表而君子好逑，倒不如常人，容易尋到誠心誠意的有情郎？」

「那只是敝二師兄不肖而已，天下衆生豈無有情郎？」

冷霜梅喟然道：「男女間之感情，最講究緣份兩字，像師父她老人家，這些年來，有那一天是快樂過的？」

秦君燕也嘆息道：「爲何蒼天偏喜作弄有情人？」

冷霜梅輕咳一聲，她顯然不想再與位陌生男子討論這些令人尷尬的事。「我暗中跟着你，還有一個用意，希望你替我向師父求情，請她老人家收回成命，准我重到門墻！」

「師姐既然誠意重投師門，爲何不親自向她老人家求情？」

「她說過，以後不要見到我！」

秦君燕忙道：「區區小事，在下答應你向她求情！」

冷霜梅雙眼閃過一絲感激之色，道：「能否成功在於師父，你肯替我求情，我便很感激了！」她長身將琴抱起，放入一布袋中，又道：「我也該走了！」

秦君燕不知如何，覺得對她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到底是因爲同爲天涯淪落人，是同門關係，是因有救命之恩，還是投緣，他一時也分不清楚，但刦很想跟她多聊幾句。「冷師姐……假如你沒有其他的事，小弟斗胆請你再坐一會兒……」

「你有話要說？」冷霜梅剪水似的秋波瞪着他。「在師父未收回成命之前，你莫叫我師姐，也不可自稱小弟，我年紀……並不一定比你大！」說到後來，又低下頭去，露出半截雪白的後頸。

「對不起……」秦君燕忽然也覺得有點窘，吶吶地道：「假如乾娘肯收回成命，我又如何與你聯絡？」

「我隨遇而安，算了吧，有緣自然能相見！」冷霜梅忽又抬頭看了秦君燕一眼。「奇怪？師父怎會收你爲義子？」

「是我求她老人家的！」

冷霜梅自言自語道：「也許她是因爲你是個多情又專一的人吧！」

秦君燕臉上有點發熱，他見她又欲離開，忙道：「師……冷姑娘，在下有個不情之請，希望能與你再合奏一次『斷腸曲』！」

冷霜梅默默坐下，再將瑤琴放在膝上，秦君燕立即舉簫就唇，兩人亦無須招呼，便同時演奏起來，時間不差分毫。

這次比之上幾次，合作更爲緊湊，連秦君燕也隱約體會到曲中哀而不傷，苦盡甘來之精髓，凡此精義神髓之處，別人教也教不來，必須自己體會，才能領略！

他倆連奏兩遍，都覺這刹間，大家心意相通，奏的雖是悲傷的曲子，但胸間竟有溫暖之意！

簫聲與琴音一齊收斂，兩人抬頭，四日交投，冷霜梅嬌軀微微一震，垂下眼皮，收起瑤琴，道：「我該走了！」言畢縱身進入白霧之中。

秦君燕望着白濛濛的濃霧，發了一陣怔，才收起紫竹簫，覓路離開。

冷霜梅離開了秦君燕，心頭也有點惆悵，她馳了十餘丈，忽然閃到一塊大石後面，過了頓飯工夫，太陽已照到頭頂，濃霧散去，周圍景物清晰，已不見秦君燕，估計他必是走另一條路離開，這才略略放心，向北走去。

走了一程，風中隱隱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冷霜梅略一猶疑，循聲飛去，不久便見到一臉疲乏的凌雪蓮！

凌雪蓮見到冷霜梅，先是一怔，繼而含笑問道：「這位姐姐，上次好像是……」

「我就是那人，多謝你當日所贈的衣服！」冷霜梅道：「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你在找秦君燕？他剛才已向南方走去了！」

「他沒有跳崖？」凌雪蓮自覺失語，尷尬一笑。「你怎知道他向南走？」

「因爲我剛才跟他在一起，他沒事了，你不必担心！」

凌雪蓮頓足道：「哎，姐姐爲何不叫他過來？可知莫師姐多担心他麼？」

冷霜梅淡淡地道：「你就代轉告一聲吧，他要去找個清靜的地方練武，凌姑娘，後會有期！」

凌雪蓮忙道：「姐姐且慢，小妹還未請教芳名，還有，秦師兄他到底去何處？」

冷霜梅冷冷地道：「賤名冷霜梅，對不起，我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言畢飛身向山下馳去。

冷霜梅身影尚未消逝，展劭和莫紫薇剛好抱着萬小龍趕來，展劭望着冷霜梅的背影道：「這位姑娘的輕功不錯，凌姑娘，她是誰？」

「小妹與秦師兄曾經救過她，她自稱冷霜梅，說剛才與秦師兄在一起，秦師兄已經沒事，而且向南方走去了！」

莫紫薇舒了一口氣，道：「但願他眞的沒事才好！」經過這幾年的歷練，她刁蠻嬌驕之氣已減少了很多，代之而起的是因成熟而帶來的滄桑。

凌雪蓮問道：「莫師姐，你們準備去何處？」

展劭道：「先師與萬師兄是被統一盟殺死的，咱們有共同的敵人，如今千帆帮正是招兵買馬，準備與統一盟決一死戰，

咱們打算去千帆帮，與萬帮主共襄大事！」

莫紫薇反問：「凌師妹，你又準備又何處？」

凌雪蓮紅着臉道：「小妹得去與林師兄相會！」

展砀抱拳道：「如此後會有期！」

* * *

冷霜梅到了括蒼山脚，找個隱蔽地方，先摘下蒙面的黑布，再用藥膏在臉上塗抹起來，未幾，吹彈得破的粉臉，登時變得又黃又醜。最後又換了一套花布衣服，然後離開。

幾年來，她以前是跟着楊興家，後來爲了報恩，又暗中跟隨秦君燕，如今心事已了，反覺天地茫茫，不知何處是吾家。她見路便走，這天到了臨海鎮，想起往事，不覺惆然。

興隆客棧人事未變，而牆壁却經過翻新，看來甚是新淨，冷霜梅正想跟小二進房，不料外面又走進一個女子來，冷霜梅下意識地回頭，與對方打了個照面。那女子一眼便看出她臉上塗着易容藥，而冷霜梅同樣發現對方亦易過容，不由多看了幾眼。

那女子目光與她接觸之後，忽然變得凌厲起來，冷霜梅心頭一跳，忖道：「這婦人的目光怎地這般熟悉？我在何處見過？」她不期然想起葛丹丹，但又覺不大像。

那小二在旁催促，她只好跟着小二進房，她先點了菜，又叫小二先送熱湯，準備洗澡，一個人倒也簡單，飯後便熄燈上床睡覺。

睡至半夜，冷霜梅忽被一陣呼喝驚醒，她剛睜開雙眼，耳際又聽到屋頂上有一陣衣袂聲。她未知敵友，連忙披衣下床，順手抽出枕下之柳葉刀。

只聽一個婦人的聲音道：「鬼秀才，你以衆凌寡，還算是個男子漢麼？」

冷霜梅吃了一驚，暗道：「怎地統一盟的人來此辦事？」當下走至門後，凝神靜聽。

又聽鬼秀才陰惻惻的笑道：「你說錯了，區區怎會欺侮你，本盟大門正爲你而開着哩！」

那女人道：「未知唯盟主準備給老身什麼職位？」

鬼秀才道：「盟主未曾明言，不過敝盟副盟主尚有席位虛懸，憑你之身手，大可接替木劍道人之位！」

婦人冷冷地道：「閣下太抬舉我了，老身自信無此資格，而且我素來獨來獨往，不喜聽人命令，請回覆貴盟主，就說我心領了！」

鬼秀才聲音一沉：「你敬酒不吃，要吃罰酒？」

婦人之聲音依然十分鎭定：「如此說來，貴盟主不是誠意邀請，而是强迫了！」

另一個沙啞聲音的道：「本盟君臨天下，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給你面子你不要，可怪不得咱們！」

婦人冷笑道：「這算是給我老婆子的面子，眞多謝了！」

鬼秀才冷冷地道：「區區再給你一個機會……」

婦人骨頭之硬，不亞男子漢，聞言截口道：「不必！老婆子本就活得不耐煩了，生死早已不放在心上，有本領的便施展出來吧！」

鬼秀才喝道：「上！」

婦人急道：「且慢！閣下身爲號稱君臨天下的統一盟副盟主，難道不敢與老婆子單獨一戰？」

鬼秀才長笑一聲：「區區有心給你一個機會，你不領情，只好成全你了！」

冷霜梅越聽越覺得那女人的聲音十分耳熟，忍不住戳穿窗紙，湊首偷窺。

只見院子裏點着兩根火把，站着不少人，但她只認得兩個人，一是鬼秀才，另一位則是與她同時投店的婦人，其餘四五個人，料是鬼秀才的手下，看他們神閑氣定，身手自是不弱。

婦人手持一管洞簫，看來隨意，但實際上全身已佈滿了眞氣，隨時可作雷霆一擊。鬼秀才雙脚不丁不八地站着，抽出摺扇道：「念你是一介女流，區區便讓你先發招！」

婦人狂笑道：「一個臭男人，有何了不起，也罷，我就領你的情吧！」言畢洞簫在身前尺餘處晃動一下，算是發了招。

鬼秀才見她如此輕視自己，饒得他素來深沉，也忍耐不住，猛地尖嘯一聲，飛身撲上，摺扇「刷」地打開，手腕一抖，鋒利的扇緣，向婦人的脖子割去。

那婦人反應亦快，對方一動，他雙脚亦動，一個移形換位，閃開三尺，洞簫帶着一陣細細的風聲，急掃鬼秀才的手臂。

鬼秀才撤臂收招，摺扇合起，向洞簫撩去，但婦人腰肢一扭，位置又變，洞簫使出判官筆的招數，戳向鬼秀才脅下的「天溪穴」！

鬼秀才輕喝了聲采，手臂一掄，奇怪無比地以扇撥開洞簫，婦人採取以快制快的策略，洞簫與對方的摺扇一碰即走，凌空劃了個弧圈，又擊向鬼秀才的肩膊。

鬼秀才肩膊剛自一聳，那婦人又再變招，她繞着鬼秀才在四周遊動，姿勢甚是美妙，着着佔先，一口氣攻了十多招！

鬼秀才心中暗道：「也罷，就讓你先表演一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反正不怕你會飛上天了！」當下採取守勢，十招之中，只有三招是進手式，那婦人却不肯與他硬碰，一味採取遊鬥。

鬼秀才帶來的人只站在四周觀戰，將他們圍在中間，瞧他們的神色，都十分平靜，顯然不爲鬼秀才擔心，反而房內的冷霜梅緊張得捏緊雙拳。

原來那婦人一動手之後，冷霜梅便自其身形手法上，斷定她便是昔日恩師虞雪練，雖然自己已被逐出師門，但自己是孤兒，一手由虞雪練撫養成人，恩比山重，又豈忍見恩師慘被奸人所害？

她素來冷靜，知道自己若貿貿然挺身而出，不但救不了恩師，反要賠上自己一條命，當下一邊思索救人良策，一邊暗暗禱告蒼天，希望恩師出現奇跡，可以平安脫險。

院子裏的兩個人越鬥越快，只見兩團人影翻翻騰騰，進退不定，眨眼間已過了百招，表面上雙方誰也佔不了便宜，但虞

雪練一味進攻，又不斷利用「飛鳳身法」更換位置，體力消耗較大，相反，鬼秀才站穩了陣脚，便開始反攻。

若論武功與機智，鬼秀才都在寶杖法王之上，不過這幾年盧雪練亦知統一盟勢力龐大，江湖上充滿危機，一方面行動謹愼，出入均會易容。另一方面亦苦練武功，精益求精，是以仍堪與對方周旋。

再一百招過後，鬼秀才內功精湛，氣力悠長，越鬥越覺得心應手，而盧雪練已汗流浹背，形勢逆轉，化攻為守。

鬼秀才笑道：「盧婆子，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其實你的出身有誰不知？何必學人故作淸高？」

「老身一條命在此，你有本領的，儘管取去，何須饒舌？老身絕不會與你們同流合汚的！」

「哈哈，『金髮銀花』褟紅衣的女徒弟，竟然自抬身份，不怕笑掉人家的門牙？」

房內的冷霜梅聽得一怔，只聞盧雪練道：「盧雪練便不許出汚泥而不染？」

冷霜梅幾乎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暗道：「師父眞的是『金髮銀花』的徒弟？」原來那「金髮銀花」褟紅衣數十年前，是位女魔頭，幾與唯四海齊名！此婦艷如桃李，心如蛇蝎，且放浪形骸，人盡可夫，臭名遠播。

後來褟紅衣因為不斷引誘九大門派的年輕弟子，引起公憤，迫使少林武當聯合幾個門派，將其殺死於岷山，當時褟紅衣有許多女徒，均具姿色，表表者號稱「武林四大美人」，而該役褟紅衣與其徒弟，幾被全殲，只溜掉了兩個美人，盧雪練便是其中之一。

當下鬼秀才又道：「你既然一心求死，區區便送你去與你那女魔頭為伴吧！」

盧雪練不敢答話，以免分神，鬼秀才加强攻勢，更使她左支右絀，猛聽「啪」的一聲響，鬼秀才的摺扇已在其肩上擊了一記！

所幸盧雪練及時卸力，沒有被打斷骨頭，但鬼秀才一招得手，氣勢更盛，忽見他打開摺扇，往盧雪練臉上一晃，左掌自扇底竄出擊向其胸膛。

這一招利用摺扇遮住對方的視線，然後左掌施以殺着，此點是鬼秀才慣用的絕技，死在這一招之下的武林高手，也不知凡幾！

盧雪練幾乎着了道兒，幸而她及時發現，立即展開「飛鳳身法」閃開，可是她閃得匆忙，後身露出破綻，鬼秀才目光何等犀利，豈肯輕易放過此良機，只見他右脚一蹴，剛好踢在盧雪練的後臀上。

盧雪練收勢不及，身子向前飛去，一個統一盟堂主見機不可失，手起掌落，在其背後擊了一掌！

這一掌打得盧雪練眼冒金星，總算她强提一口眞氣，護住心頭，方不致於立即倒地，同時洞簫一橫，「卜」的一聲，亦擊中那人的手腕，那堂主痛得呱呱大叫：「賤人，再吃老子一掌！」

盧雪練左掌在一座假山上一抵，收住勢子，再一個轉身，洞簫如毒蛇出洞般戳出，恰好那漢子追過來，料不到盧雪練那一簫來得這般快，忙不迭閃避，盧雪練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脚尖一頓，身子貼地竄出，左脚一抬，正中其膝蓋！

只聞「喀嚓」一聲，那漢子膝蓋碎裂，再也站不穩，應聲倒飛，與此同時，鬼秀才和另外三個親信亦已趕來，鬼秀才輕輕抵住那手下的退勢，目光一瞥，盧雪練身子已拔起。

她雙脚在假山一蹬，再吸氣縱身飛上屋頂，鬼秀才喝道：「那裏逃！」尖嘯一聲，身子離地，有如天馬行空般，斜飛而起！

他雙脚剛沾及屋瓦，猛聽有人喝道：「看打！」迎面飛來一片黑黝黝的東西。他仗着武功高强，雙袖揮舞，將暗器捲飛，却是些瓦片！

說時遲，那時快，迎面又飛來一陣紅形形的「暗器」，面積廣及一丈，要閃避已來不及了，除非到飛下去，否則只能再用掌風將其震落，但他素來謹愼，可不能讓不明來歷的物件沾上身，是以決定飛起閃避。

他心念一動，眞氣隨意而動，沉至脚底，正想用力一蹬，猛聽脚下「嘩啦啦」一陣亂響，他不由愕然，尚來不及弄淸楚事故，身子已畢直跌下去！

原來屋內的椽子已被人弄斷，他不知就裏，脚下用力，屋瓦抵受不住，陷下一個大洞，鬼秀才意不及此，收勢不及，直衝下去，忽覺雙脚似踩到什麼東西，緊接着下身奇痛徹骨，不由發出一道悽厲的叫聲！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急如流星劃空，鬼秀才的手下本來已紛紛躍上屋頂，一聞鬼秀才的叫聲，連忙跳落地上，拉開木門，只見鬼秀才狼狽地由灶爐裏爬起來。

原來鬼秀才落足之處，正在爐灶上，黑暗之中，又在冷不及防之下，看不清楚，直衝下去，雙脚踩在鐵鍋上，那鍋裏正有半鍋熱水，試問在此情況之下，又怎麼不又驚又痛？

鬼秀才一衝之下，鐵鍋被震裂，雙脚落在灶裏的炭火上，他見手下趕到，又羞又怒，借着門外透進來的微光，見自己雙腿已被鐵鍋割得血肉淋漓，不由怒道：「快追回那賤人，捉不到活的，死的也要！」

那幾個統一盟的堂主，轟應一聲，一齊出院子，分頭追趕，有的躍上屋頂，只見瓦上有些燒紅了的炭塊，那裏還有盧雪練的踪影？

衆人在附近找了一陣，不得要領，只好回去覆命，鬼秀才恨得牙癢癢的，奈何自己雙脚受傷不淺，只好留在客棧內過夜。

＊　＊　＊

盧雪練躍上屋頂，向屋後飛去，黑暗中似見屋脊後，伏着一團黑影，她此刻心急如焚，未暇顧及，跳落客棧外，發足狂奔。

不料她强提眞氣，內腑傷上加傷，只馳了二三十丈，但覺眼前一黑，張口噴出了一口血箭，幾乎暈厥，只好停下來，扶牆喘息。

忽聞客棧那裏傳來鬼秀才的慘叫聲，盧雪練十分奇怪，回頭望去，不見有人追

來，心頭稍安，急急扶牆而行，俄頃，背後突然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師父別慌，梅兒來了！」

虞雪練心頭一鬆，登時暈厥，幸而冷霜梅及時趕到，將她扶住，再抱起向前狂奔。

冷霜梅來過幾趟臨海鎮，對此處環境頗爲熟悉，只見她在街巷裏穿插了一陣，倏地飛身，躍進一道矮牆，進入一家民居。

原來她在這裏有位熟人，是個寡婦，年輕便守寡，膝下無兒無女，往常冷霜梅來臨海鎮，當到她家裏作客。冷霜梅至寢室處，輕輕敲門，喚道：「李大嫂，請開門！」

她喚了幾遍，裏面才有反應，開門後，冷霜梅便走了進去，將虞雪練放在床上道：「李大嫂，我師父受了重傷，請你拿碗水來！」

李寡婦揉揉雙眼，先摸出刀石點了燈，然後出去。冷霜梅立即爲師父推血過宮，過了一陣，虞雪練方悠悠醒來，冷霜梅忙關懷她問道：「師父，你覺得怎樣？」

虞雪練冷冷地道：「我已不是你師父，你叫我……一聲前輩，我於願已足！」

冷霜梅心頭一沉，半晌才撒嬌地道：「師父，徒弟知錯了，這些年來，你的氣還未消？」

虞雪練喘着氣道：「你大概是在外面吃了虧，才會認錯吧！」

冷霜梅心中暗道：「是你不認我這個徒弟，可不是我不認您！」當下李寡婦捧着一碗開水進來，冷霜梅謝了一聲接過，道：「師父，您別再說話，先喝點水吧。」

虞雪練瞪了她一眼，終讓她餵。原來當年虞雪練反對冷霜梅與楊興家來往，冷霜梅只不聽勸告，被她一怒逐出師門。當下李寡婦不知就裏，笑道：「奇怪，你們兩師徒，竟有幾分相像！」虞雪練身子猛地一震。

李寡婦又道：「冷妹子，你師父怎會受傷的？」

虞雪練問道：「這位大嫂，你家可有靜室？老身要運功療傷！」

「本來還有一間房子，但又未打掃，住不得人，您就在這裏休息吧！」

冷霜梅道：「師父您休息吧，梅兒在房外替您護法，有事您便喚我一聲！」她吹熄油燈，拉着李寡婦出去，順手將門掩上。

虞雪練掙扎坐起來，立即盤膝於床上，慢慢將眞氣納入丹田，再循任督二脈，運行全身。

李寡婦出房到廳，道：「冷妹子，如今你們大概已肚餓了，待我到灶房煮點麵，讓你們師徒充饑！」

冷霜梅忙道：「多謝大嫂好意，不過如今却不能生火，免得火光和炊烟會引來仇家！」說着又將廳裏的燈吹熄：「天亮之後，還有事要麻煩您！」

* * *

冷霜梅一連幾天都住在臨海鎮，請李寡婦到鎮上買藥，親自煮給師父喝，虞雪練所受的內傷頗重，過了五六天，雖然已能行動，但仍不能妄動眞力，更不能與人打鬥。

如此又過了四天，虞雪練反而呆不住了，對冷霜梅道：「多謝你這幾天的照顧，我決定明天便離開！」

冷霜梅急道：「師父您內傷未癒，怎可離開？再說鬼秀才他們可能仍在鎮上。」

虞雪練冷哼一聲：「老身的事，你不必操心！」

冷霜梅心頭一酸，跪在床前悲聲道：「師父，難道您還在生我的氣？梅兒在世上只有您一個親人，難道您忍心叫梅兒孤苦零仃？」

虞雪練怒道：「當初你爲何沒想到我會孤苦零仃？」

冷霜梅忙道：「徒兒知錯，以後一定小心侍候您老人家！」

虞雪練冷冷地道：「我還未老，不用人服伺！」一頓她又嘆了一口氣，道：「你要跟我回山，老身暫且答應你，但想重列門牆，可還別想！」

冷霜梅心中暗道：「只要師父肯讓我跟着她，日後她自有回心轉意的一天！」當下叩了一個頭，道：「多謝師父，嗯，師父準備回山？待梅兒去僱輛馬車。」

虞雪練道：「哼，虧你在江湖上跑了幾年，還沒一絲經驗，今晚乘夜出鎮，明天再在路上僱車。」冷霜梅那敢說個不字，連聲應是。

* * *

一輛馬車在路上奔馳着，車廂裏坐着虞雪練和冷霜梅，冷霜梅在車上忍不住問道：「師父，您怎會被鬼秀才認出身份？」

虞雪練不想多說，只淡淡地道：「他們耳目衆多，也許我不愼露出本門武功，讓他們認出來，想不到鬼秀才武功這般高！」

「若非如此，他們也不會攪得武林滿城風雨！」

「我這幾年……武功進展不大，看來若想活命的話，可得重新計劃一下！」虞雪練言畢又盤膝運功，不再說話。

如此過了幾天，馬車終於停在洞宮山下，冷霜梅扶着師父上山，她不忍告訴她，竹舍已爲統一盟所毀，心想自己最多辛苦幾天，也可以搭間茅舍棲身。

虞雪練內傷未癒，半路歇了兩次才到竹林，當她見到林內那堆灰燼，不由怒道：「這是誰幹的？」

「是統一盟！師父，咱們另覓地隱居吧！」

「不！」虞雪練態度堅決地道：「假如你還念老身曾養育你之情，便替我重新搭建一間，我絕不離開洞宮山！」

冷霜梅自然會意，扶她在一塊乾淨的石塊上坐下，她先砍下一叢竹枝，清掃地上的灰燼，虞雪練掙扎地站起來，在附近挑選粗壯的竹枝準備教冷霜梅砍下建屋。

冷霜梅費了個多時辰，才將地上打掃乾淨，時已近黃昏，她亦累得香汗淋漓，心想憑自己一個人搭一間像樣的竹舍，起碼非二、三十天不可，但師父有傷，却不能露宿，當下道：「師父，待梅兒到附近找個山洞先安置您，然後下山買食物和斧頭等工具……」

虞雪練截口道：「你怕老身經不起風雨麼？包袱裏尚有乾糧，等吃盡再去買！

來，這幾株竹樹最宜作柱，你先砍下來！」

冷霜梅知道師父氣尚未消，故意要讓自己吃些苦頭，當下不敢再說，揮刀砍竹。柳葉刀殺人雖然方便，但用來砍竹樹，却不大管用，連刀口都捲了，那棵大竹才砰的一聲跌倒！

塵土飛揚，遮天蔽日，虞雪練又道：「再砍第二棵！」她坐在石頭上不斷指揮，面上沒一絲表情。

冷霜梅再砍了幾刀，忽然停刀喝道：「誰在附近！快滾出來！」她一個倒飛，持刀站在虞雪練身旁。

只見樹後閃出一個漢子來，雙方目光一看，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冷霜梅嬌軀一震，忖道：「他怎地也回來了？」

虞雪練見到漢子，目光露出慈祥之色，道：「燕兒，你回來了？」

那漢子一怔，道：「您……您是乾娘？」原來這漢子便是秦君燕！他自括蒼山回來後，因原有之竹屋已被焚，故在附近另擇地建造，適才因竹樹倒塌，沙塵飛揚，驚動了他，是以過來觀望，不料却是乾娘回來！

虞雪練故意沉着臉道：「燕兒，你幹的好事！我將竹舍交給你看管，你爲何將它燒掉？」

秦君燕忙道：「燕兒無能，讓統一盟那些兔崽子放火燒了……不過郭前輩的秘笈，尚在燕兒身上！」說着雙手將秘笈奉上。

虞雪練道：「乾娘要這本東西麼？你如今住在何處？」

「孩兒在附近搭了一間茅舍，暫且棲身！乾娘，孩兒帶你過去！」

虞雪練頷首，冷霜梅連忙走前扶住她，兩人在秦君燕帶引下，到竹林上面，只見那裏樹木掩映，也十分隱蔽，裏面有一座小小的茅寮。

虞雪練一見便搖頭道：「這如何能住人？」

秦君燕忙道：「乾娘，孩兒也是暫且搭個棲身之所而已，總之我與師姐負責重新將竹舍建好！」

虞雪練冷哼一聲：「你那來的師姐？」

秦君燕轉頭望冷霜梅，冷霜梅低聲道：「師父還不肯收回成命！」

虞雪練不耐煩地道：「還不帶乾娘進去看看？」

秦君燕推開木扉，道：「乾娘請進！」

虞雪練走進去便在一張竹椅上坐下，秦君燕低聲問道：「冷師姐，乾娘爲何會受傷？」

冷霜梅便將經過說了一遍，虞雪練道：「燕兒！乾娘肚子餓了！」

冷霜梅忙道：「師父稍候，待梅兒去煮！」秦君燕帶她到灶房。她低聲道：「我能不能重回師門，全看你了！」

秦君燕道：「你救了乾娘，這件事必會成功，待她氣頭稍消，在下再替你說項！」

「如此便多謝了！」

「要道謝的，應該是在下……」

話音未落，外面又傳來虞雪練的聲音：「燕兒，過來，乾娘有話問你！」

秦君燕連忙出去，問道：「乾娘找孩兒何事？」

「你怎會認識那小賤人？」

秦君燕便將經過告訴虞雪練，虞雪練怒瞪了他一眼，道：「沒志氣！就算沒有老婆也用不着自殺，若要自殺，乾娘已死了幾十次了！」

秦君燕羞愧地道：「孩兒已經知道！」

「你大概也知道那小賤人，爲何會要求乾娘，重新收她爲徒的原因！」

秦君燕結結巴巴地道：「孩兒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她被她所愛的人……拋棄……不幸她看上的，竟是我二師兄，他投入統一盟，孩兒已代師清理門戶了！」

虞雪練冷哼一聲：「瞎了眼的小賤人，若非如此，只怕她也不會要求我了！哼，乾娘早看出那小子不是好人！」

「依孩兒觀察，冷師姐絕對不是這種人！乾娘，人孰無錯，她既然知錯，您何不……」

「不必多言，剛才她在後頭求你代她說情的吧！」虞雪練怒氣未消地道：「我自有主張，不必你替她强出頭！」

「是。」秦君燕連忙去打水，讓虞雪練洗臉。晚飯之後，虞雪練到房裏去。這茅舍只有兩個寢室，冷霜梅自然跟她進去，不料虞雪練回頭道：「老身不喜與人同眠，你請吧！而且我如今已有乾兒子服伺，用不着你……」

冷霜梅淚光欲滴，悲聲叫道：「師父……」

「你別來打擾我，出去出去！」

冷霜梅只好含淚退出去，正好見到秦君燕連忙，舉袖掩飾窘態。秦君燕道：「冷師姐不嫌棄的，請到在下房內休息！」說着連連向她打眼色。

冷霜梅道：「那你睡何處？我到外面過一夜就是！」

「不可，夜裏山上露水多，壞了身子可不好，何況我可以在廳裏地上睡覺！」

冷霜梅略一沉吟，向他行了一禮，道：「如此我便不客氣了！」

＊　＊　＊

次日，秦君燕一早便下山採購食物和藥物建竹舍的工具，然後與冷霜梅合力建竹舍。兩人分工合作，速度頗快，感情亦在不知不覺間悄悄增進。

半個月之後，竹舍便已建好，面積且比以前大，起碼多了一間寢室，只須添些傢具，便可入住。秦君燕又下了幾次山，買齊了一切應用之物，便搬了進去。虞雪練頗爲滿意。

秦君燕道：「乾娘，這都是冷師姐的主意，喏，這邊多開了一間房，她跟你住在一排，孩兒這邊則多了一間書房！」

「得啦，你不用替她說好話了！」

秦君燕忙向冷霜梅打眼色，冷霜梅立即跪在地上，道：「師父，您老人家如不答應將梅兒重列入門墻，梅兒便長跪不起！」

秦君燕也在旁求情，虞雪練道：「起來起來，老身還有一個條件，你先答應了再說！」

冷霜梅道：「莫說是一個條件，就是十個一百個，梅兒也答應您！」

「由今日起，你留在山上須刻苦練武，且要與燕兒一齊練，你答不答應？」

冷霜梅紅着臉斜看了秦君燕一眼，低聲道：「師父，爲何要跟他一齊練？」

「因爲如今魔燄太盛，爲師恐你們日後下山，敵不住他們，所以爲師要授你們一套合擊之術！」

冷霜梅與秦君燕連忙拜謝，虞雪練道：「今日且休息，明早開始練習！」

次日一早，虞雪練經過半個月的休養，內傷已癒了七八分，她吃過早飯，先用藥水洗掉臉上的易容藥，也不再掛面紗，道：「拿兵器到外面吧！」

秦君燕目光落在虞雪練臉上，再也拿不開。虞雪練道：「燕兒，你沒聽見乾娘說什麼？哼，你瞧什麼？乾娘這張醜臉，你又不是未看過！」

秦君燕道：「誰說乾娘醜？乾娘年輕時必是位大美人……」

冷霜梅截口道：「當然啦，師父本就是武林四大美人！」

虞雪練白了她一眼，秦君燕道：「乾娘，師姐的容貌與你有七八分相像！」

冷霜梅只覺雙耳發熱，不由自主垂下頭來。虞雪練臉色一變，詫聲問道：「梅兒，你讓他看過臉？」

冷霜梅一顆頭垂得更低，聲如蚊吶地道：「梅兒是爲了打消他跳崖的主意……這件事說來話長！」

秦君燕甚是奇怪，不料虞雪練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如此咱們更加是一家人了！既然如此，你臉上還塗易容藥作甚？」

冷霜梅道：「師父，梅兒終生不嫁，要伺候你老人家！」

虞雪練的聲音忽然有點發顫。「梅兒，你看看爲師，你覺得面貌與我有幾分相似？」

冷霜梅抬起頭來，瞪着一對充滿詫異的眼睛，望着虞雪練，半晌才道：「梅兒自己也分不清楚……但總有幾分相像！師父，你今日爲何會問這樣奇怪的話？」

「你以後莫再叫我師父……」

冷霜梅急道：「師父，梅兒已答應了你的條件！」

虞雪練忽然長嘆一聲，道：「你們都坐下來吧，把話說清楚再練武！」

秦君燕道：「如此孩兒再獨自出去練習。」

虞雪練道：「不用，你們兩個都坐下吧！」她待秦君燕與冷霜梅坐下之後，又嘆了一口氣，「就算梅兒一點也不像我，也沒辦法……所謂血濃於水，我到底是你娘親！」

此言一出，不但冷霜梅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連秦君燕也發出一道驚呼！冷霜梅顫聲問道：「師……這可是眞的？誰是我的爹爹？」

「哼，難道這種話也可胡說麼？」虞雪練抓起茶盅，喝了一口茶。

冷霜梅道：「爲什麼……爲什麼您一直瞞着梅兒？」

虞雪練自顧自說下去。「我不想讓你看出端倪，所以不但替你改姓冷，詐稱你是檢來的孤兒，且在你七歲之後，不但自己掛着紗巾，也要你籠着，要你發誓，若有男子見到你的面貌，便要你嫁給他……」

秦君燕又「啊」地叫了一聲。虞雪練續道：「爲娘更怕別人從臉上看出咱們的關係，因爲娘是位聲名狼藉的女人，我不能讓我的女兒跟我一樣受苦！」

「娘，你還未說誰是女兒的爹爹！」

「我以處子之身交給郭郎，除了他之外，還有誰？」

「原來如此，難怪乾娘對他一往情深！」秦君燕道：「但就算如此，你也不必對師姐隱瞞！」

「哼，你們怎知道？我出自聲名狼藉的『金髮銀花』褟紅衣門下，雖然守身如玉，也最自誇，出污泥而不染，但武林中，那些自命正派的人，不分皂白，同樣將我恨之入骨……只有郭郎，他不但相信我，而且與我相親相愛！」

虞雪練又喝了一口茶，然後續道：「郭郎雖然不嫌棄我出身邪派，但我也得替他着想，所以只暗中與他雙棲雙宿，絕不公開與他的身份。換而言之，我與他結合，毫無儀式，只在山神廟裏拜過天地，他本來要與我公開成親的，都被我拒絕了！

「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眞心待我，我就心滿意足了，而他也沒有違背誓言，冒着名譽受損之險，對我矢志不二！」

秦君燕嘆息道：「原來世上深情的人，也不少！」

冷霜梅冷冷地道：「但寡情薄義的男人也不少！娘，爹對你既然矢志不二，爲何他後來又離開你？」

「不久，我便已身懷六甲，斯時剛好扶桑國的武士向中原下戰書，中原九大門派遣了三批高手去，都鎩羽而歸，後來少林和武當的掌門便聯函請郭郎代表中原出戰！」

冷霜梅問道：「爹答應了？」

「是的！」虞雪練道：「我求他待孩子出生之後才去，但他不肯，後來我便威脅他，說假如他去扶桑，便不要再回來找我。」

秦君燕插嘴道：「乾娘爲何要威脅他？可知一位武人若果能代表武林，是一項殊榮！」

虞雪練冷哼道：「我何嘗不知，但扶桑國當時出現了好幾位絕頂高手，我雖然對郭郎有信心，但他一個人獨自東渡，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你教我如何放心得下？何況我腹中已有孩子，我能叫孩子一出世便沒有父親麼？」

秦君燕喃喃地道：「後來他眞的去了？」

「是的，他不顧一切去了……」虞雪練帶點悔意地道：「也是我當時年輕氣盛，他臨走時，將他給我的玉戒指拋回給他，他默默地自地上拾起它，將戒指放在衣袋內，輕嘆道：『原來你也不了解我！』」

虞雪練談到此，又長嘆了一聲，良久才道：「郭郎說這句話，證明他沒完全了解我……他不了解女人第一次要做母親的心情！」

冷霜梅問道：「娘，爹自那之後，便沒有回來過？」

虞雪練搖搖頭：「後來我生下了你之後，氣也消了，日日想念他，又跑到他出海的地方等他……至今猶不知其生死，孩

子，有時連娘也不知道自己對他是愛多於恨，還是恨多於愛，但不管如何，我心中除了他之外，再無其他男人！」

冷霜梅忽然撲入虞雪練懷中，嗚咽道：「娘，您命眞苦！」虞雪練不覺也熱淚長流，秦君燕既替她們高興，也感難過。

半晌虞雪練方推開其女兒，拭淚道：「孩子，你不必急於恢復原姓，好啦，今日暫且說到此爲止，都到外面去，你們先將所學的，使一遍給娘看看！」

當下首先由冷霜梅表演，她學的是虞雪練所授的武功，秦君燕在旁看得目不轉睛，虞雪練看畢，含笑道：「丫頭，你這幾年總算沒把武功丟棄，燕兒，你來吧！」

秦君燕也竭力將所學的，盡量表現出來，虞雪練更喜，道：「燕兒，你進步更快，看來如今乾娘亦未必能打贏你了……」

秦君燕連忙謙虛一番，虞雪練又道：「燕兒是學郭郎的武功，梅兒是隨我學的，但昔日我與郭郎閑暇時，互相切磋，研究將兩人的武功揉合在一起，合創一套合擊之術，可惜未竟全功，他便離開了，不過當時咱們亦已創了二十招，爲娘盡一個月的時間教與你們，未了之志，便待你們去完成！」

自此之後，虞雪練便每日將合擊術傳授與他倆。秦君燕和冷霜梅都是天資敏悟之輩，一個月之後，便把二十招學齊，而且合使起來，亦頗純熟，只是配合上尚未能絲絲入扣。

虞雪練此刻內傷已痊癒，行動如同常人，她先與他倆單打獨鬥，冷霜梅自非其敵，但秦君燕與她對疊二百招，只僅落於下風，虞雪練飛身倒退，喜孜孜地道：「我郭郎有傳人矣！」

「多謝乾娘成全和指點之恩！」

吃過午飯，虞雪練休息一會，又邀他倆練武。「來，如今你們以所學的合擊術跟我周旋！」

秦君燕與冷霜梅刀簫合璧，威力陡增，一開始，便將虞雪練團團圍住，才十五招，虞雪練衣袖已被割穿，秦君燕連忙住手退開，虞雪練喜道：「好好，再來，放手施爲，不用担心！」

虞雪練因爲對他倆的武功十分熟悉，所以再度交鋒，雖然被迫得手忙脚亂，仍可自保，兩人見合擊之術威力如此巨大，都是心花怒放。虞雪練道：「由明日開始，你們二人再練，務求能多創幾招，燕兒，你要努力！」

秦君燕連聲答應，自後三個月苦練，二人才勉强合創了三招，不過秦君燕與冷霜梅的配合起來越得心應手了，而這三個月的苦練，也使他們二人的武功有所進步。

這天黃昏練了武，虞雪練邊拭汗邊說：「你倆還得繼續練習，須知合擊術最重要的是兩人的心意必須合一，你們可知這套合擊術之名稱否？」

秦君燕道：「乾娘一直不提，咱們也不知道！」

虞雪練含笑道：「當日爲娘與郭郎想了很久，終於替它起了個十分適當的名稱，就叫『夫唱婦隨』！」

（未完・十七）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上文提要：

公孫軒帶丁少秋去見姬夫人，說明他的來意，姬夫人心中有鬼，怕丁少秋是來尋衅，故先下毒手，用巫術將他迷倒，醒來困在地室中，幸丁少秋所學的乾天眞氣加上手持寒鐵匕首將鐵門破開，無意中又救出失踪的伯父丁伯超，相偕脫離天南山莊，山下便是鐵衞村，仍是他們的範圍，由公孫軒上前攔截，二人尙未脫險……



武德總堂易主　嶽麓分院尋親

話聲甫落，突聽一個冷峭的婦人聲音接口道：「丁少秋，你確實不該把你大伯父放出來的，因爲丁伯超是武威鏢局的總鏢頭，是他失落了鏢，我囚禁他，就是要他把失落的鏢交出來……」

丁少秋循着話聲看去，只見說話的是一個身穿竹布衣裙的中年婦人，她正是天南莊的姬夫人，丁少秋還依稀認得。另一個青布衣裙的中年婦人，就是向自己問話，手勢、眼神十分詭異的婦人，則是辰州言鳳姑。兩人身後，還伺立了兩個青衣小鬟。

這幾句話的工夫，小街東西兩頭，已被數十名身穿青灰勁裝，手持朴刀的漢子堵住了。

這一情形，丁伯超、丁少秋兩人顯然已落入人家包圍之中。

丁伯超沒待姬夫人說完，突然舌綻春雷，凜然喝道：「住口！當日盛世民前來投保，即是包藏禍心的一項陰謀，你們一面投保，一面又派出高手，在中途襲擊，刦鏢傷人，還把丁某刦持而來，囚禁三年之久，由此可見投保刦鏢，都是你天南莊一手製造出來的，妳還敢誣衊武威鏢局，誣衊丁某？」

繆千里喝道：「丁伯超，你敢如此對夫人說話？」

丁伯超大喝道：「原來你就是當日刦鏢的匪徒之首，哈哈，三年來，丁某對你聲音記憶猶新！」

繆千里伸手朝丁伯超一指，喝道：「你們上去把他拏下了。」

他話聲一落，立即有三四名漢子手持誡刀，舉步朝丁伯超逼了上來。

丁伯超目光如炬，厲聲喝道：「你們還不給我退開，丁某要拏的乃是刦鏢匪徒。」

他這聲凜然大喝，大有威武不屈之勢，把逼上去的四名勁裝漢子腳下微現趦趄！

丁伯超却在這一瞬間右臂揚處，一記「百步神拳」呼然有聲，一團勁氣直向繆千里凌空擊去！這一拳聲勢極盛，丁伯超拳風出手，才知自己這三年來，被幽囚地室，長日坐在木牀上，無心無罣礙的勤練內功，比起從前不知精進了多少。

「百步神拳」堪堪出手，雙足急頓，一道人影隨着縱起，同時也出現了一道雪亮的刀光，矯若天龍，朝繆千里當頭撲去。

繆千里識得厲害，自然不肯和他硬接，身形閃動，接連施展了三式身法，才算避開對方一記「百步神拳」和一招以朴刀使出的劍法「毒龍攫珠」。

他身子堪堪站定，丁伯超也隨着在他面前瀉落，洪笑一聲道：「三年不見，閣下藝技應該精進了不少，怎的不敢和丁某交手了？」

繆千里身爲鐵衞村總領隊，當着姬夫人和手下八十名鐵衞武士，（三年前他是天南莊十八鐵衞武士的領隊，荀吉爲副領隊，三年來，鐵衞武士擴充爲八隊，繆千里升任總領隊，荀吉爲副總領隊）丁伯超這番話，他自然受不了。

聞言濃眉跳動，仰首怒笑道：「丁伯超，敗軍之將不言勇，你好狂的口氣，繆某今晚不把你拏下，就誓不爲人！」

刷的一聲從肩頭撤下太極牌來！

丁伯超切齒道：「那你就來試試！」手中朴刀一轉，就幻起五朵海碗大的刀花，朝前送出。

他雖以朴刀當作劍使，但這一招「梅開五福」，使得極爲自然，若是以長劍使出，反而沒有如此强勁。

繆千里不好再作閃避，口中嘿了一聲，太極牌陡然揚起，由左向右，擁起一片光影，迎着五朵刀花推出。他在這一記「移山塡海」，少說也使出了八成功力，存心和對方硬拚一記，比比雙方內力。

刀、牌交擊，接連响起五聲「噹」「噹」金鐵狂鳴，丁伯超震得手臂隱隱發麻，心中暗道：「這廝內力果然極强，自己若無三年幽囚地室，潛心練功，這一招硬打硬接下來，就得屈居下風了！」

繆千里硬接一招，却被震得心頭狂跳，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也自暗暗吃驚，忖道：「三年前他內力明明不如自己，如今居然還勝自己一籌了！」

兩人在這一招交接之後，業已試出對方實力，自是不敢存輕敵之心。

繆千里眼看對方沒有後退，自己却被震退一步，面上自然有些掛不住，一退即上，洪笑道：「姓丁的，現在該你接我一招了！」

話聲還未說完，太極牌業已「迎風破浪」，呼的一聲，筆直砸去。

丁伯超因當日刦鏢匪徒，就是由此人領的頭，那時對方雖以黑布蒙面，但此人口音自己牢記在心，一下就聽得出來，三年幽囚，心頭積壓了無比的憤怒，如今仇人當前，而且交上了手，自然恨不得一招克敵，對方招式縱然凌厲，豈肯不接？口中大喝一聲，右腕一振，朴刀直豎，使了一招「獨劈天門」，猛向繆千里推來的太極牌上砍去！

這一招如此打法，眞是從未有過之事，刀牌交擊，又响起一聲震懾人心的金鐵狂鳴，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丁伯超手中朴刀刀鋒捲曲，繆千里一方厚重的太極牌中間，也被砍了一條足有四五分深的刀痕！

丁伯超在這一招上，明的是平分秋色，實則是暗佔了上風，因爲以朴刀比劍，自然朴刀較重，但如果以朴刀和太極牌相比，那麼太極牌就要厚重得多了，（朴刀還是輕兵器，太極牌則是外門重兵器）以輕兵器和太極牌硬打硬砸，還能平分秋色，自然是內力勝過對方了。

丁伯超接連兩招都佔了優勢，那還和他客氣？人隨勢上，朴刀連展，刀光飛閃，「武功劍法」源源出手，左手配合劍勢，擊出武功門獨步武林的「百步神拳」，一團又一團的拳風，一來一往，呼嘯盈耳！

繆千里一身功力，和他也僅僅在伯仲之間，眼看丁伯超拳劍齊出，聲勢極盛，他又豈肯示弱，右手太極牌左右開闔，同樣使得呼呼生風，左手化掌，掌面灰黯如墨，他練的竟是「黑沙掌」，此刻也一記接一記的擊出。

雙方都使出了看家本領，兩條人影起落飛旋，此退彼進，搏鬥得十分激烈，一時之間，眞難分得出上下來。

不，他們以快打快，刀光牌影，掌勁拳風，來往如織，互相糾纏，簡直連敵我人影都難以分辨得淸！

丁少秋因大伯父業已出手，對方人多勢衆，心頭自然早有戒備，是以只站在大伯父身後一丈遠處，凝神蓄勢以待！

就在這時候，和姬夫人站在一起的言鳳姑却迎着丁少秋走來，她一張尖瘦臉上流露着微笑，柔聲叫道：「丁少秋！」

丁少秋雖然目注戰圈，但他全神戒備之際，自然也兼顧着身外四周一丈方圓的動靜，耳中聽到有人叫自己名字，尤其聲音入耳，心頭不期而然的起了一絲警兆！（他練的是道家「乾天眞氣」，外邪不侵）忍不住轉臉看去。

他縱然不認識言鳳姑，但今晚這青衣婦人曾問過自己的話，自然記得，目光投去，只覺她臉上笑意甚濃，却笑得十分詭異，尤其她一雙眼睛中，閃着深邃而詭祕的神光。

試想丁少秋在中了他們迷香之後，對言鳳姑的巫術（攝心術），還能及時警覺，此時他早就運起「乾天眞氣」，那會被妳巫術所迷？聞言冷然道：「妳叫我有什麼事？」

言鳳姑臉上笑意更濃，眼中閃爍的神光更深邃，更奇幻莫測，一直走到丁小秋身前八尺來遠，才柔聲道：「丁小秋，這裏不關你的事，你可以走了。」

她話聲雖柔，却有着一種命令的口吻，會使你在潛意識中，好像非聽她的不可！

但這是指一般人而言，丁小秋心神寧靜如恒，絲毫不受她的影响，依然冷然問道：「怎麼會不關在下的事？」

言鳳姑聽得一怔，他問出這句話來，豈非自己施展的巫術，還不能控制對方心神？但言鳳姑心裏篤定得很，凡是意志堅强的人，對他施展巫術之初，都未必就範，但只要你目光看着她，或者問出話來，她和你多說上幾句，就不怕你不墮入術中。

言鳳姑依然含笑道：「你不是找你爺爺來的嗎？」

丁小秋點頭道：「是。」

言鳳姑心中暗喜，一面說道：「那你就該快去找你爺爺了。」

丁小秋道：「你可知他是在下的大伯父嗎？」

言鳳姑左手揚起，食中二指在他面前晃動之下，說道：「知道，但丁伯超和你不同……」

她儘量找話題和他說着。

丁小秋道：「如今不同？」

言鳳姑道：「你剛下山，自該先去找你爺爺，丁伯超監守自盜，吞沒了姬夫人託保的鏢，自然要把他拏下，非讓他交出鏢來不可，所以你可以走了，他不能走，現在你明白了嗎？」

丁少秋看她在說話之時，忽而臉上流露詭笑，忽而眼中神光變幻不定，忽而又舉手在自己面前晃動，似是有意吸引自己注意一般，心中暗暗忖道：「她這般舉動，莫非又在暗中使迷藥了？」一念及此，不覺目光一注，冷然喝道：「妳又在使什麼詭計了？」

他目光這一注，神光暴射，精芒如電

，言鳳姑猛吃一驚，急忙收回凝視着他的目光，脚下也趕緊疾退了兩步，駭然道：「你練的是什麼功夫？」

據她所知，普天之下只有練離火門三陽神功的人，才不懼攝心巫術，她怎知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還要勝過離火門的三陽神功呢！

施展攝心巫術，必須全神貫注，把對方的意志，漸漸引入歧途，才能接受施術的人的控制，但如果在施術之時，不能控制對方意志，遭到反擊，就會傷害到施術的人，這和你以掌力劈擊敵人之時，被敵人內力反震一樣。

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專破一切旁門陰功，只是他初學乍練，和對敵經驗不足，才沒有施以反擊。

丁少秋大笑道：「妳黔驢技窮了吧？」

言鳳姑臉色倏沉，冷峭的道：「姓丁的小子，你少張狂，少看老娘會收拾不了你？」

話聲出口，人已隨着直欺而上，左手先揚，伸手食中二指朝丁少秋兩眼之間輕輕晃動，右手突出，狀若雞爪，比閃電還快朝丁小秋左肋間三處要穴抓來！

這一記，她左手使的依然是巫術手法，（就像如今的催眠術）旨在引人注意，抓出的右手，才是她眞正的目的，乘機拏人。

丁少秋早就注意着她，這時驟見她欺來，出手就抓，心中也不期有些緊張，他沒有和人動手的經驗，看人家出手，每一式都好像十分凌厲，匆忙之間，雙肩一晃，就閃了開去。

言鳳姑在辰州言門中，可算得是前幾名的高手。辰州言門，雖然只是江湖上一個小門派，但一向以正派自居。

言鳳姑三十九歲死了丈夫，就和排教一名柁主姘居。辰州言門既以正派自居，自是瞧不起旁門左道的排教，對言鳳姑此舉自然也深感不齒。

言鳳姑一怒之下，就投到早年手帕交姬夫人這裏，成爲姬夫人的心腹。

這時眼看丁少秋從自己一記擒拿手下閃出，那還和他客氣，雙手疾發，宛如亂彈琵琶，使的正是言門七十二琵琶手，專取敵人七十二處穴道，突穴截脉，快速凌厲，使人目不暇給！

丁少秋被她逼得着着後退，一連退了四五步之後，才轉身亮掌，雙手揚處，施展開「白鶴掌法」，一路和她對拆下去。

直到十數招以後，方始發現人家攻勢雖然快速凌厲，以自己所學，已足可應付，不必心存怯意，一念及此，但覺胆氣爲之一壯，舉手投足，就不再有縛手縛脚之感，「白鶴掌法」中一掌一爪，也頓覺靈活，立時把言鳳姑的一輪攻擊壓了下去。

言鳳姑那會把一個白鶴門的門人放在眼裏？但經過這一陣纏鬬，發覺丁少秋在初交手之際，掌法拳路顯然十分生疏，經過這十數招下來，比方才運用靈活多了！這小子竟然利用自己給他喂招，言鳳姑這一怒之下口中冷嘿一聲，左手突出，刹那之間，整隻手掌紅如硃砂，閃電朝丁小秋當胸印去。

辰州言門馳譽武林的「硃砂掌」，擊中人身，外傷較輕，內傷較重，是一種純以陽剛內勁傷內腑的掌力！

丁少秋從未聽過「硃砂掌」這類名稱，乍見對方手掌一片硃紅，朝自己當胸拍來，心頭不由暗暗吃驚，不敢和她硬接，急忙吸氣後退。

言鳳姑使出「硃砂掌」來，豈容你退避，左右很快跨上一步，左手原式不變，追擊而上。

丁少秋被逼得又後退了一步，這一步已經退到牆下。

言鳳姑冷冷一笑道：「姓丁的小子，看你還退到那裏去？」

隨着話聲，如影隨形般逼了上來，一隻硃紅刺目的手掌，距離丁少秋前胸只不過四五尺光景了！

丁少秋退無可退，聞言不覺氣道：「在下接你一掌又有何妨？」右手一抬，果然迎着言鳳姑「硃砂掌」推出。

這是他少年氣盛，才會經不起人家一激，就要和人家硬碰，老江湖絕不如此衝動。

言鳳姑還在暗暗冷笑：「好小子，你是不要命了！」

雙手掌勢一推一拒，何等快速，但聽「蓬」的一聲，雙掌乍接，言鳳姑一個人就像稻草人一般，呼的一聲，被凌空摔出去一丈多遠，才藉着千斤墬身法，落到地上，依然站立不穩，雙脚左右支撐，又後退了兩步，方拿住樁，一張雙顴突起的寡婦臉上，色如白紙，呼吸急促，氣血翻騰，只差沒有吐出血來！

姬夫人見狀大吃一驚，急忙問道：「言大姐，妳怎麼了？」

言鳳姑緩緩納了口氣，發覺並未受傷，這就說道：「還好，沒什麼。」

丁少秋是被逼出手的，他沒想到自己居然不懼「硃砂掌」，還把言鳳姑震飛出去，心頭方是一怔，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有如此驚人的掌力。

在這同時，丁伯超和繆千里已經力拚了六七十招，朴刀和太極牌兩件兵刃上攻守兼顧，各展奇招，始終相持不下。繆千里左手使出的「黑沙掌」遇上丁伯超左手使出的「百步神掌」也各具威力，你使出來了，他也不肯退讓，成爲兵刃以外的拚力一搏。

這樣的拚搏，兩人幾乎是全力以赴，當然不能維持得很久，在打到六七十招之際，但聽接連响起五聲蓬蓬大震，兩條人影倏然分開！

繆千里登登的連退了四步，上身搖晃，大有站立不住之勢，右手太極牌「噹」的一聲跌墮在地！

早有荀吉指揮着兩名勁裝漢子奔上前去，把他扶住。

丁伯超同樣被震得後退了三步，但他因這三年被幽囚地室，終日盤膝練功，內功增強甚多，站定下來，深深納了口氣，就把浮動的氣機壓制下去。

丁少秋也在此時，閃身而上，關切的道：「大伯父，你沒事吧？」

丁伯超右手朴刀一掂，笑道：「沒事，咱……」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聽公孫軒大笑一聲道：「丁總鏢頭，識時務者爲俊傑，你總看得出來，你們强煞也只有兩個人，

不說還有夫人，言大娘和兄弟等人在這裏，就憑天南莊的鐵衞隊，共有九十八人之多，都是久經訓練的勁旅，憑你們兩個人也休想硬闖得出去，依兄弟相勸，還是放下兵刃，束手就縛的好。」

丁伯超心頭憤怒已極，大喝一聲道：「丁某和你們拚了，你們鐵衞隊人數雖多，要想勝得丁某，把咱們兩人擒下，至少也要付出慘重代價，傷亡過半，不信你要他們上來試試？」

荀吉喝道：「丁伯超！公孫總管好言相勸，你以爲咱們不能把你拏下嗎？」

丁伯超凜然而立，右手握刀，左手突然振臂一拳，凌空直擊過去，喝道：「姓荀的，你是什麼東西？」

他和荀吉相距足有兩丈來遠，但這一記「百步神拳」，却呼然有聲，一團無形勁力，直朝荀吉迎面撞去。

荀吉做夢也沒想到丁伯超的「百步神拳」，竟然打出兩丈以外，心頭猛然一驚，急急向橫閃出，才避開這一擊之勢！

（百步神拳，名雖稱爲百步，實則和少林劈空掌，形意門劈掌、炮拳相類似，視個人修爲內勁，大概可以劈擊出一二丈遠近，如果練到上乘境界，就能擊出三丈以外，那已是絕無僅有了）。

丁少秋眼看大伯父一記「百步神拳」竟能打出兩丈以外，一時見獵心喜，也想出手試試，心念一動，左手抬處，揚手一拳朝堪堪閃開而出的荀吉搗去。

他使的雖是武功門的一記「百步神拳」，但他練的却是「乾天眞氣」，一團拳風出手如同有物，轟然有聲，凌空撞擊出去。

差幸荀吉對敵經驗豐富，聽風辨位，再聽出這聲拳風，聲音不對，匆忙之間，再次旋身向旁閃出！

還算他見機得快，身形剛剛閃出，拳風擊在他站立之處，地上發出蓬然一聲大響，塵土飛揚，一丈方圓幾乎看不清景物，直等塵埃落定，地上出現了一個斗大的土窟，足有尺許來深，那是被拳風擊中後留下來的痕跡！

這下直看得姬夫人等人莫不悚然動容！

丁伯超睁大雙目，喜形於色道：「少秋，這一記百步神拳是你發的？」

丁少秋點點頭道：「是的。」

丁伯超大笑道：「好極，少秋，你祖父和師伯祖（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練了幾十年百步神拳，也無法練到拳力擊出三丈以外，你眞是咱們丁家的千里駒。」

說到這裏，忽然壓低聲說道：「這樣就好，對方人數衆多，咱們只有兩個人，如果他們給咱們來個車輪戰，一點休息的機會都沒有，豈不要把咱們活活累死？如何還能突圍而出？如今你這一拳暫時可以把他們震懾住了，咱們也可以稍作休息，只要有人衝過來，就不妨給他們一拳。」

丁少秋道：「但我們如何衝得出去呢？」

丁伯超道：「咱們先歇憩一回，慢慢的再想法子。」

他說的沒錯，經過丁伯超、丁少秋每人擊出一記「百步神拳」之後，對方果然不敢再逼近過來，只是遠遠的堵在小街東西兩頭三丈以外。

，就在此時，丁少秋忽然聽到左首一道門內，似有異聲，正待轉身喝問！

耳中聽到一聲極輕的「噓聲」，接着有人把木門輕輕推開了一條縫，飛射出一點白影，朝自己投來！

丁少秋左手一抄，便已接到手中，只覺入手甚輕，似是一個紙團，急忙打了開來，那是一張小紙條，上面用眉筆寫了一行潦草的小字：「待回你只要把我拏住，就可出去，切切爲要」。

下面並沒有具名，但只要看這一行字的筆迹，就像出之於一個姑娘家的手筆。

丁少秋心中暗道：「莫非這丢紙團給自己的，會是姬青萍不成？」

丁伯超看他低頭看着手中一張小紙條出神，不覺問道：「少秋，你在看什麼？」

丁少秋走近大伯父身邊，低聲道：「剛才有人丢一個小紙團給侄兒，他說待回要侄兒把他拏住，我們就可以出去了。」

說着就把手中小紙條遞了過去。

丁伯超只看了一眼，偏臉問道：「這是什麼人寫的？」

丁少秋臉上一紅，說道：「侄兒也不能確定，想來這人很可能是姬夫人的女兒……」

話還未說完，牆頭上紫影一閃，翩然飛落一條嬌小人影，口中喝道：「好哇，丁少秋，原來你到天南莊是救人來的，我還把你當作朋友，你却拿話騙人，你這小賊，看劍！」

喝聲中，一道銀虹閃電般朝丁少秋刺來。這人聲音嬌脆，但說得又氣又急，直像一股旋風！

站在小街東首的姬夫人驟見女兒從牆頭飛落，就揮劍朝丁少秋撲攻過去，心頭不由大吃一驚，急忙叫道：「萍兒，快過來。」

姬青萍只作沒有聽見，她出手一劍被丁少秋閃開，手中長劍連揮，依然急撲猛攻，朝丁少秋欺去。

公孫軒眼看大小姐不聽夫人叫喚，只是奮不顧身的揮劍朝丁少秋攻去，他心裏明白，這位大小姐敢情對丁少秋動了眞情，後來聽說丁少秋是救人來的，那麼他中午和大小姐說的話，豈不全是謊言了？

一個少女第一次對這個人動了情，但他說的全是謊言，心頭自然會十分氣惱，所謂由愛成恨，才要找丁少秋算帳，但她怎麼會是丁少秋的對手？

他這一想法，也未嘗不對，心念轉動之際，人已猛吸一口眞氣，雙足急頓，一道人影凌空電射過去。

和他差不多同時縱身撲起的還有副總領隊荀吉，他也是怕大小姐有失，才趕過去的，兩條人影一先一後，宛如浮矢掠空，朝丁少秋、姬青萍兩人激射過去。

丁伯超看到兩人掠空射過來，口中大喝一聲：「你們給我站住！」

左手抬處，一記「百步神拳」朝前面一人（公孫軒）凌空擊去，右手朴刀直豎，一記「獨劈天門」，朝後面一人（荀吉）迎劈過去。

再說姬青萍第一劍刺出，丁少秋閃動身形，避了開去，她長劍連揮，跟着欺身而上，一面低聲道：「丁大哥，你在第三

招上，務要把我挐住，我娘才會投鼠忌器，讓你們離去，不然，只要他們發動攻勢，你們就無法脫身了！」

丁少秋旋身避開劍勢，一面爲難的道：「這樣不大好吧？」

姬青萍嗔道：「你這人，這是什麼時候，還婆婆媽媽的……」

他們說話之時，公孫軒身在空中，挺身一側，避開丁伯超一記拳風，疾然瀉落，敞笑道：「丁伯超，你也接我一掌！」揮手拍出一記劈空掌。

荀吉和他不過稍稍落後，這時也飛身落到丁伯超右側，正待朝丁少秋掠去。

丁伯超口中發出一聲大喝，左拳一收再發，截着公孫軒的劈空掌擊出，右手朴刀使了一招「秋水橫舟」，一道刀光却朝荀吉橫掃過去，攔住對方去路。

荀吉沉哼一聲，一柄鐵手從身邊疾撩而出。

這一招上，三人幾乎都用上了全力，丁伯超以一敵二，以拳擊掌，以朴刀接鐵手，但聽蓬然一聲大震之後，又响起一聲金鐵狂鳴，三個人各自被震得脚下浮動，後退了一步。

這時另有一道人影，繼公孫軒、荀吉兩人之後，劃空飛射過去，那是姬夫人！

就在丁伯超、荀吉兩人一招硬拚之際，姬青萍身形一側，一隻左腕悄悄朝丁少秋遞了過來，低聲焦急的道：「我娘來了，你還不快抓住我，叫他們退回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丁少秋眼看大伯父和兩人力拚了一招，也僅能在一時之間擋住兩人，不讓他們衝過來，姬夫人果然也已縱身飛撲而來，情勢對自己兩人十分不利，只得伸手輕輕扣住姬青萍玉腕，低聲道：「謝謝妳。」

姬青萍上身靠近過來去，壓低聲音道：「你快大笑一聲，要他們住手！」

丁少秋抓着姬青萍玉腕，臉上微微發赧，依着她的話，發出一聲大笑，喝道：「公孫總管，姓荀的，你們可以住手了！」

姬青萍在他說話的時候，故意尖叫一聲，叱道：「快放開我！」

一面又低聲道：「你要假裝點我穴道！」

丁少秋道：「姑娘稍安毋躁！」

右手在她肩頭裝樣的拂了一下。

姬夫人瀉落當場，她女兒已被丁少秋扣着腕脉，公孫軒和荀吉也在此時一起住手，後退了一步。

姬夫人鉄青着臉喝道：「丁少秋，你還不放開我女兒？」

丁少秋道：「在下不會傷害令媛的，你們先退到三丈以外去。」

姬夫人冷峭的哼了一聲道：「你敢傷了我的女兒一根頭髮，我就要你們橫屍當場！」

丁伯超看過姬青萍的小字條，再看姬青萍年齡和少秋相仿，心中不禁有些明白。他身爲武威鏢局總鏢頭，自然不願意用這種手段脫身，但此時此地，對方人多勢衆，要想突圍，實在別無良策。

再說鏢局失鏢之後，三年來不知如何處理了這趟失鏢事件？只要看老父親把丁家莊都抵給了人家，顯然這一事件，對武功門的打擊十分嚴重，除了自己，沒有個人知道這趟失鏢事件的眞相，由此可見自己責任重大，就不能顧這點小節了。

這一番話，原本只是他目光一瞥間的事，聞言大笑一聲道：「姬夫人，令媛落到咱們手中，丁某勸妳還是先退到三丈外去，免得雙方各走極端。」

姬夫人眼看女兒被丁少秋點了穴道，冷冷的道：「你們要待怎的？」

丁伯超道：「這個等三位退出去了再說不遲！」

姬夫人只此一女，自是投鼠忌器，轉身冷聲道：「公孫總管，咱們就退到三丈外去。」

說完，當先往後退去，公孫軒、荀吉也跟着退到三丈以外。

姬青萍側過身，悄聲道：「現在你要副總領隊荀吉把這條小街西首的鐵衞武士撤開去。」

（總領隊繆千里剛才和丁伯超連拚十數招內力，傷得不輕）

丁少秋依然大聲道：「姓荀的，你把西首的鐵衞武士撤開去。」

荀吉自然不敢作主，挐眼朝總管看去。

公孫軒朗聲道：「丁少俠要荀副總領隊撤開圍着西首的鐵衞武士，自然要從西首離去了，撤開鐵衞武士，自無問題，但少俠什麼時候放大小姐呢？」

姬青萍忙以極低聲音說道：「快說，你們人多勢衆，很難使我相信，所以只好請姬姑娘送咱們一程，到了田心，我自會放她。」（田心是地名，在大行山西首）

丁少秋依照她的話說道：「你們用迷香把我迷倒，囚禁地室，因此我對你們已不敢相信，只好請姬姑娘送咱們一程，到了田心，我自會放她。」

公孫軒道：「丁小俠不肯見信，也是人之常情，但咱們又如何信得過丁少俠呢？」

丁少秋道：「姬姑娘在我手裏，你們就是信不過我，也只好相信一次了，不過在下可以保証，絕不會傷到姬姑娘一根頭髮。」

姬夫人終因女兒落在人家手裏，無法可施，冷冷的道：「荀副總領隊，要西首的武士撤開，讓他們去。」

荀吉連忙應了聲是，右手從袖中取出一面紅色三角小旗，凌空展了兩展。

圍堵在小街西首的鐵衞武士，一共有四個隊，早就列陣以待，此時看到荀吉的旗號，立即由四座森森刀陣，變成四支隊伍，迅速後退，只要看他們陣形變化迅速，動作劃一，顯見平日訓練有素了！

公孫軒等鐵衞武士退下，就抬抬右手，大聲道：「丁少俠，你們可以請了，但希望你言而有信，到了田心，就釋放大小姐回來。」

丁少秋一手握着姬青萍的手腕，說道：「大伯父，你走在前面。」

丁伯超含笑道：「你有人質在手，應該走在前面，由大伯父替你斷後才對。」

丁少秋道：「姬姑娘委屈妳了，我們走吧！」

他依然握着姬青萍的玉腕，和她平肩向小街西首行去。

丁伯超手持朴刀緊跟在兩人身後，全神戒備，一路走去。對方鐵衞武士果然撤開去了，一路上一個也不見，敢情姬夫人投鼠忌器，並未採取行動，因此一路上也沒有人攔截。

出了丁家村，沒有多遠，就是一條大路了。（這是山麓間較闊的大路，並不是官道大路）

丁少秋要待放手，姬青萍低聲道：「你還是扣着我手腕走路，這一帶經常有公孫總管的手下隱身監視路上動靜，若是被他們看見了，就會去告訴娘，我豈不是變成吃裏扒外了？」

丁少秋道：「那我只好扣着不放了。」

姬青萍幽幽的道：「你只管扣着走好了，我不會怪你的。」

丁少秋感激的道：「妳救了大伯父和我，這份盛情，我不知怎樣謝謝妳才好。」

姬青萍偏過頭來望着他，笑了笑道：「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小妹，還要說謝嗎？」

丁少秋被說得大為尷尬，大伯父就在後面，她這話給大伯父聽到了多不好意思？他偷偷回頭瞧去，原來大伯父和自己兩人還差了一丈來遠，那就不會聽到她說的話了。

很明顯這是大伯父有意落後的了，一時之間，俊臉不禁為之一紅，就不好意思再說話了。

姬青萍等於是和丁少秋送別，由他握着自己的手，並肩同行，心裏有着說不出的甜意，最好這樣一直走下去，從丁家村到田心，不過三里來遠，在她來說，當真嫌它太近了！

田心終於到了，丁少秋只好放開姬青萍的手，低低的道：「妹子，謝謝妳。」

這句話，他說得極輕，只有姬青萍才聽得到。

姬青萍一雙秋波盯着丁少秋臉上，也低低的道：「丁大哥，你多保重。」

話未說完，黑白分明的眼睛中，隱隱起了一層霧水，她不意思讓丁伯超看到，趕緊別過頭去。

丁伯超走到兩人身邊，低聲道：「他們有人跟下來了，姬姑娘謝謝妳，妳回去吧！」

丁少秋回頭看去，來路上果然有一條人影，遠遠跟了下來，那是總管公孫軒。

姬青萍催道：「丁總鏢頭、丁少俠你們快些走吧！」

丁伯超點頭道：「不錯，少秋，咱們走吧！」

丁少秋看了姬青萍一眼，才跟着大伯父朝大路上奔去，一面問道：「大伯父，我們到那裏去呢？」

丁伯超道：「這裏離雷嶺不遠，咱們先上武德堂去。」

武德堂，就是武功門的掌門總堂所在，巍峨房舍，立在雷峯山麓，前面一片廣大的草坪，圍以古木，形勢極為壯觀！這是武功門發祥之地，建派迄今，已有三百年歷史。

丁伯超帶着丁少秋趕到雷峯脚下，走完一條半里來長松柏夾道的山徑，踏上綠草如茵的廣場，才走了幾步，就發現情形有些不對！

那是因為廣場上三三兩兩在走動的人，都是身穿青灰道裝的年輕道人！

武德堂是武功門的總堂，武功門是俗家人，不是道家，白鶴門才是道家，如今武德堂的廣場上，來往的盡是年輕的道人，豈不顯得有些反常？

就在兩人穿行廣場之際，已有兩個年紀稍長的道人迎面走了過來，其中一個打着稽首問道：「二位施主光臨寒山，不知有何貴幹？」

這話聽得丁伯超不期一怔，若非自己從小走慣這條山徑，熟得不能再熟，眞會懷疑自己走錯了地方。

有人迎面擋住去路，自然只好停下步來。丁伯超打量着這兩個道人，抱抱拳，問道：「二位道兄是那一門派的人？」

左邊一個道：「貧道是嶽麓觀門下道善。」

丁伯超道：「但這裏是雷峯武德堂……」

「沒錯。」左道人點着頭道：「只是早就改為嶽麓觀分院了。」

「你說什麼？」

丁伯超幾乎不敢相信本門根本重地，會變成嶽麓觀分院，接着問道：「這裏會是嶽麓觀的分院？那麼武功門呢？」

右首道人冷冷的道：「咱們只知道這裏是嶽麓觀的分院，旁的咱們不知道。」

丁伯超抱拳道：「在下想見見你們觀主，勞煩二位道兄可否給在下通報聲。」

左首道人打量着丁伯超兩人問道：「施主尊姓大名如何稱呼？」

丁伯超道：「在下丁伯超。」

右首道人問道：「那裏來的？」

丁伯超道：「在下武功門下。」

「江湖上幾時還有武功門？」

左首道人微哂道：「好吧，你們兩個且請稍待。」

說完，朝右首道人使了個眼色，轉身往前行去。

右首道人朝丁伯超抬抬手道：「二位請隨貧道來。」舉步就走。

丁伯超只好跟着他走去，不消一回工夫，便已越過廣場，來至一幢高大的門樓前面。

這一刹那間，丁伯超不禁變了臉色！

那是因為這座門樓前面，本來高懸着「武德堂」的一方橫匾，業已不見，如今卻換了一方「嶽麓觀分院」的橫額！

武功門屹立江湖已有三百年之久，眞沒想到三年工夫，竟然蒼海桑田，會有如此大的變化！

右首道人領着兩人走近階前，便自停下步來，回頭說道：「你們就在這裏等一回，沒有觀主召見，就不能再進去了。」

丁伯超忍着一肚子氣，只哼了一聲，就和丁少秋一起站停下來。

這樣足足等了一盞茶的光景，才見一個頭椎道髻，身穿青布道袍的馬臉中年道人，一手持着一柄拂塵，施施然從門中走出。

他身後緊緊隨着方才進去通報的左首道人，由此推測，這青袍道人敢情就是嶽麓觀主了。

那青袍道人跨出門口，就在階上站停，目光一掠丁伯超兩人，大不剌剌回過頭去，問道：「道善，那一個是丁伯超丁施主？」

左首道人連忙躬身道：「年紀大的一個就是求見觀主的丁伯超丁施主。」

丁伯超連忙抱拳道：「在下丁伯超，這位大概就是觀主了？」

青袍道人嘿然道：「貧道白靈風，忝為本處分院院主，觀主因有貴客在座，不克親自出迎，才要貧道出來詢問丁施主，求見觀主不知有何貴幹？」

說了半天，他只是這裏的分院主。

丁伯超道：「在下求見觀主，如今見到了白分院主也是一樣。」

「啊，啊，啊啊！」

白靈風方才還大不剌剌的模樣，如今聽丁伯超說出見到他和見到觀主也是一樣，這句話聽得他極為受用，一張滿佈直紋的馬臉上不期然出了幾條極難得的笑意，說道：「丁施主好說，觀主原是貧道的師兄，貧道原是嶽麓觀的副觀主，這裏雖屬分院，也總是成了局面。」

丁伯超道：「在下想跟白分院主請教……」

「不用客氣！」白靈風稽首道：「丁施主請說。」

「在下那就直說了。」

丁伯超道：「在下此次原是晉謁敝門掌門人來的，沒想到敝門武德堂竟爾易手，變成了嶽麓觀的分院，在下至感驚異，是以想求見觀主，問問此中原委，不知白分院主可否賜告？」

白靈風聽得不由一呆，說道：「這個貧道就不清楚了！」

他望了丁伯超，馬臉上擠出一絲歉意，續道：「貧道只是奉觀主之命，率領一批門下弟子，前來主持分院，如此而已，丁施主這一問題，只怕要問觀主才行。」

「丁施主要問什麼，貧道已經出來了！」

大門內傳出一個尖沙的聲音，接着就見一道一俗從門內並肩走出。

那老道年約六旬，個子瘦小、尖瘦臉、頦下留着疎朗朗的一把黃髭，穿一件青灰道袍，腰懸長劍，手持拂塵，一臉俱是老奸巨猾之色，正是嶽麓觀主常清風。

另一個身材高大、紅臉禿頂、濃眉鷂目，和一部垂胸蒼髯，則是南天一鵰盛世民。

丁伯超不認識兩人，朝瘦小老道人抱拳道：「這位大概是嶽麓觀主了？」

常清風左手小指掛著塵拂，稽首道：「貧道正是常清風，不知丁施主要問什麼？貧道知無不言。」

丁伯超道：「武德堂是敝門的總堂，不知如何易手，成為貴觀的分院，常觀主可否見告嗎？」

常清風大笑一聲道：「丁施主既然見詢，貧道只好直說了，此事可以說全由丁施主一手造成的。」

丁伯超早已想到武德堂的易手，一定和失鏢之事有關，所以非要找嶽麓觀主問個清楚不可。但他心中雖是這樣猜想，總究沒有完全證實，如今聽常清風這一說，證明果然和失鏢有關，心頭自然十分激動，武功門三百年來的基業，竟然毀在自己手裏，自己當眞成為武功門的千古罪人！

一念及此，迫不及待的道：「常觀主可否說得明白一點？」

常清風皮笑肉不笑的乾嘿了兩聲，才道：「丁施主押鏢失蹤，武威鏢局是武功門開的，百萬兩鉅款自然該由武功門償還，這片山就抵給了天南莊，事情就是這樣。」

丁伯超道：「這麼說嶽麓觀是屬於天南莊的了？」

「那倒不是。」常清風詭笑道：「這片山乃是姬夫人捐贈給敝觀的。」

「很好。」丁伯超略為抱拳道：「丁某告辭。」

常清風連忙擺了下手道：「丁施主慢點走。」

丁伯超腳下一停，說道：「常觀主還有什麼見教？」

常清風看了兩人一眼，陰惻惻笑道：「丁施主可是從天南莊來的嗎？」

丁伯超道：「是又如何？」

「哈哈！這就對了！」

常清風尖笑一聲道：「方才貧道接到天南莊的飛鴿傳書，說二位劫持姬大小姐，要貧道協助，把你們二人等拿下，丁施主大概不甘束手就縛吧？」

丁伯超怒笑一聲道：「想不到嶽麓觀果然和天南莊沆瀣一氣！」

丁少秋道：「大伯父，站在他身邊的就是天南莊的南天一鵰盛世民。」

盛世民大笑道：「小子，你還認識老夫！」

常清風道：「看來丁施主二位不到黃河心不死，還想頑抗了？」

丁伯超傲然道：「不錯，在勝負未分之前，常觀主這頑抗二字，似乎下得太早了。」

「一點不早。」常清風陰笑道：「丁施主不妨回頭看看，你們兩個今天還能插翅飛得走嗎？」

丁伯超退後兩步，回頭看去，但見廣場南首，不知何時，已有數十名青衣武士，像雁翅般排開，中間站着姬夫人，左首言鳳姑、右首公孫軒。廣場左右兩邊，則是方才攔着自己的兩個青衣道人各率十幾名年輕道人，同樣仗劍列陣以待！

這一陣仗，已把兩人圍困在廣場之中，情勢比方才在丁家村小街上更見險惡！顯然，方才他們故意拖延時光，就是為了姬夫人還沒趕到，佈置尚未就緒！

「哈哈！」丁伯超仰首向天，發出一聲蒼勁的長笑，說道：「很好，常清風，你用心佈置了半天，原來也只有這點陣仗！」

話聲一落，神色安祥的一手攙着丁少秋的手，又後退了幾步，才轉過身去，手中朴刀朝姬夫人一指，說道：「少秋，你記住了，三年前盛世民以一盒價值百萬的珍珠要大伯父從南昌送往長沙，但他妹子姬夫人却派了十幾個蒙面人在江西、湖南交界的東峯界劫鏢，還把大伯父擒去，在地室囚了三年之久。

「直到今天，大伯父才知道劫鏢匪徒中為首一人，就是天南莊鐵衛總領隊繆千甲，後來還有一個左手使用拂塵，纏住大

伯父長劍，右手連點我三處大穴的，竟然會是嶽麓觀主常清風，你突圍出去，務必把大伯父這話，轉稟爺爺和掌門師祖，把天南莊這一件毒辣陰謀，公諸於世，咱們才能收回武德堂，收回丁家莊，你要牢牢記住了。」

一面又壓低聲音說道：「待回，一有機會，你務必突圍而出。」

他自知以目前的這份陣仗，自己兩人絕難突圍而出，他決心選擇最好的機會，拚將一死也要把少秋送出去，才會有這番叮囑。

丁少秋點着頭道：「侄兒記住了。」

常清風厲笑道：「丁伯超，可惜你這番心思白費了，今日之局，還會讓你們兩個人中有一個漏網的嗎？」

丁伯超咬牙切齒的道：「常清風，丁某今日第一個饒你不得。」

既然遲早要動手，自是先下手爲强，喝聲未落，人已一欺而上，右手朴刀「逢山開路」，刀光如練，直射對方心窩，等到欺近之際，左手緊握的拳頭又是一記「百步神拳」朝常清風迎面直搗過去。

這一劍一拳，因積憤在胸，全力而發，勢道自然十分凌厲。

常清風沒想到他會猝然出手，一時之間幾乎封架閃避都感不易，匆忙中左手拂塵使了一招「錦絲纏腕」，迎着對方劍勢向外拂出，身形却跟着向左旋出，閃避迎面而來的一記拳風。

朴刀封開了，拳風也閃避開去，但因丁伯超這記「百步神拳」相距極近，拳風壯闊，常清風起步較遲，縱然避開了正面拳勢，依然被拳風掃中右肩，火辣辣生痛！

心頭不禁大怒，疾退兩步，嗆的一聲，抽出長劍，厲聲：「丁伯超，你也接貧道一劍……」

那知丁伯超看他向左旋出，左手又是「百步神拳」跟蹤擊去。

常清風話未說完，陡覺勁風如濤，業已撞到身前，心頭極怒，右腕一振，劍使「迎風破浪」，向空連劈三劍，幻起一片劍光，迎着拳風推出。

這一劍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全力一擊，劍光和拳風乍接，但聽一聲鏘然劍鳴，丁伯超的一記「百步神拳」雖然被他硬行接了下來，但一個人也被震得脚下浮動，往後退出了一大步。

這下可把常清風震得心頭大感驚異，暗暗忖道：「丁伯超本是自己手下敗將，如以這記百步神拳來說，他內力竟然還强過自己了？」

丁伯超一擊得手，那還容他有出手的機會，一言不發，身形一晃，緊跟上去，手中朴刀驟然一緊，一口氣連劈帶刺，攻出了五招！

這五招，眞如電馳雷奔，把武功劍法中最凌厲的招式都使了出來，大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對方立劈刀下，才算稱心！

但嶽麓觀主常清風又豈是等閒人物？方才只是驟不及防，才被你搶去先機，這回長劍出匣，丁伯超急攻過來之時，左手拂塵輕颺，引身斜退了三步，立還顏色，長劍豎劈斜刺，接連還擊了三劍。

就在兩人動手之初，南天一鵰盛世民如炬目光一下轉到丁少秋的臉上，沉聲道：「丁少秋！來，老夫伸量伸量你的劍法。」

他明明看到丁少秋手上並沒有劍，喝聲出口，人如電奔，突然欺了過來，長劍飛閃，三點流動寒芒，疾朝丁少秋前胸三處大穴點到。

丁少秋手無寸鐵，不覺駭然後退。

但南天一鵰一經出手，豈容你後退就能躲閃得了？口中沉嘿一聲，舉步逼上，劍勢動若靈蛇，閃電刺到。

丁少秋只好展開避劍身法，東躲西閃，趨避對方一輪快攻。

南天一鵰盛世民三年前被丁少秋從劍尖射出的劍氣高空擊落，雖然不曾負傷，但三年來一直耿耿於心，總覺面上無光。

此刻雙方動上了手，自然要全力以赴，恨不得一劍穿心，把丁少秋殺了，但經過這一陣仗，他少說也發了十七八劍，而且這十七八劍也無一招不是「天南劍法」的殺着，竟然記記都是擦身而過，連對方衣角都沒有刺上一點！

一念及此，三年來積存在心頭的一點怯意，立時盡消，也立意非把他劈在劍下不可，右手加緊發劍，左手五指一攏，鵰手也隨着出擊，記記都啄向丁少秋的要害大穴。

（未完・六）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金鈴龍陣困高手　牟珠聘禮換奇招

上文提要： 青城山主懷疑兒媳林淑華不守婦道，和她的師兄有男女私情，使自己的兒子離家出走，下落不明，用青城山律例，將她綁在柱子上，昇起一堆烈火想將兒媳處死，女孫慕小寰跪在地上求情，山主一意孤行，展雲龍看事情難勸阻，冒着生命危險搶救，山主認爲破壞山規要截殺展雲龍，突然出現一藍衫蒙面人橫劍向山主求情……

蒙面人冷冷地道：「你敢動一動，我立取你的命。」

吳忠發出一聲驚呼，身上衣衫已被削下三塊，他神色大變，沒想到對方劍術之神妙，是生平所僅見。

蒙面人一收即退，身形躍起，搶到林淑華的面前，揮劍將繩索斬斷，落在慕小寰的面前，輕聲的道：「好好看着妳媽！」

青城山主見這蒙面人如此膽大，簡直不把青城山放在眼裏，他看得長笑一聲，身形橫空躍去。

劍光一轉，對着蒙面人劈出一劍。

蒙面人身形一閃，劍化寒光，輕輕化去。這一招又是青城慕家劍法裏的「殘山賸水」，青城山主一怔，猜測不出這個神秘怪客到底是誰？

他極需清楚這人的來歷，怒問道：「你這招又是從那裏學來的？」

蒙面人畏懼的一退，道：「山主怎麼又問了，我不是說過青蓮白藕一源，你就是弄清我的來歷，對慕家又有什麼好處？」

「胡說！」青城山主怒沖沖地道：「本派劍法絕不外傳，你不是偷學就是……」

正在這時，林淑華突然道：「爸爸，你不要問了，他是清平……」

蒙面人全身一顫，道：「淑華，妳……」

林淑華激動的道：「你雖然流浪在外這麼多年，可是你的聲音却沒有變，從你舉動上，我早就該想到是你……」

青城山主楞了，目中突然滾下二滴淚水，他眞是愈老愈糊塗，竟連自己的孩子都認不出來。

他激動的道：「孩子，眞是你？」

慕清平頷首道：「爸爸，是我。」

他像是有許多話要說，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急忙跪在青城山主面前，輕輕吻着他爸爸的脚背。

青城山主突然一笑道：「我早該知道你了，不然江湖上又有誰會我們慕家的劍法呢，孩子，你的功夫愈來愈純了，是不是練成……」

慕清平搖搖頭道：「這個……我能替淑華求個情麼？」

青城山主一笑道：「你回來了自然由你作主，不過……」

慕清平黯然的一嘆道：「爸！我們害苦了淑華，她是無辜的，這多年來我始終無顏回來，就是怕淑華……」

青城山主哼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慕清平輕輕一嘆道：「我調查過了，逍遙羽士確實是個正直有道之士，若不是他百般勸我，我也不會再回來了！」

他急忙走到林淑華的面前，道：「淑華……」

林淑華苦澀的一笑道：「清平，你見過我大師兄了！」

慕清平輕嘆道：「我們不但見過了，還成爲莫逆之交，他因那次事後，終日浪跡靈山寶川，再也不談武事。」

林淑華悲涼的道：「他也太想不開了。」

她不願再提起當年那段令人傷心的往事，對慕清平輕輕一笑，目光緩緩流過慕小寰的身上。

她笑道：「這是我們的孩子，小寰……」

「爸爸……」

慕清平緊緊抓住她的手，道：「孩子，妳長得好高。」

青城山上濃密的慘霧，隨着慕清平的出現而消逝，林淑華沉冤十數年終能洗刷一空，而慕小寰由一個孤女變成一個幸福的寵兒，爸爸、媽媽，都守伴在她的身邊，她該感到滿足快樂了，但是她並沒有，因為這種幸福只是暫時的，另一件事又使她陷於痛苦。

她是個女人，也是個青春開放的少女，少女的心深如海底，由於展雲龍的出現，而使她的心又飛到另一個人的身上——展雲龍的身上。

在情海氾濫裏，這是一個悲劇，悲劇的發生往往在事前種下了因，而果則是一絲回憶……

慕小寰是懂事了，懂事的女孩子也就懂得愛情，懂得愛情的女孩子，也就開始有煩惱，這個煩惱是什麼？連她自己都在茫茫的玄霧裏……

她獨自孤單的坐在山峯上，讓那凌烈的山風吹在身上，有些涼涼颯颯的，羅衫的衣角輕輕飄盪，發出一陣簌簌抖動聲，密如流雲的髮絲在肩後流瀉，絲絲縷縷的拂動，連她自己都不知在這裏做什麼？是看日出、流雲，還是等待落日？

這都不是，她在等待一個人。

「唉！」她輕輕的嘆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我從沒有等待過人，從沒有嘗過等人焦急的滋味，今天我總算領略到了，想不到是那麼令人難挨……」

突然輕輕顫動着兩片嘴唇，笑道：「眞是想不到，還沒到時間，我就急急的趕來了，現在我居然有咀咒時間緩慢的念頭，這是多麼的好笑。」

她眸光緩緩轉動，流過翻捲的雲霧，投落在一塊陡直的大石壁的頂上，心神突然一震，奇怪的道：「他怎麼坐在那裏，難道他也是因為來得太早，而在等待着我，若眞是如此，豈非是件可笑的事情，我們倆人同時在等待着對方，而不知對方也在等待着自己。」

在那陡削的大壁上，一個寬闊的背影清晰的閃現出來，這個清晰孤獨的青年坐在石壁上，望着茫茫的雲霧怔怔的出神，偶而會有一聲風嘯劃過他的耳際，使他對大自然的神奇更一步的了解，不禁隨着風嘯長笑起來。

慕小寰想出聲跟他招呼，可是却不知如何開口，這雖不是第一次相會，每次都在默默中分手，誰也沒說過一句話，只用目光傳達出各人的情意，默默中兩人心已相許，沉默的情意是永遠的，兩人的心也許已經互許了。

她沉思了一會，鼓起勇氣，高聲的喊道：「喂！」

清澈的呼喊聲迴盪在整個山谷，響徹了遼闊的雲間，「喂！喂！喂！」的聲音在山谷裏此起彼落，連環而逝。

慕小寰臉頰上有種熱熱的感覺，她羞澀的低下了頭去，撥弄着羅衫的衣角，只覺一顆心怦怦的跳動。

石壁上的人彷如沒有聽見一樣，竟連身子都沒移動一下，依然孤獨的坐在那裏，像是在沉思着……

「哼！」慕小寰冷哼一聲，噘起小嘴，道：「他敢不理我！」

她又等了一會，他依然沒有行動，慕小寰實在等得不耐煩了，就想拂袖離去，可惜那雙腿不受指揮，連抬步移動的意思都沒有。

慕小寰怒沖沖的尖聲道：「喂，你聾了！」

這一次石壁上的人總聽見了，他的身子緩緩轉了過來，茫然的望着慕小寰，沒有強烈的呼喚，也沒有激動的表情，在他臉上一片凄苦。

慕小寰一呆，沒有想到在對方臉上竟掛着滾動的淚水，清瑩淚影在陽光下泛起條條的光影，她楞楞的望着對方，竟不知什麼令他那樣傷心？

她雙肩一鎖，臉上立時閃出一片愁雲，凄苦的道：「龍！你……」

展雲龍急忙將眼角上的淚痕拭去，身形拔起，橫空躍了過來，他雖然露出一絲勉強的笑容，却掩不去適才的悲傷。

慕小寰輕輕地問：「龍哥！你哭了！」

展雲龍搖搖頭，道：「沒有啊……」

慕小寰抬起一根白潔的手指，在他臉上輕輕彈去一顆珍珠樣的淚珠，霧一般的愁意在這一指間統統彈逝了。

她幽怨的道：「你還騙我，淚都還沒乾呢，什麼事這樣傷心？」

「唉！」

多麼沉重的嘆息，像一柄無形的巨錘一樣，擊進了慕小寰的心裏，她驚悸的抬起頭來，怔怔的望着這個全身散發着神秘氣息的青年，不知何時有二顆淸瑩的淚水自她臉上滾下來，一絲愁意廻繫在她的心頭，她為這青年的嘆息而悲傷，她為這青年的憂傷而痛苦。

展雲龍長嘆一聲，凄苦的道：「我想起我的父母，就情不自禁的難過起來，小寰，我不該將痛苦帶來給妳，妳懂得我的意思麼？」

小寰是懂了，不過她有些迷惘，她在奇怪展雲龍的神秘，更被對方那種神采所傾倒，一股愛慕的心意使她忘了矜持，緊緊的抓住了他的手。

她頷首道：「你該快樂起來，當心憂悒傷了身子！」

這是眞正的關注，展雲龍心裏有種甜甜的感覺，可是也有股莫名的心酸，只覺這個純情無邪的少女，美麗中透出慧黠，淡雅中有着純眞，他暗暗的嘆了口氣，沒有說話。

腦海中却不由忖道：「我還是初次認識這樣天眞無邪的少女，像她這樣美麗的少女，我是不配和她做朋友，況且，我有血海深仇在身，日後天天在江湖裏奔波，豈能累她終日替我担憂……」

這個意念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逝，道：「慕姑娘！」

小寰有些不解他這冷漠及生疏的口吻，忙道：「你該叫我名字，這樣不是更親密麼？」

展雲龍黯然一嘆，道：「我怕配不上妳！」

慕小寰惶悚的道：「快別這樣說，我

們都是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她急得幾乎想哭出來，眼圈都紅紅的，以一種幽怨而企求的神色望着展雲龍，希望他能喊她一聲「小寶」，這是多麼高的意境，也是極淒苦的盼望。

展雲龍長長的吸了口氣，道：「小寶！」

慕小寶笑了，笑得那麼甜美，輕輕偎依在他那有力的手臂裏，浸沐在愛的甜蜜裏，但這個時間太短，因爲這份寗謐的溫馨立時被兩個不速之客擾亂了。

慕小寶首先跳了起來，道：「龍哥，有人要闖金頂！」

展雲龍不解的道：「金頂是什麼地方？」

慕小寶焦急的道：「那是本山藏寶的地方，也是青城的禁地。」

展雲龍哦了一聲，目光緩緩落在自山間奔馳上來的兩條人影，這兩個人影彷如幽靈樣的一閃躍來，踏在一塊大石上遠目眺望。

只聽一個沉重的聲音，道：「百里兄，這裏可是那個地方？」

說話的是一個滿面紅光的胖子，他背插長劍，一臉精光，但是目光却有些不正，在山間亂瞥。

另一個削瘦的老人哼了一聲道：「不錯，圖上所載正是這個地方。」

那個胖子呵呵一笑道：「這次如果勘察是實，宗主就要親自來了……」

另一個老人凝重的道：「百里居，你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簡單，宗主雖然已修成「羅神功」，却也不願和青城山那個老渾蛋動手……」

慕小寶實在看不慣這兩個東西的狂傲，她冷笑一聲道：「自大的東西！」

這聲音本來極小，是說給展雲龍聽的，雙方隔得又是那麼遠，可是這兩個不速之客却已聽見了。

那胖子呃地一聲，大笑道：「獨孤兄，你可沒料到吧，這裏竟還會藏着人……」

他人雖是胖得像團肉球，行動却快得驚人，身形一閃之間，已躍行數丈，冉冉的落向慕小寶身前。

百里居一指小寶，道：「嘿，剛才是妳駡我麼？」

慕小寶冷冷地道：「是又怎麼樣？」

「這！」百里居一楞，道：「好利的小嘴，妳是青城山的什麼人？」

慕小寶冷冷地道：「不告訴你！」

她天眞無邪，從沒有過江湖的經驗，說話之間，很快的讓人摸清她的深淺，展雲龍聽得一皺眉，只覺此話說來非常可笑。

百里居冷冷一笑，道：「姑娘，妳可知道這裏有個金頂，傳言裏面金玉滿地，珍珠琉璃鑲壁，那裡面好東西眞多，妳如果知道在那裏，我等會兒拿珍珠送妳。」

慕小寶冷笑道：「你好大方，我家的東西還要你送人……」

獨孤人突然伸掌向慕小寶身上一抓，道：「成啦，有了她我們不怕找不到那裏。」

他的動作快得近乎神化，這一抓又是突然而落，展雲龍一見大急，撩出一掌，對着獨孤人的手腕切去。

展雲龍急喝道：「閣下好純的功夫！」

他忘了慕小寶是青城山主的孫女，那身功夫都比他還要來得深厚，她未等那獨孤人的手掌抓來，已閃身而退，快得像一陣輕煙，連她施的什麼身法都看不出來。

慕小寶格格一笑道：「好一隻狗爪子！」

獨孤人一抓落空，不禁呆了一呆，正在惱怒的時候，陡見展雲龍一掌斜拍而來，不由得冷哼一聲，道：「你找死！」

他大掌一翻，自掌心中吐出一股氣勁，洶湧發出，對着展雲龍的掌勁迎上。

「砰！」

空中響起「砰！」地一聲大響，激漩的氣勁廻漩成渦，雙方身形同時一震，俱身不由主的退了二步。

獨孤人氣得哇哇大叫道：「好小子，你還眞有兩下子。」

話音一落，單掌斜斜立起，雙目之中陡地射出一股冷芒，只見他全身響起一連串的密響，衣袍隆隆鼓起，那種樣子當眞是令人寒心。

展雲龍心神一顫，想不到這個獨孤老人竟能將氣勁逼出體外，逼得全身衣袍鼓起，他冷笑一聲，揚掌斜立，目光注視在對方身上。

「嘿！」

獨孤人低嘿一聲，突然揮掌擊了過來。

展雲龍冷哼一聲，朗氣吐聲，揮起右掌迎了上去，澎湃的氣勁疾湧而出，顫吐而去。

「砰！」又是一聲巨響。

展雲龍只覺心中氣血一湧，踉踉蹌蹌的連着退了七八步，每退一步，足跟深陷地中三分，看得慕小寶心神一震，脫口問道：「你受傷了沒有？」

展雲龍搖搖頭，道：「沒有，這傢伙的功力不錯呢……」

獨孤人冷冷地道：「你莫非是怕了？」

展雲龍怒叱一聲道：「誰怕你！」

他作勢欲撲，又和獨孤人對立在一起。

「哈哈！」百里居突然哈哈一陣大笑，道：「獨孤兄，讓我來鬥鬥他……」

慕小寶眸中一寒，道：「胖子，你還想二對一，哼！青城山可不是你來之地，既然來了，總得要留下幾手……」她朝展雲龍一笑道：「你過來！」

展雲龍自從見了這個純眞無邪的少女後，便不知不覺中暗暗愛上了她，只因對方太過於高貴優雅，而覺得身份懸殊，無法相配，他雖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腦海之中却早有這個意念，慕小寶出言相召，他身不由主的走到她的身邊。

他冷冷地道：「讓我教訓教訓這兩個東西。」

慕小寶搖搖頭道：「龍哥，這那要你動手，我要困住他倆，讓爺爺來發落他們……」她伸手自懷中拿出三面三角小旗，道：「這是青城山的天龍旗，你倆也許有個耳聞，現在我要將你倆關在這裏，等我爺爺派人來拿下……」

百里居哈哈大笑道：「女娃兒，妳的口氣不小嘛。」

慕小寶冷冷地道：「你馬上就可知道天龍旗的厲害，看吧！」

她伸出素白如玉的手指輕輕一彈，天龍旗陡地插進地上，利時狂風大作，雲霧繚繞佈起。

獨孤人和百里居神色同時一變，沒有想到一枝小小的旗子竟有這樣大的力量，能夠呼風喚雲，將他倆立時困在旗陣之中。

他倆只覺大地一黑，在四週圍出現了無數的大旗，高有二丈，將兩人團團困住，百里居氣得狂笑一聲道：「賤丫頭，老夫出去非捏死妳不可。」

這個旗陣是青城山主溶合五行八卦，陰陽太極之理蛻化出來的，只要走入其中，立時生出幻覺，若非懂得五行奇陣的人，一輩子都摸不出來，而最厲害的乃是那虛幻的錯覺，入陣之人功力不深，每每在眼前生出無數敵人的影子，不自覺地和那些影像動手，最後結果是精疲力盡，吐血而死。

獨孤人和百里居正是被這種幻術所迷惑，兩人在陣中竟然不分彼此，互相激鬥起來，拳風威烈，掌勁如山，居然大拚其命。

展雲龍看得一愣，想不到這兩個武林中百不一見的高手，竟會被三枝小小的旗子困在不及一丈見方的地方，而捨命相拚，陣法之妙，當眞不可思議。

他楞楞的道：「好厲害的陣法。」

慕小寶有些悠自得的道：「本山之人大多都會排上一兩個陣法，以備防身之用，本門陣法不需要事先設計，事先準備好，只要隨地取材，石子、竹片、松枝之類，就可排陣困人，如果不是因為這兩個該死的東西功夫太高，我是不會出天龍旗……」

展雲龍哦了一聲，道：「小寶，這兩人功力深厚，雖然一時被心境所迷，時間一久，定會發覺其中奧妙，而定下身來走出陣外……」

慕小寶哈哈笑道：「沒有這個可能，我只要拿出『伏音金鈴』搖上一搖，這兩個人定會嘔血而死，兩人在神迷意亂之下，誤以為奪命鈴聲乃是仙樂，會凝神聽去，在這種情形下最是危險，幻景迷失其性，鈴聲擾其心境，輕則走火入魔，重則嘔血而死……」她拿出一個金色的銅鈴，道：「你不妨見識見識。」

她輕輕一搖銅鈴，在空中立時響起一連串銅鈴聲。

「鈴，鈴，鈴……」

清脆悅耳的銅鈴聲刹時響遍了整個峯頂，嫋嫋的餘音，歷久而逝，聽來有如一闋樂曲，非常動聽撩人。

「呃！」

獨孤人突然發出一聲慘呃之聲，哇地吐出一口鮮血，身子一搖，便仆倒在地上，他雖受這無形之聲所傷，可是依然豎起耳朵，聆聽着鈴聲，像是沉迷在其中一樣。

百里居雖然情形較好，却也發出狂吼數聲，竟欲以本身之功力和虛無飄渺的鈴聲相抗，他掙扎了甚長的時間，聲音漸漸微弱，最後精疲力盡，連着吐出三口血，倒爬在地上，狂喘不已。

慕小寶一笑道：「我只要再搖三下，他倆立時就會死去。」

展雲龍一皺眉，道：「我們和他無寃無仇，似乎不必……」

慕小寶一怔，道：「剛才他們恨不得殺死我們，現在你反而替他們求起情來了，我可沒有這麼好的心，最少要將他倆的武功廢去。」

展雲龍呆了一呆，道：「廢去武功，那不是比死了還要難過？」

慕小寶哈哈一笑道：「誰叫他們來青城山找事……」

她皓腕一翻，銅鈴已經握在掌心，斜睨了銅鈴一眼，在空中一晃，竟沒有鈴聲發出來，她呆了一呆，道：「啊！這是誰？」

「哈！」在他的背後突然響起一連串的大笑，慕小寶正在驚疑之中，背後已伸來一隻奇大的手掌，將那枚小鈴奪了過去。

慕小寶氣得顫聲道：「你！」

這突然而來的一個黑髯老人哈哈一笑，已將那枚銅鈴捏得粉碎，長髯拂動，目中如電射出一股寒光，不屑的笑道：「青城山只會這些邪門異術麼？」

慕小寶怒叱道：「你是誰？」

這黑髯老人低嘿道：「你們兩個傷我門人，今日非宰了你們不可。」

慕小寶變色道：「龍哥，打他。」

展雲龍身形一躍而起，抬起手掌，對着這個黑髯老人的胸前拍去。

黑髯老人不屑的道：「去你的……」

展雲龍一個踉蹌，竟被對方推得退出二丈之外，她想不到來人功力如此之高，輕輕一揮就有這麼大的勁道。

慕小寶啊了一聲道：「你……」

黑髯老人只是哈哈大笑，連看都不看兩人一眼。

慕小寶駭得睜大了眼睛，畏懼的望着這個黑髯老人，他那渾厚的一揮，連展雲龍都受不起，一掌便翻落在地上，這種罕見的功力，怎不令人吃驚呢！

展雲龍自地上一躍而起，奮不顧身的又撲了過來，掌勁才吐，便覺有一股大力湧來，逼得他身形一顫，雖然沒有被推倒地上，氣血却盪起一陣翻湧。

黑髯老人哈哈一笑道：「你差得太遠，少在這裏自討沒趣！」

「哼！」展雲龍鼻子裏發出一聲冷哼，眉宇間極快的瀰漫起一股煞意，他冷漠的瞪着黑髯老人，冷冷地道：「在下還要領教……」

黑髯老人訝異的一笑道：「你倒是傲得可愛……」

語音一冷，忽然一斂笑容，道：「你是青城山的什麼人？」

展雲龍冷冷地道：「在下並非青城山的什麼人，你這次可看失眼了……」

黑髯老人一怔道：「什麼？你不是青城山的人，那你是誰的弟子呢？除了青城山，還有誰能教出你這樣的弟子呢？」

展雲龍冷笑道：「這是在下的事，你可不必操心。」

這黑髯老人哦了一聲，失聲笑道：「你眞是我所見的年輕人中第一個狂傲的人，雖然你頂撞老夫，不過我並不生氣，

當我年輕的時候，也是你這個脾氣——」

他斜睨了慕小寶一眼，道：「她可是你的妻子？」

慕小寶還是個初解人道的少女，聞言之後，臉上立時掠過一絲羞紅的光暈，雖然她恨這黑髯老人出言輕薄，可是心裏却有如一頭小鹿般的碰碰直跳，她低垂着頭，幾乎不敢再望展雲龍一眼，唯恐他……而那黑髯老人睹狀哈哈一陣大笑，更羞得慕小寶幾乎要找個洞鑽了進去。

展雲龍心頭一顫，沒有料到這個黑髯老人有此意外的一問，他自覺本身出身低微，要和青城山結上姻緣有點高攀不上，聞言之後，心中有如針刺，急急地道：

「你不要胡說。」

黑髯老人雙目寒光如刃，在慕小寶身上淡淡一掃，突然嗯了一聲，仰天一聲裂帛般的大笑，道：「好，不是你的妻子我就放心了！」

慕小寶和展雲龍聞言同時一怔，覺得那話中包含了甚多的意思，兩人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是覺得這個功力奇高的老人行徑怪異，問得不合情理，說得也異於常規。

慕小寶小嘴一嘟，冷笑道：「你這老不死，我的事與你什麼關係？」

黑髯老人只是笑了笑，單臂輕一抬，一股罡氣自袖中抖了出來，對着三枝斜插在地上的天龍旗上揮去。

「呼——」地一聲，勁風激盪，氣浪廻漩，那三枝小旗立時被吹得無影無踪，而獨孤人和百里居彷如大夢初醒一般，搖晃着身子緩緩的走了出來。

孤獨人嘴角溢血，嘿嘿笑道：「好厲害的陣法，好厲害……」

百里居淒涼的道：「眞想不到甫來青城山便栽了一個觔斗，我們回去如何向主人交代？唉！這只怪我們太大意了！」

兩人搖顫着身子走來，根本沒有看到那個黑髯老人，由於兩人入陣太久，眼前幻景影像依稀仍留存在腦際，所以連走出陣來，都誤以爲還在陣中摸索。

慕小寶寒着臉叱道：「你敢放他們兩個混蛋出來！」

黑髯老人冷冷地道：「這是我的兩個家奴，我爲什麼不放他們出來，妳這丫頭，居然會施青城山的天龍旗陣，看來不是青城山主的門人，就是慕家的子女。」

慕小寶怒聲的道：「你這老殺才，要不要我連你也困起來？」

黑髯老人嘿嘿笑道：「妳困不住我，更沒有那種本事，連山主都不敢對我這樣無禮，而妳竟如此胡纏……嘿……大人不記小人過，妳還是個孩子，我若和妳計較也太失身份了。」

兩人的聲浪甚高，遙遙傳進內了獨孤人和百里居的耳中，兩人同時一驚，雙方躍了過來，伏臥在地上。

兩人同聲的道：「主人，老奴……」

黑髯老人冷地道：「給我站到一邊去，這裏的事你們插不了手……」

說也奇怪，以百里居和獨孤人兩大罕世高手，在這個身份莫測的老人面前，居然顯出一種畏懼驚顫之色，連聲稱是，雙手垂立，恭身的退了兩步，在黑髯老人左右站定，一派僕人家奴的樣子。

黑髯老人嘿嘿笑道：「妳這丫頭，知不知道金頂秘道在那裏，趕快領着老夫進去，妳只要肯帶路，老夫定給妳個好處。」

慕小寶冷冷地道：「我知道也不告訴你。」

黑髯老人嘿嘿兩聲道：「眞的麼？這個我倒不相信。」

他目中寒光一湧，緩緩投落在慕小寶的臉上，在他那薄而彎的嘴角上，掀起一絲淡淡的笑意，移動着魁偉的身軀，向慕小寶一步一步逼去。

展雲龍一見大駭，晃身上前道：「你站住！」

他深知這黑髯老人的功夫已達天人交合的地步，一見這老人向慕小寶逼去，唯恐向她下毒手，心裏一急，展雲龍忙自掣出金魔神，掄揮而上。

慕小寶冷冷地一笑，對展雲龍道：「龍哥，你不要管，他傷不了我的。」

黑髯老人向展雲龍瞪了一眼，道：「你緊張什麼？我會和一個晚輩動手麼，哼……」

他的目光突然瞥見展雲龍手中的金魔神，臉上浮現出一片詫異之色，激動的道：「金魔神，金魔神，原來它在這裏。」

展雲龍在他眼中發現有一絲詭異之色浮出，心中怔了一怔，不知金魔神何以會如此令黑髯老人這般吃驚，他輕輕一掄，自這件怪異的兵器上泛射出一股灩瀲的光芒，他冷冷地道：「你怎麼認得在下兵器？」

黑髯老人嘿地一聲道：「這樣看來你也是因爲那件事而來此地了，嘿……眞想不到老夫追尋不到的東西，會在這裏一一出現，年輕人，這件兵器對你並沒有多大用處，我願以留傳千古的『太河』神劍和你交換。」

展雲龍冷笑道：「你還是留着自己用吧，在下不稀罕。」

黑髯老人冷冷地道：「你這是自尋煩惱，怨不得老夫。」

展雲龍見他有立時動手之意，凝重的舉起了金魔神，目光緊緊望着對方，只要這黑髯老人一有動作，他將毫不留情的揮出致命一擊。

黑髯老人斜睨了獨孤人一眼，道：「你現在還能動手麼？」

獨孤人顫聲的道：「老奴願供主人差遣，縱是傷重而死也無怨言。」

黑髯老人冷冷地道：「難得你能這麼忠心，不過我不願你再丟人。」

他面色陡地一寒，冷冷地注視了展雲龍一眼，冷笑一聲，身軀忽然向前一欺，以幻化無比的快速，伸手照着展雲龍的肩上抓來。

展雲龍此刻已全神注意黑髯老人的行動，見他一掌迅快的抓向自己，不禁冷哼一聲，金魔神急砸而出。

黑髯老人一縮右掌，斜斜往上一翻，突然舒掌抓着金魔神的尖頭之處，接着便有一股力道自金魔神上源源傳來，直湧而至。

展雲龍心神一震，額上已開始泛現出顆顆汗珠，他拚盡全身勁力和對方那浩瀚的勁道相抗，往往在反衝之時被黑髯老人

的渾厚功力震了回來，是故脚下浮動，連着退了五六步，可是他苦苦支撑，始終不肯放棄手中兵刄。

「呃——」

展雲龍只覺喉間一甜，自喉嚨裏發出一聲低呃之聲，一股血水從嘴角上汨汨溢出，在這裏彈指之間，他的臉色大變，由紅潤變爲蒼白，再由蒼白轉變爲紫青。

慕小賽一見大駭，道：「龍哥，你放手！」

展雲龍苦力支撑，搖搖頭，在嘴裏迸出數字，道：「不，永遠不……」

他個性倔强，明知這樣硬拚下去與己無益，但要他將自己恩師所賜之物，白白交給一個陌生人的手裏，他寧願當場嘔血而死，也不願捨手於人。

慕小賽急得一顫，道：「龍哥！你這是何苦？」

她已看出時機逼迫，危險現於一瞬，再有半刻時光，展雲龍必然無法忍受住黑髯老人無邊無際的潛震之力，登時急得一晃身形，把纖纖潔白的玉手，對着黑髯老人的背上拍去。

「嘿！」百里居低嘿一聲，道：「你找死！」

他身形方動，黑髯老人突然回頭瞪了他一眼，百里居心中一寒，急忙刹住撲出的身勢，硬生生的躍了回去。

慕小賽這一掌來得快速，「砰！」地一聲大響，擊在黑髯老人的背上，黑髯老人突然昂首一聲大笑，竟能硬接這威裂金石的一掌，而毫無所傷，怎不把個初涉江湖的慕小賽，駭得惶悚失色，楞楞的立在地上。

「噹——」

空中突然響起一聲低沉而鬱悶的鐘聲，清越的鐘聲繚繞在薄霧淡雲之間，良久方始散去。

慕小賽神智一清，長吁口氣，道：「青城山總算有人來了……」

黑髯老人側耳凝神仔細聽去，目光緩緩投落在那叠起的峯巒之間，像絮樣的白雲，彷如一條絲帶似的緩緩流過峯頭，向前移去。

在那翻捲的雲端，突然撑開一道金光，只見一條淡淡的黑影，像個浮盪在空中的幽靈，踏着葱翠的峯頭，向這裏搖了搖手。

黑髯老人長吸一口氣，腦海中疾快的忖道：「虹兒大概已經找到那個地方了，希望他能按圖再尋到那個通往藏寶的秘室之秘道，如果今日進不了秘室，整個計劃都要改變了。」

這個意念在他腦海之中尚未消逝，自一片陟直的峭壁上，突然出現了二個人影，這兩個人出現壁上，慕小賽已高聲的大叫道：「爺爺，爹爹！」

慕清平首先躍了過來，他訝異地望了黑髯老人一眼，哦了一聲，道：「日月山的關家……」

青城山主寒着臉道：「關洛奇，你這魔宗老祖，竟敢上我青城——」

他大袖一拂，自袖底拂盪出一股渾厚的大力，悄無聲息的撞向黑髯老人的身上，黑髯老人神色一變，再也不敢輕狂，急忙鬆手將展雲龍一推，身形一飄退去。

關洛奇嘿嘿笑道：「慕南山，你做得好事，竟敢派二個弟子，故意從青城山跑出來，謊稱背叛師門，投靠日月山，暗中在日月山秘查我魔宗的功夫。」

慕南山是青城山主，他目中寒光如刄，在關洛奇的臉上輕輕的一瞥，冷冷地道：「魔宗弟子在日月山做的那些事情，你以爲本山主不知道，你採煉『九幽孤魂』供你練那人神共憤的勾當，本山主本着替天行道的仁義，自然要阻止你。」

關洛奇冷笑道：「我們道途殊異，各立宗派，你練的是道家正宗，我練的是魔宗邪異，這本來是兩不相犯的事情。」

青城山主哼道：「在仙魔譜錄之中，我倆都是領袖人物，仙在魔之上，你該聽我的，『幽靈閃電掌』我不准你煉……」

關洛奇搖搖頭道：「太晚了，你已沒有本事約束我了。」

慕南山大驚道：「你已煉成了？」

關洛奇嘿嘿笑道：「沒有，還差幾分火候，現在缺少的只是細節的問題，本宗主有一點疑難問題極需解決，不得不上青城一次。」

慕南山長長的鬆了一口氣道：「你是想看一看那口滅音……」

他似是有什麼顧忌，急忙收口不語，關洛奇却緊張的注視着他，希望能在他口中證實那件事。

關洛奇嘿嘿地道：「不錯，我若不看一看那篇東西，永遠無法打破心中的疑難，疑難不解，你是曉得『幽靈閃電掌』永遠不能練到大成……」

慕南山冷冷地道：「你枉費心機了，我永遠不會讓你有機會走進金頂，更不會來幫助魔宗去練那害人的絕毒掌法。」

關洛奇冷笑道：「你恐怕攔截不住了，慕南山，我在仙魔譜錄中爭榜多年，仙始終在魔之上，現在開始，本宗主要魔在仙之上，你或許會不服氣，但事實上你可知我所言非虛。」

他右掌一抬，自掌心之中突然冒出一股黑煙，在那佈起的煙霧之中，彷如幽靈般的出現九道影子，像是要撲到人的身上一樣，慕清平和慕南山同時大驚，想不到關洛奇當眞將魔道之中最難煉的『幽靈閃電掌』練成，這種功夫霸道無倫，那九個幽靈影子在掌勁一吐之時，便會悄無聲息擊在人的身上，在不知不覺中了從殭屍身上聚練的幽靈陰氣，而慘死在那閃電般的一擊之下。

慕南山寒着臉道：「你僅練成了三式，還是敵不過我的『天雷十一擊』！」

慕清平這時一晃身形，道：「爹，他上我青城，已破壞仙魔譜錄中的規定，不管他的來意如何，我們先將他拿下再說。」

長劍陡然出鞘，空中甑起一道光影，百里居和獨孤人大喝一聲，雙雙揚掌逼了過來。

慕清平在空中劃出一劍，沉聲喝道：「你們不行，快給我滾——」

這一劍快得有如羚羊掛角，雪中留痕，沒有絲毫踪跡可以追尋，獨孤人和百里居同時一聲驚呼，身上衣衫已被那銳利的鋒刄削下一大片來，而慕清平却彷如沒事一般，斜劍遙遙指着穹空，連看都不看獨

孤人和百里居一眼。

關洛奇嘿嘿地笑道：「你慕家的劍法果然已練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謝謝你出手教訓了我的家奴，在青城山我敬你是個主人，本宗主先讓你三招。」

慕清平冷冷地道：「魔宗的血笛無影是武林中的一絕，在下斗胆，請你拿出那血笛子，我要拚盡全力和你一鬥。」

關洛奇伸出一個大拇指，讚道：「好，仙流人物果然不凡，看來慕家的祖業要傳給你了，本宗主在你之前，怎好讓你失望。」

他大袖輕輕一拂，手中已多出一枝通體泛出血紅色的小笛子，此笛一出，射出一股濛濛的紅霧，在關洛奇的手中像條紅色的彩帶一樣。

關洛奇嘿嘿兩聲道：「若非是遇上你這樣的罕世高手，我決不會拿出七孔血笛對付你，此笛既稱血笛無影，發時自然是無跡可尋，少時動手你可看準了。」

慕清平冷笑道：「多謝關照，在下失禮了！」

他在魔宗宗主關洛奇之前，不敢存絲毫大意，劍刃輕輕一顫，發出一聲清越的龍吟，身形一動，劍芒大閃，一蓬幻化的劍芒疾閃而出。

關洛奇只是冷笑，直等到對方的長劍攻近身前之處，約有五寸之時，他才輕輕一抖血笛，響起一聲怪異的笛嘯，紅光瀲激，笛影輕閃，已將慕清平的長劍逼了回去。

慕清平這招本是試敵，招式遞進一半，已化劈為削，劍刃顫動，在電光石火頃刻之間，對着血笛上削了過去。

這一招本是青城山慕家劍法的一記追魂招式，關洛奇雖然是一派之主，見了他這神化變幻的一招，也不禁微微變色，啊了一聲道：「你想毀了我的血笛！」

紅光閃動，笛影驟失，關洛奇也不知用了個什麼招式，慕清平只覺漫天紅霧，怪嘯急驟響起，彷如有千軍萬馬金戈奔馳而來一樣，他急揮長劍，身形突然蹌踉一顫，連着退後了幾步。

「呃——」

慕清平低低的痛呃了一聲，駭懼的道：「你是怎麼傷了我的？」

關洛奇哈哈笑道：「血笛身含七孔，每一個孔節都是一個人的靈魂所化，當我們在動手之時，我只要略用內勁，那七孔便同時發聲，像七個身臨九幽煉獄的厲鬼一樣，會無聲無息的傷着對方，我這還沒有出手攻你，否則你早就劍落人亡了。」

慕清平駭懼的道：「世上眞有這種煉魂化影之術？」

關洛奇冷冷地道：「當然，否則我們怎麼稱為魔宗，所講是魔，走的全是邪異怪誕的路子，這件事你問你的老子就知道了。」

慕小寰惶急的道：「爹爹，你受傷了麼？」

慕清平搖搖頭道：「差一點，若不是我發覺得快，也許早就死了！」

青城山主寒着臉始終未發一語，直等到慕清平敗退下來，他才寒着臉躍了過來，不屑的道：「七孔血笛有什麼了不起。」

關洛奇一怔，道：「慕南山，你這是什麼意思，本宗主敢說血笛一出，天下無一是敵，連你們青城山也找不出一件可以尅制它的東西。」

慕南山冷冷地道：「眼下便有一件兵器專尅你的血笛。」

關洛奇不信地道：「我不信。」

他突然心中一顫，刹時露出一種畏懼之意，憤憤地道：「你是說那小子的金魔……」

慕南山冷冷地道：「不錯，金魔神是大唐神僧空幻老佛祖運盡平生心血所苦煉的佛門至寶，專尅魔道上的邪門怪術，傳言此寶遭拜火教的老祖得去，而尊為拜火之神，滿以為用拜火教的苦煉之術，可將金魔神的佛氣除去，而換上魔道妖氣，誰知這個金魔神有空幻老佛祖的心血滴在上面，魔始終壓不住佛，是故才有六十年再出現的事情……」

他凝重的一笑道：「你的七孔血笛在金魔神之前，不堪一擊，若非是展雲龍功力太淺，你那能輕易傷了他。」

展雲龍這時一揮金魔神，道：「我還要鬥鬥他……」

慕南山哈哈一笑道：「你還是借給本山主一用吧，對付這個魔門大高手，你還差上一截，年，人只要多加苦練，不難達到天下第一的地步，本山主看見你這種不畏艱難勇於犯難的精神，就想起我年輕時的情景……」

展雲龍狠狠地盯了關洛奇一眼，默默地將手中的金魔神交給了青城山主，慕小寰疾快的躍至他身邊，輕輕的道：「我爺爺說的都是實情，你可不要生氣。」

展雲龍黯然的搖搖頭：「慕老前輩說的都是實情，在我初出江湖之前，滿以為已可列為高手之列，自從上了青城山之後，我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像我這種功夫連人家的一根指頭都不如，我要痛定思痛，重下苦功才是！」

關洛奇見青城山主拿着金魔神向自己走來，不禁畏懼的退了二步，他眼珠一轉，嘿嘿兩聲道：「你想和我動手？」

青城山主堅決的道：「你私闖青城山，又傷我兒子，這些罪加在一起，足夠殺死你了，現在你我不必多說，你出手吧。」

關洛奇嘿嘿笑道：「我倆動手分出勝負實在不易，這次我上青城共有兩件事情要請你慕兄幫忙，不知慕兄……」

慕南山一怔，道：「什麼事？」

關洛奇笑道：「這位小女孩是慕兄的什麼人？」

慕小寰冷叱道：「你管我是什麼人？」

慕南山沉聲道：「那是本山主的孫女。」

關洛奇哈哈笑道：「很好呀，我想我們仙魔兩家怨怨糾纏了這麼多年，也該歇手了，現在老夫斗胆請慕兄將令孫女嫁給老夫的孩兒，這樣仙魔兩家聯姻，從今後我們再不需要爭那天下第一之名，共尊青城山，慕兄……」

慕小寰神色大變，道：「你該死……」

慕南山沉臉怒喝道：「你說什麼？我孫女嫁給你那個白痴的孩子，呸，關洛奇，你是存心上青城山給老夫難堪。」

關洛奇正色的道：「慕兄既不答應第

一件事，老夫更不敢再提第二件事了，免得自討沒趣。」

慕南山心中一動道：「你先說說看。」

慕小寰和展雲龍緊張的望着青城山主慕南山，不知他要聽關洛奇說出第二件事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慕清平却是憤憤不平的幾乎想上前再和關洛奇動手，他惱恨關洛奇出口談論起他女兒的婚事，也惱恨關洛奇的無理要求。

而關洛奇却像是有恃無恐的發出一連串得意大笑，他故意含笑不語，腦子裏滿是不正當的主意，看看時機差不多了，方始神秘的道：「老夫去年往關外一行之時，在雪山之頂發現東晉佛門高僧西摩羅所遺留人世的一串墨玉牟珠，上面刻有二十四篇佛家練求正果的心法，可惜那第三章十二篇不知流落何處，否則老夫所得將是世上唯一得到這罕世心法之人……」他臉上現出一種興奮又痛苦的混雜之色，語聲稍為停了一停，長嘆一口氣，道：「這求練正果的心法博大深奧，與我們魔宗所習練的邪門法術背相徑庭，絲毫沒有用處，本宗主在痛心之餘，只好含珠飲恨，每日望着那二十四顆佛家牟珠空嘆，這東西對老夫無緣，對慕兄却大有用處！」

慕南山激動的道：「關兄此言是眞？」

西摩羅是東晉時三大神僧之一，傳言此僧和鳩摩羅刹是兄弟，與唐僧三藏同為得道聖僧，並列於西天笠大佛國寶相寺的供奉，慕南山練的是道家正宗，正因法門不通不能求得正果，遽聞那二十四顆牟珠出現江湖，不禁驚得心中狂跳，有些制止不住。

關洛奇肅容的道：「老夫之言焉有不實。」

說着自懷中摸出一顆玉般的牟珠，在空中輕輕一揚，輕輕遞到青城山主的手上，牟珠上泛起一層佛光。

慕南山激動的接過牟珠一看，嘆道：「果然是它。」

在這牟珠上，清晰的刻鑄着一些有若蚊體的小字，他極目力望去，依稀中看出那是梵文，不禁隨口唸道：「心正而道至，意行而佛生，虛誑等無實，仁心本是性……」他滿臉都是欣喜之色，狂樂道：「這是心篇的第九節，心篇，心篇……」

在這一刹那，許多道家所不解之疑難，霍然迎刃而解，他只覺得這些佛家語含義廣博，給人心中所念之深處，得是跳出紅塵幻霧，得果求証方是仙……

關洛奇哈哈大笑道：「慕兄，可以證實小弟所言不虛了？」

慕南山輕輕一嘆道：「不錯，不錯。」

關洛奇伸手將牟珠接過，淡淡地道：「如是慕兄願意，老夫願以此二十四顆牟珠作為令孫女的聘禮，相信慕兄不會嫌這聘禮太輕吧？」

慕南山斜睨了慕清平一眼，只見他滿臉憤憤不平之色，而慕小寰更是羞憤含怒，幾乎要哭出淚來。

他暗中冷笑一聲，冷冷地道：「關兄所求的斷不會僅是這點吧？」

關洛奇嘿嘿兩聲，道：「不錯，慕兄這裏有一篇藏土流傳甚久的『迷影幻術』，本宗主所以不能把『幽靈閃電掌』練至大成，就是不會迷影之術，慕兄只要給老夫一看……」

慕南山冷笑道：「你是指滅音金鐘所載的那篇？」

關洛奇冷冷地道：「不錯，我那二十四顆佛門至寶，難道連換取滅音金鐘的一段文字都不能，嘿……幕兄也太小氣了！」

慕南山冷笑道：「滅音金鐘並不在此山，你這次料錯了！」

關洛奇哈哈大笑道：「誰不知那口神聖金鐘自一現江湖後，被你以神秘的手法藏在金頂寶庫裏，所以江湖上不論佛道追尋不出金鐘的下落，哈哈，慕兄，你也拿小弟開玩笑了……」他眼睛一轉，嘿嘿兩聲道：「在不在你這裏，我們不必爭論，此刻我兒子已深入金鐘秘道之中，等會兒就可以知道一切事情了。」

慕南山怒道：「你敢派人走進那秘道，我就殺死你的兒子。」

「噹——」

空中響起一聲如悶雷般的低沉鐘聲，只見一道人影隨着鐘聲向這裏奔了過來。

慕清平沉聲問道：「吳忠，你慌慌張張的幹甚麼？」

吳忠身形一頓，喘聲道：「報告山主，金頂秘道中已現敵踪，現被困在『寒曲四十九轉』大陣裏，請示山主，要不要發動機關？」

慕南山見關洛奇面上猛起得意之色，冷笑道：「你的人在秘道之中能連闖三關已經不錯了，不過你先不要得意，秘道之中有進無出，他死的機會太多了。」

關洛奇淡淡地道：「小意思，你在秘道中共設有多少埋伏？」

慕南山冷冷地道：「凡是有書可查的奇絕陣法，共有七十二座之多！」

關洛奇心中一寒，不禁暗暗焦急起來，雖然他的兒子關天虹已得魔功之十之八九，但對秘道裏所設的機關消息，仍是沒有十分把握能闖了出來。

他心中一急，道：「果然不出所料，你確實是個奇材。」

身形斜斜一移，手中七孔血笛發出一聲尖銳的嘯聲，在半丈方圓全是一蓬紅霧。

山主斜持金魔神向前一擊，金光流灩，一道耀目的光華自空中佈起，只聽嘿地一聲，關洛奇在紅霧之中突然大笑一聲道：「慕南山，我們的事情如何？」

慕南山冷冷地道：「辦不到！」

關洛奇連擋疾攻而來的二招，身形拔高數丈，道：「好，我們秘道裏見。」

他深知手中七孔血笛和佛門至寶金魔神相抗不得，長嘯一聲，獨孤人和百里居雙雙向繚繞的雲霧裏奔去，而關洛奇在電光石火之間，連着發三招，身形輕輕一躍，電快的馳出數丈之遠。

慕清平正要揮劍追去，慕南山一抓他的手臂道：「他說要在秘道裏相見，是對我們慕家的陣法不服，你我且慢相追，等我們佈置好一切之後再擒下他。」

他目光輕輕一瞥慕小寰，道：「你倆回去休息吧，這裏的事，你們管不了。」

展雲龍和慕小寰正在發楞，金魔神已經送到他的面前，慕小寰小嘴一嘟，道：「我也要去。」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岑少風向主母解釋無姦殺少主人趙嘉玲，由小玉作證免罪，趙嘉玲其實被五邪叟和錦衣老者擄走，主僕三人便和西域大禪宗沿岸向一艘小皮舟追趕……俞氏兄弟鬩牆，因俞劍峯介入而白熱化，展開一場爭戰，竹陣內，又多一個牧羊童子加入，有意做成混亂，反將百毒教徒圍困，俞劍峯正自俞肇山掌下逃出，又闖入竹陣……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羊羣破竹陣　呆童救好人

「適才我瞧見姓俞的，移動了幾根枯竹……」

「一定是那小子使鬼，咱們快衝出去。」

陸三思喝道：「不要妄動！」

俞劍峯的語聲從鄰近響了起來：「姓陸的，幾堆枯竹夠你忙得團團轉了，區區少陪。」

陸三思一言不發，疾起一掌便往發聲之處擊去，朦朧裏，這一掌之力却有如石沉大海，動靜全無。

他長吸口氣，喝聲道：「是好漢何用藏頭縮尾，利用竹陣……」

語猶未完，俞劍峯的聲音打斷道：「上兵伐謀，陸三思你身爲俞大先生高足，總該明白這個道理。」

陸三思趁對方說話的當兒，不住舉目四顧，果見右後方人影一閃，俞劍峯緩步走過一簇枯竹。

陸三思更不待緩，提氣沖身振起，直往俞劍峯撲至。

俞劍峯視若無睹，仍自緩步前行，陸三思身在半空，私心暗暗竊喜，滿以爲這一撲即將得手，「虎」地一響，他向準對方身軀撲罩之際，雙臂同時貫足眞力，一上一下斜打而出。

在此等短程掠撲中，臂上內力與身形速度亦隨之急劇增加，眼看俞劍峯要逃出敵手近身撲擊的範疇，簡直是難乎其難。

這當口，俞劍峯信手一拈，拔起兩枝枯竹，陸三思方待撲下，陡覺眼前景象大變，天色乍明乍暗。

但是他用勁已足，原勢壓罩下來，只覺掌力所及虛而不實，如此短近的距離，竟然撲了個空。

耳旁傳來俞劍峯的笑聲道：「你摸錯位置，還要再前掠五步才對。」

陸三思凝目一瞧，那俞劍峯仍在五步之外氣定神閒的走動，適才自己帶勁一撲，生似完全沒有逼近半分，依舊停留原地未動，這一驚誠然非同小可。

俞劍峯略帶嘲意的笑聲又起：「姓陸的，一撲不着，再接再勵啊！」

他身形未晃動，便從原地消失，再出現時已在陸三思的東面。

陸三思受了幾番教訓，不再莽撞出手，只有眼睜睜望着俞劍峯揚長而去，直恨得連連跺脚不已。

他心底喃喃道：「姓俞的小子居然也精通陣學，如此一來只怕更是增加痲煩了，未知師父進入陣了沒有？」

俞劍峯把陸三思戲弄了個不亦樂乎，然後拍拍手一走，他一邊行走，一邊整理中斷的思路。

繞經一堆巨竹，他自語道：「從此地右行二十五步，找到並排插立的兩簇竹枝，在周圍繞上半圈，便可接近四象陣核心了。」

遂舉步東拐西跑，抵達竹陣中心時，果然碰着了紅袍老祖俞一棋及他新近收服的金牛四凶！

俞一棋仍然昏迷未醒人事，四凶分別席地盤膝以坐，把住俞一棋四肢脈胳，合力推氣運功。

俞劍峯闖進來時，四凶運功正値緊張階段，登時齊然露出驚駭之色！

俞劍峯觸目所及，立刻領悟出是甚麼回事，沉聲道：「原來紅袍老祖鬥不過俞肇山，便運起龜息功裝死，四位正在運功催醒令主人麼？」

他舉足一步一踏前，足音一聲一響敲在四凶的心上。

此際金牛四凶運力業已到了最後關頭，呼吸變得急喘起來，眼見俞劍峯步步逼近，不知不覺已是冷汗遍身。

俞劍峯默默對自己呼道：「紅袍老祖生前爲惡無數，父母的死與他關連甚鉅，目下我祇要輕動一根指頭就能把他及四凶悉數擊斃，此誠不可多得之良機，撇開雙親之仇不談，至少也能爲武林除一大害。」

當下疾步迫上，一掌揚起。

金牛四凶身軀齊地一顫，却是做聲不得，俞劍峯手掌一沉，方待吐出內家眞氣，這會子，他眼角無意瞥見四凶那滿露驚悸之色的臉龐，心中忽然無端一軟，那一掌再也打不下去了。

他暗暗嘆道：「罷了，我俞劍峯豈是乘人之危之輩，如果方才我下了毒手，那樣我的心術與俞一棋他們又有什麼兩樣了。」

俄頃，金牛四凶內力散盡，俞一棋口中「吭」了一聲，身軀一陣蠕動，徐徐站起身來。

四凶之首，卓犫噓口氣道：「行了，適才好險！」

四凶收手回來，彈起身分立紅袍老祖俞一棋左右。

卓犫對俞劍峯道：「姓俞的，剛剛你掌力才出，爲何突然收了回去？」

俞劍峯淡淡道：「不爲什麼，我只是不願在那個時候出手，如此而已。」

四凶聞言一震，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俞一棋陰聲道：「誰曉得你耍的什麼鬼心眼？」

俞劍峯岔開話題道：「刻前在茅亭裏，閣下與俞肇山勾心鬥角所演的幾手眞絕，最後閣下明知不敵，運起龜息功裝死，一時竟瞞過了俞肇山諸人的耳目，可謂……」

俞一棋輕咳一聲道：「小子你自始便躲在暗處偷窺是也不是，緣何你又闖進陣裏來？」

俞劍峯聳聳肩，道：「區區被俞大先生逼得無路可走，只有闖入竹陣碰碰運氣了。」

俞一棋眼色陰晴不定道：「你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了，老夫就先取你性命再說……」

語落，雙掌一陰一陽，直擊而至。

俞劍峯早有防備，對方手勢才動，他身子立即一弓，好比彈簧般斜躍而起，往後倒飛出去。

俞一棋喝道：「那裏走？」

喝聲裏身形如飛一掠而前，手掌起處，「虎」「虎」連發四拳，如山內力迸湧而去，俞劍峯被打得翻了一個身在空中借力又是一轉，有若旋風捲矢一般，登時彈出老遠。

俞一棋四拳擊偏，意識到俞劍峯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他跺脚喃喃道：「那小子好靈敏的心思，好快捷的身法。」

俞劍峯不戰却退，的確大出他意中所料，是以雖如俞一棋之輩，一時竟也攔之不住。

黑暗中俞劍峯放足疾奔，頃忽他已遠離竹陣核心，經過坎門，在兌門上繞上兩轉，然後直朝乾門出口掠去。

此刻他對陣角形勢領悟之深，足可登其堂而窺其奥，走動之際，格外顯得輕車駕熟，迅捷十分。

他一口氣連奔數丈，將抵乾門時突然聞「拍」地一響亮起，俞劍峯微吃一驚，霍然止步定身，定睛望時，却是一團小布束落在身前！

俞劍峯環目四下張望，但見四下空空蕩蕩的，毫無人迹，他滿心驚奇的想及，一團小布束落在地上居然能發出如此鉅大的聲響，那麼抛擲布束之人內力之高，實是令人匪可推度。

他低聲喝道：「什麼人？」

周遭靜悄悄地，沒有任何回應。

俞劍峯按耐不住好奇心動，哈腰將地上那團布束拾將起來，攤開後竟成一方小旗……

只見旗面兩側邊緣，以藍線繡着兩個垂髫幼童，其栩栩如生之態，歷歷然躍乎旗上，兩名幼童中間，則以紅線繡着八個篆體小字：「且痴賣呆，人生幾何？」

俞劍峯有似墮入了五里霧中，直盯這方旗發楞。

他心中忖道：「好像我會聽過師父提到有關這面小旗的事聞，現在却一時無法想起，奇怪的是小旗怎會在此地出現？而且分明是有人故意把它抛到我的面前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俞劍峯百思不得其解，提身一個起落，再度縱向前。

驀地身後寒風驟起，俞劍峯心中一凜，一個顚步，身形宛似行雲流水般疾退三步，到了第四步時，整個身軀隨之一扭，側轉了半面，尋丈之外，一個人影面對着他，綽然而立。

俞劍峯直冒冷汗忖道：「此人好精湛的輕功，直迫到身後我才發覺出來。」

毋庸細瞧，他也知道來者是誰了。

他略一抱拳，道：「俞大先生親自入陣來拏人了麼？」

那人正是俞肇山，他衝着俞劍峯冷笑道：「小子你愈來愈精了。」

俞劍峯道：「好說，區區再精，也萬難望及閣下之項背，閣下以爲如何？」

他心中儘管忐忑不定，語聲却盡可能裝得平靜，不使自己露出絲毫畏怯的表示。

俞肇山陰笑道：「果然小子也精於奇門陣法，老夫料到你會走這條路，早就在此等候你了。」

俞劍峯聽對方說：「早就在此等候於你了。」心念不覺一動，本待問他，那面方旗是不是他所抛下，但回心一想又無此可能，遂忍住不言。

俞肇山復道：「四凶所擺列的竹陣是失傳已久的四象陣，你大概揣摩出來了，四象陣裏惟一可走的生路乃是乾門，你並沒有走錯門徑，但是老夫的算計，却也永遠不會出錯的，嘿！嘿！」

俞劍峯愕然道：「閣下意所何指？」

俞肇山沉聲道：「目下乾門已被堵死，俞劍峯，你還有路可走麼？」

俞劍峯身軀一震，旋道：「依此道來，區區是被困定在竹陣裏了？」

俞肇山道：「正是。」

俞劍峯道：「乾門若被堵死，的是一件相當棘手之事，我被困死陣中並不打緊，倒是閣下如出不得陣，在此坐以待斃，百毒教一旦失去教主，豈非成了羣龍無首的狀態麼？」

俞肇山道：「小子你想到那裏去了？堵死乾門的乃是老夫屬下百餘名教徒，我豈會出不了竹陣，你未免……」

說到這裏，他恍然若有所悟，將下面的話吞了回去。

俞劍峯打恭作揖道：「有謝閣下一言提醒，否則我還不知堵死乾門的，到底是何物事哩！」

俞肇山陰聲道：「你故意裝傻，原來爲的要套出老夫的話，嘿嘿，即使你知曉，你就能生出此於麼？」

俞劍峯說道：「既然有三百名教衆組成人牆於乾門之外，陣中人果是難以飛越雷池一步，不過——」

俞肇山道：「不過甚麼？」

俞劍峯道：「不過閣下徒子徒孫縱然數目衆多，區區如能安然抵達乾門，自有却敵方法，未知你信是不信？」

俞肇山怔道：「俞劍峯，你又在虛張聲勢了。」

俞劍峯眨眼道：「閣下可願意打個賭？」

俞肇山道：「甚麼賭法？」

俞劍峯道：「只要閣下應允不攔截於我，咱們一齊行抵乾門，瞧瞧區區有無却敵妙計，通過三百名教衆所組成的人牆？」

俞肇山那冷電般的目光緊緊注視着俞劍峯臉龐不放，似乎要看透後者心中所想，久久不答。

俞劍峯補上一句，道：「足下不敢打這個賭麼？」

俞肇山尋思一下，驀地放聲狂笑起來，俞劍峯一聽對方突然發笑，情知自己心計已被老奸巨滑的俞肇山識破了。

俞肇山道：「小子你是白費心機了。」

語聲一頓，復道：「敢不敢是另一個問題，其實你明知非老夫之敵，心懼我就地將你截殺，故刻意欲激老夫與你打賭，到達乾門後，多少你總多出一個死裏逃生的機會是吧？」

俞劍峯見計不得逞，心中頗感失望，道：「足下說得很對，區區萬萬不是你的敵手，祇是打不過我難道不會一走了之麼？」

俞肇山冷笑道：「你走得了麼？躺下！」

「下」字出口，身形一動，雙掌就要推出，俞劍峯大吼一聲，先發制人，迎面擊出一掌……

這一掌乃是他情急所發，力道猛然無匹，俞肇山輕哼一聲，身子一閃，往後退了一步，但覺胸前衣袂迸飛，不禁暗暗驚疑，忖道：「這小子掌力之强，當眞已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我每見他一次，便發覺他的功力又長進不少，今日不除，假以時日只怕便將成爲我的第一心腹大患。」

一念及此，眼中登時露出騰騰殺氣。

俞劍峯一掌擊出，亦自挫下手來。

俞肇山寒聲道：「俞劍峯，你要離開竹陣，老夫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俞劍峯錯愕道：「說說看。」

俞肇山一字一字道：「你當了老夫掌下遊魂之後，老夫倒可着人抬你離陣，安埋入土，這不是一條明路麼？」

俞劍峯內心發麻道：「閣下眞會說笑，區區……」

話未說完，驀見對方掌勢晃動，一股强勁的掌力直逼而至，掌風尚未及體，全身衣袂已然壓迸欲裂。

俞劍峯額上汗珠陡現，他想都不想，右掌當胸封出。

他揮掌封迎之際，手上所持的那面小旗立時被拳風吹得飄然而展，俞肇山電目一瞥，忽地露出驚疑之色，掌勢一圈一沉，那有似出洞猛虎的掌勁去勢，竟被他輕而易舉的挫頓下來。

俞肇山沉下嗓子道：「小子，你手上所持的是甚麼物事？」

問話中，雙目一瞬也不瞬的注視俞劍峯手裏之物。

俞劍峯微微一愣，道：「一方小旗。」

俞肇山道：「你從那裏得來的？」

俞劍峯腦際念頭連轉幾轉，道：「這個却不能告訴你。」

俞肇山道：「不說老夫自有辦法查出，你且把那方小旗拏過來讓老夫瞧一瞧。」

俞劍峯搖頭道：「不行，憑甚麼這面旗子需讓閣下過目？」

俞肇山眼中殺氣又露，沉聲喝道：「俞劍峯，你不要玩花樣，老夫有把握在一招之內奪下你手上之物，你相信麼？」

俞劍峯瞧了對方一眼，心裏倒是信了大半，俞肇山那一身匪可夷思的輕身功夫，俞劍峯是親眼見識過的，縱令傳聞中的前輩奇人「鬼影子」再世，怕也未見得比俞肇山高明，若說他立意欲奪走那面小旗，是絕無問題，出手立可奏效的。

正忖間，俞肇山身子一晃，便已欺到了俞劍峯面前，雙掌模糊一閃，他閃身揮掌之際居然連絲毫聲息也沒有發出。

俞劍峯低叱一聲，以肘代掌，呼地倒攻而出，詎料對方手勢一變，方位飄忽不定，似乎隨時都可指向自已身上任何一個穴道，他駭然之餘，慌忙踣步倒退，但始終脫離不出對方手勢範疇之外。

但聽一道冷哼揚起，俞劍峯蹌踉連退數步，他的右手空空如也，那方小旗已經到了俞肇山手中——

俞肇山冷冷道：「小子你服了吧？」

俞劍峯道：「閣下這等輕功身手是無話可說了，當今武林怕要數你第一……」

俞肇山得意地一笑，拈指將小旗攤開，忽然他驚呼一聲，眼中流露不能置信的神色，喃喃道：「痴呆童子……痴呆童子……小[illegible]你又與痴呆童子搭上關係了麼？」

俞劍峯聞言亦自一愣，暗暗對自己道：「痴呆童子？沒聽說過啊。」

俞肇山眼色連變數變，道：「不管你

與此人有何淵源，老夫也一樣要取你性命！」

他說得斬釘截鐵，語落，猛地一掌，朝俞劍峯直襲而至。

俞劍峯見對方掌指才伸，一股劇風已然捲到身前不及三尺之內，他驚駭之餘，身形猛可一矮，雙掌一併，全力沖擊出去。

兩股力道才一接觸，俞劍峯身軀已凌空躍起，那俞肇山的掌上功夫，他早有領教，情知自己絕非其敵手，是以一個照面未完，退志已萌。

俞肇山何嘗猜不出對方心意，破口喝道：「想跑你也跑不了的，與我倒下！」

他身子一振，好比展翅大鳥一般，自俞劍峯後退的頭上疾掠而過，與袖適時遞指一彈。

俞肇山出手委實駭人之極，一指彈出之際，俞劍峯只覺一道迴旋眞力迴擊過來，身形後退衝勢一窒，竟有不能動彈的趨勢。

這會子，陡聞一道冷冷的喝聲亮起：「慢著——」

俞劍峯只覺一股力道自左方遙擊而至，俞肇山發出的掌力頓時被帶偏了，一直襲向身後的竹堆。

俞肇山冷冰冰地道：「二弟，你這是什麼意思？」

語聲方落，左邊「喀折」一響，一簇竹枝爲人以內力打散了一地，相繼步出五個人來！

那爲首一人，赫然是紅袍老祖俞一棋，他後頭亦步亦趨跟着的便是他收服的手下金牛四凶了。

俞劍峯心頭狂跳忖道：「紅袍老祖居然也朝乾門走來了，在利害相同之下，他們兄弟二人若來個聯手夾擊，我豈非更無生理了麼？」

俞一棋沉聲道：「大哥，咱們又見面了。」

俞肇山冷笑道：「嘿嘿，二弟非特爲武林奇人，簡直可以做陸地神仙。」

俞一棋道：「此話怎講？」

俞肇山道：「早先咱們在茅亭裏杯酒言歡之際，二弟絕症突發，以致暴斃當地，屍身爲四凶抬走，爲兄放不了心特地趕來瞧個究竟，孰知二弟竟然還魂有術，一忽兒又成了活生生一個人，若非陸地神仙焉能辦到？」

俞一棋乾笑道：「有勞大哥操心了，小弟就知雖然我暴死當場，大哥還是『放心不下』的，是以命四凶擺佈成如此一個陣式，果然大哥入陣來啦，大哥，大哥，你眞是太關懷小弟了……」

他雖則說得嘻皮笑臉，稀鬆平凡，但俞劍峯却可從他的語氣中察覺出無比憤恨的神色來。

俞肇山輕咳一聲，道：「做大哥的關懷小弟生死原是應該，莫非二弟懷疑我別有用心麼？」

俞一棋道：「小弟豈敢有這種想法，祇是……祇是……」

語聲微頓，續道：「祇是大哥却不應在酒裏下了絕毒，我沒有服下那杯毒酒，很令大哥你失望是吧？」

俞肇山道：「那杯酒麼？呵呵，酒裏……」

俞一棋打斷道：「大哥又要詭辯稱酒裏沒有毒麼？嘿，自古以來宴無好宴，小弟也是玩毒大家，會上這個圈套麼？大哥，你未免太小瞧一棋了！」

說到此地，眼色忽然沉了下來，聲音也變得宛似寒冰一般。

俞肇山正色道：「二弟你錯了！爲兄並沒有打算作任何詭辯，那杯酒裏確是有毒的！」

俞一棋瞠目失聲道：「怎麼？你——」

俞肇山道：「那杯酒不但下了毒，而且所下的是毒甲天下，迄今無人能解的陰符牽機！」

俞一棋錯愕更甚，不料俞肇山竟會坦認不諱，一時摸不清對方心意，久久弗無作聲。

俞肇山復道：「二弟頗感意外是不？其實爲兄所以在酒中下絕毒，正爲了要試試二弟是不是一個玩毒大家？是不是會輕易上這個圈套？」

俞一棋截口道：「大哥還要繞圈子說話麼？」

俞肇山道：「猶記得茅亭上，爲兄曾提及欲交還百毒教主之位與二弟不？爲兄下毒酒中，作此試驗，正爲了要測知二弟是否有足以擔當教主重任之心智？須知咱們百毒教欲與各大門派逐鹿天下，教主非但要武功出衆，心智尤需超人一等，如二弟輕易上了毒酒之圈套，如何能當此大任？」

說着，朝俞一棋望了一眼，道：「是以爲兄遂決定下毒酒中，若是二弟能識破此計，不飲杯中之酒，便可反證二弟之才算過人，爲兄就可放心將教主之位交還二弟。」

俞一棋道：「依此道來，大哥在酒裏下毒，竟是另有一番苦心了。」

俞肇山長嘆一聲，道：「可嘆二弟一時却不能瞭解爲兄這番苦心，反而諸般誤會於我，哎哎，二弟，你也太不知我心了。」

俞一棋道：「大哥苦心孤詣，處處爲小弟設想，的是令人感動得很。」

俞肇山道：「祇此一言，便不枉爲兄所費心血了。」

俞一棋：「然則目下大哥總可將教主之位交還小弟了吧？」

旁立的俞劍峯一聞此言，險些失笑出聲，暗道俞氏兄弟儘管表面上親熱萬狀，說也說得冠冕堂皇，句句動人心弦，其實却是各懷鬼胎，誰也沒有對對方放鬆分毫。

俞肇山陪笑道：「二弟終於談到正題了，那教主之位麼？遲早要交還二弟的。」

俞一棋瞇着眼睛道：「遲早？咱們哥兒倆遲早亦會言歸於好的，是麼？」

俞肇山道：「二弟又多心了，教內……」

語至中途，突聞俞劍峯打斷道：「閣下昆仲聊個沒完，區區先走一步了。」

他弗顧俞氏兄弟反應如何，舉步就行，耳旁「颼」「颼」連響，金牛四凶一字排開，擋住他的去路。

俞劍峯淡淡道：「四位不讓俞某走

麼？」

四凶爲首的卓羣道：「你走不得！」

兪劍峯道：「爲何走不得？」

卓羣道：「只因咱家主人沒有下過准許你走的命令。」

兪劍峯聳聳肩，道：「既是如此，兪某只好留下來了。」遂駐足不再前行。

兪肇山撫掌道：「二弟授意手下攔住姓兪的小子，正與我意不謀而合，嘿，不謀而合。」

兪一棋晶瞳暗中掠過一抹奇特的表情，道：「祇怕未必見得吧。」

兪肇山道：「姓兪的小子不除，來日必爲大患，你我就先動手將這小子打發，再來商談有關移交教主之位的細節。」言終，單掌斜伸如刀，疾往兪劍峯平削而去。

兪劍峯神斂氣靜方待封掌相切，陡見兪一棋右手一振，內家罡力應勢而去，他竟代兪劍峯接下了這一掌。

兪肇山一怔，沉下嗓子道：「二弟，你緣何……」

兪一棋搖手道：「大哥弄清楚小弟之意，再動手不遲。」

兪肇山道：「你是故意欲與爲兄作梗麼？」

兪一棋道：「作梗倒談不上，不過小弟對大哥那一套花言巧語聽得膩了，方才着四凶攔住姓兪小子，並非要和你聯手對付於他……」

兪肇山道：「兪姓小子將來可能是咱們的心腹大患，但眼下小弟的第一號大敵不是旁人，却是大哥你！故以——」

他語聲倏地轉沉，續道：「故以小弟決定暫時和兪姓小子來個小人之交，彼此相互利用，以共謀對付你……」

兪劍峯心中一聽大怔，猶未來得及說話，突聞兪肇山仰天長笑起來，笑聲尖利異常有如浪水破岸而湧，他不禁皺皺眉頭。

兪肇山道：「二弟，你如意算盤倒是打得蠻響，可惜兪劍峯也曾多次與你交惡動手，他會答應和你合作麼？」

兪劍峯一字一語道：「誰說我不會答應？紅袍老祖既與區區利害相同，來個小人之交又何妨？」

兪肇山眼色立刻沉了下來，道：「二弟你可曾考慮周詳？決意公然與愚兄爲敵了？」

兪一棋道：「看來是了，你我明爭暗鬥已久，無論是誰，心裏都有數，當今天下是無法容得兩個姓兪的並存於世的！」

兪肇山陰陰道：「你莫要後悔！」

兪一棋道：「沒什麼可以後悔的，如果小弟竟至天眞到猶一心相信大哥之甜言蜜語，而未疑有它，那才要悔之莫及哩。」

兪肇山陰笑道：「一棋，你要與爲兄作對，難道不怕爲兄將當年那件秘密透露出來麼？」

兪一棋眼色立刻沉了下來：「秘密？我正要告訴大哥你，有關當年那件陰謀的天大秘密，這多年來，我全都知曉了。」

兪肇山似乎吃了一驚，叱道：「別胡說！什麼陰謀？」

兪一棋放聲大笑道：「大哥自己心裏明白得緊，那一年，你挾持一人夜闖落英塔，左老兒……」

兪肇山高聲喝道：「住口！」

兪一棋繼續道：「那一夜，落英塔和五里亭兩地同時發生兩件大事，就在落英塔出事的當晚，兪一青匆匆自某地趕回五里亭，同行者有那倒盡大霉的錢大鼐，一回到五里亭却發現早有不速之客等在那裏……」

兪肇山截口道：「一棋，你廢話也該說夠了吧，別忘記你是此事的重要角色之一！」

兪一棋道：「還未說夠又怎樣？多年來我這做小弟的可叫你給耍慘了。」

一旁的兪劍峯心念微動，插嘴問道：「那錢大鼐是誰？」

兪一棋瞧他一眼說：「你竟連錢大鼐是誰都不知道麼？他便是七十年前一代魔頭錢百鋒的後人！」

兪劍峯脫口呼道：「錢百鋒？」

他一面感到驚奇，一面心中却反而生出一種釋然的感覺，暗忖：「難怪少年錢繼原會精擅『天雷氣』絕頂內功了，他的父親錢大鼐既是錢百鋒的後人，家門絕學一脈相傳，自然不足爲奇了。」

正忖間，陡聞周遭枯竹堆後人影連閃，前前後後走來數十人之衆，諸人定睛望去，却是兪肇山的兩個徒兒寇中原與陸三思，以及四大天王中的何宣亭，霍步衢等人，在他們身後的則是爲數頗多的百毒教徒。

那陸三思衝着兪劍峯叫囂道：「好啊，姓兪的小子，你再跑也跑不遠了。」

兪劍峯冷笑不予置答，心裏却是一涼，暗道今夜事態之發展瞬息萬變，看來自己眞是脫身無望了。

兪一棋環目四掃，道：「大哥你一味找話題以拖延時刻，原來就是等着後援來到，嘿，這一回合似乎小弟又落於下風了。」

兪肇山冷冰冰地道：「不錯，你又落在下風了！你們是要俯首就擒呢，抑或要老夫動手？」

金牛四凶爲首的卓羣一步踏前，朝兪一棋低聲道：「與其在此坐以待斃，不如利用竹陣形勢，或有衝出重圍之希望。」

兪一棋沉吟不語，這時，兪劍峯忽然迅如疾雷地朝兪肇山擊出一掌。

這一掌他即用了十成功力，强勁的力道逼成，「嗚」「嗚」怪響的氣圈，武林第二代少年高手中，只怕難以找出具有如此雄厚掌勁的第二人。

只是兪劍峯自家的感覺更是使人驚駭，緣因他一掌打出，雖然並沒有落空，但却有若擊中一團棉絮，絲毫未見着力，顯然被人硬生生化解了去，那兪肇山一身功力當眞已到駭人聽聞的地步了。

兪劍峯悶哼一聲，身子忽地凌空躍起，他雖在驚駭之中，但反應仍不失其迅速，他一掌未能擊實，立即倒轉過頭來，探指疾點立身最近的霍步衢胸前「天突」「膻中」「中庭」三大穴道。

霍步衢只覺胸前冷風襲體，霎時自身要穴已在對方掌指籠罩之中，欲發掌相迎已然不及，急切裏忙擰身向左，避過正鋒

，然後伸掌欲發，忽然發覺俞劍峯移身向右衝奔出去。

他大喝道：「不要逃！」

縱身便追，一忽已和俞劍峯迫近得首尾相啣，他單掌一招一探，一股勁風急襲俞劍峯後背之處。

俞劍峯後腦有如長了眼睛，敵手掌勁未至，他身子陡然朝前一弓，頭頸下垂幾乎着地，身形速度依舊絲毫未減。

才奔出尋丈之遠，倏聞「颼」「颼」連響，那寇中原，陸三思分自左右疾抄上來，雙雙攔住俞劍峯的去路。

俞劍峯暗嘆一聲，眞氣一吐，飄然落地。

寇中原冷然道：「姓俞的小子，你莫要再玩弄什麼鬼花樣了。」

俞劍峯道：「百毒教既然以多爲勝，區區還有什麼花樣可耍？」

寇中原神色一沉，方待說話，突然近處傳來一陣足音，忙住口不語。

乍聽之下，那足音凌亂有若鳴雷，生似從四面八方移轉過來，而且不時雜着「咩」「咩」號叫。

陸三思皺眉道：「羊叫！是誰到竹陣裏放羊來了？」

語聲甫落，身側驀地一道輕風吹起，陸三思但覺一抹黑影在晶瞳一掠而過，那身形快得竟令人無絲毫捉摸的餘地。

凝目望時，却見眼前不知何時已立着一名稚齡垂髫幼童，正衝着他擠眉弄眼，嘻嘻直笑。

那童子手提趕羊竹杖，却不見羊羣出現。

陸三思暗暗忖道：「奇了，適才我分明聽見綿羊叫聲，怎地此刻突然不見羊蹤？這趕羊童子又如何會現身於此？」

當下道：「牧羊童，你怎麼來到此地放羊了？」

那童子小目一翻，道：「莫名其妙，難道這裏放不得羊麼？」

旁側立着的俞肇山眼色陰晴不定，上前道：「娃兒，你放羊放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但是在竹陣裏……」

童子脫口打斷道：「竹陣？此地橫七豎八儘插着一堆堆枯竹，難不成竟是擺着一座竹陣麼？怪不得刻前在竹堆外頭，那糟老頭子一再警告於我，趕羊最好繞道而行，否則羊羣便將會悉數迷失。」

俞肇山道：「原來你在陣外已經碰到「游老二」了，他居然讓你進入竹陣來麼？」

童子不答，逕道：「可笑那糟老頭再三向我恫嚇：『大道以多歧亡羊』，而竹陣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而我的羊羣却連一隻也沒有迷失，足見馴羊絕不自迷正途，糟老頭眞是言過其詞了。」

俞肇山陰陰道：「娃兒你說，你趕羊入陣到此，却未有遺失隻羊，那麼你的羊羣呢？」

童子道：「綿羊雖馴，行起路來可是緩慢如牛，我生性急躁便逕自走在前頭，羊羣隨後也就快到了。」

說着，轉首朝俞劍峯道：「孩子，方才我路經此地，遺落了一方小旗，敢情是被你拾去了。」

俞劍峯一怔，心道對方年紀分明較自己猶要年輕許多，竟是老氣橫秋，以「孩子」稱自己，心中不免產生慍意，但他天生謹愼，道：「你是問那面綉有字畫的三角小旗麼？在下從地上拾起，現時却在俞肇山俞大先生手中。」

童子橫目瞥了俞肇山一瞥，點頭無語。

俞劍峯腦際偶爾掠過一人影子，忍不住道：「區區忽然想起足下言語擧止與一人頗爲相似，不知那青牛童子是足下什麼人？」

童子視線落在俞劍峯身上，道：「小夥子你的眼力倒是不差，老夫此番北上，你是第一個沒有將老夫錯認爲青牛童子之人。」

俞劍峯淡淡道：「前此區區曾經兩度見過青牛童子之面，焉有認錯人之理。」

童子驀地一把扯住俞劍峯衣袖，道：「你見過青牛童子之面？在哪裏？快說！」

俞劍峯奇道：「最近的一次是在西崑崙山上，足下何以有此一問？」

童子道：「我探訪青牛童子的行蹤，不用說就要去尋他的晦氣！」

俞劍峯道：「尋青牛童子的晦氣？」

童子道：「你懂得『既生瑜，何生亮？』的道理麼？中原南北竟有兩個童子並立於世，而且青牛童子的名氣顯然高得我許多，把我壓得抬不起頭來，我若不去會他一會，豈非自己示弱於人麼？」

紅袍老祖俞一棋脫口說道：「痴呆童子？你是痴呆童子？」

童子搓搓小手，笑道：「且痴實呆，人生幾何。」

場中諸人除了小一輩的寇中原，陸三思及一—百毒教徒等未曾聽過青牛童子之名，故而形色不見有顯著變化外，餘如俞氏兄弟，金牛四凶俱爲之聳然動容，滿露不能置信的神情。

童子吟罷，轉向俞肇山道：「小旗的主人在此，哦，你快將旗子交還與我。」

俞肇山眼色連變數變，伸手入懷，徐徐拏出那方三角小旗，攤在手心揉成一團布束抖手拋出。

他口中道：「物歸原主，接着！」

說也奇怪，他抖腕擲旗，生似毫不着力，旗面在空中迎風飄展，便如穿花蝴蝶，久久不曾下墜，童子正待伸手接着，說時遲，那時快，那方小旗飛翔之勢忽地由慢而急，彷彿挾捲着千斤巨石，朝童子當頭飛墜落下。

衆人不約而同驚呼出聲，那俞肇山只輕輕一抖手，竟能使一方小旗發出如此鉅大的威力，他內力之深，誠是匪可思議了。

電光石火間，但見童子慢條斯理擧起小手一晃，諸人只覺眼前一花，那宛若肅愼疾矢的小旗居然輕飄飄落到童子手中。

旁觀的俞劍峯直瞧得駭訝交集，心道：「從痴呆童子所露出的這一手以觀，他的功力絕不在青牛童子之下，不知他們兩個童子到底有何關連？」

遑說俞劍峯驚駭不已，場中諸人又何嘗不爲痴呆童子這神乎其技的一手所震住，即使俞氏兄弟亦不例外。

俞肇山天性陰鷙，心中雖是又驚又疑，表面上並不慌亂，只是靜靜地佇立着，

默然無語。

痴呆童子笑嘻嘻道：「多謝，多謝。」

兪肇山清了清喉嚨，道：「痴呆童子幾時當起牧羊童來了，眞是天大奇聞了。」

痴呆童子道：「何奇之有？我老人家放棄以叫賣痴呆營生，改行牧羊，又有什麼値得大驚小怪的？」

言下，鼓咀吹了一聲口哨，立聞周遭足音雷動，數十隻綿羊成羣結隊朝諸人立身之處疾奔而至。

痴呆童子指着羊羣道：「喏，我的羊羣不是走來了，姓兪的，我要特地關照你，我這幾十隻羊可都是既大又肥，你的手下兄弟個個滿臉饞相，若有一人偸抓了我的綿羊去烤火下酒，我老人家可要跟他拚命！」

他特別加重「拚命」兩字的口氣，並不時咬牙咧嘴，極力裝出窮兇惡極的唬人模樣，使兪劍峯幾乎爲之忍噱不住。

一干百毒敎徒本來全神貫注於場中情勢的變化，此刻經痴呆童子如此一說，俱都情不自禁拏眼打量了一路竄來的綿羊，倒有幾人連口水也沒來得及嚥下去，就讓它滴到衣衫上了。

一名猥瑣漢子邊嚥着口水一邊壓低嗓子朝身旁站着的同伴道：「唔，當眞肥大得緊呢，我說老朱，有那麼一隻下酒，咱們也不至於在這裏乾嚥口沫了。」

另一名漢子以指按唇，「噓」了一聲道：「說話輕點兒，你還要腦袋不要？兪大先生的手段你我都見識過了，莫要羊肉未吃着，反惹來了一身羶腥，那才划算不來哩。」

說話間，陡見兪肇山投來兩道沉厲的冷電，不禁嚇得渾身哆嗦，囁嚅不敢多說下去。

痴呆童子朝兩名漢子擠一擠眼，道：「敢情二位也嗜好野味泡酒罈兒麼？沒問題，沒問題，只要你付個把什碎銀，前頭那隻肥白的綿羊便是你的。」

言罷，一揮手中竹杖，綿羊「咩」「咩」叫得數聲，四下橫衝直撞，足蹄踏斷了數十根枯竹，諸人只覺天色一暗，眼前景物頃忽數變，百毒敎衆多數曾在陣裏迷失過，早成驚弓之鳥，此刻乍見陣勢又變，不禁慌張不已。

衆人自東闖西奔，自相踏沓而倒者無可勝數，一時情勢爲之混亂不堪。

寇中原急喝道：「大家停留原地莫動，不可橫衝瞎撞，自亂陣角！」

在大夥心慌意亂之下，哪裏聽得進寇中原的喝令？羊羣紛紛噓叫着從黑暗裏竄過來，誰又能分得清來的是人還是羊？

於是一個喊打，個個伸掌，自己人跟自己人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幹將起來，羊嘶聲與喝打聲響成一片。

陸三思咬牙切齒大吼道：「混帳！都是自己人，打甚麼打？」

才吼了這麼一句，就有一個楞頭傻腦的敎徒蹟踏直衝過來，他怒火攻心，手掌使勁一揚，那名敎徒慘號一聲，仰身跌開出去。

情勢愈演愈亂，羊羣給驚散了，分朝各處竹堆亂奔亂竄，一刹時，便將竹陣搗得天翻地覆，百毒敎徒十有八九被捲進昏黯裏去，除了自相殘殺外，便只有亡命狂奔的份兒。

兪肇山跺足道：「幾十隻綿羊就把老夫的調度計劃全部攪亂，這難道是天意麼？」

放眼見四大天王及寇中原陸三思等也不知被沖散到何處，耳際但聽得見他們的吆喝聲與怒叱聲，却壓根兒瞧不到他們的人影。

局勢一亂下來便無法收拾，大夥兒業已被整得失魂喪胆，經過一陣混亂，能走回原地的已沒賸得幾個。

兪一棋衝着兪肇山拱了拱手，陰笑道：「大哥，這裏夠你打理了，小弟先行告退。」

兪肇山狠狠地道：「形勢一亂，倒叫你坐收漁翁之利了，可是你等仍然無法闖到乾門出口的。」

四凶爲首卓羣插口道：「這個倒毋勞閣下費心。」

兪一棋朝四凶揮一揮手，五人擧步而行，兪肇山眼睜睜望着五人遠去，心中無計可施，只有連連跺足不已。

兪一棋這夥人一走，痴呆童子便向着兪劍峯咧嘴道：「孩子，咱們趁着夜晚，混水裏好摸魚，走啊！」

兪劍峯打量一下周遭情勢，情知目下正是走脫的最佳時機，再遲只怕情勢又生變化，那時想走也走不成了。

當下遂點了點頭，二人正欲移身前行，突聞兪肇山冷冷的聲音道：「痴呆童子，你放羊進來搗亂個夠，甩手就想一走了之麼？」

痴呆童子翻目道：「莫非你想攔阻不成？」

兪肇山神色鐵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痴呆童子續道：「目前閣下當急之務，應是考慮如何收拾這個爛攤子，否則便有全軍覆沒之虞，再說以你一人之力，是絕對無法攔得住我老人家，你若逞强不服，便試一試看看吧？」

兪肇山雙目電轉，久久未見有所行動，竟是不敢一試。

痴呆童子向兪劍峯吸了吸嘴，道：「孩子，隨我走吧。」

當下二人在兪肇山的目視下，大喇喇放步走了。

兪肇山眼望他倆輕易一走，雖是心有未甘，但眼下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喃喃自語道：「鬼使神差竟又叫姓兪的小子逃過一命了，難道這是天意麼？」

* * *

且說痴呆童子和兪劍峯沿着竹陣向北方位相偕前行，繞過了數堆枯竹後，乾門出口已是遙遙在望。

兪劍峯停下足步，道：「乾門出口就在前端了，方才據兪大先生無意中透露，出路附近埋伏有三百餘名百毒敎徒，組成數道人牆，將乾門堵死，以防有人通過……」

話至中途，倏見乾門近處人影一閃，公孫飛氣急敗壞地自二人身旁繞掠而過，直往陣中奔去。

他甚至正眼連瞧也不瞧兪劍峯一眼，就這樣匆匆飛掠過去了。

痴呆童子道：「此人可是從前在江南略有名氣的白羽翎公孫飛？」

俞劍峯頷首道：「姓公孫的早被百毒教聘爲師爺，就是他受命率領三百名教衆，防守乾門出路。」

痴呆童子「唔」了一聲，道：「如果我老人家料得不錯，乾門出路早該被人打通了，咱們過去瞧個究竟。」

兩人遂不再躑躅，加快脚程趕到乾門，一幅人寰罕覩的慘象立刻呈現在他們眼前——

只見乾門內外，赫然橫躺着難以數計的百毒教徒，屍首或俯或臥，每一個人腦袋都軟棉棉的垂斜於一側，五官扭曲，露出痛苦恐怖之狀，紫紅色鮮血猶自頸間傷口汩汩淌出！

揣摩情形，似乎才死去不久。

痴呆童子翻了翻屍體道：「這些人都是被鋼錐般重物擊中要害，一錐斃命，那下手之人不但須身負絕頂功力，尤須具有暴戾殘忍的性格，始能一口氣殺掉這許多人。」

俞劍峯道：「俞一棋與金牛四凶不是走在我們前頭麼？或許便是他們下的辣手。」

痴呆童子搖首道：「僅憑他們五人，若沒有外來的助力，絕不可能在短暫的時刻裏連斃百餘人，而且……」

語猶未盡，猛地一個轉身，朝死屍堆中喊道：「在我老人家面前，你要裝死也得裝個像樣的，起來吧。」

俞劍峯呆了一呆，眨眼莫知所云，驀然身旁一陣細響發了出來，死屍堆中忽然緩緩站起一個人來。

俞劍峯駭極，冷汗不住自手心沁出，那人移動足步，緩步地行到他的面前，咧嘴笑道：「姓俞的小子，聽說年前在荒山木屋中，你就演過如此一幕裝死的活劇以逃過一死，咱老溫不過也如法泡製一番罷了。」

月光照在那人蒼白的臉上，俞劍峯脫口呼道：「溫世達？是你——」

那人正是來自西域的溫世達，俞劍峯暗道自己已有許久未曾與他朝面，不想今日竟在此地碰着。

俞劍峯沉聲道：「沂百百毒教徒在此遇害，難道你也曾經下了手麼？」

溫世達淡然道：「老夫風聞俞氏兄弟在金沙渡約見，特地趕來助俞一棋一臂之力，這些百毒教徒，倒有一部份是我下手殺害的，嘿，剛才殺得眞是痛快極了，嘿！嘿！嘿！」

俞劍峯皺一皺眉道：「然則不久之前，你不是與俞肇山相結麼？怎地眼下又助俞一棋和他的大哥作對？」

溫世達寒着臉兒道：「俞肇山！哼哼，他從元元僧處取去少林金剛經後，老夫多次要求借閱，總是吃他推三阻四，虛詞拒絕，哼，他也不想想咱老溫豈是好矇騙的？既然他對朋友藏私，我溫世達爲何不能與他作對？」

俞劍峯聞言若有所感，心道對方諸人純以利害爲朋友結合之維繫，一旦雙方利害相背，昨日之友就可能成爲今日之敵，俞氏兄弟的骨肉互殘，以及溫世達對俞肇山的倒戈相向，即此中例端。

俞劍峯道：「俞一棋與金牛四凶現在又在何處？」

溫世達道：「他們先走了，我留下來斷後爲的便是——」

俞劍峯釘上一句，道：「爲的如何？」

溫世達一字一字道：「爲的便是要收拾於你！」

言下，一掌疾如閃電擊到俞劍峯左胛，這一下發動得太已突然，俞劍峯萬萬不料他會驟然發難，不覺微微一楞。

溫世達一掌才出，倏聞滋然一聲怪響揚起，旁立的痴呆童子身子朝前一欺，只一晃就橫擋在兩人中間。同時一股奇異無儔的勁道隨着他移動的身形斜擊而至，溫世達一掌之力登時被帶歪了。

他一驚誠然非同小可，沉着嗓子道：「娃兒，你是何許人？」

痴呆童子不答，就在此刻溫世達身後忽然傳來一陣長長的野獸嗥叫聲！

溫世達疾然回身，但見一團黑影出現在屍橫遍野的草原上，定睛再望時，那黑影竟然是一隻龐大無儔的巨獸！

俞劍峯失聲呼道：「青牛？青牛……」

那巨獸果是隻青色巨牛，在如洗月色的映照下，更顯得牛影龐大，遍體都是青色，便如青銅所鑄一般！

俞劍峯曾三番兩次目覩過青牛面目，並曾讓青牛馱載了一程，是以這刻乍一入眼，立即認得出來。

溫世達面若死灰，指着痴呆童子道：「你——你——青牛童子？」

吶吶數言，一轉身如飛而去。

待得溫世達去遠，痴呆童子方始聳聳肩道：「我老人家已被人錯認爲青牛童子許多次了，再被錯認這一次，想也沒甚大不了的關係。」

俞劍峯喃喃道：「奇了，青牛怎會於斯地出現？牠的主人呢？」

那青牛一仰頭對着二人「嘎嚕」長嗥一聲，晃着頭上兩隻彎角，轉過龐大的身軀，踏着蔽野的屍身大步行去。

痴呆童子一擊掌，道：「有了青牛迹蹤，那麼青牛童子必在近處，娃兒，咱們就此別過，老夫要跟隨青牛去會會牠的主人！」

身子一縱，好比流星一般朝青牛去向急射而去，霎那人牛俱杳。

俞劍峯楞立在當地好一忽，方欲舉步，陡聽左方一道蒼勁的聲音道：「姓俞的小子，慢走一步。」

回目一瞧，却是那白髮老人「游老二」，正從一丈開外向俞劍峯馳近。

俞劍峯不願再稍事躭擱，拔腿便走，白髮老人「游老二」大吼一聲，身猶未到，雙拳業已急推而出。

俞劍峯身子本向左方草原掠去，「游老二」雙掌一出，他左右雙足迅地一蹬一滑，整個身子呼地轉了個側面，躍入東面叢林之中。

「游老二」一掌既出，再也收不回來，雙方距離頓因俞劍峯一轉之勢而拉長許多，不一刻，俞劍峯身形便已消失在叢林之中。

* * *

臘月初十，俞劍峯到了京畿。

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俞劍峯在城牆

外面一步一步地走着，從他的速度上看，雖是快得驚人，然而從他的擧止而觀，委實已疲憊不堪了。

他頓了頓足步，仰望着雪霧紛飛下的蒼穹，暗忖道：「好不容易如期趕到了北京，不知玄玄郡主會不會踐約在東安門等我……」

走過城池時，忽然他發現了樁怪事——

但見城門外側躺着一個身材削瘦的老漢，那老漢在此寒凍的雪夜下，只穿着一襲單薄的布衣，就這樣和身躺在雪地上沉沉入睡。

兪劍峯不由自主停下足步，那老漢蜷縮在兪劍峯脚旁番了一個身，打個呵欠坐將起來。

兪劍峯暗暗稱奇，心道，眼前這個老人居然沒有被風雪凍僵甚至凍死，眞是奇蹟了。

老漢揮手拂去身上積雪，一對亮如匕首的眼珠一骨腦兒瞪在兪劍峯臉龐上，良久始慢吞吞地道：「好大的一場雪啊。」

兪劍峯朝老漢打個招呼道：「老丈夜裏就睡在此地麼？」

那老漢怒吼道：「你又不是皇帝老爺，老子高興睡在此地又礙着你何事？就是守城的禁卒也不敢趕我走路哩。」

一翻怪目，復道：「莫不成你無處落宿，也要來和老頭子搶這塊地方睡覺？」

兪劍峯啼笑皆非，道：「老先生誤會了，小可的意思是，老先生何不進城，尋個客店打尖，省得在此受風受寒？」

老漢道：「尋個客店打尖？說得倒容易，老子身上連一個子兒都沒有，客店肯收留我這個糟老兒麼？」

兪劍峯伸手入懷，掏出幾顆銀錠，道：「小可銀錢太多，正愁無處花用，老丈……」

老漢冷冷道：「收回你的臭錢，告訴你，老夫是在此地等人！」

兪劍峯訕訕地道：「這樣大雪夜，老丈等甚麼人？」

老漢不耐道：「小子你要打破砂鍋問到底麼？哪來這許多囉嗦，快快與我滾開去，免惹得老夫心煩。」

兪劍峯碰了一鼻子灰，只有轉身走開，那老漢忽然怒叫道：「老夫叫你滾開你就滾開，小子你耐性未免太差了，噢，當眞朽木不可雕，夏蟲不可與語冰了。」

兪劍峯聽他說話顚三倒四，竟似一個無可理喩的瘋漢，一時也懶得打理，那老漢見兪劍峯不睬，更加氣虎地道：「老夫等誰？小子你到底聽是不聽？」

兪劍峯一邊走，一邊道：「現在小可沒有閒工夫……」

老漢幾乎是大吼的道：「老夫等的是兪肇山！小子你聽清楚沒有？」

兪劍峯心子一震，止步車轉身子，吶吶道：「老先生你說——你等的是兪……兪肇山？」

老漢一臉得色，道：「看來兪肇山二字果然把你嚇掉了，哈哈，剛才你沒有閒工夫聽，現在老夫也沒有閒工夫回答你的話了。」

兪劍峯只覺心緒紊亂十分，却又不能强迫老漢道出，無可奈何中，只有試用以退爲進的手段，道：「老先生不說也罷，小可走了。」

言罷別身欲行，老漢情急道：「小子你回來，老夫在這裏等候兪肇山已有十天了！」

語猶未完突見城裏黑影一晃，一條人影如飛一般躍上城牆，然後朝城西疾行而去。

飛越兩人頭上時，那人右手一甩，一把亮晃晃的短劍在半空連轉數圈然後落插到老漢面前雪地上！

兪劍峯展目一望，那人身形有如一縷輕煙，頃忽消失在雪夜之中，速度之快，委實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老漢倏然一把抓住兪劍峯的衣袖，喃喃道：「踏雪無痕……踏雪無痕……喂，你瞧見了沒有？踏雪……無痕」

兪劍峯一愕，目光下意識落到方才那人經過的雪地上，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目，那平滑如鏡的雪地居然毫無足步痕迹，生像根本就沒人走過一般，那人輕功當眞已到「踏雪無痕」的地步了！

老漢只是一個勁兒自語道：「踏雪無痕……我曾見過這種身法，在落英塔……嗯，不會錯的落英塔……我曾見過！」

兪劍峯心子一緊，脫口道：「落英塔？」

老漢臉上忽然流露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古怪表情，一手拔起地上的短劍，那劍尖上猶自淌着滴滴鮮血！

老漢縱聲大叫道：「血！血……這裏有血……這把劍上有血……血染雪地紅……還有火……紅紅的大火直冲雲霄，喂，你快去救火啊！」

兪劍峯放眼四望，道：「你胡說些什麼？那裏有什麼火？」

老漢怒聲吼道：「你瞎眼了！短劍上分明有血，你看不見麼？血與火總是有關連的，有血之處必有火——」

兪劍峯暗暗不解，忖道：「有血之處必有火？這是哪一門子道理？」

老漢猛可大喝一聲，道：「小子你快滾，莫要擋住老夫去處，我要追上他，我一定要追上他。」

說着縱身而起，兪劍峯側身一讓，那老漢身形好比脫弦之箭，向那丟擲短劍之人去路疾掠而去。

兪劍峯楞一大楞，腦際思潮洶湧，一時竟整理不出頭緒，但他心底却生出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這老漢身繫一件巨大的秘密，而這件秘密又似乎與自己有關，爲何會生出這種感覺，他也說不出所以然。

他正自陷入沉思之間突然背後一道嬌婉的聲音道：「兪大哥——」

兪劍峯乍一聽到那道熟稔的語聲，身軀登時有如觸電般顫抖，他徐徐回過頭來，只見城門下陰影處，立着一個俏妍纖小的人影，一對幽哀的眸子正盯注在兪劍峯身上。

兪劍峯激動地呼道：「玄玄郡主？妳……妳來了……」

兪劍峯心中忽然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激動，喃喃低呼道：「郡主，妳到底沒有爽約……妳到底是赴約來了……」

（未完・卅）